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經部第九七冊目次

中庸輯略二卷	（宋）石洪輯 朱熹刪定 宋刻本						〇〇一
南軒先生論語解十卷	（宋）張栻撰 清康熙十九年通志堂刻通志堂經解本						〇九七
大學集編一卷中庸集編一卷論語集編十卷孟子集編十四卷	（宋）真德秀撰						一九五
清康熙十九年通志堂刻通志堂經解本							
孟子集疏十四卷	（宋）蔡模撰 清康熙十九年通志堂刻通志堂經解本						四二五

中庸輯略二卷

（宋）石墩輯　朱熹刪定

宋刻本

中庸輯略二卷、江蘇撫採進本。

宋石墩編。朱子刪定。墩字子重、號克齋、新昌人。紹興十五年進士。官至太常主簿、田知南康軍。中庸爲禮記第三十一篇。孔穎達疏引鄭元目錄云、此書於別錄屬通論。漢書藝文志有中庸傳二篇、顏師古註曰、今禮記中有中庸一篇、亦非本禮經、蓋子思之作。是書本以闡天人之奧、漢儒以無所附麗、編之禮記。實於五禮無所屬、故劉向謂之通論、師古以爲非本禮經也。梁武帝嘗作義疏、見於隋志、然其書不傳。迨有宋諸儒研求性道、始定爲心傳之要、而論說亦遂日詳。故墩輯是編、斷自周子二程子張子、而益以呂大臨謝良佐游酢楊時侯仲良尹焞之說、初名集解。乾道癸巳、朱子爲作序、極稱其謹密詳審。越十有六年、淳熙己酉、朱子作中庸章句、因重爲刪定、更名輯略。而仍以集解原序冠其首。觀朱子中庸章句自序、稱既定著章句一篇、以俟後之君子、而一二同志復取石氏書刪其繁亂、名以輯略、且別爲或問以附其後云云。據此、則是編及或問皆當與中庸章句合爲一書。其後章句孤行、而是編漸晦。明嘉靖中、御史新昌呂信卿始從唐順之得宋槧舊本、刻之毘陵。凡先儒論說見於或問所駁者、多所芟節。如第九章游氏以舜爲絕學無爲之說、楊氏有能斯有爲之說、第十一章游氏離人立於獨未發有念之說。多竟從刪薙、不復存其說於此書。至如第一章內所引程子蒼蘇季明之次章、或問中亦力斥其紀錄失眞、而原文乃仍載書中。或爲失於刊削、或爲別有取義、則其故不可得詳矣。

篇目

程子曰中之理至矣乎庸陸氏生孀陽不生偏則爲禽獸爲夷狄中則爲人中則不偏常則不易惟中不足以盡之故曰中庸明道○又曰天地之化雖廓然無窮然而陰陽之度日月寒暑晝夜之變莫不有常此道之所以爲中庸伊川○又曰中庸只是不偏則不是中庸只是常中者只是不偏不倚之理也庸者是定理也定理便推之於事如國家有九經及歷代猶言中者是大中也庸者是定理也定理者天下不易之理也是經也孟子只言及經中在其間伊川○又曰中庸之言一理中散爲萬事末放之則彌滿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明道○又曰中庸始言一理終言聖人之道放之則彌滿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明道○又曰中庸之書是孔門傳授成於子思傳於孟子其書雖是雜記更不分精粗一衮說了今人語道多說高便遺却卑說本便遺却末伊川○又曰中庸之書其味無窮極索玩味伊川○又曰善讀中庸者得此一卷書終身用不盡也伊川○又曰中庸一卷書自至

理便推之於事如國家有九經及歷代聖人之迹莫非實學也如登九層之臺自下而上爲是○又曰中庸之書決是傳聖人之學不雜子思恐傳授漸失故著此一卷書○又曰中庸是孔門傳授心法○張子曰學者信書且須信論語孟子詩書無舛雜如中庸大學

出於聖門無可疑者○又曰學者如中庸文字讀直須句句理會過使其言互相發明○呂曰中庸之書聖門學者盡心以知性躬行以盡性始卒不越乎此書孔子傳之曾子曾子傳之子思子思述所受之言以著于篇故此書所論皆聖人之緒言入德之大要也○又曰聖人之德中庸而已中則過與不及皆非道也庸則父子兄弟夫婦君臣朋友之常道欲造次顛沛從容而不違於仁豈尚一節一行之詭激者哉○又曰中庸之書學者所以進德之要本末具備矣既以戒陋之學爲諸君道之抑又有所以告諸君者孔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

學者爲人爲己者心存乎德行而無意乎功名爲人者心存乎功名而未及乎德行若後世學者有未及乎爲人而濟其私欲者今學聖人之道而先以私欲害之則語之而不入導之而不行教之者亦何望哉聖人立教以示後世未嘗使學者如是也朝廷建學設科以取天下之士亦未嘗使學者如是也學者亦何心捨此而趨彼哉聖人之學不使人過不使人不及立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以爲之本使學者擇善而固執之其學固有序矣學者蓋亦用心於此則義理必明德行必脩師友必稱州里必譽仰而上古可以不負聖人之

傳付達于當今可以不負朝廷之教養
世之有道君子樂得而親之王公大人
樂聞而取之與夫自輕其身涉獵無本
徼幸一旦之利者果如何哉諸君有意
乎則今日所講有望焉無意乎則不肖
今日自爲講讀無益不幾乎侮聖言者
諸君其亦念之哉○楊曰中庸爲書微
極乎性命之際幽盡乎鬼神之情廣矣
精微罔不畢舉而獨以中庸名書何也
子聞之師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
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推
是言也則其所以名書者義可知也世
之學者智不足以及此而妄意聖人之
微言故物我異觀天人殊歸而高明中
庸之學始二致矣謂高明者所以處己
而同乎天中庸者所以應物而同乎人
則聖人之處己者當過乎中而與夫不
及者無以異也爲是說者又烏足與議
聖學哉

第一章第一節 天命至謂教

程子曰言天之自然者謂之天道言天
之付與萬物者謂之天命 道明○又曰民
受天地之中以生天命之謂性也人之
生也直意亦如此若以生爲生養之生
却是脩道之謂教也至下文始自云能
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則乃是
教也 道明○又曰孟子曰仁者人也合而
言之道也中庸所謂率性之謂道是也

○又曰生之謂性性即氣氣即性生之謂也人生氣稟理有善惡然不是性中元有此兩物相對而生也有自幼而善有自幼而惡是氣稟有然也善固性也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蓋生之謂性性時便已不是性也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夫所謂繼之者猶水流而至海終無所汚此何煩人力之爲也有流而未遠固已漸濁有出而甚遠方有所濁有濁之多者有濁之少者清濁雖不同然不可以濁者不爲水也如此則人不可以不加澄治之功故用力敏勇則疾清用力緩怠則遲清及其清也則却只是元初水也亦不是將清來換却濁亦不是取出濁來置在一隅也

水之清則性善之謂也故不是善與惡在性中爲兩物相對而生也有自幼而惡是氣稟有然也善固性命也順而循之則道也循此而脩之各得其分則教也自天命以至於教我無加損焉此舜有天下而不與焉者也

○又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其命于人則謂之性率性則謂之道脩道之教孟子去其中又發揮出浩然之氣可謂盡矣故說神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大小大事而只曰誠之不可揜

如此夫徹上徹下不過如此形而上爲道形而下爲器須著如此說器亦道道亦器但得道在不繫今與後己與人不好底性則請別尋一箇好底性來換了此不好底性蓋道即性也若道外尋性性外尋道便不是聖賢論天德蓋謂自家元是天然完全自足之物若無所污壞即當直而行之若小有污壞即敬以治之使復如舊所以能使如舊者蓋爲自家本質元是完足之物若合脩治而脩治之是義也若不消脩治而不脩治亦是義也故常簡易明白而易行禪學者總是強作事至如山河大地之說是他山河大地又干你何事至如孔子道如日星之明猶患門人未能盡曉故曰予欲無言如顏子則便默識其他未免疑問故曰小子何述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可謂明白矣若能於此言上看得破便信是會禪也非是未尋得蓋實是無去處說此理本無二

故也道明○又曰生之謂性與天命之謂性止一矣論生之謂性此言性之理也今人言性柔緩性剛急皆生來如此訓所稟受也天命之謂性此言性之理訓所稟受也若性之理則無不善曰天者自然之理也伊川○又曰告子云生之謂性凡天地所生之物須是謂之性

皆謂之性則可於中却須分別牛之性
馬之性是他便只道一般如釋氏說蠢
動含靈皆有佛性如此則不可天命之
謂性率性之謂道者天降是於下萬物
流形各正性命者是所謂性也循其性
而不失是所謂道也此亦通人物而言
循性者馬則爲馬之性又不做牛底性
牛則爲牛之性又不爲馬底性此所謂
率性也人在天地之間與萬物同流天
幾時分別出是人是物脩道之謂教此
則專在人事以失其本性故脩而求復
之則入於學若元不失則何脩之有成
性存存道義之門亦是萬物各有成性
存存亦是生生不已之意天只是以生

爲道 ○又曰率性之謂道率循也若
言道不消先立下名道之名則茫茫地何處
下手何處著心 (伊川○又曰人須是自爲
苟然又不可都不管他蓋有教焉脩道
之謂教豈可不脩 (張子曰由太虛
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
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 (呂
曰此章先明性道教三者之所以名性
與天道一也天道降而在人故謂之性
性者生生之所固有也循是而之焉莫
非道也道之在人有時與位之不同必
欲爲法於後世不可不脩 ○一本云中
者天道也天德也降而在人人稟而受
之是之謂性書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

民傳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此人性之
所以必善故曰天命之謂性性與天道
本無有異但人雖受天地之中以生而
梏於氣質之形體常有私意小知攙乎
其間故與天地不相似所發遂至乎出
入不齊而不中節如使所得於天者不
喪則何患不中節乎故良心所發莫非

道也在我者惻隱羞惡辭遜是非皆道
也在彼者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
交亦道也在物之分則有彼我之殊在
性之分則合乎內外一體而已是皆人
心所同然乃吾性之所固有隨喜怒哀
樂之所發則愛必有差等敬必有節文
所感重者其應也亦重所感輕者其應
也亦輕自斬至緦喪服異等而九族之
情無所憾自王公至皁隸儀章異制而
上下之分莫敢逾越自王公至皁隸儀章異制而
上下之分莫敢逾越
能致是乎故曰率性之謂道循性而行
無物攙之雖無不中節者然人渠於天
者不能無差薄昏明則應於物者亦不
能無小過小不及焉論語曰子曰道不
斯須不可離可離非道是故君子戒慎
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
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喜斯陶斯咏斯
斯舞斯蹈矣品節斯之謂禮閔子
除喪而見孔子子之琴而彈之切切而
哀曰先王制禮不敢過也子夏除喪而
見孔子子之琴而彈之侃侃而樂曰先
王制禮不敢不及也故心誠求之雖不
中不遠矣然將遂之天下傳之後世慮

其所終稽其所敝則其小過小不及者
不可以不脩此先王所以制禮故曰脩
道之謂教○游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
民則天命也若遁天倍情則非性矣天
之所以命萬物者道也而性者具道以
生也因其性之固然而無容私焉則道
在我矣此率性之謂道也若出於人爲
則非道矣夫道不可離而有也固將與
天下共之故脩脩禮以示之中脩樂以導
之和此脩道之謂教也或敝於天或蔽
於人爲我至於無君兼愛至於無父則
非敎矣知天命之謂性則孟子性善之
說可見矣或曰性惡或曰善惡混或曰
有三品皆非知天命者也○楊曰天命

之謂性人欲非性也率性之謂道離性
非道也性天命也命天理也道則性命
之理而已孟子道性善蓋原於此謂性
有不善者誣天也性無不善則不可加
損也無俟乎脩焉率之而已揚雄謂學
以脩性非知性也故孔子曰蓋性子思
曰率性曰篤德性孟子曰知性養性未
嘗言脩也然則脩道其可脩乎曰道者百
姓日用而不知也先王爲之防範使過
不及者取中焉所以教也謂之脩者蓋
亦品節之而已○又曰天命之謂性率
性之謂道性命道三者一體而異名初
無二致也故在天曰命在人曰性率性
而行曰道特所從言之異耳○又曰人

性上不可添一物說所以爲說性法
只是率性而已所謂率性循天理是也
外邊用計用數以人欲之私與聖賢作處天地懸隔○又曰
荊公云天使我有是之謂命命之在我
之謂性是未知性命之理其門使我正
所謂使然也使然者可以爲命乎以命

在我爲性則命自一物若中庸言天命
之謂性性即天命也又豈二物哉如云
在天爲命在人爲性此語似無病然亦
不須如此說性命初無二理第所由之
者異耳率性至命然其間有多少般數其
作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也

第一章第二節 道也至獨也

程子曰一物不該非中也一事不爲非
中也一息不存非中也何哉爲其偏而
已矣故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
非道也脩此道者戒愼乎其所不睹恐
懼乎其所不聞而已由是而不息焉則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可以馴致也伊川○
或問游宮德記先生語云人能戒愼恐
懼於不睹不聞之間則鑿鑿矣可以
馴致此說如何曰馴致漸進也然此亦
大綱說固是自小以至大自脩身可以
至於盡性至命然其間有多少般數其
所以至之之道當如何荀子曰始乎爲
士終乎爲聖人今學者須讀書讀書讀
便望爲聖賢然中間至之之方更有多

少荀子雖能如此說却以禮義爲僞性爲不善他自情性尚理會未得怎生到得聖人大抵必要其所學者皆外也（伊川）

多聞多見取之以爲知識堯所行者欲力行之以先生嘗論克己復禮韓持國曰道上更有甚克莫錯否如公之言只是說道也克己復禮乃所以爲道也更無別處

克己復禮之爲道亦何傷乎公之所謂道也如公之言只是一人自指其前一物曰此道也他本無可克者若知道與己未嘗相離則若不克己復禮何以體道道在已不是與已各爲一物可跳身而入者也克己復禮非道而何至如公言克不是道亦是道也實未嘗離得故

曰可離非道也理甚分明 ○又曰道之外無物物之外無道是天地之間無適而非道也即父子而父子在所親即君臣而君臣在所敬以至爲夫婦爲長幼爲朋友無所爲而非道此道所以不可須臾離也然則毀人倫去四大者其分於道也遠矣故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若有適有莫則於道爲有間非天地之全也彼釋氏之學於敬以直內則有之矣於義以方外則未之有也故滯固者入於枯槁疏通者歸於肆恣此佛之教所以爲隘也吾道則不然率性而已斯理也聖人於易備言之（伊川又云佛氏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其自）

內者要之其本不是　伊川

○又曰人只以耳目所見聞者爲顯微然不知理却甚顯見所不見聞者爲隱

琴見螳螂捕蟬而聞者以爲有殺聲殺在心而人聞甚顯也且如昔人彈琴而知之豈非默契乎人有不善自謂人不知之然天地之理甚著不可欺也伊川　○又曰

於穆不已天之所以爲天也純亦不已文王之所以爲文也此天德也有天德便可語王道然其要只在愼獨明道　○又曰要修持他這天理則在德須有不言而信者言難爲形狀養之則須直不愧屋漏斑愼獨這箇持養底氣象也　○又曰孔子言仁只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看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中禮自然唯愼獨便是守之之法　○又曰洒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理無大小故也故君子只在愼獨明道　○呂曰此章明道之要不可不誠道之在我猶飲食居處之不可去可去皆外物也誠以爲己故不欺其心人心至靈一萌于思善與不善莫不知之他人雖明有所不與也故愼其獨者知爲己而已　○又曰率性之謂道則四端之在我者人倫之在彼者皆吾性命之理受乎天地之中所以立人之道不可須臾離也絕類離倫無意乎君臣父子過而離乎此者也賊恩

害義不知有君臣父子者不及而離乎此者也雖過不及有差而皆不可以行於世故曰可離非道也非道者非天地之中而已非天地之中而自謂有道惑也○又曰所謂中者性與天道也謂之有物則不得於言謂之無物則必有事焉不得於言者視之不見聽之不聞無聲形接乎耳目而可以道也必有事焉者莫見乎隱莫顯乎微體物而不可遺者也古之君子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是何所見乎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是果何物乎學者之間不可不求之於耳目不可道之於言

顏子事斯語坐如尸坐時習立如齊立物之時有動乎中其違未遠也雖非視聽所及而其幾固已瞭然心目之間矣其爲顯見孰加焉雖欲自欺吾誰欺欺天乎此君子必慎其獨也○又曰夫盈天地之間孰非道而可離則道有

在矣譬之四方有定位而適東則離乎西適南則離乎北斯則可離也若夫無適而非道則烏得而離耶故寒而衣飢而食日出而作晦而息耳目之視聽手足之舉履無非道也此百姓所以日用而不知伊尹耕于有莘之野以樂堯舜之道夫堯舜之道豈有物可玩而樂之乎即耕于有莘之野是已此農夫田父之所日用者而伊尹之樂有在乎是若伊尹所謂知之者也

第一章第三節 喜怒至育焉

呂與叔曰中者道之所由出程子曰此語有病呂曰論其所同不容更有二名別而言之亦不可混爲一事如所謂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又曰中者天下之大本和者天下之達道則性與道大本須是道道有二乎先生曰中即道也若謂道出於中則道在中內別爲一物矣所謂論其所同不容更有二名別而言之亦不可混爲一事此語固無病若謂性與道大本須是道可混爲一即未

安在天曰命在人曰性循性曰道性也命也道也各有所當大本言其體達道言其用體用自殊安得不爲二乎呂曰既云率性之謂道則循性而行莫非道此非性中別有道也中即性也在天爲命在人爲性由中而出莫非道所以云中者道之所由出程子曰中即性也此

語極未安中也者所以狀性之體段（謂若註有體段亦不可姑假此以明彼）無不中故以中形道如稱天圓地方遂謂方圓即天地可乎方圓既不可謂之天地則萬物決非方圓之所自出如中既不可謂之性則道何從稱出於中蓋中之爲義自過不及而立名若只以中爲性之德却爲近之呂曰不倚之謂中甚不合子居對以中者不雜之謂和先生曰不倚之謂中甚善（語未登）不雜之謂和未當呂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赤子之心當其未發此心至虛無所偏倚故謂之中以此心應萬物之變無往而非中矣孟子曰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爲甚此心度物所以甚於權度之審者正以至虛無所偏倚故也有一物存乎其間則輕重長短皆失中矣又安得如權度乎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乃所謂允執厥中也大臨始者有見於此便指此心名爲中故前言中者道之所由出也今細思乃命名未當耳此心之狀可以言中未可便指此心名之曰中先生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赤子之心發而未遠乎中若便謂之中是不識大本也呂曰聖人有周萬物亦全未有知其心固有不同矣然推孟子所云豈非止取純一無僞可與聖人同乎

非謂無豪髮之異也大臨前日所云亦
取諸此而已此義大臨昔者既聞先生
君子之教反求諸己若有所自得參之
前言往行將無所不合由是而之焉似
得其所安又是自信不疑今承教乃云
已失大本茫然不知所向聖人之學以
中爲大本雖堯舜相授以天下亦云允
執其中中者無過不及之謂也何所準
則而知過不及乎求之此心而已此心
之動出入無時何從而守之乎求之於
喜怒哀樂未發之際而已當是時也此
心即赤子之心此心所發純是義理與
天下之所同然安得不和大臨前日敢
指以爲言固未嘗以已發不同處爲大
本也先生謂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
赤子之心可謂之和不可謂之中大臨
思之所謂和者指已發而言之今言赤
子之心乃論其未發之際純一無僞無
所偏倚可以言中若謂已發恐未可言
心先生曰所云非謂無豪髮之異是有
異也有異者得爲大本乎推此一言餘
皆可見呂曰大臨以赤子之心爲未發
實則先生與大臨之言未有異也但解
赤子之心一句不同耳大臨初謂赤子
之心止取純一無僞與聖人同恐孟子
之義亦然更不曲折一較其同異故
指以爲言固未嘗以已發不同處爲大
本也先生謂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

然則未發之前謂之無心可乎竊謂未
發之前心體昭昭具在已發乃心之用
也先生曰所論意雖以已發者爲未發
反求諸言却是認已發者爲說詞之未
瑩乃是擇之未精耳凡言心者指已發
而言此固未當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
寂然不動是也有指用而言者感而遂
通天下之故是也惟觀其所見何如耳
大抵論仁精微言愈易差也伊川○又曰

敬而無失便是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
中也敬不可謂之中但敬而無失即所
以中也

○蘇季明問中之道與喜怒
哀樂未發謂之中同否曰非也喜怒哀
樂未發是言在中之義只一箇中字但

用不同或曰於喜怒哀樂之前求中可
否曰不可既思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
求之又却是思也既思即是已發思與
喜怒哀樂一般纔發便謂之和不可謂
之中也又問呂博士言當求於喜怒哀
樂未發之前信斯言也恐無著莫如之
何而可曰言存養於喜怒哀樂未發之
時則可若言求中於喜怒哀樂未發之
前則不可又問學者於喜怒哀樂發時
固當勉強裁抑於未發之前當如何用
功曰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更怎生求
但平日涵養便是涵養又則喜怒哀樂
發自中節或曰有未發之中有既發之
中曰非也既發時便是和矣發而中節

固是得中 時中之謂 只爲將中和來分說便
是和也 伊川○又問先生說喜怒哀樂未
發謂之中是在中之義不識何意曰只
體只是箇言道之體也中有
甚形體然既謂之中也須有箇形象曰
當中之時耳無聞目無見否曰雖耳無
聞目無見然見聞之理在始得曰中是

有時而中否曰何時而不中以事言之
則有時而中以道言之何時而不中曰
固是所爲皆中然而觀於四者未發之
時靜時自有一般氣象又至接事時又
自別何也曰善觀者不如此却於喜怒
哀樂已發之際觀之賢且說靜時如何
曰謂之無物則不可然自有知覺處曰
既有知覺却是動也怎生言靜人說復
其見天地之心非也復之卦下面一畫便是動也
安得謂之靜自古儒者皆言靜見天地
之心惟顥言動而見天地之心或曰莫
是於動上求靜否曰固是然最難 云云

或曰先生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下動
字下靜字曰謂之靜則可然靜中須有
物始得這裏便是難處學者莫若且先
理會得敬能敬則自知此矣或曰敬何
以用功曰莫若主一季明曰甚嘗患思
慮不定或思一事未了他事如麻又生
如何曰不可此不誠之本也須是習習

能專一時便好不拘思慮應事皆要
求一或曰當靜坐時物之過乎前者還
見不見曰看事如何若是大事如祭祀
前旒蔽明蕢纊充耳凡物之過者不見
不聞也若無事時目須見耳須聞或曰
當敬時雖見聞莫過焉而不留否曰不
說道非禮勿視勿聽勿言勿動聽勿者禁止之辭纔

說弟字便不得也或問雜說中以赤子
之心爲已發是否曰已發而去道未遠
也曰大人不失赤子之心如何曰取其
純一近道也曰赤子之心與聖人之心
若何曰聖人之心如鏡如止水伊川○又
曰性即理也所謂理性是也天下之理
原其所自來有不善善喜怒哀樂未發何

當不善發而中節即無往而不善發而
不中節然後爲不善故凡言善惡皆先
善而後惡言吉凶皆先吉而後凶言是
非皆先是而後非伊川○又曰喜怒哀樂
未發謂之中只是言一箇中一本作體既
是喜怒哀樂未發那裏有箇甚麼只可

謂之中如乾體便是健及分在諸處不
可皆名健然在其中矣天下事事物物
皆有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非是謂之
和便不中也言和則中在其中矣中使
人未嘗無喜也衆人喜怒哀樂亦喜聖人未嘗無
怒也一怒而安天下之民聖人未嘗無
哀也哀此惸獨聖人未嘗無憫也臨事

而懼聖人未嘗無愛也仁民而愛物聖人未嘗無欲也我欲仁斯仁至矣但其中節則謂之和

大本天地之間亭亭當當直上直下之正理出則不是惟敬而無失最盡明道○又曰中者天下之又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中也者言寂然不動者也故曰天下之大本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和也者言感而遂通者也故曰天下之達道也○又曰致與位字非聖人不能言子思特傳之耳明道○

又曰聖人脩己以敬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唯上下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四靈何有不至此體信達順之道聰明睿智皆自是出以

此事天饗帝○游曰極中和之理則天地之覆載四時之化育在我而已故變理陰陽者豈有資於外哉亦盡吾喜怒哀樂之性而已○楊曰自天命之謂性至萬物育焉中庸一篇之體要也○又曰怒者喜之反哀者樂之反既發則倚於一偏而非中也故未發謂之中中者不偏之謂也由中而出無人欲之私焉發必中節矣一不中節則與物戾非和也故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寂然不動之時也無物不該焉故謂之大本和也者所以感通天下之故故謂之達道中以形道之體和以顯道之用致

中則範圍而不過致和則曲成而不遺故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又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喜怒哀樂未發之際以心體之和也者以心之用情之正而言也中則之義自見執而勿失無人欲之私焉發而中節矣發而中節未嘗亡也孔子之懼孟子之喜因其可懼可喜而已於孔孟何有哉其懼其喜也中固自若也鑑之空物固物而異形而鑑之明未嘗異也莊生所謂出怒不怒則亦此意也若聖人而無喜怒哀樂則天下之達道廢矣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亦不必恥也故於是四者當論其中節不中節不中節不當論其有無也○或問正心誠意如何便可以平天下曰後世自是一念之間憂懼有善便不是不正要得常自己心得其正否此須是於喜怒哀樂未發之際能體所謂中於喜怒哀樂已發之後能得所謂和致中和則天地可位萬物可育其於平天下何有○侯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寂然不動也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也中也和也非二也於此四者已發未發之間而未發之中時中在其中矣特未

發耳伊川先生曰未發之中在中之義是也譬之水焉湛然澄寂謂之靜果其所行則謂之動靜也動也中和二字盡之矣然則中謂之大本和謂之達道何也中者理也無物不該焉故曰大本由是而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交達之天下莫不順此理而發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曰達道致中和致者致之也如致將去○呂曰人莫不知理義之當無過無不及之謂中未及乎所以中也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反求吾忘果何爲乎易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語曰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孟子之心此言皆何

謂也曰其庶乎嘗竊推究然後可以見乎中而空非中也必有事焉喜怒哀樂之未發無私意小知揆乎其間乃所謂空由空然後見乎中實則不見也若子貢聚聞見之多其心已實如貨殖焉所蓄有數所應有限雖曰富有亦有時而窮故億則屢中而未皆中也權然後

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爲甚
則心之度物甚於權度之審其應物當
無豪髮之差然人應物不中節者常多
其故何也由不得中而執之有私意小
知撓乎其間故理義不當惑過或不及
猶權度之法不精則稱量百物不能無
銖兩分寸之差也此所謂性命之理甘

於天道之自然非人私知所能爲也故
推而放諸四海而準前聖後聖若合符
節故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

第二章 仲尼至懼也

程子曰君子之於中庸也無適而不中
則其心與中庸無異體矣小人之於中
庸無所忌憚則與戒慎恐懼者異矣是

其所以反中庸也 伊川○又曰小人之中
庸小人而無忌憚也小人更有甚中庸
脫一反字小人不主於義理則無忌憚
無忌憚所以反中庸也亦有其心畏謹
而不中亦是反中庸語惡有淺深則可
謂之中庸則不可 伊川○又曰且喚做中
若以四方之中爲中則四邊無中乎若

以中外之中爲中則外面無中乎如生
生之謂易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豈
可只以今之易書爲易乎中者且謂之
中不可捉一箇中來爲中若以手 明道○又曰欲
知中庸無如權須是時時足胼胝閉户不出二者之間取中便不
是中若當手足胼胝則於此爲中當閉

戶不出則於此爲中權之爲言稱錘之
義也何物爲權義也然此只是說得到
義義以上更難說在人自看如何伊川○
蘇季明問君子時中莫是隨時否曰是
也中字最難識須是默識心通且試言
一廳則中央爲中一家則廳中非中而
堂爲中言一國則堂非中而國之中爲
中推此類可見矣且如初寒時則薄裘
爲中如在盛寒而用初寒之裘則非中
也更如三過其門不入在禹稷之世爲
之時爲中若三過其門不入則非中也
中若居陋巷則不中矣居陋巷在顏子
或曰男女不授受之類皆然曰是也男
女不授受中也在喪祭則不如此矣伊
川○又曰楊子拔一毛不爲墨子又摩頂
放踵爲之此皆是子莫執中不得中至於子莫執
中又欲執此二者之中不知怎生執得
識得則事事物物上皆天然有箇中在
那上不待人安排著則不中矣伊川○又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
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此皆時也未嘗
不合中故曰君子而時中伊川○又曰萬
物無一物失所便是天理時中○張子
曰時中之義甚大須精義入神始得觀
其會通以行其典禮而不達會通則有非時中者
矣君子要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者
以其看前言往行熟則自能見得時中

○呂曰君子過乎中庸小人反乎中庸
者也君子之中庸也有君子之心又達
乎時中小人之中庸也有小人之心反
乎中庸無所忌憚而自謂之時中也時
中者當其可之謂也時止則止時行則
行當其可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
可以速則速可以久則久當其可也曾
子子思易地則皆然禹稷顏回同道當
其可也舜不告而娶周公殺管蔡孔子
以微罪行當其可也小人見君子之時
中唯變所適而不知當其可而欲肆其
姦心濟其私欲或言不必信行不必果
則曰唯義所在而已然實未嘗知義之
所在有臨喪而歌人或非之則曰是惡
知禮意然實未嘗知乎禮意猖狂妄行
不謹先王之法以欺惑流俗此小人之
亂德先王之所以必誅而不以聽者也
○又曰執中無權雖君子之所惡苟無
忌憚則不若無權之爲德○游曰道之
體無偏而其用則遍而不窮無偏中也
不窮庸也以性情言之則爲中和以德
行言之則爲中庸其實一也故曰反中庸○
道中庸之書也小人則爲中庸之名而
實背之是中庸之賊也故曰反中庸○
或問有謂中所以立當權所以盡變不
知權則不足以應物知權則中有時乎
不必用矣是否楊曰知中則知權不知
權則是不知中也如一尺之物約五寸

而執之中也一尺而厚薄小大之體殊
則所執者輕重不等矣猶執五寸以爲
中是無權也蓋五寸之執長短多寡之
中而非厚薄小大之中也欲求厚薄小
大之中則釋五寸之約唯輕重之知而
其中得矣故權以中行中因權立中庸可
之書不言權其曰君子而時中蓋所以
貴乎時中也時中者當執一之謂哉亦
授舜舜授禹受之而不爲泰湯放桀武
王伐紂取之而不爲貪伊尹放太甲君
子不以爲篡周公誅管蔡天下不以爲
逆以其事觀之豈不異哉聖人安行而
不疑者蓋當其可也後世聖學不明昧

執中之權而不通時措之宜故徇名失
實流而爲之僉之讓自公之爭自取絕
滅者有之矣至誠臨之以兵而爲忠小
不忍而忘信皆答是也

第三章 子曰至矣矣

程子曰中庸天下之至理德合中庸可
謂至矣自世教衰民不興於行鮮有中

庸之德也（此民鮮能久行也）呂曰中庸者
天下之所共知天下之所共行猶寒而
衣飢而食渴而飲不可須臾離也衆人
之情厭常而喜新厭薄而氣於近知不
可離而亦不能久也惟君子之自明
而誠明而未至乎誠雖心悅而不去然
知不可不思行不可不勉在思勉之分

而氣不能無衰志不能無懈故有日月至焉者有三月不違者皆德之可久者也若至乎誠則不思不勉自然粹不可以入堯舜之道者所知有過不及之害也疏不思不勉至于常久而不息非聖人其孰能之○謝曰中不可過是以謂之至德過可爲也中不可爲是以民鮮能久矣○楊曰道止於中而已過之則爲過未至則爲不及故惟中庸爲至

第四章 子曰道之至味也

第五章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之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之○伊川○又曰聖人與理爲一故無過無不及中而已矣其他皆以心處這箇道理故賢者常失之過不肖者常失之不及○呂曰諸子百家異端殊技其設心非欲理義之不當然窮高極遠不可以入堯舜之道者所知有過不及之害也疏明曠達以中爲不足守出於天地範圍之中淪於虛無寂寞之境窮高極深要之無所用於世此過之害也蔽於固滯不知所以爲中泥於形名度數之末節徇於耳目聞見之所及不能體天地之化達君子之時中此不及之害也二者所知一過一不及天下欲蹈乎中庸而無所歸此道之所以不行也賢者常處其厚不肖者常處其薄會子孰親之喪水漿不入口者七日高柴泣血三年未嘗見齒雖本於厚而滅性傷生無義

以節之者也宰予以三年之喪爲已久
食稻衣錦而自以爲安墨子之治喪也
以薄爲其道既本於薄又徇生逐末不
勉於恩以厚之也二者所行一過一不
及也知之不中習矣而不察者也是知飲食
之則賢知宜矣至其於道則過猶
不及也○又曰聖人人倫之至也豈有
異於人乎哉堯舜之道曰孝弟不過行
不知也夏禹而冬裘渴飲而飢食日出
而作晦而息無非道者雖至愚莫不飲食
而知味者鮮矣○呂曰此章言失中之
害必知所以然然後道行必可常行然
後道明知之過無徵而不適用不又則
佛氏之寂滅莊生之荒唐絕聖離倫不
足以經世道之所以不行也此知者過
之也若楊氏之爲我墨氏之兼愛過乎
仁義者也而卒至于塞路道之所以不
明也此賢者過之也自知賢愚不肖言
之則賢知宜矣至其於道則過猶
不及也○又曰聖人人倫之至也豈有
異於人乎哉堯舜之道曰孝弟不過行
不知也夏禹而冬裘渴飲而飢食日出
而作晦而息無非道者雖至愚莫不飲食
而知味者鮮矣○呂曰此章言失中之
害必知所以然然後道行必可常行然
後道明知之過無徵而不適用不又則
佛氏之寂滅莊生之荒唐絕聖離倫不

不與衆共不又則無以異於衆是不明之因也行之不著習矣不察是皆飲食而不知味者如此而望道之行難矣夫○游曰知出於知性然後可與有行知者過之非知性也故知之過而行之不至也已則不行其能行於天下乎若鄒衍之談天公孫龍之詭辯是知之過也愚者又不足以與此此道之所以不行也行出於循理然後可與有明賢者過之非循理也故行之過而知之不至也已則不知其能明於天下乎若楊氏爲我墨氏兼愛是行之過也不肖者又不足以與此此道之所以不明也道不遠人所以不又古人之因此非難悟設此語者蓋欲學者存身以自得之而已夫行道必自致知始使知道如知味是道其要不行乎今也鮮能知味此道之所以不行也

第六章

張子謂范巽之曰今人所以不及古人之因此非難悟設此語者蓋欲學者存意之不忘庶游心漸熟有一日脫然如大寐之得醒耳舜之所以不行察邇言昧者曰用不知口誦聖言而不知察況邇言一釋則舜與昧者之分寐珍也試更思此說推舜與醒之所以異無忽鄙言之邇也○又曰只是要博學學愈博則義愈精微舜

好問好察邇言皆所以盡精微也○呂曰舜之知所以爲大者樂取諸人以爲善而已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皆樂取諸人者也兩端過與不及也執其兩端乃所以用其時中猶持權衡而稱物輕重皆得其平故舜之所以爲舜取諸人用諸民皆以能執兩端而不失中也○一本云好問則無知愚無賢不肖無貴賤無長幼皆在所問好察邇言者流俗之諺野人之語皆在所察廣問合乎衆議者也邇言出於無心者也雖未盡合乎理義而理義存焉其惡者隱而不取其善者舉而從之此與人同之道也○楊曰道之不行知者過之不行知者過之也故

以舜大知之事明之舜好問而好察邇言取諸人以爲善也隱惡而揚善與人爲善人必以善歸之皆非小智自私之所能爲也執其兩端所以權輕重而取中也由是而用於民雖愚者可及矣此舜所以爲大知而道之所以行也

第七章

楊曰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非所謂知而不去者則其爲知也乃所以爲愚者之不及也

第八章

程子曰顏子擇中庸得善則拳拳服膺如何擇如博學之又審問之又謹思之

又明辯之所以能擇中庸也雖然學問思辯亦何所據乃識中庸此則存乎致知者此則在學者自加功也大凡於道擇之則在乎智守之則在乎仁斷之則在乎勇人之於道則患在不能擇不能守不能斷○張子曰知德以大中爲極可謂知至矣擇中庸而固執之漸也惟知學然後能勉能勉然後日進無疆而不息可期矣○又曰君子莊敬日強始則須拳拳服膺出於牽勉至於中禮却從容如此方是爲己之學○呂曰自人皆曰予知以下中庸之可守人莫不知之鮮能蹈之烏在其爲知也歟

子也衆人之不能暮月守閒見之知非心知也顏子服膺而弗失心知而已此所以與衆人異○一本云擇乎中庸可守而不能久知又之而仁不能守之者也知又之仁不能守之自謂之知安在其爲知也歟雖得之必失之故君子之學自明而誠明則能擇誠則能守能擇能守也高明不可窮博厚不可極則中道不可識故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然在後察其志也非見聖人之卓不足謂之中隨其所至盡其所得據而守之則拳拳服膺而不敢失勉而進之則既竭吾才而不敢緩此所以恍惚

前後而不可爲像求見聖人之止欲罷而不能也一宮而求之一國則宮或非其中故極其大則中可求止其中則大可有此顏子之志乎○游曰道之不行知者過之如舜之知則道之所以行也道之不明賢者過之如回之賢則道之所以明也○又曰擇乎中庸見善明也得一善則服膺不失用心剛也○楊曰道之不明賢者過之也故又以回之事明之夫得一善拳拳服膺而弗失此賢者所以不過也回之言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用此道也故繼舜言之

第九章

程子曰克己最難故曰中庸不可能也○呂曰此章言中庸之難也均之爲言平治也周官冢宰均邦國平治之謂也平治乎天下國家智者之所能也遜千乘之國辭萬鍾之祿廉者之所能也犯難致命死而無悔勇者之所能也三者世之所難也然有志者率皆能之中庸者世之所謂易也然非聖人其孰能之唯其以爲易故以爲不足學而不察以爲不足行而不守此道之所以不行也

第十章

程子曰南方人彙弱所謂強者是理義

之強故君子居之北方人強悍所謂強者是血氣之強故小人居之凡人血氣須要以理義勝之（伊川）○呂曰此章言強之中也南方之強不及乎強者也北方之強過乎強者也而強者汝之所當強

中國所以言南方北方狄也以北對南故南方雖不及強然犯而不校未害爲君子北方則過於強尚力用強故止爲強者而已未及君子之中也得君子之中乃汝之所當強也

柔而立寬而栗故能和而不流剛而寡欲故能中立而不倚富貴不能淫故國有道不變塞焉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故國無道至死不變塞未達也君子達不離道故當天下有道其身必達不變未達之所守所謂不變塞焉者也

自強不息者爲能守之故以子路問強次顏淵○楊曰公孫衍張儀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息可謂強矣而孟子曰妾婦之道也至於富貴不能淫貧賤故君子之強至於死不變然後爲至

第十一章

程子曰素隱行怪是過者也半塗而廢是不及也（若）不見知而不悔是中者也（伊川）○呂曰怪者君子之所不爲也已者君子之所不能也不爲其所過不已其所

不及此所以依乎中庸但信而不悔也

第十二章

程子曰費日用處伊川○問聖人亦何有不能不知也曰天下之理聖人豈有不盡者蓋莫不有所不徧知不徧能也至其上下而言蓋真簡見得如此此正是

下察也此一段子思喫緊爲人處與必有事焉而勿正之意同活撥撥地會得時活撥撥地會不得只是弄精神明道○又曰鳶飛戾天者察也魚躍于淵者也愚不肖所常行又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非是極其上下而言蓋真簡見得如此此正是

子思喫緊道與人處若從此解悟便可入堯舜氣象○又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無此私意上下察以明道體無所不在非指鳶魚而言亦有地在知勿忘勿助面更有天下面更有地在知勿忘勿助長則知此知此則知夫子與點之意○又曰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猶韙愈所謂魚川泳而鳥雲飛上下自然各得其所也詩人之意言如此氣象周王作

人似之子思之意言上下察也猶孟子
所謂必有事焉而勿正察見天理不用
私意也故結上文云君子語大天下莫
能載語小天下莫能破今人學詩將章
句橫在肚裏怎生得脫洒去○楊曰道
聖人之所不能也

第十三章

程子曰執柯伐柯其則不遠人猶以爲
遠君子之道本諸身發諸心豈遠乎哉
伊川○又曰以己及物忠也推己及物恕
也違道不遠是也忠恕一以貫之忠者
天道恕者人道忠者無妄恕者所以行
乎忠也忠者體恕者用大本達道也此
與違道不遠異者動以天爾明道○又曰
忠恕二字要除一箇除不得明道○又曰

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忠體也恕用也　○又曰盡己爲忠如心爲恕　○或問恕字學者可用功否曰恕字甚大然恕不可獨用須得忠以爲體不忠何以能恕看忠恕兩字自見相爲用處伊川　○又曰忠恕所以公平造德則自忠恕其致則公平伊川　○又曰人謂盡己之謂忠盡物之謂恕則未盡推己之謂恕盡己之謂忠固是盡物之謂恕則未盡推己之謂恕盡物之謂恕則盡己之謂忠固是盡物之謂恕盡己之謂忠固是盡物

非所謂大而無外一以貫之安在其爲
道也歟柯斧之柄也執斧之柄而求柯
於木其尺度之則固不遠矣然柯猶在
外睨而睹之始得其則若夫治己治人
之道於己取之不必睨睹之勞而自得
於此矣故君子推是心也其治衆人也
以衆人之道而已以衆人之所及知責
其所知以衆人之所能行責其所行改
而後止不厚望也其愛人也以忠恕而
已忠者誠有是心而不自欺恕者推待
己之心以及人者也忠恕不可謂之道
而道非忠恕不行此所以言違道不遠
者其治己也以求乎人者反於吾身事
父事君事兄先施之朋友皆衆人之所

能盡人倫之至則雖聖人亦自謂未能
此舜所以盡事親之道必至瞽瞍底豫
者也庸者常道也事父孝事君忠事兄
悌交朋友信庸德也必行而已有問有
答有唱有和不越乎此者庸言也無易
而已不足而不勉則德有止而不進有
餘而盡之則道難繼而不行無是行也

不敢苟言以自欺故言顧行有是言也
不敢不行而自棄故行顧言○問忠恕
謝氏曰猶形影也無忠做恕不出來己
所不欲勿施於人施諸己而不願亦勿
施諸人說得自分明恕如心而已○游
曰有所不足不敢不勉將以踐言也則
其行顧言矣有餘不敢盡恥躬之不逮

也則其言顧行行顧言行相顧則於心無餒故曰胡不慥慥爾慥慥心之實也○楊曰孟子言舜之怨慕非深知舜之心不能及此據舜惟患不順於父母不謂其盡孝也凱風之詩曰母氏聖善我無令人孝子之事親如此孔子所以取之也孔子曰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若乃自以爲能則失之矣○或曰曾子說出忠恕二字子思所以只發明恕字者何故侯曰無恕不見得忠無忠做恕不出來誠有是心之謂忠見於功用之謂恕曰明道言忠恕二字要除一箇除不得正謂此歟曰然○又曰父子君臣兄弟朋友之常孔子自謂皆某能何也

只謂恕己以及人則將使天下皆無父子無君臣乎蓋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也今人有君親而不盡其心以事焉曰聖人猶未能盡而況我乎是猶禍天下君臣父子也

第十四章

張子曰責己者當知無天下國家皆非之理故學至於不尤人學之至也○呂曰達則兼善天下得志則澤加於民素富貴行乎富貴者也不驕不淫不足以道之也窮則獨善其身不得志則修身見於世素貧賤行乎貧賤者也不諂不懾不足以道之也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素夷狄行乎夷狄者也文

王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箕子內
難而能正其志素患難行乎患難者也
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此
在上位所以不陵下也彼以其富我以
吾貧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
此在下位所以不援上也陵下不從則
罪其下援上不得則非其上是所謂尤
人者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居易者也
國有道不變塞焉國無道至死不變心
逸日休行其所無事如子從父命無所
往而不受俟命者也若夫行險以徼一
旦之幸得之則貪爲己力不得則不能
反躬是所謂怨天者也故君子正己而
不求於人如射而已射之不中畱巧

之不至也故失諸正鵠者未有不反求
諸身如君子之治己行有不得亦反求
諸身則德之不進豈暇咎哉○游曰素
其位而行者即其位而道行乎其中若
其素然也舜之飯糗茹草若將終身此
非素貧賤而道行乎貧賤不能然也及
其爲天子被袗衣鼓琴若固有之此非
素富貴而道行乎富貴不能然也飯糗
袗衣其位雖不同而此道之行一也至
於夷狄患難亦若此而已道無不行則
無入而不自得矣蓋道之在天下不以
易世而有存亡故無古今則君子之行
道不以易地而有加損故無得喪至於
在上位不陵下知富貴之非泰也在下

位不援上知貧賤之非約也此惟正已而不求於人者能之故能上不怨天下不尤人遭君子爲能循理故居易以俟命居易未必不得也故窮通皆好小人反是故行險以徼幸行險未必常得也故窮通皆醜學者要當篤信而已射有似乎君子者射者發而不中則必反而求其不中之因意者志未正邪體未直邪持弓矢而未審固邪然而不中者寡矣君子之正身亦若此也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而已而何怨天尤人之有哉失諸正鵠者行有不得之況也○楊曰君子居其位若固有

之無出位之思素其位也○侯曰揔老當問一士人曰論語云默而識之識是識箇甚子思言君子無入不自得得箇甚哉或者無以爲對侯子聞之曰是不識吾儒之道猶以吾儒語爲釋氏用在吾儒爲不成說話既曰默識與無入不自得更理會甚識甚得之事是不成說話也今人見筆畫須謂之筆畫見人須謂之人不須問默而識之是默識也聖賢於道猶是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是自得也豈可名爲所得所識之事乎

第十五章

呂曰不得乎親不可以爲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故君子之道莫大乎孝孝

之本莫大乎順父母故仁人孝子欲順乎親必先乎妻子不失其好兄弟不失其和室家宜之妻孥樂之致家道成然後可以養父母父母順之妻孥樂之志而無違也行遠登高者謂孝莫大乎順其親者也自邇自卑者謂本乎妻子兄弟者也故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文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則治家之道必自妻子始

第十六章

問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何也程子曰鬼神只是一箇造化天尊地卑乾坤定矣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是也（伊川）○又曰夫天專言之則道也分而言之則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以功用謂之鬼神以性情謂之乾（伊川）○又曰鬼是往而不反之義（又曰）○又曰鬼是往而不反之義（又曰）○又曰鬼神者造化之迹也

○又曰夫天專言之則道也分而言之則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以功用謂之鬼神以性情謂之乾（伊川）○又曰鬼是往而不反之義（又曰）○又曰鬼神者造化之迹也○又曰天地之間有形有方所（通曰）○又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故說神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大小大事而只曰誠之不可揜如此夫微上微下不過如此（○）問世言鬼神之事雖知其無然不能無疑如何可以曉悟其理曰理會得精氣爲物游魂爲變與原始要終之說便能知也鬼神之道只恁說與賢雖會得亦信不過須是

自得也（伊川）○張子曰鬼神者二氣之良
能也○又曰天道不窮寒暑已衰動不
窮屈伸已畏○又曰鬼神之實不越二端而已矣
地曰柢入曰鬼（神示者歸之始歸往者來之終）○又曰
天體物不遺猶仁體事而無不在也禮
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物之非仁也昊

天曰明及雨出王昊天曰昊及爾游衍
無一物之不體也○又曰凡可狀皆有象也凡象皆氣也氣之性本
也凡有皆象也凡象皆氣也氣之性本
虛而神則神與性乃氣所固有此鬼神
所以體物而不可遺也○呂曰鬼神者
無形故視之不見無聲故聽之不聞然
萬物之生莫不有氣氣也者神之盛也

莫不有魄也者鬼之盛也故人亦鬼
神之會爾此體物而不可遺者也鬼神
者周流天地之間無所不在雖寂然不
動而有感必通雖無形無聲而有所謂
昭昭不可欺者故如在其上如在其左
右也弗見弗聞可謂微矣然體物而不
可遺此謂之顯周流天地之間昭昭而
不可欺可謂誠矣然因感而必通此之
謂不可揜○又曰鬼神者二氣之良能
爾物感雖微無不通於二氣故人有是
心雖自謂隱微心未嘗不動動則固已
感於氣矣鬼神安有不見乎其心之動
又必見於聲色發動之間人乘間以知
之則感之者者也○謝曰動而不已其

神乎滯而有迹甚鬼乎往來不息神也
摧仆歸根鬼也致生之故其鬼神致死
之故其鬼不神何也人以爲神則神以
爲不神則不神矣知死而致生之不智
知死而致死之不仁聖人所爲神明之
也○或問死生之說謝曰人死時氣盡
也曰有鬼神否謝曰余當時亦曾問明

道先生明道曰待向你道無來你怎生
信得又待向你道有來你但去尋討看
謝曰此便是答底語又曰橫渠說得來
別這箇便是天地開妙用須是將來做
箇題目入思議始得講說不濟事曰況
魂滯魄影響底事如何曰須是自家看
得破始得張元郡君化去嘗來附語元
所知事皆能言之元一日方與道士圍
碁又自外來道士封一把碁子令將去
問之張不知數便道不得不信底把著寫
不識字底把著寫不得又如紫姑神

不得推此可以見矣曰先王祭享鬼神
則甚曰是他意思別三日齋五日戒求
諸陰陽四方上下蓋是要集自家精神
所以格有廟必於萃聚爲無亦不可這裏
是以爲有亦不可以爲無之間須斷置得去
有妙理於若有若無之間須斷置得去
始得曰如此却是鶻突也謝曰不是鶻
突自家要有便有自家要無便無始得
鬼神在虛空中辟塞滿觸目皆是爲他
是天地開妙用祖考精神便是自家精

神○楊曰鬼神體物而不可遺蓋其妙
萬物而無不在故也

第十七章

程子曰知天命是達天理也必受命是
得其應也命者是天之付與如命令之
命天之報應皆如影響得其報者是常
理也不得其報者非常理也然而細推
之則須有報應但人以淺狹之見求之
便爲差互天命不可易也然有可易者
唯有德者能之如修養之引年世祚之
以天下養養之至也則善養親之至莫如
富有四海之內之盛也積厚者流澤廣
積薄者流澤狹則繼親之至莫如宗廟
饗之子孫保之久也愛敬之德大矣故
尊爲天子所謂必得其位富有四海之

故論死生則曰有命以言其氣也語富
貴則曰在天以言其理也此大德所以
必受命○呂曰中庸之行孝弟而已如
舜之德位皆極流澤之遠始可謂盡孝
故祿位名壽之皆得非大德其孰能敎
之○一本云天命之所屬莫踰於大德至
于祿位名壽之皆極則人事至矣天命

內所謂必得其祿德爲聖人所謂必得
其名宗廟饗之子孫保之則福祿之盛
享壽考而無疑也所謂必得其壽天之
於萬物其所以爲吉凶之報莫非因其
所自取也植之固者加雨露之養則其
末必盛茂植之不固者震風凌雨則其
本先撥至于人事則得道者多助失道
者寡助是皆因其材而篤焉栽者培之
傾者覆之者也古之君子既有憲憲之
令德而又有宜民宜人之大功此宜受
天祿矣故天保佑之申之以受天命此
大德所以必受命是亦栽者培之之義
與○又曰命雖不易惟至誠不息亦足
以移之此大德君子所以必受命性焉不謂
命也○游曰中庸以人倫爲主故以孝
德言之○侯曰舜匹夫也而有天下尊
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以天下養宗廟
饗之子孫保之大也位祿名壽必
得者理之常也不得者非常也得其常
者舜也不得其常者孔子也舜自匹夫
而有天下栽者培之也桀自天子而爲
匹夫傾者覆之也天非爲舜桀而存亡
之也理固然也故曰大德必受命必言
其可必也

第十八章

呂曰追王之禮古所無有其出於周公
乎大王避狄去邠之岐山之下而居從
之者如歸市則王業始基之矣王季成

大王之業至文武受命作周故武王一
戎衣而有天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
而已故追王大王王季文王者明王業
之所基也武成曰大王肇基王迹王季
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
天命以撫方夏矣邦畏其力小邦懷其
德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
此追王之意歟追王之禮文王之志也
武王承之successful天命於是禮也蓋有所未暇
末年始受天命武王之業也周公成之武王
此周公所以兼言成文武之德也推是
心也故上祀先公亦以天子之禮而下
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蓋先公組紺
以上追王所不及如達其意於大王王

季豈無是意哉故上祀先公以天子之
禮所以達追王之意於其上也喪從死
者祭從生者則自諸侯達乎大夫士庶
人亦豈無是意哉故父爲大夫子爲士
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爲士子爲大夫葬
以士祭以大夫喪從死者之爵祭之
用生者之祿上下一也所以達追王之
意於其下也期之喪達乎大夫者期之
喪有三有正統之期爲祖父母者也有
旁親之期爲世父母叔父母衆子昆弟
昆弟之子是也正統之期雖天子諸侯
莫敢降旁親之期天子諸侯絕服而大
夫降所謂尊不同故或絕或降也大夫
雖降猶服大功不如天子諸侯之絕服

故曰期之喪達乎大夫也如旁親之期亦爲大夫則大夫亦不降所謂尊同則服其親之服也諸侯雖絶服旁親尊同則不降所不臣者猶服之如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君之子不臣諸父昆弟是也三年之喪達乎天子者三年之喪爲父爲母適孫爲祖爲長子爲

妻而已天子達乎庶人一也父在爲母又妻雖服期然本尊齊衰期之餘喪異者爲夫屈者也故與齊衰三年爲三年之喪但爲父有三服而加杖一也夫必三年而後稱文考爲文王仍稱其祖爲大王王季者乃文王之德武王之志也故曰成文武之德不

三年也父母之喪則齊疏之服饘粥之食自天子達于庶人蓋子之事親所以自致其誠不可以尊卑變也○游曰武王之喪非聖人所優爲也故曰一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謂之不失則與必得異矣乃如其道則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廟享之子孫保之

與舜禹始不同也○又曰武王於泰誓三篇稱文王爲文考至武成而柴望然後稱文考爲文王仍稱其祖爲大王王季然則周公追王大王王季者乃文王之德武王之志也故曰成文武之德不言文王者武王既追王矣武王既追王而不及大王王季以其未受命而其序

有未暇也禮記大傳載牧野之舉追王大王王季歷文王昌亦據武成之書以明追王之意出於武王也世之說者因中庸無追王文王之文遂以謂文王自稱王豈未嘗考泰誓武成之書乎君臣之分猶天尊地卑終未可去而文王稱王是二天子也服事商之道固如是耶書所謂九年大統未集者後世以虞芮質厥成爲文王受命之始故也當六國時秦固以長雄天下而周之位號微矣辛垣衍欲帝秦魯仲連必斥言折之衍不敢復出口蓋名分之嚴如此故以曹操之英雄逡巡於獻帝之末而不得逞彼蓋知利害之實也曾謂至德如

文王一言一動順帝之則而反盜虛名而拂天理乎且武王觀政于商而須暇之五年非僞爲也使紂一日有悛心則武王當與天下共尊之必無牧野之事然則文王已稱之名將安所歸乎此天下之大戒故不得不辯亦所以正人心也○楊曰武王之武蓋聖人之不幸者以其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故也謂之不非其欲也然而身不失天下之顯名者失與舜之必得異矣故泰誓曰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蓋聖人雖曰恭行天罰而猶有受克予之言不敢自必也謂之不失不亦宜乎○又曰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

以金縢之書考之其禮宜某備也周公
居攝七年而後禮樂備故追王大王王
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則文武所以
嚴父尊祖之義於是盡矣此文武之德
蓋周公成之也故孝經曰孝莫大於嚴
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斯
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謂上祀

先公以天子之禮也葬不從死者是無
臣而爲有臣也祭不從生者是不以其
所以養事其親也○侯曰中庸之道參
差不同聖人之時中當其可而已文王
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此文王之
中庸也舜以匹夫而有天下此舜之中
庸也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一戎

衣而有天下此武王之中庸也此謂不
失天下之顯名者謂武王之有天下不
及舜也謂之天下之顯名者謂從衆而
合天心也是與舜之有天下不異也故
亦曰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
之子孫保之勋地皆然故也有一毫不
與舜受天下之心同有一人不謳訟獄

訟而歸之非中也篤恭而天下平篤恭
王末年方受天命而有天下未及有作
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先公之禮喪葬
之制皆古先所未有此周公之時
中也

第十九章

呂曰此章言達孝所以繼文王之孝而
公所以稱達孝者能成文王事親之孝
而已故脩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
薦其時食者善繼文王事親之志也序
爵序事旅酬燕毛者善述文王事親之
事也踐文王之位行文王之禮奏文王
之樂敬文王之所尊愛文王之所親事
所以事文王者如生如存故繼志述事
上達乎祖此之謂達孝者歟社廟者先
王先公之廟桃也宗器者因之玉鎮大
寶器天府所掌者也若有大祭則出而
陳之以華國如周書所謂赤刀大訓弘

璧琬琰大玉夷玉天球河圖之類是也
衣裳者守桃所掌先王先公之遺衣服
祭祀則各以其服授尸是也時食者四
時之物如籩豆之薦明其時達孝者能成文王事親之孝
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別人倫也親親
之義也父爲昭子爲穆父親也親者遍
則不可不別也祖爲昭孫亦爲昭祖爲
穆孫亦爲穆祖卑也貴者遠則不嫌於
無別也故孫可以爲王父尸子不可以
爲父尸此昭穆之別於尸者也喪禮卒
哭而祔男祔于皇祖考女祔于皇祖妣
婦祔于皇祖姑喪服小記士大夫不得
祔于諸侯祔于諸祖父之爲士大夫者
亡則中一以上而祔必以其昭穆此

昭穆之別於祔者也有事于太廟子姓兄弟亦以昭穆別之羣昭羣穆不失其倫凡賜爵昭與昭穆與穆齒此昭穆之別於宗者也序爵者序諸侯諸臣與祭者之貴賤也貴貴之義也詩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此諸侯之助祭者也於穆清廟肅雍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

此諸臣之助祭者也序事者別賢與能而授之事也尊賢之義也孰可以爲宗祝而詔相孰可以爲祝而祝嘏孰可以贊禮所以事上帝宗廟之禮所以事乎其先事上帝者所以立天下之大本道之所由出也祀乎其先始也故壇廟之別牲幣之殊升降裸獻之節俎豆奇耦之數酒醴薄厚之齊燔燎膟膋小大多寡莫

不有義一餕之均則四簋泰見其脩矣
廟中一肋肉之均則羔豚而祭百官皆
足非特是也知鬼神爲可敬則鬼神無
不在也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
雖隱微之間恐懼戒愼而不敢欺則所
以養其誠心至矣蓋以爲不如是則不
足以立身身且不立烏能治國家哉故
曰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
示諸掌乎此之謂也○游曰大孝聖人
之絶德也達孝天下之通道也要其爲
人倫之至則一也故繼志述事之末亦
曰孝之至也事死如事生以愼終者言
之事亡如事存以追遠者言之故始死
謂之死既葬則曰反而亡焉此死亡之

辨也惟聖人爲能饗帝孝子爲能饗親
饗帝一德也饗親一心也要不過乎物
而已其於廣貴刑威乎何有故曰明乎
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
乎成王自謂予沖子夙夜毖祀此迓衡
之要道也○又曰祭祀之義非精義不
足究其說非體道不足以致其義蓋惟
聖人爲能饗帝爲其盡人道而與帝同
德孝子爲能饗親爲其盡子道而與親
同心也仁孝之至通乎神明而神祇祖
考安樂之則於郊社之禮禘嘗之義始
可以言明矣夫如是則於爲天下國家
也何有○楊曰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
之緒周公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

天子之禮所以繼其志述其事也夫將
祭必思其居處故廟則有司脩除之祧
則守祧黝堊之嚴祀事也宗器實府所
藏是也若赤刀大訓天球河圖之類歷
世寶之以傳後嗣祭則陳之示能守也
於顧命陳之示能傳也裘衣守祧所藏
是也祭則各以所遺衣服授尸所以依
神也時食若四之日獻羔祭韭之類以
生事之也夫祭有昭穆所以別父子遠
近長幼親疎之序也故有事于太廟則
羣昭羣穆咸在而不失其倫焉此宗廟
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尸飲五君洗玉爵
獻卿尸飲七以瑤爵獻大夫尸飲九以

等所以辨貴賤也夫將
求神於幽也故天地不祼則王酳尊於
罍也故太宰贊之幽則大宗伯涖之祼
將又卑於罍也故小宰贊之若此類所
謂序事也先王量德授位因能授職此
序事所以辨賢也饋食之終酳尸之獻
下逮羣有司更爲獻酬此旅酬下爲上
所以逮賤也既祭而以燕毛爲序所以
序齒也序昭穆親親也序爵貴貴也序
事尚德也旅酬逮賤燕毛序齒尚恩也
敬親者不敢惡於人況其所尊乎愛親
者不敢慢於人況其所親乎事死如事
生若餘閣之莫是也事亡如事存若祭
必見其所祭者是也記曰入門弗見也

上堂又弗見也入室又弗見也亡矣喪矣蓋死而後亡也始死則事之如生既亡則事之如存著存不忘乎心孝之至也夫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而下達乎庶人推親親之恩至於燕毛序齒仁之至義之盡也武王周公所以為達孝也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此之謂也

○又曰推先王報本反始之義與夫觀盥不薦灌萃假有廟之象則聖人所以自盡其心者於是為至非深知鬼神之情狀其孰能知之知此則於治國乎何有

第二十章第一節哀公至知天

程子曰昔者聖人立人之道曰仁與義

孔子曰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惟能親親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惟能尊賢故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惟仁與義盡之

道則謂之聖人 伊川○又曰不知天則於人之愚知賢否有所不能知雖知之有所不盡故思知人不可不知天不知人則所親者或非其人所由者或非其道而身危親者有之故思事親不可不知人不知人則無以知天

○又曰不誠無物誠者以此道施之於為政而已有文武之政無文武之心則徒法不能行文武之政無文武之心然後能以自行也故曰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又曰道者人倫之謂也

非明此人倫不足以及其身而萬物之
備也故曰脩身以道非有惻怛之誠心
盡至公之全體不足以脩人倫而極其
至也故曰脩道以仁夫人立乎天地之
中其道與天地並立而爲三者也其所
以異者天以陰陽地以柔剛人以仁義
而已所謂道者合天地人而言之所謂

人者合天地之中所謂人者而言之非
格乎有我之私也故非有惻怛之誠心
盡至公之全體不可謂之仁也親親而
仁民仁民而愛物愛雖無間而有差等
則親親大矣所大者行仁之本也故曰
仁者人也親親爲大行仁之道時措之
宜則有義也天下所宜爲者莫非義也

○游曰蝡蛉有可化之質果蠃有能化
之材知是說然後可與言政也然則政
之所託可非其人乎故曰爲政在人人
固未易知若規矩準繩在我則方圓曲
直無所逃矣故曰取人以身規矩準繩
無他人道而已故脩身以道脩道以仁
○楊曰人存則政舉故爲政在人君子

有諸己而後求諸人故取人必以身脩身而不以道非有諸己也則身不足以取人矣道二仁與不仁而已故脩道必以仁仁者人也合天下之公非私於一己者也蓋無公天下之誠心而任小己之私意則違道遠矣然仁者人也愛有差等則親親爲大義者行吾敬而已時措之宜則尊賢爲大以三爲五以五爲九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矣此親親之殺也有就之而不敢召者有友之而不敢臣者此尊賢之等也因其等殺而爲之別禮之所由生也孟子曰禮者節文斯二者是也其斯之謂歟○侯曰文武之政或舉或息繫乎人之存亡若待文武興而舉之則曠千古而無善政也能由文武之道行文武之政是亦文武而已○又曰天下之大萬機之繁非一人之所能舉也必得天下聖賢而共之身苟不脩則賢者不肯也故取人以身○又曰人實難知人則哲能官人欲知人而不知天則賢不肖或失其宜雖知有所未盡亦非知人也人之道天理也盡天理則道盡矣己不能盡天理安能知人乎故曰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

第二十章第二節 天下至家矣

程子曰天地生物各無不足之理常思天下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有多少不盡分處 明道○又曰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

德學之要也（明道）○又曰知知仁守勇決（伊川）○又曰夫凡於道擇之則在乎知守之則在乎仁斷之則在乎勇人之於道患在不能擇不能守不能斷（伊川）○王彥霖問道者一心也有曰仁者不憂有曰智者不惑有曰勇者不懼何也曰此只是名其德爾其理一也得此道而不憂者仁之事也因其不憂故曰此仁也智勇亦然不成却以不憂謂之智不惑謂之仁也凡名其德千百皆然但此三者達道之大也○又曰所以行之者一誠而已誠者誠此實此三者三者之外更別無誠○又曰生知者只是他生自知義理不待學而知縱使孔子是生知亦何害於學如問禮於老聃訪官名於郯子何害於孔子禮文官名既欲知舊物又不可鑿空撰得出須是問他先知者始得（伊川）○又曰生而知之是才○問生而知之要學否曰生而知固不待學然聖人必須學而知之也（伊川）○又曰堯舜性之生知也湯武反之是學而知也孔子所言

上知下愚不移亦無不移之理所以不移只有二自暴自棄是也（伊川）又曰剛毅木訥質之近乎仁也若夫至仁則天地爲一身天地之間品物萬形爲四肢百體夫人豈有視四肢百體而不愛者哉聖人仁之至也獨能體是心而已曷嘗支離多端而求之自外哉故能近取譬若仲尼所以示子貢以爲仁之方也醫書謂手足風頑不仁爲其疾痛不以累其心故也夫手足在我疾痛不與知焉非不仁而何世之忍心無恩者其自棄亦若是而已○又曰忠恕違道不遠可謂仁之方力行近乎仁求仁莫近焉仁道難言故止曰近不遠而已苟以力行便爲仁則失之矣（張子）曰天下之達道五其生民之大經乎經正則道前定事豫立不疑其所行利用安身之要莫先焉○又曰知仁勇天下之達德雖本之有差及其所以知之成之則一也蓋謂仁者以生知以安行此五者知者以學知以利行此五者勇者以困知以勉強行此五者○呂曰天下古今之所共謂之達道者天下古今之所共行所謂達德者天下古今之所共有雖有共行之道必知之體之勉之然後可行雖知之體之勉之不一於誠則有時而息求之有三知之則一行之有三成功則

一所入之塗則不能不異所至之域則
不可不同故君子論其所至則生知與
困知安行與勉行未有異也既未有異
是乃所以爲中庸若乃企生知安行之
資爲不可幾及輕困學勉行爲不能有
成此道之所以不明不行中庸之所以
難又也愚者自是而不求自私者以天
下非吾輩懦者甘爲人下而不辭有是
三者欲身之脩未之有也故好學非知
然足以破愚力行非仁然足以忘私知
恥非勇然足以起懦知是三者未有不
能脩身者也天下之理一而已小以成
小大以成大無異事也舉斯心以加諸
彼遠而推之四海而準又而推之萬世
而準故一身脩而知所以治人而所以治人知所以
治天下國家皆出乎此也又曰性一也流形
之分有剛柔昏明者非性也有三人焉
皆有目以別乎衆色一居乎密室一居
乎帷箔之下一居于廣廷之中三人所
見昏明各異豈目不同乎隨其所居蔽

有厚薄爾凡學者所以解蔽去惑故生
知學知困知及其知之一也安得不貴
於學乎○游曰仁者不憂智者不惑勇
者不懼此成德也孔子自謂我無能焉
夫成德豈易得乎能知好學力行知恥
則可以入德矣○侯曰知恥非勇也能
恥不若人則勇矣

第二十章第三節 凡爲至一也

程子曰尊賢也親親也蓋先尊賢然後能親親夫親親固所當先然不先尊賢則不能知親親之道 伊川○又曰體羣臣者體察也心誠求之則無不察矣忠厚之至也故曰忠信重祿所以勸士言盡其忠信而厚其祿食此所以勸士也 明道

○呂曰經者百世所不變也九經之用皆本於德懷無一物不在所撫而刑有不與焉脩身之道進故次之以尊賢尊賢道之所進莫先其家故次之以親親由親以及朝廷故敬大臣體羣臣由朝廷以及其國故子庶民來百工由其國以及天下故柔遠人懷諸侯此九經之序視羣臣猶吾四體視庶民猶吾子此視臣視民之別自天子至於庶人一是皆以脩身爲本我之於道也知崇則無不知有諸己矣禮卑則無不敬能有諸己矣故貌足畏也色足憚也言足信也顛沛造次一於禮而不違則富貴所不能淫貧賤所不能移威武所不能屈所謂強立而不反者也故曰脩身則道立又曰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禮義由賢者出知賢爲可尊則學日進而知益明然讒色佞人之害皆足以奪之正惟知之審信之篤迎之致敬以有禮則惠賢者之不至未之有也故曰尊賢則不惑

又曰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
也尊之欲其貴愛之欲其富所好則與
同其樂所惡則與同其憂此諸父昆弟
不怨又曰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
以勸親親也大臣不可不敬是民之表
也非其人黜之可也任之則信之信之
則敬之故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既任
之矣又使小臣閒之諫必不行言必不
聽而怨乎不以內適足以自眩外不足
以圖治矣託之以大事則小事有所不
必親必使慎簡乃僚惟所任使則大臣
勸於事君矣故曰敬大臣則不眩又曰
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君視臣如手
足則臣視君如腹心所報可知矣待之
以忠信養之以重祿此士所以願立乎
其朝矣故曰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又
曰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愛之如子則
勞而不怨此農所以願耕於其野矣故曰子庶民則百姓
之取之所以治之雖勞而不怨殺之雖死而不辭矣使之
以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不通
工易事以羨補不足則男不得專事於
農女不得專事於桑且將爲陶冶爲梓
匠爲金冶鼓以食爲宮室以居耒耜鎒
以耕耨欲其製之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
用得乎故百工之事國家之所不可無
也雖曰末技所以佐其本業者得以盡

力此財用所以足也所以來之者亦能辦其菩良而制其食則工知勸矣如棄人春獻素秋獻成書其等以饗工乘其事試其弓弩以下上其食而誅賞此所謂日省月試餼廩稱事者也然則來百工而不來商賈之所致也百工來則商賈自通有不必道也遠人惟可以柔道御之遠者不柔則邇者不可能故聖人貴乎柔遠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皆以柔道也柔遠能邇此四方所以歸也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所以繼好也厚往而薄來燕賜多而納貢寡也九此皆所以懷諸侯也懷其德則畏其力矣九經雖曰治天下國家之常道無誠以行之則不信也此不誠所以無物也故曰凡為道為虛矣雖終日從事而功不立也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一即誠也○游曰齊明所以一其志盛服所以脩其容非禮勿動則內無邪德外無過行內外進矣則道立去讒則任之專不能移故脩身則道立去讒遠色則好之篤賤貨則義利分貴德則真偽核矣如是則見善明用心剛矣故尊賢則不惑尊其位所以貴之重其祿所以富之同其好惡以致其利同其惡

去其害則禮備而情親諸父兄弟所以
望乎我者足矣故親親則不怨○又曰
不惑在理故於尊賢言之不眩在事故
於敬大臣言之○又曰人情莫不欲逸
也時使之而使有餘力莫不欲富也薄
斂之而使有餘財則子庶民之道也故
百姓勸日省月試以程其能饒廩稍事
以償其勞則惰者勉而勤者悅矣此來
百工之道也故財用足送往迎來以厚
其禮嘉善而矜不能以致吾仁待之者
甚周責之者甚約此柔遠人之道也故
四方歸之繼絕世則賢者之類無不悅
舉廢國則功臣之後無不勸亂者懼焉
危者怙焉其來也節以時其往也遣以
禮則懷諸侯之道也夫如是則德之所
施者博而威之所制者廣矣故天下畏
之經雖有九而所以行之一者誠而已
不誠則九經爲虛文是無物也○楊曰
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者君臣一體也
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矣
子庶民則百姓勸者赤子之無知雖陷
穽在前而莫之知避也使之就利而違
害在保者而已其子之也如是百姓寧
有不勸乎○又曰去讒遠色賤貨貴德
君信讒邪遁聲色殖貨利則尊德樂義
之心不至而賢者不獲自盡矣雖有尊
賢之心而賢者不可得而勸也○又曰
官盛任使不累以職則以道事其君者

得以自盡矣故曰官盛任使所以勸大
臣也遇之不以忠信養之不以重祿則
士不得志有實窶貧之憂尚何勸之有故
曰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之不盡
其力薄斂不傷其財則農者願耕於其
野商賈願藏於其市行旅願出於其途
而養生送死無憾矣此所以勸百姓之
道也○又曰天下國家之大不誠未有
能動者也雖法度彰明無誠心以行之
皆虛器也○又曰自脩身推而至於平
天下莫不有道焉而皆以誠意爲主苟
無誠意雖有其道不能行也故中庸論
天下國家有九經而卒曰所以行之者
一一者何誠而已蓋天下國家之大未

有不誠而能動者也然而非格物致知
爲足以知其道哉大學所論誠意正心
脩身治天下國家之道其原乃在乎物
格推之而已若謂意誠便足以平天下
則先王之典章文物皆虛器也故明道
先生嘗謂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
行周官之法度正謂此耳

第二十章第四節凡事至斯立動斯和矣

張子曰事豫則立必有教以先之盡教
之善必精義以研之精義入神然後立
斯立動斯和矣○又曰博學於文者只
要得習坎心亨蓋人經歷險阻艱難然
後其心亨通博文者皆是小德應物不
學則無由知之故中庸之欲前定將所

以應物也○呂曰豫素定也素定者先事而勞事至而佚既佚則且無所事其憂不素定者先事而佚事至而憂雖憂而亦無所及於事寇將至而爲干櫓水將至而爲隄防其爲不亡者幸也故素有成德道有成理用而不括動而有功有成言有成說事有成業行爲能定惟前定爲能應故以言則必行以事則必誠以行則無悔以道則無方所謂精義入神以致用則精義者豫之謂也能定然後能應則能定者豫之謂也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則擬議者豫之謂也致用也能應也成變化此所以無跲困疚窮之患也言有成說則使於四方不辱乎不能專對也事有成業則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飢饉不憂乎未能治也行有成德則富貴不憂乎能屈也道有成理則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質諸鬼神百世以俟聖人不憂乎不合也○游曰豫者前定之謂也惟至誠爲能定惟前定爲能應故以言則必行以事則必誠以行則無悔以道則無方誠定之效如此故繼之九經言之

第二十章第五節 在下至身矣

程子曰止於至善不明乎善此言善却言得輕但謂繼斯繼之者善此言善却言得重但謂繼斯道者莫非善也不可謂惡 伊川○又曰這義理之精微無可得名且以至善目之

一箇道理不為堯存不為桀亡只是人
不道他這裏(俱到)知此便是明善○又
曰明善在明守善在誠○又曰人患事
繫(曲)患蔽固只是不得其要要在明
善明善在乎格物窮理窮至於物理則
漸次後天下之物皆能窮只是一理(伊川)

○又曰具衆省外事但明乎善惟進誠心
其文章雖未中不遠更所守未約泛濫
無功(明道)○又曰學者必知所以入德未見其能進也故孟子曰
知所以入德未見其能進也故孟子曰
不明乎善不誠其身易曰知至至之○
游曰欲誠其意先致其知故不明乎善
不誠乎身(舉至於誠身安往而不致
其極哉以內則順乎親以外則信乎友

以上則可以得君以下則可以得民此
舜之允塞所以五典克從也○楊曰不
明乎善雖欲擇善而固執之未必當於
道也故欲誠乎身必先於明善不誠乎
身則身不行道矣身不行道不行於妻
子況能順其親乎故欲順乎親必先於
誠身不順乎親則於其所厚者薄也況

於朋友乎故欲信乎朋友必先順乎親
夫責善朋友之道也不信乎朋友則其
善不足稱也已而欲獲乎上不亦難乎
不獲乎上則身不能保況欲治其民乎
不可得也○又曰反身者反求諸身也
蓋萬物皆備於我非自外得反諸身而
已○又曰明善在致知致知在格物號

物之多至於萬則物盡有不可勝窮者及身而誠則舉天下之物在我矣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凡形色具於吾身者無非物也而各有則焉爰而求之則天下之理得矣

第二十章第六節 誠者至必強

周子曰誠者聖人之本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純粹至善者也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又曰聖誠而已矣誠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靜無而動有至正而明達也五帝百行非誠非也邪暗塞也故誠

則無事矣易而行難果而確無難焉故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程子曰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矣 李本云邦直云不欺之謂誠不息之謂誠中庸言至誠無息非以無息解誠也或以不欺爲誠徐仲車問先生先生云云○又曰誠者天之道敬者人事之本敬者用也敬則誠明道○又曰主一之謂敬一者之謂誠敬則有

意在○又曰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即中庸而中不思而得與勉而中思而得何止有差等直是相去懸絶不勉而中即常中不思而得即常得所謂從容中道者指他人所見者言之若不勉不思者自在道上行又何必言中不中得不得不勉不思亦有大小深淺至於曲藝亦有不勉不思者所謂日月

至焉與又而不息者所見規模雖略相似其意味氣象迥別須心潛默識玩索又之庶幾自得學者不學聖人則已欲學之須熟玩味聖人之氣象不可只於名上理會如此只是講論文字 伊川○問致知與力行兼否曰論常人言纔知得非禮不可爲須用勉強至於知窮盡不可勉強是知亦有深淺也古人言樂循理之謂君子若勉強只是知循理非是樂也纔到樂時便是循理爲樂不樂循理爲苦而不循理自不須勉強也若夫聖人不勉而中不思而得此又上一等事 伊川○又曰知至則當終之須以知爲本知至之知終則當終之深則行之必至無有知之而不能行只是知得淺飢而不食爲喙人不蹈水火只是知人爲不善只爲不知至而至之知之事故可與存義知至是致知博學明辨審問可與幾知終終而終之故慎思皆致知至之事篤行便是終之如始條理終條理因其能始條理故能終條理猶知至即能終之 伊川○又曰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五者廢其一非學也○又曰思曰睿思慮又後睿自然生若於一事上思未得且別換一事思之不可專守著這一事蓋人之知識於這裏蔽著雖強思亦不通也 伊川○又曰思如掘井初有濕水

久後稍引動得清者出來入慮始皆
涸濁久自明快（伊川）○問張旭學草書見
擔夫與公主爭道又公孫大娘舞劒而
後悟筆法是心常思念至此而感發否
曰然須是思方有感悟處若不思怎生
得如此然可惜張旭留心於書若移此
心於道何所不至（伊川）○又曰不深思則
不能造於道不深思而得者其得易失
然而學者有無思無慮而得者何也曰
以無思無慮而得者乃所以深思而得
之也以無思無慮爲不思而自以爲得
者未之有也○問人有日誦萬言或妙
才雖加勉強止可少進而鈍者不可使
絶技藝此可學否曰不可大凡所受之
利也惟理可進除是積學既久能變得
氣質則慮必明柔必強（伊川）○張子曰勉
蓋未能安也思蓋未能有也○又曰以
心求道正由以己知人終不若彼自知
彼爲不思而得也○又曰性通極於無
氣其一物耳命稟同於性遇乃適然焉
人一己百人十己千然有不至猶難語
性可以言氣行同報異猶難語命可以
言遇○又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
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
有弗性者焉○呂曰誠者理之實然致
一而不可易者也天下萬古人心物理
皆所同然有一無二雖前聖後聖若合
符節是乃所謂誠誠即天道也天道自

然無勉無思其中其得自然而已聖人誠一於天天即聖人聖人即天由仁義行何思勉之有故從容中道而不迫誠之者以人求天者也思誠而復之故明有未究於善必擇善不擇道不精執不固德將去學問思辨所以求之也行所以至之也求之至之非人一己百人十己千不足以化氣質○一本云誠者理之實致一而不可易者也天而天下遠而萬古求之人情參之物理皆所同然有一無二雖前聖後聖若合符節理本如是非人私智之所能爲此之謂誠誠即天道也天道自然何勉何思莫非性命之理而已故誠者天之道性之者也聖人之道反之者也賢者

無息則善不可不思而擇德不可不勉而執不如是猶不足以至乎誠故學問思辨皆所以求之也行所以至之也君子將以造其約則不可無疑則不可不問未至於精而通之則不可不思欲知是非邪正之別本末先後之序則不可不辨欲至乎道欲成乎

德則不可不行學以聚之聚不博則約
不可得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
爲學之道造約爲功約即誠也不能至
是則多聞多見徒足以飾口耳而已語
誠則未也故曰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
也學者不欲進則已欲進則不可以有
成心有成心則不可與進乎道矣故成

心存則自處以不疑成心亡然後知所
疑矣小疑必小進大疑必大進蓋疑者
不安於故而進於新者也如問之審審
而知則進敢禦焉故曰有弗問問之弗
知弗措也學也問也求之外者也聞也
見也得之外者也不致吾思以反諸身
則學問聞見非吾事也故知所以爲性

知所以爲命反之於我何物也知所以
名仁知所以名義反之於我何事也故
曰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慎其所以
思必至于得而後已則學問聞見皆非
外鑠是乃所謂誠也故曰有弗思思之
弗得弗措也理有宜不宜時有可不可
道雖美矣膠於理則亂誠雖至矣失其

時則乖不可不辨也辨之者不別則不
見不講則不明非精義入神不足以致
用故曰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四者
致知之道而未及乎行也學而行之則
由是以至于誠無疑矣知崇者所以致
吾知也禮卑者所以篤吾行也學之博
者莫若知之之要者不若行之

之實也行之實猶目之視耳之聽不言而喻也如日月之運行不可得而已也篤之猶有勉也篤之至于誠則不勉矣行之弗篤猶未誠也故曰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者君子所貴乎學者爲能變化氣質而已德勝氣質則柔者可進於明不能勝氣質則雖有志於善而柔不能立愚不能明蓋均於強愚者可進於明不能勝氣質則雖善而無惡性也人所同也昏明強弱之稟不齊者才也人所異也誠之者反其異也思誠而求復所以變其同而變其異也思誠而求復所以反其同也人一己百人十己千所以變其異也孟子曰居移氣養移體況學問之

益乎故學至於尚志以天下之士爲未足則尚論古之人雖質之柔而不立者得雖質之愚而不明者寡矣夫愚柔之質求變而美非百倍其功不足以致之今以卤莽滅裂之學或作或輟以求變不美之質及不能變則曰天質不美非學所能變是果於自棄其爲不仁之甚矣○謝曰尋常人謂至誠止是實理不是專一尋常人謂至誠止是謂專一實理則如罔惡惡臭如好好色不是安排來○問中庸只論誠而論語言恭敬忠信所以求仁而進德之事莫

非誠也論語示人以入之方中庸言其至也蓋中庸子思傳道之書不正言其至則道不明孔子所罕言孟子常言之亦猶是矣

第二十一章

程子曰君子之學必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所謂自明而誠也

學必盡其心知其性然後反而誠之則聖人也伊川○問橫渠言由明以至誠由誠以至明此言恐過當程子曰自誠明者先盡性至誠此句却是由誠以至明則不然誠以至千窮理也謂先自其性理會來以即明也伊川○張子曰自誠明者先盡性至於理自明誠者先窮理以至于盡性也謂先從學問理會以推達于天性也○呂曰自誠明性之者也自明誠反之者也性之者自成德而言聖人之所教也反之者自志學而言聖人之所性也一本云謂之性者以得之謂之教者由學以復之成德者至于實然不易之地理義皆由此出也天下之理如目睹耳聞不慮而知不言而喻此之謂誠則明志學者致知以窮天下之理則天下之理皆得卒亦至於實然不易之地至簡至易行其所無事此之謂明則誠

第二十二章

程子曰贊天地之化育自人而言之從盡其性至盡物之性然後可以贊天地

之化育可以與天地參參言人盡性所
造如是若只是化育更說甚贊與充塞又
者天地之心及是至誠更不須論所謂人
謂只是一理而天人所爲各自有分○
又曰至誠可以贊化育者可以回造化
又曰至誠可以與天地參贊者參贊之義先天而
可以與天地之化育則
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之謂也非謂贊
助只有一箇誠何助之有明道○又曰心
具天德心有不盡處便是天德處未能
盡何緣知性知天盡己心則盡人盡物
與天地參贊化育贊則直養之而已○
又曰凡言充塞云者却似箇有規模底
體面將這氣充塞之然此只是指而示
之近耳氣則只是氣更說甚充塞如化
育則只是化育更說甚贊與充塞又
早却是別一件事也伊川○張子曰二程
解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只窮理便是至
於命亦是失於太快此義儘有次序須
是窮理便能盡得己之性既盡得己之
性則推類又盡人之性既盡得人之性
須是并萬物之性一齊盡得如此然後
至於天道也其間節節有事事有當下理
會了學者須是窮理爲先如此則方有
學今言知命與至於命儘有近遠豈可
以知便謂之至也○又曰性者萬物之
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惟大人爲能盡
其道是故立必俱立知必周知愛必兼

愛成一不獨成彼自蔽塞而不知順吾理
者則亦末如之何矣○又曰幽贊天地
之道非聖人而能哉詩人謂后稷之穡
有相之道贊化育之一端與○呂曰至
於實理之極則吾生之所固有者不越
乎是吾生所有既一於理則理之所有
皆吾性也人受天地之中其生也具有

天地之德柔強昏明之質雖異其心之
所然者皆同特蔽有淺深故別而為昏
明稟有多寡故分而為強柔至於理之
所同然雖聖愚有所不異盡己之性則
天下之性皆然故能盡人之性蔽有淺
深故為昏明蔽有開塞故為人物稟有
多寡故為強柔偏正故為人物故

物之性與人異者幾希惟塞而不開故
知不若人之明偏而不正故才不若人
之美然人有近物之性者物有近人之
性者亦繫乎此於人之性開塞偏正無
所不盡則物之性未有不能盡也已也
人也物也莫不盡其性則天地之化幾
矣故行其所無事順以養之而已是所

謂贊天地之化育者也如堯命羲和欽
若昊天至于民之析因夷隩鳥獸之孳
尾希革毛毨毳毛無不與知則所贊可
知矣天地之化育猶有所不及必人贊
之而後備則天地非人不立故人與天
地並立為三才此之謂與天地參○游
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

焉故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千萬人之性一己之性是也故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萬物之性是也故能盡其性則能者各安其常則盡人之性也誘然皆生之性則和氣充塞故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夫如是則天覆地載教化各任其職而成位乎其中矣○楊曰性者萬物之一源也非夫體天德者其孰能盡之能盡其性則人物之性斯盡矣言有漸次也贊化育參天地皆其分內耳○又曰大焉知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求之於吾身可也故曰盡己之性則能盡人之性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問天下將亂何故賢者便生得不豐厚侯曰氣之所鍾便如此曰有變化之道乎曰在君相幹旋之力爾若舉賢任能使政事治而百姓和則天地之氣和而復淳厚矣此子思曰贊天地之化育正謂是耳若曰天下所以有資於聖賢有賴於君相也治亂自有數而任之則何賴於聖賢哉子思所以言贊化育也書亦曰祈天永命如此而已

第二十三章

程子曰其次致曲者學而後知之也而

其成也與生而知之者不異焉故君子莫大於學莫善於書莫病於自足莫罪於自棄學而不止此湯武所以聖也伊川○○又曰致曲者就其曲而致之也伊川○又曰人自提孩聖人之質已完只先於偏勝處發便是致曲去性上脩便是真養然行也其次則臨言而必思不敢縱言也臨行而必擇不敢徑行也故曰致曲曲

同歸千誠○又曰自明而誠雖多由致曲然亦自有大體中便誠者雖亦是自明而誠謂之致曲則不可通明○又曰曲偏曲之謂非大道也就一事中用志不分亦能有誠如養由基射之類是也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有以動衆故明則動動則立卓爾是也形則著又著見也著則明

是有光輝之時也明則動誠能動人也君子所過者化豈非動乎或曰變與化何別曰變如物方變而未化化則更無舊跡自然之謂也莊子言變大於化非伊川○游曰誠者不思不勉直心而徑行也其次則臨言而必思不敢縱言也臨行而必擇不敢徑行也故曰致曲曲

折而反諸心也擬議之開鄙詐不萌而忠信立矣故曲能有誠有諸中必形諸外故誠則形形於身必著於物故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有以動衆故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化則其迹泯泯則

矣曰用飲食而已至於化則神之所爲也非天下之至誠孰能與於此○楊曰能盡性者誠也其次致曲者誠之也學問思辨而篤行之致曲也

第二十四章

程子曰人固可以前知然其理須是用則知不用則不知不如不知之愈蓋用便近二所以繹子謂又不是野狐精也○又曰蜀山人不起念十年便能前知○呂曰誠一於理無所閒雜則天地人物古今後世融澈洞達一體而已興亡之兆猶心之有思慮如有萌焉無不前知蓋有方所則有彼此先後之別既無方所彼即我也先即後也未嘗分別

隔礙自然達乎神明非特前知而已○一本云至誠與天地同德與天地同德則其氣化運行與天地同流矣與亡之兆禍福之來感於吾心動於吾氣如有萌焉無不前知況乎誠心之至求乎蓍龜而蓍龜告察乎四體而四體應所謂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者也此至誠所以達乎神明而無閒故曰至誠如神動乎四體如傳所謂威儀之則以定命者也

第二十五章

程子曰誠者自成如至誠事君則成人臣子不誠事親則成人子至誠事君則成人臣子不誠無物誠者物之終始猶俗語徹頭徹尾不誠更有甚物也（伊川）○又曰聖人言忠信者多矣

人道只在忠信不誠則無物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者人心也若無忠信豈復有物乎（明道）○又曰學者只著一箇私意便是餒便是缺了他浩然之氣處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這裏缺了他則便這裏沒這物○又曰學者不可以不誠不誠無以爲善不誠無以爲君子修學不以誠則學雜爲事不以誠則事敗自謀不以誠則是欺其心而自棄其志與人不以誠則是喪其德而增人之怨今小道異端亦必誠而後得而況欲爲君子者乎故曰學者不可以不誠雖然誠者在知推成己之道成物便是知○又曰古之

學者爲己其終至於成物今之學者爲物其終至於喪己（伊川）○又曰性之德者言性之所有如卦之德乃卦之韞也（明道）○又曰性不可以內外言（伊川）○又曰時措之宜言隨時之義若薄博淵泉而出之（伊）○呂曰誠者實而已矣所謂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也故君子必明乎善知至則意誠矣既有惻怛之誠意乃能竭不倦之強力竭不倦之強力然後有可見之成功苟不如是雖博聞多見舉歸於虛而已是誠之所以爲貴也誠雖自成也道雖自道也非有我之得私也與天下同之而已故思成己必思所以成物是所謂仁智之具也性之所固

有合內外而無間者也夫天大無外造
化發育皆在其間自無內外之別人有
是形而爲形所梏故有內外生焉內外
矣反乎性之德則安有物我之異內外
之別哉故具仁與智無己無物誠一以
貫之合天地而施化育故能時措之宜
也○又曰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
仁也學不厭所以成己教不倦所以成
物此則成物爲智何也

仁也學不厭所以成己則成己爲仁
己之仁故能合內外之道有成物之知
故知時措之宜也○又曰大學自正心
誠意至治國家天下只一理此中庸所
謂合內外之道也孔子曰子帥以正孰
敢不正子思曰君子篤恭而天下平孟
子曰其身正而天下歸之皆明此也○
○游曰誠者非有成之者自成而已其
爲道非有道之者自道而已自成自道
猶言自本自根也以性言之爲誠以理
言之爲道其實一也○楊曰誠自成道
自道無所待而然也○又曰萬物一體
也成己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合天下
之公言之也成物智也即成己之道而

行其所無事也仁智具性之德也有成
己之仁故能合內外之道有成物之知
故知時措之宜也○又曰大學自正心
誠意至治國家天下只一理此中庸所
謂合內外之道也孔子曰子帥以正孰
敢不正子思曰君子篤恭而天下平孟
子曰其身正而天下歸之皆明此也○

又曰知合乎內外之道則禹穆顏子之所同可見蓋目誠意正心推之至於可以平天下此內外之道所以合也故觀其意誠心正不能也茲乃禹穆顏回之所以同也○又曰精義入神乃所以致用利用安身乃所以崇德此下平則知非意誠心正則知天下由是而平觀天正則知天下由是而平觀天

道自道子思恐學者以內外爲二事知體而不知用故又曰誠者非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猶言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者物則非能成己者也人物雖殊理則一

也故曰成己仁也成物知也

第二十六章

程子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此是理自相續不已非是人爲之如使可爲雖使百萬般安排也須有息時只爲無爲故不息中庸言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伊川○問義還因事而見否曰非也性中自有或曰無狀可見曰說有便是見但人自不見昭昭然在天地之中也且如性何須待有物方指爲性性自在也賢所言見者事順所言見者理如曰不見而章是也伊川○又曰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自漢以來儒者皆不識此義

此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也純亦不已
此乃天德也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
只在愼獨明道○又曰天命不已文王純
於天道亦不已純則無二無雜不已則
無間斷先後○又曰詩云上天之載無
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上天又無
聲臭之可聞只看文王便萬邦取信也

又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
以爲天也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
所以爲文也然則文王之德直是似天
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
衍只爲常是這箇道理此箇亦須待他
心熟便自然別○呂曰實理不貳則其
體無雜其體不雜則其行無閒故至誠

無息非使之也機自動耳乃乾坤之所
以闔闢萬物之所以生育亘萬古而無
窮者也如使之則非實非實則有時而
息矣久者日新而無敝之謂也徵驗也
悠遠長也天地運行而不息故四時變
化而無敝日月相從而不已故晦朔生
明而無敝此之謂不息則久四時變化

而無敝故有生生之驗晦朔生明而無
敝故有照臨之驗此之謂久則徵生生
也照臨也苟日新而有徵則可以繼繼
其長至於無窮矣此之謂徵則悠遠悠
遠無窮者其積必多博者能積衆狹厚
者能積衆薄此之謂悠遠則博厚有如
是廣博則其勢不得不高有如是深厚

則其精不得不明此之謂博厚則高明
博厚則無物不能任也高明則無物不
能冒也悠久則無時而不養也所以載
物覆物成物者其能也所以章所以變
所以成者其功也能非力之所任功非
用而後有其勢自然不得不爾是皆至
誠不貳而已此天地之道所以一言而
盡也天地所以生物不測者至誠不貳
者也天地所以神者積之無疆者也如
使天地爲物而貳則其行有息其積有
限昭昭撮土之微將下同乎衆物又焉
有載物覆物成物之功哉雖天之大昭
昭之多而已雖地之廣撮土之多而已
山之一拳水之一勺亦猶是矣其所以

高明博厚神明不測者積之多而已
今夫人之有良心也莫非受天地之中
是爲可欲之善不充之則不能與天地
相似而至乎大大而不化則不能不勉
不思與天地合德而至于聖然所以至
于聖者充其良心德盛仁熟而後爾也
故曰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
德之盛也如指人之良心而言之與天
地合德猶指撮土而求其載華岳掇河
海之力指一勺而求其生蛟龍殖貨財
之功是亦不思之甚也天之所以爲聖不已
不已其命而已聖人之所以爲天甚也天之所以爲
其德而已其爲天人德命則異其所以
不已則一故聖人之道可以配天者如

此而已○游曰博厚而不久則載物之德隱矣高明而不久則覆物之道缺矣是則悠久者天地所以成終始也故所以成物

第二十七章

程子曰自大哉聖人之道至至道不凝焉皆是一貫○又曰中庸言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方是說優優大哉又却非如異教之說須得如枯木死灰以爲得也○又曰德性者言性之可貴與言性善其實一也○又曰須是合內外之道一天人齊上下下學而上達極高明而道中庸皆逐句爲一義上言重下

是二事中庸○又曰極高明而道中庸非乎高明不足以道中庸中庸乃高明之極也○又曰理則極高明行之只是中庸也○張子曰天體物而不遺猶仁體事而無不在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物之非仁也昊天曰旦及爾游衍無一物之不體也○又曰不尊德性則問學從而不道不致廣大則精微無所立其誠不極高明則擇乎中庸失時措之宜矣○又曰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皆逐句爲一義上言重下語輕尊德性猶據於德德性須尊之道行也問問得者學行得者猶學問也尊德性須是將前言往行所聞所知以參

驗恐行有錯致廣矣須盡精微不得鹵莽極高明須道中庸之道○又曰今且將尊德性而道問學爲心曰自求於問學有所背否此義亦是博文約禮下學上達以此警策一年安得不長每日須求多少爲益知所亡改得少不善此德性上之益讀書求義理編書須理會有所歸著勿徒寫過又多識前言往行此問學上益也勿使有俄頃閑度似此三年庶幾有進○又曰致廣大極高明此則儘遠大所處則直是精約○又曰温故知新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德繹舊業而知新益思皆未至而今至之緣舊所見聞而察來皆其發

也○呂曰道之在我者德性而已不先貴乎此則所謂問學者不免乎口耳爲人之事而已道之全體者廣大而已不先乎此則所謂精微者或偏或隘矣先充乎此則所謂中庸者同汙合俗矣溫故知新將以進吾知也敦厚崇禮將以審吾行也知崇禮卑至于成性則道義皆從此出矣居上而驕知上而不知下者也爲下而倍知下而不知上者也國有道不知言之足興知藏而不知行者也國無道不知默之足容知行而不知藏者也是皆一偏之行不蹈乎時中惟明哲之人知上知下知行知藏此所以卒保其

身者也○游曰發育萬物峻極于天至道之功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至道之具也洋洋乎言上際於天下蟠於地也優優大哉言動容周旋中禮也夫以三百三千之多儀非天下至誠孰能從容而盡中哉故曰待其人然後行蓋盛德之至者人也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至德非他至誠而已矣○又曰懲忿窒慾閑邪存誠此尊德性也非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則擇善不明矣故繼之以道問學尊德性而道問學然後能致廣大尊其所聞行其所知充其德性之體使無不該徧此致廣矣也非盡精微則無以極深而研幾也故繼之以盡精微

致廣大而盡精微然後能極高明也未離乎方今則無方矣始也未離乎體今則無體矣離形去智廓然大通此極高明也非道中庸乎故繼之以道中庸者高明之實德也其實非兩物也○楊曰道之峻極于天道之至也無禮以範圍之則蕩而無止而天地之化或過矣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所以體道而範圍之也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所謂至德者禮其是乎夫禮天所秩也後世或以爲忠信之薄或以爲僞皆不知天者也故曰待其人然後行蓋道非禮不止禮非道

不行二者常相資也苟非其人而措於儀章器數之末則愚不肖者之不及也世儒以高明中庸尚何至道之凝哉○又曰尊德性而後能致廣大而後能極高明道問學而後能盡精微盡精微而後能擇中庸也以謂聖人以高明處己中庸待人常不及道終不明不行與愚不肖者無以異矣

第二十八章

呂曰通下章寫過乎已章寫過乎上

明哲保身之道非遵養之有素其何能爾不然雖欲卷而懷之其可得乎○又曰道止於中而已矣出乎中則過未至則不及故惟中爲至夫中也者道之極中而又謂之極蓋中極高明而不道乎中庸則賢智者過之也道中庸而不極乎高明則愚不肖者之不及也世儒以高明中庸析爲二致非知中庸也以謂聖人以高明處己中庸待人常不及道終不明不行與愚不肖者無以異矣

第二十八章

呂曰通下章寫過乎已章寫過乎上

有位無德而作禮樂所謂愚而好自用有德無位而作禮樂所謂賤而好自專生周之世而從夏殷之禮所謂居今之有德無位而作禮樂所謂賤而好自專生周之世而從夏殷之禮所謂居今之世反古之道三者有一焉取哉之道也故王天下有三重焉議禮所以制行故考文所以爲法故車必同軌行必同倫制度所以爲法故車必同軌書必同文惟王天下

者行之諸侯有所不與也故國無異政家不殊俗蓋有以一之也如此則寡過矣○楊曰愚無德也而好自用賤無位而反古以有爲皆取裁之道明哲不爲也故居今之世無德無位而反繼之曰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蓋禮樂制度書文必自天子出所以定民志一天下之習也變禮易樂則有誅焉況敢妄作乎有其位可以作矣然不知禮樂之情則雖作而不足爲法於天下矣故有其位無其德亦不敢作也況無其位乎○侯曰吾學夏禮杞不足徵吾從周此孔子之時中也顏淵問爲邦則韶舞此沿革之大旨也通天下等萬世不弊之法也使孔子而有位焉其獨守周之文而不捄損益乎

第二十九章

程子曰理則天下只是一箇理故推至四海而準須是質諸天地考諸三王不易之理故敬則只是敬此者也仁是仁此者也信是信此者也○呂曰君子之道必無所不合是所謂誠也非僞也非誠也故於身於民於古於天地於鬼神於後世無不合而後已有所不合僞也

物我古今天人之所同者也○楊曰動
凡動容周旋皆是也行則見於行事矣
○侯曰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天之
心即吾之心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
知人也前聖之道後聖之道是也天也
人也無它理也是理也惟聖人能盡之
故動而世爲天下道行而世爲天下法

言而世爲天下則道也法也則也非吾
一己之私天下之道天下之行天下之
言吾由之而不悖爾所以遠之則有望
近之則不厭也

第三十章

程子曰孔子既知宋桓魋不能害己又
却微服過宋舜既見象之將殺己而又
象憂亦憂象喜亦喜富國祚長短自有命
數人君何用汲汲求治禹稷救飢溺者
過門不入非不知飢溺而死者自有命
又却救之如此其急數者之事何故如
此須思量到道並行而不相悖處可也

伊川○又曰小德川流大德敦化只是言
孔子川流是日用處大德是右主處如
俗言敦本之意伊川○又曰大德敦化於
化育處敦本也小德川流日用處也此
言仲尼與天地合德皆是大德更須大體
皆是小德統會處便是大德敦本之言仲尼譬天地之
大也其博厚足以任天下其高明足以
冒天下其化循環而無窮達消息之理

也其用昭鑒而不已達晝夜之道也尊賢容衆嘉善而矜不能並育而不相害之理也貴貴尊賢賞功罰罪各當其理並行不相悖之義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此小德所以川流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此大德所以敦化也○一本云祖述者推本其意憲章者循守其法

川流者如百川派別敦化者如天地一氣○又曰五行之氣紛錯於太虛之中並行而不相悖也然一物之感無不具有五行之氣特多寡不常爾一人之身亦無不具有五行之德故百理差殊亦並行而不相害或進或止或文或速無可尼而集大成故此書之末以仲尼明之

道著於堯舜故祖述焉法詳於文武故憲章焉體元而亨利物而正一喜一怒通於四時夫是之謂律天時脩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使五方之民各安其常各成其性夫是之謂襲水土上律天時則天道之至教修下襲水土則地理之異宜全矣故悖厚配地無不特載高明配天無不覆幬緜通如四時之錯行照臨如日月之代明小以成小大以成大動者植者皆裕如也是謂並育而不相害或進或止或文或速無可無不可是謂並行而不相悖動以利物者智也故曰小德川流靜以裕物者仁也故曰大德敦化言川流則知敦化者

仁之體言孰化則知川流者體之用○
侯曰譬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燾
萬物所以並育而不相害也譬如四時
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道所以並行而
不相悖也

第三十一章

程子曰溥博淵泉而時出之須是先有
溥博淵泉方始能時出自無溥博淵泉
豈能以時出之○呂曰此章言聖人
成德之用其效如此聖人成德固萬物
皆備應於物而無窮矣然其所以爲聖
則停蓄充盛與天地同流而無間者也
至大如天至深如淵時而出之如四時
之運用萬物之生育所見於外者莫

不敬信而悅服至於血氣之類莫不尊
親非有天德孰能配之○楊曰書曰惟
天生聰明時乂易曰知臨大君之宜吉
則聰明睿智人君之德也故足以有臨
臨而不容不足以得衆容而無執不足
以有制執而不敬或失於自私敬而無
別或無以方外非成德也溥博如天則

其大無外淵泉如淵則其流不窮淵泉
言有本也而時出之則其流不息矣故
民莫不敬信而悅服凡有血氣之類莫
不尊親則與天同德矣故曰配天

第三十二章

程子曰肫肫其仁蓋言厚也明道○游曰

仁德也發強剛毅德也齊莊中正
禮德也文理密察智德也溥博者其
大無方淵泉者其深不測或容以爲
仁或執以爲義或敬以爲禮或別以
智惟其時而已此所謂時出之也夫然
故外有以正天下之觀內有以通天下
之志是以見于民敬言而民信行而民
悅自西自東自南自北莫不心悅而誠
服此至聖之德也天下之大經五品之
民彝也凡爲天下之常道皆可名於經
而民彝爲大經經綸者因性循理而治
之無汩其序之謂也立天下之大本者
建中于民也淵淵其淵非特如淵而已
浩浩其天非特如天而已此至誠之道

也德者其用也有見者所共見有心者
所共知故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道者
其本也非道同志一莫窺其奧故曰苟
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蓋至誠之道非至聖不能知至聖之德
非至誠不能爲故其言之序相因如此
○楊曰上言至聖此言至誠何也曰聖

人人倫之至也以人言之則與天地相
似而已故如天如淵以至聖言之誠者
天之道誠即天也故其天其淵以至誠
言之此其異也

第三十三章

程子曰學始於不欺暗室○又曰不愧屋
漏便是箇持養氣象伊川○又曰不愧屋

漏則心安而體舒（川伊）○又曰所謂敬者主一之謂敬所謂一者無適之謂一且欲涵泳主一之義以方外須是直內無如易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則無二三矣言敬乃是主一之義至於不敢欺不敢慢尚不愧于屋漏皆是敬之事也（川伊）○又曰聖人修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惟上下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四靈何有不至此體信達順之道聰明睿智皆由是出以此事天享帝○又曰道一本也知不二本便是篤恭而天下平之道也（道明）○又曰君子之過事無巨細一於敬而已矣簡細故以自崇非敬也飾私智以為奇非敬也要之

無敢慢而已語曰居處恭執事敬雖之夷狄不可棄也然則執事敬者之端也推是心而成之則篤恭而天下平矣（川伊）○又曰毛猶有倫入豪釐絲忽終不盡（道明）○又曰聖人之言依本分至大至妙事語之若尋常此所以味長釋氏之說纔見得些便驚天動地言語走作却是味短只為乍見如中庸言道只消道無聲無臭四字摠括了多少釋氏言非黃非白非鹹非苦多少言語（川伊）○又曰中庸之說其本至於無聲無臭其用至於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自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復歸於無聲無臭此言聖人心要處與佛家之言相反儘教說無

形迹無色其實不過無聲無臭必竟有甚見處大抵語論開不難見如人論金曰黃色此人必是不識金若是識金者更不言設或言時別自有道理張子厚嘗謂佛如大富貧子橫渠論此一事甚當(伊川○張子曰闇然修於隱也的然著於外也○游曰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所不可及者其惟人所不見乎言愼獨也○楊曰君子之道充諸內而已故闇然而日章小人驁外而不孚其實故的然而日亡此衣錦所以尚絅而惡其文之著也淡疑於不理淡簡溫所謂闇然也淡而不厭簡而文溫疑於不理則闇然而章矣

此充養尚絅之至也○又曰道不可須臾離也以其無適而非道也故於不聞不睹必恐懼戒愼焉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其充此之謂乎○又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蓋道本乎天而其卒也反乎天茲其所以爲至者乎○又曰孟子言大人正己而物正物正物自正然正此乃篤恭而天下平之意○侯曰大人只知正己而已惟能正己物自不愧屋漏與愼獨不同○又曰自衣錦尚絅至無聲無臭至矣子思再敘入德成德之序也○又曰子思之書中庸也始於寂然不動中則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及其至也退藏於密以神明其德復

於天命反其本而已其意義無窮非玩
味力索莫能得之

中庸輯略卷下

儀徵學教授刘恒門校勘無著

南軒先生論語解十卷

（宋）張栻撰

清康熙十九年通志堂刻通志堂經解本

癸巳論語解十卷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宋張栻撰。其書成於乾道九年。是年歲在癸巳，故名曰癸巳論語解。考朱子大全集中備載與栻商訂此書之語，抉摘瑕疵多至一百一十八條。又訂其誤字二條。以今所行本校之，從朱子改正者僅二十三條。餘則悉仍舊槀，似乎斷斷不合。然父在觀其志一章，朱子謂舊有兩說，當從前說爲順。反覆辨論至於二百餘言。而後作論語集註，乃竟用何晏集解所引孔安國義，仍與栻說相同。蓋講學之家，於一字一句之異同，務必極言辨難，斷不肯附和依違。中間筆舌相攻，或不免於激而求勝。迨學問漸粹，意氣漸平，乃是非非，坦然共白，不復回護其前說。此造詣之淺深，月異而歲不同者也。然則此一百一十八條者，特一時各抒所見，共相商榷之言，未可以是爲栻病。且二十三條之外，栻不復改，朱子亦不復爭。當必有渙然冰釋，始異而終同者，更不必執文集舊槀，以朱子之說相難矣。

學者學乎孔子者也論語之書孔子之言行萃焉
學者其可不盡心者乎自漢以來諸儒之說論語
者固已多矣而其所以教人者大略皆以其品節
不同施之各有攸當不過於蔡氣容色之間而已
其所以警發人心之微使之自得於言意之表者
蓋亦略而不論也故學者之於論語雖或日誦而
不明其旨則與不讀者無以異矣程子曰論語之
書有若平易而意味深長讀之數過然後知其味
之無窮也張子曰讀論語未盡而有非思勉之
所能及者亦莫於論語而已矣孔子曰
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
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秦漢以
來學者失其傳其間雖或有以力行而不明
知道索隱行怪依以幸背於中庸未聞洲南君子
方開示學者使之於致知力行有
所循守以入堯舜之道然近代以來學者又失其
所以為知為行之說而不知其所
出於是處之見如無以有諸躬或者蓋已
此而不學則殆歷
常兼致其力始則據其所知而行之行之力則知愈
進知之深則行愈達是知當在先而行未嘗不隨之
也知有精粗必由粗以至精行有始終必自始以及

終內外之正本末不遺條理
然則學者欲自盡其心以至於
仁智也其可舍是而他求乎以
道教人者大略其品節不過於蔡氣容色之
間而已其所以警發人心之微使之自得於言意之
表者蓋亦略而不論也故學者於論語雖日誦而
不明其旨則與不讀者無以異矣程子曰論語之
書有若平易而意味深長讀之數過然後知其味
之無窮也張子曰讀論語未盡而有非思勉之
所能及者亦莫於論語而已矣孔子曰
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
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秦漢以
來學者失其傳其間雖或有以力行而不明
知道索隱行怪依以幸背於中庸未聞洲南君子
方開示學者使之於致知力行有
所循守以入堯舜之道然近代以來學者又失其
所以為知為行之說而不知其所
出於是處之見如無以有諸躬或者蓋已
此而不學則殆歷
常兼致其力始則據其所知而行之行之力則知愈
進知之深則行愈達是知當在先而行未嘗不隨之
也知有精粗必由粗以至精行有始終必自始以及

經097-099

學而篇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

學於時習程子以時復紬繹浹洽於中也言學者由然內懌也有朋自遠方來則己之善得以及人而人之善有以資己萬習相濡其樂孰尚焉樂而人不知亦不慍於發舒也雖然朋來固可樂矣與不知乎門人記此首章不如是則非所以為君子之學也

子曰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

其為人也孝弟與孟子所言其為人也寡欲之為人也多欲語同蓋言人之資質有孝弟者孝弟人也多欲之人務於貨利於己有所不顧於人有所不恤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之人知愛其親自然無好犯上不好犯上而有悖亂之事矣君子之進德每務其本而不務其末本立則其道生矣孝弟乃為仁之本蓋仁之道生而不窮孝弟之謂也為仁之本猶言為仁之根水之有原木之有根是也後一代之法度可損可益而三綱五常之道萬世而莫之能易矣事親從兄人能於此盡其心則夫仁民愛物皆由是而生焉故孝弟之為仁行

之道生未有本不立而可以至於仁然則孝弟與仁豈二物哉蓋以其體言之謂之仁以其用言之謂之孝孝弟之為仁猶曰為仁之孝弟云爾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此何謂也巧言令色以悅人之耳目者其心如之何故為仁矣仁發於心之德而見於人之間乃所以備萬善之要也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為人謀而有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於被者不盡也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於授者不實也傳不習乎傳而不習則無以有諸己曾子以是三者自省其身蓋以為學之道在己者與乎人之知不知不可計而為實之功多

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一節小大一於敬也愛人者無所不愛也使民以時不奪其農時也

入孝出弟行有餘力則以學文非謂俟行此數事有餘力而後學文也言當以是數者爲本以其餘力學文爲心則非爲實爲已者矣謂文之事聖人之言實微上下此章雖言爲弟人道之所先必以是實之若先以學文爲心則非爲實爲已者矣謂文之事聖人之言實微上下此章雖言爲弟人道之所先必以是實之

職始學者之事然先後之序極之爲賢蓋不外乎此也

推而廣之也

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賢賢而改見於色事父母竭其力之所至事君不敢有其身交朋友而有信是人也可謂忠信篤實者矣雖使其未學而其所行固學之事也不曰不學也意非謂能如是則不待夫學也蓋以所貴乎學者在心而不在彼欲使學者各盡其本也此章首言賢賢易色夫能以賢則固學之先務也不曰不學而曰未學師旨涵蓄自見於言外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

學以重爲先重者初聽之動之際不敢以易也夫然故慕慢遠而德性尊其思必卑其行必果其然必篤學之所以固也不然則無以持其外而非

易以入臨行之失之而不忠信則興何行哉行此數事有餘力而後學文也言當以是數者爲本以其餘力學文爲心則非爲實爲已者矣謂文之事聖人之言實微上下此章雖言爲弟人道之所先必以是實之若先以學文爲心則非爲實爲已者矣謂文之事聖人之言實微上下此章雖言爲弟人道之所先必以是實之

主忠信主字有力蓋斯須之故勿憚則其改過也速矣大重皆嚴於外者也忠信者存乎中者也存乎中所以制其外嚴於外所以保其中也而資友以輔之改過以成之君子之學不越於是而已矣

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慎非獨不忘之謂誠信以終之也追非獨不忘之謂久而爲之也凡事如是則視效而作興其有不擴於厚乎厚者德之所聚而德者在心而不在彼欲使學者各盡其本也此章首言賢賢易色夫能以賢則固學之先務也不曰不學而曰未學師旨涵蓄自見於言外而況於聖人乎温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與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子貢曰夫子温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

和順積中則英華發於外而況於聖人乎温良恭儉讓聖人之德容見於接人之際者子貢亦可謂形容之至矣想當時之人望其儀形固已盎然悅

眼和況於聆其話言乎夫子之求之也其甲乎人
之未之與若他人則未免在他人則未得之在夫子則人自
樂告不已人和而人即之也神矣夫子至邦必聞
其政抑未有能委國而授政於夫子者何其盛且
聖人之儀形而綏告之老秉懿好德之良心而
本不能授以政者則以夫私欲害之故也程子
曰溫和厚也良易在也恭莊敬也儉節也讓謙
遜也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
可謂孝矣

父在人子有不得行其志者志欲爲之而有不得
行焉則孝子之所以致其家憂者亦可得而推矣
父沒觀其行者首於其居喪之際而觀之此三年
無改於父之道志哀而不暇他問也或曰如其非
道之甚則亦得行三年乎蓋三年無改皆言其常也
可以久而可以未改者也若倖理亂常之事則孝
子其以未忍不改乎孝子成父之美不成父之
惡則固非倖理害常之事也

有子曰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小大由之
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

所生也禮樂必相須而成故典以和名其生也
道以此爲美小大由之而無不可行也然和有所
不行者以其知和之爲貴務於和而不能以禮
節之則生弊也蓋故下不可行也若夫禮而不和
與夫和而無節皆爲偏勝分而言之則爲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因
不失其親亦可宗也

信謂言信恭謂貌恭復其言可踐也言而不可
復則不可行將至於失其信矣故次言信之
言則近於理而反害於信矣恭本而過於實則
足以取招侮之道而亦所以爲恭矣此皆徇於
末而不知其本之故也故信近於義則其言可
復也恭近於禮則遠恥辱也因不失親亦可宗
也人以此交
而不失親近於禮矣故次言恭而非
其名以事於外者也若夫安於德義則此又不
在乎曰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小大由之
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因
不失其親亦可宗也
信謂言信恭謂貌恭復其言可踐也言而不可
復則不可行將至於失其信矣故次言信之
言則近於理而反害於信矣恭本而過於實則
足以取招侮之道而亦所以爲恭矣此皆徇於
末而不知其本之故也故信近於義則其言可
復也恭近於禮則遠恥辱也因不失親亦可宗
也人以此交
而不失親近於禮矣故次言恭而非
其名以事於外者也若夫安於德義則此又不
在乎曰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小大由之
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
人也物欲不行而此理之是超耳斯不謂之好學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

貧而無諂富而無驕是勿物欲所縛小人之行也貧而樂富而好禮是義理充足君子之行也子貢以時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子貢平日學問之功有日新之味故引切磋琢磨之詩以對問者其實必學之成也可與言詩者矣如果如此後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今日所告之事明日思繹之而有得明日所告之事後日思繹之而有得自今日而思繹之自今年而思繹之自今世而思繹之自古人而思繹之自古聖賢而思繹之則其所得豈有窮已哉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人之不己知者有道而正己焉不知物焉不知有道而正己焉不知物焉故有不知人之患不知人者學也正者言行之準的其所當學者矣故有道而正己焉不知物焉

也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
之以禮有恥且格
德德者治之本政刑非不用也水德立而禮行所
謂政刑者蓋亦在德德之所在故其流不革而有
以養民之心使知不善之為心而至於不善若其
本不立而事末作政一末則民有苟免之心而
不知不善之可恥何以禁其非心乎後世不
又於政為鮮矣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
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此孔聖人身為之度使學者知所以學而至於學
不可以躐等也夫志學者其本也歸本之論萌
水之一一勺必有是本而不已焉曰志學於心存乎
山而不伽也聖人之所以為聖人者以其有始有
卒常久不已而已必積十年而一進者成章而後
達也夫子固生知之聖而猶以學知為言明修
道之教以示人也
子曰由知之乎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
理明義精無所疑也知天命者究極大之所為
也耳順者入乎耳者無不通也從心所欲不踰矩
身不動不思而皆天則也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惟其疾之憂
人子以父母之心為心念念不忘其親者則其
而不幸而遇疾可也若所以
疾以貽憂則為非孝而已是何
子曰孝子以今之孝者是為能
曰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
言能以敬為本養而不知敬則但為養而已是何
以別乎以敬為本則所以養者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
饌曾是以為孝乎

色難記所謂愉色婉容者是已蓋非安樂之至和順充積則形於外者不能常然也曾子至於事親之際猶或少此與游夏聖門高弟其於孝養服勤盡所優爲故一則告之以敬一則告之以色難皆就其所未盡而所以進之者遠矣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

不違如愚者心潛默識非言語之可形也程子曰如此處極好觀此則亦足以發明斯道是夫子之所以深許顏子體之於日用之中而無間也此其請事斯語之效歟善學者以身履之參諸聖人之訓人而庶幾矣

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此即其所爲而觀之其事善矣而其所從由之道果爲善乎爲利乎人同有是一事而所發有善利之分者矣其所由者是又當察其所安者焉所安謂心之所主人固有所主即其所爲而觀之其事善矣而平日之所存未必在是皆矣觀事所發之善而平日之所存未必在是皆矣觀詳於視而察深於觀觀人之法亦盡於此矣然而在己者未明則亦何以察人乎若在己則當於存主處用功所安者正道則所由者不差而其失鮮矣

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爲師矣

溫故有其所已能者也知新則日之所未能與游夏聖門高弟其於此蓋服勤所優爲故一則告之以敬一則告之以色難而所以進之者遠矣

子曰君子不器

器者拘於一物凡人可以器使者皆以其才而論之也器雖有小大然其爲拘於才而有所通一也若君子則進於德進於德則氣質變化而才有無窮之用焉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

君子主於行而非以言爲先也故其言之所發乃其力行所至言隨之也夫主於行而後言者爲君子則夫易於言而行不踐者是小人之歸矣子貢非不能改言者然未免於多言夫子恐其有時而以言爲主而行有未精也是以深警而夫未之能踐而言與夫力行所至而言者其意味有間矣學者宜深察之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君子小人之分公私之間而已周則不比比則不周

周天理人欲不並立也君子內思以及人其於擴
充遠近賢愚處之無不得其分篤其心無不淳焉
所謂仁小人則有所偏係而失其正其所謂
智私智耳所謂知此也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學者學乎其事也自洒掃應對進退而往無非學
也然徒學而不能思則無所發明固然而已思者
研窮其理之所以然也以然而不務學則無可
據之地危而不安矣一若不可不兼進也學而思
則德益崇思而學則業益廣蓋其所學乃其思之
所形而其所思即其學之所存也用功若此內外
交相養也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攻如攻木之攻之攻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
是以君子弗爲即此意也本作異端攻之攻非攻伐之攻
或解此章攻如攻木之攻以爲惡異端而力攻之
適足以自敗夫非以正人心則異端之攻亦有不
得而已者然君子貴於反經而已矣
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
也
子路男於進於知與不知之間容有察之未精者
故夫子語之以知之道蓋於其所能知與其所

未知者皆能察其實而無自欺一毫人私和宇約
務實者莫之能也於其不知者亦終身不知而已
之道也不然強以不知爲知見聞終身不知而已
子張學干祿子以多聞闕殆愼言其餘則寡尤多見
闕殆愼行其餘則寡悔祿在其中矣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
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因仍損益之道周監二代文質彬彬夫子嘗歎其
在後者非於行和寡尤悔之道蓋先
講明於得祿之由先
其中矣非必得祿也本非此意
其中矣非必得祿也本非此意
其中矣非必得祿也本非此意

其不盡然而成服蓋有以重其事故也不仁則漠然而不服以弗其性故也使衛公叔文子能以弗其子之不賢而以君子聚於朝人心於下何哀子而為之服乎公叔文子之不能哀其子蓋外在上皆可知而衛國已矣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

古之治天下者必先自治其身而已耳夫臨民以莊孝慈以教不能者皆自治之道有最所以治其身者也不能者皆

若無是理則亦無是鬼神也而祭何爲哉其往爲諂而已其義之不安則當速止耳而不能止者狃於習俗故也雖然是特其見義之未明耳使其了然於鬼神之情狀則其於義之所在有不待勉而莫禦者矣

南軒先生論語解卷第一

後學 成德 校訂

八佾篇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季氏以陪臣而僭天子之樂舞目睹其數而安焉於是而忍焉則將何往而不忍也亂臣賊子之萌皆由於忍而已忍則安之矣

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

僭八用八蓋見於日者也時天子與相之言莫問矣耳若此其不倫而可乎猶且安焉則凡僭竊之行何所不爲而可乎程子曰魯

用天子禮樂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其因襲之久皆非也其因襲之久僭竊使然故仲尼於此

林放問禮之本子曰大哉問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禮者理也理必有其實而後有其文文者所以文其實也若文之過則反淳其實而害於理矣周之末世其弊蓋如此林放獨能以禮之本爲問亦可

謂得所問矣夫禮與其失於奢寧過於儉也喪與其易也寧過於戚也蓋儉與戚其實則存奢則遠於實易則亡其實文雖備無益也百禮而又百衆所以深示其本也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夷狄雖政教所不加然亦必有君長以統治之然後可立也春秋之世禮樂征伐自諸侯出降而自大夫出又降而陪臣竊國命是以聖人傷歎以為夷狄且有君不如諸夏之無君也夫時運之升降治教之污隆其變亦皆分此表私之所為作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汝弗能救與對曰不能

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

林放猶能問禮之本泰山豈受非禮之祭乎蓋泰山之神雖幽不外乎理人以心領所不安也謂神其肯之乎曰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辭氣不迫而思神之理亦可得而推矣或疑季氏雖天子之禮樂亦且僭之何有於諸侯而孔子欲救之意者當典有爲家臣之時切有旅泰山之事故夫子欲其救之以為之非而非有蓋不能也

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

爭生於有己君子克己者也是以無所爭惟射疑於可爭而君子之於射於正己而後外去位而舉野其雖備無益也百禮而又百衆所可知矣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何謂也

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凡禮之生生於質而無其質則禮安從素與待於絢然素所以有約也無其質則禮文在後而子夏於此知

禮之為後可謂能興會之有起予之言子夏不學而如此可謂知本矣子貢子夏故夫子於詩成而詩而以求於禮也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

文謂典章獻謂故老之賢者杞宋在當時是二者皆有所不足故於稽攷咨詢有闕焉則夫二代之禮聖人雖能言其意而度數節文之實蓋有不得而徵者矣無徵不信是以聖人或闕焉夫以聖人

之生知而學至於前代制作之原固已熟識而無
餘矣然至於事爲之節必攷文獻於故國有所不
足又從而問之其問禮於老聃問官名於郯子及
史之闕文皆是意也非惟至誠無息不自有其聖
智而於制作之實文理密察又如此

子曰祭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

祭者天子之大祭魯諸侯之大祭魯侯也而
用天子之禮以祭伯禽與時俱不變則爲須是鬼神
矣當者焉神之始矣謂自灌而往皆不欲觀蓋
既無見鬼神則其節文雖多亦豈而已哉以爲於
始祭之時精意不至則其餘悉以爲獨以福爲吉以見知蓋爲魯

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
如示諸斯乎指其掌

或問禘之說而對以不知夫禮者天之秩也福之爲禘
惟天子得用之而諸侯不得用之者蓋天理之所
當然也天下萬事皆有所當然者天之所爲也苟
知禘之說則於治天下之道如指諸掌之易明示

祭如在謂祭其先如在祭百神諸侯祭其境內山川之類也如
在謂天子祭百神諸侯祭其境內山川之類也如
神在者如其神靈之接此皆誠之不可捨也吾
不與祭如不祭者不誠則無物也夫所謂神者天
地其神之至於以至於天地之間運行變化者與
之理而已有是鬼神則有是禮樂皆誠之所存也
夫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爲風雨者是皆神也天
下有天下則得祭其境內山川有一國則得祭其境
內山川有是禮樂皆誠之情狀哉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也子曰不然
獲罪於天無所禱也

與者安神之意祭禮之大則奧爲尊竈皆
乃家人常祀之小者王孫賈以喻衛君不如
子媚於己也夫子謂苟獲罪於天則奧竈皆
何所益蓋皆中所存一有不直則皆獲罪
夫欲求媚是不直之甚者而所
而所以答其意者亦盡矣

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

周監於夏商而制作郁郁乎文哉言其盛止備不
可以有加也故聖人欲從周若使聖人居此作之
位大體則從周然其間損益之宜如行夏時乘殷
輅則有之矣

子入太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鄹人之子知禮入太廟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

禮以敬爲主宗廟之中則公卓有所不知與知也全於有司之事也或以爲不知非也

定公問君使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君之使臣事君之所由也忠以盡事君之道也

子曰射不主皮爲力不同科古之道也

射者不主於貫革爲主則君子之所以爲射者可知矣爲力而射者不同科也大抵天之所以成人才也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告朔小人之事君子之射貴不主皮而此曰古之道也言當時失此意也

魯自文公告朔之禮廢矣餼羊何爲徒爲虛設而已夫子之意以爲禮雖廢而羊存庶幾後之人猶有能因羊以求禮者是則羊雖虛設而禮之所寓也故曰爾愛其羊我愛其禮玩夫子之辭意則子貢之欲去羊其亦陰狹而少味矣

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爲諂也

事君人臣之常道爲臣之職分如此而世不察之反以爲諂非諂也

定公問君使臣事君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君使臣事君之事各如其分而已何待問答之煩定公發此問蓋未有所指而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者蓋以當時君臣之間多有不盡其道者故因定公之問而發此以警之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關雎之詩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也而其理具於性樂而至於淫哀而傷則情之流而性之汨矣有秦皆具能以雅正之音廣於鍾鼓樂之和人之不傷於情性之正也

然子聞雎之詩樂雅淑女之琴瑟友之所習樂心不淫也哀窈窕思賢才至於寤寐展轉反側所謂哀而不傷也其樂義者可不深體於性情之際乎

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
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
諫既往不咎

社各用其所宜之木而已非有所取義也哀公聞
周人以栗之言遂以為使民戰栗其亦失之矣

之心故因言發見也安我於此所當正義以孤其
失而曾莫之告也無乃史之益安於其所遇乎故
夫子重言以責之

遂事而不諫爭以救之既往而不咎動以戒後
奈何而不告也然而是二者後世人臣往往借
以為說則亦不可不辨夫事既成而不可說則

常引去而不當尸其位也君所事而不得諫在下
位則可非為大臣與任事者設也既非則不可咎
然亦有當推咎者所以使之革其舊而圖其新也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氏有三歸焉而不知禮
孰不知儉之為大抵其器小也

管仲之器小哉一言盡之矣或曰管仲儉乎曰管氏有三歸
官事不攝焉得儉然則管仲知禮乎曰邦君樹塞門
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為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
反坫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

管氏奢於功利而不知道義之為大抵其器小也
或者問小器之一言則是以為儉問其三歸具官則
又疑其知禮當時習俗皆篡霸者聞聖人之言
而惑之也聖人因其所疑據事以告然所謂三歸

具官攝門反坫皆篡霸之所為聖人固非之矣然
聖人之意豈以其不能遵先王之制而遽絕之使
之漸復於禮哉蓋亦因其僭而稍抑之使之漸損
於奢耳若使夫子振斯文以興仁于天下則是乃天意耳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舜紹堯之緒從容揖遜而有天下雖聖人之心亦安能無一戈衣而有天下雖聖人之心亦安能無一戈衣而伐時焉而已然征伐之事聖人豈所欲哉有所不得已焉耳蓋征伐之事聖人所欲哉有所不得已焉耳蓋時異則事異事異則所爲不襲故其見於樂容者亦不容無不同者也則韶武之俱爲美者聖人之心一也武之未盡善者時異事之不同也故成湯有事乎有慙德之也曷蓋以爲不善乎是武王之公也

子曰居上不寬爲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居上之主於敬臨喪之主於哀同之也

子曰不處約不可以長處樂不處樂不可以長處約仁者安仁知者利仁

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惡不仁者其爲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

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

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

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爲國如禮何

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爲可知也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

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

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

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

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

子曰德不孤必有鄰

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

子曰初事之以觀其後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子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誠哉是言也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

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

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

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爲國如禮何

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爲可知也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

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

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

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

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

子曰德不孤必有鄰

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

子曰初事之以觀其後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子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誠哉是言也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於命而不去此其所以無入而不
君子去仁惡乎成名
君子之所以爲君子者以其不已於仁也去仁則
何自而成君子之名哉蓋仁者人之道而善之長
未有舍是而可他求者也
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主心無時而不存也造次
君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
也次日夕死可矣然而非深造者不能故
如不非深造者不能故無以尚之其次則惡不
仁者其爲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有能一日
用力於仁矣我未見力不足者蓋有之矣我未
之見也
好仁惡不仁是亦爲仁者也知惡不仁則知所以爲仁
矣不使不仁之事加見於其身蓋知惡而遏止之
心日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無力不足之患人皆有見道也病不
用力於仁無力不足之患人皆有見道也病不
求耳苟惡力不足哉又曰蓋有之矣未之見耳
用力於仁者豈可謂天下無之乎特未之見耳所
以待天下與勉學者之反復抑揚可謂弘大而
深切矣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
君子之過於厚過於愛雖曰過也然觀其過而其
心之不遠者可知矣若小人之過則失於薄傷於
忍夫所謂薄與忍者是其人之情也哉和其失至
此則其所陷溺者亦可知矣故曰觀過斯知仁矣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人爲萬物之靈莫貴明乎天地之理故得人而獨
之理故得人而獨貴人而聞道則是不虛爲人
也次日夕死可矣言道之所關所謂聞道者非外
得於心也非而未嘗實之功精之一之能然
蓋單子嘗論論語曰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學而未以爲實足未爲志惡衣惡食者其心何
如哉外馳如此豈曰志於道宜足與議道乎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
適莫猶親疎也適則有所必莫則無所主蓋不失之
於此則失之於彼鮮不倚於一偏則莫能應於正路矣惟君子之心
無適也而亦無莫也其於天下惟義之親而已蓋
天下事事物物皆有義焉義者存於中而形於外
者也無適無莫而義之與比猶孟子所謂勿忘勿
助

…長而必有事焉而勿正心者也孟子以學者之用工而此…
…君子之存心與其…
…之比此其所以…
…以不知義者正以其有過有莫之故也蓋未有…
…不置於一偏者若果能無適無莫則所…義者蓋…
…森然自得於物則…
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
君子小人趣向之異故所懷不同大抵公私之分
自…懷德懷刑好善惡惡之公心也懷土懷惠苟…
安務得之私意也然則在上者苟…而此之適
使利之明則君子懷之如天下莫不歸往矣不然
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

…孟子小人之比是也而仁賢不能心盖能收…
…放…
…
…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喻謂通達其趣也蓋君子心存乎天下之公理
人則求以自便其私而已其所趣所行久且熟也
能無喻乎喻則好惡而不可反矣此君子小人之
分也
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
蓋以非為己而已
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
事見昔心存乎其間聽於無聲視於無形其能之
精矣故幾微所形必得於心深於其未著為易反
也見志不從又敬不違何東侯氏曰加誠敬而不
違勞而不怨蓋積其誠意如此勞而不怨焉
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
以父母之心為心蓋一出則以懼
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謹見上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
以年之盛衰察氣之強弱而喜懼存焉人子養
心於其親之一事也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
君子以行不逮言為恥故言不輕其出言之不出

恥其躬之不逮也
而行有弗篤則悔於前也
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
凡人事事以節約存心則有近本之意雖未能皆
中節而其失則鮮矣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
言欲訥者畏天命行欲敏者恭天職
子曰德不孤必有鄰
德立於己則天下之善皆不孤也如善言
之來良朋之來皆所謂有鄰也
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
數由必有而然也
公冶之所加而數之所由生
此可見彼此事理之不出於一

公冶長篇

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

門人記此以見公冶長雖在縲紲而非其罪則其高於公冶長然公冶長然人能謹於行可知其平昔特無妄之災耳已之子乃以其配也或以其時焉耳

爲遲嫌之論者是以私意觀聖人者也

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

子賤能尊賢成吾君子人也夫子謂使魯無君子則子賤亦何所取法而若是乎此非特歎魯國之多賢益以見子賤之不可量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

子貢問益欲因師言以省己之所未至也而夫子告之抑揚高下所以長善而救其失者備矣謂之器則固滯於用然未若不器之周也謂之瑚璉則以其美質可以薦之宗廟也然瑚璉雖貴終未免於可器耳賜也味聖人之言意即其所至而欲求其所未至則亦何有窮極哉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

仁蓋存乎中非其罪也以其仁而不佞則於人取人或予之道南容之行固足以信人而其言或不善也若不知其仁則焉用佞佞之所以焉用者以其有才而流入於邪中即佞與不佞何足以言之哉

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

夫子使漆雕開仕知其可以治於有政也而開自謂斯未能信蓋智中一事未至不可人自欺也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從我者其由與子路聞之喜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

道不行乘桴浮海從我者其由與以子路之勇於爲也然不去中國而勇往者蓋子路之所長而夫子之必往也故曰好勇過我無所取材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求也何如子曰

是不可得而聞也
文章猶等於天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仁者之心也已未知焉得仁言未知其他孰也而
言之不得謂之仁也
耕三仁則知一子之事又可以為清忠而不可謂
之仁矣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
思至於再則事之是非可否可見矣過是而猶有
思焉則是為計較利害而非誠其中者也
子曰寧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
其愚不可及也
發舒才智為難斂藏才智為難非約以自守而不
役於外者不能然也
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
知所以裁之
聖人道不行於當時故退而明道以私淑諸人
其書繫周易作春秋也狂簡之士雖不揣而
其志大蓋能斐然以成章矣至於是非
之平詳略之宜則必待人裁之而後為得也
子以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
以夷齊平日之御窮之跡其次也而不容矣今夫
子乃稱其不念舊惡何其宏裕也蓋於其所為亦
事夫大理之當然而已無所怨於人
其間也若有一毫介於其間則其私意之所執和
豈夷齊之心哉味夫子不念舊惡怨是用希之旨
則庶幾可以得之矣怨是用希者已無所怨於人
而人亦無所怨於己也
子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諸其鄰而與之
順理之謂直計較作為有機巧之杜則為非直矣
當者時人以微生為直故夫子舉此以明直之
理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
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
是皆害人之所為而丘明恥之丘亦恥之以為恥
己不忍直與人之咬人可知矣言之巧容之令
人而不仁所以引己故雖衣服容貌之間此意未
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
懷之
子路作下同朋友共敝之而無
憾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
當不存乃心各盡欲克其私於事事物物之間者

其志可謂篤矣至於顏子則又宏焉理之所在何有於己則其於善也奚伐爲吾之所當爲而已則其於勞也奚施蓋有乎公聖而無物我之間也然而猶所謂誠之者人之道至於孔子則純乎天矣物各付物止於其分而無不得焉力以爲人德之途則夫顏子之學可以馴致不然慕而屑屑所求身無所進益而已耳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

知其爲過不能自訟又從而文之者益多矣能見其過而內自訟則德創之深省察之力其必能從舊而新是圖若是則進於德也孰禦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

聖人斯言使學者知夫聖可學而至誰自其質而不學則終身爲鄉人而已忠信固不足問就有能見其過而內訟者不除也不如丘之好學也篇

雍也篇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

有長人之德也

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仲弓曰居敬而行簡無乃大簡乎子曰雍之言然

仲弓問子桑伯子夫子之爲許之也蓋有乎公聖而無於此遂發居敬行簡之論可謂至於孔夫子一之哉居敬行簡若夫子自能之若夫子不迭其所自能之若夫子自能之而不以是以簡之一字猶在留中反害於敬而失行簡之本矣故仲弓以爲大簡而不謂多少一無字考是也如是而曰行簡是乃疎略而已夫豈簡者

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以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

凡怒之所以生者以其私意己也於己起怒故偏於氣發於辭施於智中而莫之止君子非無怒怒其是非如鑑行物各照其所在過之所人民者以其所以然而有凡知然而然者固不足問就有能見其過而內訟者不除也不一或有懈則其端復乘間而萌矣君子非無過也隱微之間有所未慊則謂之過惟其涵養純熟天理昭融於過之所形無纖介之滯其化也如日之

鋪水然與武之有是二者蓋已復於心不違仁者之事也如是而後謂之好學然則孔門之所謂學者蓋可知矣有志於道者其可不以此爲標的乎

子華使於齊冉子爲其母請粟子曰與之庾冉子與之庾百秉衰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之果九百離子曰非以與鄰里鄉黨乎

子華爲夫子使於齊而有所不給則夫子固周之也而子華緫是之患也貴使也爲師使以義行也夫以義行而其爺兄以給則可以無與也

與原思爲其母請粟疑可以與也故與之少以上其義而冉子謂周急不繼富益不可以與也故與之多不得而辭也使原思爲宰有常祿粟雖多不以與鄰里鄉黨其或可以與之則與之耳豈有餘而其常祿亦豈得而辭哉故聖人於子華謂周急不繼富於原思謂毋以與鄰里鄉黨其或可見其取與之節而處事之宜不可以不審也

有其理而天之理也聖人從容而不勉實者最處之則失其理度或與其所不當辭亦反爲有害於理而不安若以私意加之

當與而或辭其所不當辭亦反爲有害於理而不安若以私意加之則失其理度或與其所不

子謂仲弓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

諸

廉宛

子謂仲弓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

此言用人不當以世類之子而廢其才也犁雜文色也騂赤色也角周正也中犧牲之用山川之神所不享者言仲弓雖以父惡而廢子然其德行如此則鬼神豈舍之乎蓋深勉之也

心不違仁私欲不萌天理常存也二月言其久且熟也而猶有不違焉者若聖人之純乎天也顏子

其心三月不違仁而其餘日月至焉而已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貢可使從政也與冉求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何有子貢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冉求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

此言用人之道三子皆各有所長故皆可以從政果則有斷於從政乎何有言不滯於理也藝則其事皆能不失序也此皆獨天資之美哉蓋亦學力所致因其長而有所成就焉耳

季氏使閔子騫爲費宰閔子騫曰善爲我辭焉如有
復我者吾必在汶上矣

顔閔與子不仕於亂時孟子所謂
天民之事也方是時行道齊世孔子之任若二
子者難例見之若侯有不得而祿仕之也而況季
氏乎門人記閔子之事於季康子問由
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斯人
也而有斯疾也
民得以臣之乎門人記閔子之事於季康子問由
賜與求之後則其相去亦可見矣
伯牛有疾了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斯人
也而有斯疾也
如負子伯牛之死乃可謂之命若其修身盡道以
命之正矣孟子所謂吉乎善言之下者也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
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
顔子之樂簞食瓢飲之人所不
堪其憂而改其樂耳其樂果何
事哉天理而已矣學者能克己
所樂可得而知也
後顔子之所樂可得而知也
道而廢今女畫
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
道而廢今女畫
爲仁未有力不足者故仁以爲己任者死而後已

季氏使閔子騫爲費宰閔子騫曰善爲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吾必在汶上矣

顔閔與子不仕於亂時孟子所謂天民之事也方是時行道齊世孔子之任若二子者難例見之若侯有不得而祿仕之也而況季氏乎門人記閔子之事於季康子問由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如負子伯牛之死乃可謂之命若其修身盡道以命之正矣孟子所謂吉乎善言之下者也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

顔子之樂簞食瓢飲之人所不堪其憂而改其樂耳其樂果何事哉天理而已矣學者能克己後顔子之所樂可得而知也

道而廢今女畫

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

爲仁未有力不足者故仁以爲己任者死而後已

時也孟之反非惟不敢有其功又且自掩其功其中心深自抑損如此故聖人有取焉為學之害矜伐居多聖人取孟之反所以救門人也

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

必有祝鮀之巧而其宋朝之令色而後可以免於世則世衰道微可知中人已下以利害存心者鮮不為之變矣此聖人所以歎也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

誰可須臾離非道也即父子而父子在所現即君臣而君臣在所識夫婦之有別朋友之有信生生道理而行焉生生道理而行焉生生道也同此生生道理而行焉

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

天理本直在人則由其生知不違所謂直者相去幾何則其生也特幸而免耳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

知之皆知有是道也好之者見道之為可欲樂之者見道之為可樂也知之則是知之未至好之樂則是好之未至乃於樂則是好之未至自強而不息焉與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

此以其氣質言也聖人因其才而為之教中人以下之質昏而不明愚而不能入且非安其說學其業使鉄益其反害者有矣故不驟

其質也若文或勝焉則小節而反其質是則質者所以約其文也此道問學之害矜伐居多聖人取孟之反所以救門人也此以二者論之若未得中而有所偏勝與其失而寧府史之史無亦寧為野人之野平亦不可以不知

而語之以上是乃所以漸而進之使之切問近思
而自得之也外而聖人之言未曉其理自其單
與近者告之而其全體大用、當外乎是特因事而
循有序未始盡矣魯雖不能舉行此一章之要亦
亦有可得而入者矣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
問仁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

民之義百姓所公共之義如大學所謂民之所好
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是也敬鬼神而不仁不足以感
而已遠而不敢黷而已敬而能遠而後為得二
者皆知之事也難後獲先其難而後其獲也勉

為其難不計所獲循循不已久自有至若先有斬
獲之意則已自累其心而有害於天理矣无妄
之六二不耕不菑不計其功而山之未富也蓋此義也

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
者壽

動靜者仁知之體樂水樂山言其體則此心動則
樂靜則壽行所無事不其樂乎常水自周不其壽
乎雖然知之體動而理各有止靜固在其中矣仁
之體靜而周流不息動不在其中矣動靜交見體
用一原仁知之義非深此者夢能識也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

自當時觀之則齊強而魯弱功利之卑道德之正
不如此甚自管仲相桓公霸諸侯王之法猶在
未至於大變也魯雖不能舉行此一章之要而
亦有可得而入者矣

放於人生於天地之中其所以為人者以
天之降衷無不備也失其所以為人之道則雖
名為人也而實何如哉聖人垂訓於斯者蓋深達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

常我從此問亦不可不明之切問也明仁者惟知
求仁忠難有所不恤也夫子所以告之者理則無
不盡矣蓋其可此可欺者則隱之心不迫詐不億
不信也而其不可陷不可罔者心與理一（一作理不可昧）故

也於此亦可以究仁者之心矣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博學於文廣聞見也約之以禮守規矩也見雖多而不能約以禮守故必博文而約禮然後可以弗畔學者必弗畔而後可以有進若顏子所謂博文約禮則異乎是

多而不能約以禮守規矩則操履不審亦豈得不違畔若有軼重也

子見南子子路不悅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

當時遍衛國者必見寡小君衛人以為尚則為得而不見子路以夫子之見強而出於不得已也故夫子之言如此

不悅夫子則謂吾道之否如是天實厭吾道則何益乎此樂天者之事也若使道之將行夫子聽衛正君而定國者必有道矣而不得位以行小則其有得於衛國也而見小君庸得已乎此非天而何哉

子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

中庸者言其可常而不易也世衰道微德合於中庸則至當而無以加矣中者言其理之無過不及也庸者言其常性解有異德久矣夫子蓋歎之也

子貢問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

述而篇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

述而不作所傳述而不自作也信而好古信古而好之也竊比於我老彭老彭不知何人以聖人之發斯言欲學者稽古務實而不敢苟作也夫以聖人之德而其心猶如此學者所宜反復味而不厭也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

默而識之非己所可及蓋森然於不睹不聞之中者也在己則學不厭施諸人則誨不倦成己成物之無息也何有於我哉又謙辭也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為之不厭而已矣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

道全是一者之外復何有此說於文義為順蓋聖人常指而示之近使學者能於此求聖人於此學聖人則庶乎以有得矣然而是三言者其本在於默而識之而已默而識之者知皆到象德度驚怪恍惚必而曰吾默識矣不知聖門實學實於履踐體驗之際無非真實蓋所謂存乎德行者也

子曰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

聖人言以是為憂所以深勉學者也夫德不脩則無以有諸躬學不講則無以明乎善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則何有於義不善而不改是豈

不可憂乎為學之要不越乎此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

燕居申申如夭夭如和樂中正也天理之流行人以聖人之德而其心猶如此學者所宜反復玩味而不厭也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

大意蓋見周公之心周公即天理之流行也

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

道德仁藝皆實理也人之心不志於此則其心放矣故曰志於道德體切於仁游於藝者亦以養吾德而已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

束脩如見物也聖人未嘗不誨焉人皆

可爲聖賢聖人未嘗拒其進也

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

此聖人教人之方也學貴於思思而後有得憤悱者心求通而未得之貌啓發也明道先生曰於此見得時便好與人說蓋已通之後無可說也

一隅耳必待其以三隅反而後復之此古之教者所以爲從容而使人繼其志之道也若不以三隅反則是未能用吾力而無所發明矣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子於是日哭則不歌

臨喪則哀食何由飽哉若一日之間二者不容相襲若此也學者法聖人而勉之亦足以養忠厚之心也

子謂顔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

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能屈伸者也君子之道有行有藏惟顔子有見於此故足以與此

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

仲由自負其勇不避禍害謂夫子有三軍之事惟已可與故以爲言夫子以其所向非以爲犯難而輕死非君子所貴蓋死而無悔於事始則所以爲備者周矣好謀者成矣實於審好謀而成則思患而豫防也必中矣

敵戒周密如此者之人所以能成天下之事而不失也然臨事而懼可行三軍而已哉若使人暴虎馮河爲勇則是輕犯祸害非君子之所貴也

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夫子謂富不可求非特謂命有定而不可強也謂

命有定而不可強雖賢於僕者亦在聖賢之分則未足道也夫子嘗自言好古敏求之意蓋有不義不可故耳言使其於義而可爲矣其如義不可何則姑從吾所好而已吾所好乃義是也然則所求者義而已矣豈有意於藏之固時用舍而道有行藏惟顔子能之故於此與之

子之所慎齊戰疾

齊必有事故於齊用人莫重於戰養出於死故慎之致其嚴焉夫子未嘗見其人知其所慎者以其平日所言如此則其臨事而懼好謀而成之語則又可見矣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

韶之盡善盡美聖人之間之有所累成於其中蓋後世實有作者處帝非可及也已然至於三月之久猶不知味而曰幾於無味而曰幾於無不化矣故程子以三月爲言字字不苟也

聖人之心不如是之不盡而何以爲聖人也以然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伯夷叔齊之讓伯夷以爲尚卑之長當立無兄弟之義而創以爲尚卑之長當立無兄弟之義叔齊之讓伯夷以爲尚卑之長當立無兄弟之義而創以爲尚卑之長當立無兄弟之義

夫子爲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爲也

夫子之不爲衛君其不在此矣不待卜而知

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昔子先生大行不加窮居不損在其中者亦莫不然然則其視不義之富貴如浮雲然易曰君子以懲忿窒慾大乎富貴富貴本非可以淨慾見識自不義則雖富貴所當居聖賢固不屑之特所樂不在此爾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

夫子未嘗易人許易無大過者

學易者夫子之意深矣有千修也程子曰如人索之於門方是時夫子在衛輒立之事蓋難皆歲數也幽然自失夫子教易而以先若之命宗國不可以無世而不出也而後之學者或泥於象數而其義復不明是以不知變象以占其中矣由此觀之易之大過者以占其中矣由此觀之易之大過者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夫子常教人者詩書執禮而執禮者人所執行之禮所謂曲禮者也以此二者教人使之涵泳踐履原頭收拾無間者與庶幾聖人學易之旨可得而求

循循有序性與天道亦豈外是而他得哉存學者用工何如耳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子曰女奚不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

人心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路以葉公不知聖人此狀疑其形容而未知所以爲聖人之故歟夫子告之蓋可以見夫子當自謂平生學而今所言於修己之學至切至實無一毫虛僞之意其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皆是眞實無僞之意其不知老之將至不是不知自己之老也夫有生之年皆是天之所以與於人者學而今所言於修己之學至切至實無一毫虛僞之意其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皆是眞實無僞之意其不知老之將至不是不知自己之老也夫有生之年皆是天之所以與於人者

果屬在於好學耶夫子嘗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之好學者亦未嘗自謂其好學則此好學而今所言於修己之學至切至實無一毫虛僞之意其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皆是眞實無僞之意其不知老之將至不是不知自己之老也夫有生之年皆是天之所以與於人者

爲其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所以與於人者亦莫於好學而已至此則此好學而今所言於修己之學至切至實無一毫虛僞之意其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皆是眞實無僞之意其不知老之將至不是不知自己之老也夫有生之年皆是天之所以與於人者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不與二三子者蓋視聽言動之際無非教也二三子苟能體之自近而用力焉則知聖人眾無遺教之可隱也在二三子勉之何如耳

南雷論學

夫人之一身無非教者故文行忠信皆有所施而無不可以為教事而謂之以教者吾不得而知之矣事而謂之以教者則惟施而已矣施而已矣者之成事而以為多學而識之多見而識其善者與其不知而作馬蓋妄作也與其有不知而作者乎與其有不知而作者乎與其多見而識其善者與其學而識之多見而識其善者與其不知而作馬蓋妄作也

夫人之一身無非教者故文行忠信皆有所施而無不可以為教事而謂之以教者吾不得而知之矣事而謂之以教者則惟施而已矣施而已矣者之成事而以為多學而識之多見而識其善者與其不知而作馬蓋妄作也與其有不知而作者乎與其有不知而作者乎與其多見而識其善者與其學而識之多見而識其善者與其不知而作馬蓋妄作也

夫人之一身無非教者故文行忠信皆有所施而無不可以為教事而謂之以教者吾不得而知之矣事而謂之以教者則惟施而已矣施而已矣者之成事而以為多學而識之多見而識其善者與其不知而作馬蓋妄作也與其有不知而作者乎與其有不知而作者乎與其多見而識其善者與其學而識之多見而識其善者與其不知而作馬蓋妄作也

夫人之一身無非教者故文行忠信皆有所施而無不可以為教事而謂之以教者吾不得而知之矣事而謂之以教者則惟施而已矣施而已矣者之成事而以為多學而識之多見而識其善者與其不知而作馬蓋妄作也與其有不知而作者乎與其有不知而作者乎與其多見而識其善者與其學而識之多見而識其善者與其不知而作馬蓋妄作也

欲仁而仁至我固有之也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取於吳爲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

他國之大夫問吾國之君知禮與不則仁乎告之以知禮而已及巫馬期以司敗之言告則又豈可當取同姓而爲之諱之本意矣故引己之過而明其非禮也已在其中矣聖人融氣

之化與

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
夫子雖不居聖然玩味斯言不爲聖者可得而見矣大旨人道者聖人也而不屑論人不

子之仁天之無窮也子路問曰有聞乎子曰未之聞子路曰有所知禮乎子曰有子路出子曰

爾于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禱久矣

子路夫之遲則宜乎有益於子路常以夫子若禱而夫子若以爲有之何開之也

於是從而爲之曰

丘之禱久矣蓋特者悔過遷善之意平日之念念

云爾神之聽之未嘗無禱則於

神理是當有所失中若有所

自咎而爲之禱也

子路執也雖然有所告子路者亦各也

所以告子路者亦各也

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

不孫之病在於無禮固之病在於無文者咸德當文之喜于侈而易者也與其固也寧

其不孫之所由起也聖人教人之門不見者也此預

已也蓋使之知夫奢之爲惡而自求其無有得於務本之

正己而不求諸人故坦蕩蕩徇欲而不自反故戚戚
戚坦蕩蕩故虛自適無所憂患之謂也謂
其心之在己而無必於外故常舒泰云耳
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
和順積中英發見必溫然溫而厲也德盛者其
威必暫於外悠久者其孰能之德成而不猛也
恭而安則為物所憚有病於威矣恭而不安則
不可以持久有規於恭容而全盡者其惟聖
人乎門人形容之辭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
而稱焉
三讓程子曰不立一也進之二也文身三也夫泰
伯之讓誠難知也以君之元子而棄家因人進身
本中夏而從夷狄之為不亦胥先王之大禁歟而
泰伯安焉行之非聖人孰能與此為至德也至德
謂德之極致泰伯知文王有聖德大王所命當使
天下治世澤久致頌等王季為文王也故曰以天
下讓子其心為天下而讓也變而止乎中
此乃指其能與於此乎惟其事情深遠故
非聖人獨知其為至德也或曰泰

傷也戰兢臨履曾子平日之心都無失至是而
知免於戒所謂全而歸之也夫以形體言之且不
可保則其大性可得而傷乎舉其顯而忘者可知
矣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詩云戰戰
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
子曾子平日之小心君子所貴乎者三動容貌斯
遠暴慢出辭氣斯遠鄙倍正顏色斯近信其出辭氣
也鄙倍而不出焉其動容貌也暴慢而不至焉其
正顏色也信而不立焉其所貴乎道者三籩豆之
事則有司存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爲己
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弘有寬廣之意毅有強忍之意弘毅須兼有之
士之所任者重而又其道遠非弘不能勝其重
而又其道遠非毅不能致其遠仁者人心之全德
而人之所以爲人之道也仁以爲己任故其
力以終不止死而後已故其道遠何如耳然則非弘毅其可
哉

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

詩之言也感發人之善心使人興起其性情之正學之
所先也禮者所以恭敬其容體而節其進退之度
使知力行學者所當兼用其力者也至於樂則和
順積中而不可以已焉所由成也此非力之
可及惟久而自至焉耳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此言聖人能使民由是道而不能使知之也凡
聖人設教皆使民之由之也聖人非不欲人之知
之然知之係乎其人有不能與故曰不可使
知之然使之由之所謂知之道固在其中矣蓋
有由之而不知者矣有不由而能知之者也然則
孟子所載彼物之言但使自得之者與此異乎無
以異也蓋曰自什則亦係乎彼而已

子曰好勇疾貧亂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

好勇則果於為如是而疾貧能無為亂乎不仁之
人疾之過甚無所容身能無為亂乎不仁之
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其仁不知也然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

此言才美之不足恃當以德為貴也古之聖人如
周公豈有才藝之多故借以明之驕則無以來天下
之善吝則不能與人共由於善雖才美如周公亦
何觀哉驕者氣盈吝者氣歉惟其有也吝者氣歉惟不足
也害德皆因多端而二者其總目也蓋徇於血氣
者不失之盈則失之歉耳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

穀者取其成實之意故
學矣而不至於善善之難得也如此然則可不汲
汲以自強乎為仁由己勉而不舍自有所至固不
可以預期歲月而逆計其成也勉人勉學者之意
深矣

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
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
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

此章言士之自表當如是而已篤信好學守死善道
一節，好學所以為篤信守死善道之助，篤信好學守死善道
人所以為賢者，其本以惟
仁故也，其
仁故也，其
仁故也，其

狂者進取侷者有所不爲是二者有可以進學之理蓋狂者志存古人一切事爲必欲如古人侷者安於小成自以爲能而不可及也若其中行則未有知之者不敢爲狂侷而可以爲中行也可以爲中行而必曰狂侷者何也由是而教行乎其間俾其可以者而去焉不可以者而不爲又可以爲中行而不必曰狂侷者何也蓋生於

矣

高之有天下無所與於己故飲食則菲衣服則惡宮室則卑所欲不存焉而於事神之際則盡其誠於朝廷之禮則盡其敬於保民之事則盡其力皆所以成其性耳惟其不存於彼故能盡於此再言而盡之可謂知本矣精一之學豈外是哉

南軒先生論語解卷第四

後學 成德 校訂

南軒先生論語解卷第五

子罕篇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夫子之言明其義之所當然耳義所當然則亦無不利者夫子持守言之也至於命與仁凡夫子之所言何莫非理而何莫非命子罕也在學者潛心何如耳然夫子未嘗不言之也謂之罕亦可矣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子聞之謂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吾執射乎吾執御矣

達巷黨人大孔子之博學而無所成名蓋人以其無可名而識如此也此其意不過曰夫豈知夫子精一之學乎

一貫自居以又於子之

之旨子不存若善觀聖

然則心失之其

子以無為謙

上夫也與達衆吾從下

聖人於斯世豈有意於化若曰

於其儉則不嫌於從俗於其泰則不免於違衆聖人之意蓋可見矣

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聖人固猶無意哉蓋發於心者楚非實理無一毫私意耳必者必欲其然也

固者執而不化也我者有己也意與我相近必異
固相類然而不同也意則發見而我則其所存也
必則期於事之前而固則定於事之後也毋字與
無通夫子之絕四者非待有所禁止蓋自無有耳
絕云者無之甚也然四者之病始於意而成於我
故大學之道必在於誠其意

子畏於匡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
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
其如予何

文也者所以述是道而有傳也文王既沒文不在
茲乎言文王雖沒而其文之所以為文者已在我矣
茲聖人以斯文為己任也已在我矣言文之喪
[illegible]

[illegible]
子畏於匡易書春秋皆未言論此故
以為孔子自謂不得與於斯文則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夫
使後死者如果不得與於斯文則其不免於難示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必趨

愛敬生於中而形於外惟君人爲能有愛而無敬於齊衰哀有哀也於齊衰哀有哀也於大功也惰而無哀則節可知已然敖以慢之則節可知已在前則若不及忍而在後則又過之蓋得其中爲難也非中庸能之乎雖然其高未易擧也其堅未易入也如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而在後則又安見其中爲難也非中庸能之乎雖然其高未易擧也其堅未易入也如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而在後則又安見其中爲難也非中庸能之乎

中未易可得也以其庶幾焉而夫子則循循然善誘人從容不迫而約之以禮也約之以禮也者使之心潭者使之心理於隱微之際也博文約禮而夫子

欲居九夷與乘桴浮海之歎同或人未之喻則以爲真欲往也故疑其陋以爲不可居夫子之所以告之者乃行乎夷狄之道蓋忠信篤敬無入而不自得也

子曰君子反諸身而已矣

聖人未嘗以前篇言交錯不以其害者亦多矣故反言之後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孟其大者耳

子曰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

此章申明前章之意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子貢曰夫子自道也

此夫子謙辭一言然止則無門人之係乎己而由人手歟

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

若以不能爲恥而不肯勉焉則其心狹矣何以謂之君子哉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子貢曰夫子自道也

子貢明發見於顏子日用之間故舉以告人

子曰賜也爾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與對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

此所言一以貫之之義大抵與中庸所謂一以貫之者不同中庸以誠而言此以忠恕而言

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曾子以聖人之心觀聖人之書故其言簡而盡

子曰君子恥過其行而不及也

君子之於言行非不欲其相顧也而不能不相先後者蓋其勉於行者常多於言而言之不能無過於行也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子貢曰夫子自道也

此章與前章同

子曰君子之道四我無能焉子之所求乎子以事我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謹庸言之謹有餘不敢盡言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

君子之於庸德庸言其平日之於色亦出於性也然此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

養苗者不失其耘耔無迫其生理而露之滋日夜之養有始有卒而後可以臻成全而弗耘耔則荒穢揠而助長以至於一暴十寒則苗而不秀秀而不實者比比是矣學何以異於是有其質而不學昏昏不知已秀而不實者也學而不能有諸己秀而不實者也夫仁亦不外乎是而已矣

熟之而已矣

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

後生可畏以其進之不可量也然苟至於四十五十猶於道無所聞則其不能級昇自進可知因循苟且其能有所聞乎故曰不足畏也已

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

志者中之所主也三軍雖衆其帥可奪匹夫雖微其志可奪者其善人故也匹夫雖微有志則不可奪者存焉故也夫使志而可奪則不得謂之志矣雖然此所謂志謂其道而不能如虞人之志其志道而不能如虞人猶有學焉若後生雖有美質而悠悠歲月以往之類是也若夫所謂四十五十者能學而不改其未如之何也已矣

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巽與之言能無說乎繹之爲貴說而不繹從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法語之言明義而正告之也如孔子對齊景公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類是已巽與之言委曲而開導之也如孟子告齊宣王是心足以王矣之類是已自非理冷德而無所感動其間決非之言也能無從於心乎然而從之而不繹從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繹之爲言尋其緒而不忘此不可作細看也不忍於卑近實用力於斯者乃知其未易耳

衣敝縕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

衣敝縕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不求何用不臧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

蓋人惟有己而有物有物故有枝有己故有求不枝不求則私欲不行而為道可進矣野行川中不遽子路問夫子之意夫不枝之則不足以為善矣蓋不枝不求之外必有事物在於是不可知皆由道而進也苟終身而人不及不已而不已之中成德達才之道可知矣

人先後抑步所以為後期也

方里之足第平時之際可見其所守者矣人徒見其臨事之猶而不知其素也松柏之貞堅卽矣衡於歲寒之後期也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

三者天下之達德君子之所以成身也不戒者見理明也不憂者其素深也不懼者守之固也然固有不戒不憂而其樂未至也

子曰與共學未可與適道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

此篇無窮也夫子以為學者將忽而不察也故明而不取不取則不知其天然之理本自不遷也可擇也以為難知乎則學者將忽而不究曰難則學者將怠而不求之序亦通蓄而備盡矣

知[illegible]篇

此篇所記於夫子之時[illegible]與適而一有權變之義焉非衣服飲食之際可謂

察之精矣門人亦善學聖人學者之所以法聖人也
其高深也茫然測度慢夫洪惟之地也故
即其顯見之實而盡心焉存而味之期而象之於
此有得則內外並進體用不離而其高深者可
以馴致矣真善學聖人者哉有世之下論是篇者
亦可以知所用力也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
生容不廟朝之貌似不能言者自事而先人也信也
而直讓與之道固當然也
使使於事敬畏也惟謹於口倫嚴也在宗廟朝
廷則當然也

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閒閒如也
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閒閒如也
河東侯氏曰門門中正而發也侃侃和樂而敬也
敬一也閒侃上下之文也
君在踧踖如也與與如也
君在踧踖如也足躩如也揖所與立左右手衣
此君在位之時在朝在廟燕見皆然也楊氏曰踧
踖恭而舒也一作色於容也張子曰與與容色不忘向君也
此不改享處也
前後襜如也趨進翼如也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
君召使擯一節以下降階其列之節也北君
色勃如也足躩如也
在之時也
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
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
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戰色足
蹜蹜如有循享禮不容色私覿愉愉如也

執圭鞠躬如不勝敬其事若大祭如見所事則如授升降之容也執如戰色戒懼也下有循不舉足而曳也此皆以重圭之故也大夫聘於他國則執圭享禮有容色程子曰享幣之時一於莊則情不通和則事之節文當違而否故曰必有益矣曰如不然則如不授為朝聘之服其事若大祭如見所事不以為榮不以為辱也君子以納約自牖敬慎如此則雖以之事神明可也

君子不以紺緅飾不以為褻服紅紫不以為閒色不以為染服君子所以不以嫌褻其閒也紺緅君子皆當然

紅紫不以為正色

正色青黃赤白黑也

當暑袗絺綌必表而出之

袗單也表而出之孔氏曰加上衣也蓋嫌其見體

絺衣精葛也綌衣麤葛也君子惡其不稱也

絺綌之為物不任風寒必有表衣表以禦風寒

非帷裳必殺之

帷裳以布為之不殺則褶多而不便

羔裘玄冠不以弔

羔裘玄冠不以弔

吉凶異服也

必有明衣布

明衣親身之衣所以在外以隔垢也

齊必變食遷坐蓋皆變易其常

變食不飲酒不茹葷也

食不語寢不言

食以氣也或曰厭飯飽也寢以安體也蓋聖人於飲食言語之間而不寢安之制也

不食之類則食無精粗皆可以飽乎

食饐而餲魚餒而肉敗不食色惡不食臭惡不食失飪不食不時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

肉雖多不使勝食氣唯酒無量不及亂

沽酒市脯不食

不撤薑食不多食

食不語寢不言

雖疏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

公祭先飯不辨正席先嘗羹必祭祭肺必熟

侍食於君君祭先飯

疾醫視之南首東牖君復加朝服拖紳

君命召不俟駕行矣

凡侍坐於君君問更端則起

侍坐於先生先生問更端則起

侍坐於長者長者問更端則起

凡侍坐於尊者尊者賜之坐則坐

侍坐於君子君子欠伸問日之蚤晏則對

侍坐於君子君子有倦色有解志則請出矣

侍坐於君子君子賜之杖則起

侍坐於君子君子賜之茵則坐

侍坐於君子君子賜之席則坐

侍坐於君子君子賜之食則食

侍坐於君子君子賜之燕則辭

侍坐於君子君子與之立則退

侍坐於君子君子與之行則隨

侍坐於君子君子問焉則對

侍坐於君子君子與之言則對

侍坐於君子君子與之言則對

侍坐於君子君子與之言

開而得三善焉
廄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焉
不問民物圖有間也方退朝始聞之時惟恐人之傷故未暇及於馬耳
君四食必熟而薦之君賜生必畜之
侍食於君君祭先飯
不俟嚐也用之祖考不俟飽也
敬君之賜也
既卒哭祭而後除故不敢祭惟君之命
祭肺
祭肺三切離肺也
祭肺三
祭肺三
祭肺三

南軒先生論語解卷第五

後學　成都　校訂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野人質勝文而不及於禮樂君子文勝質而過於禮樂然其用之則一也先進後進之間無不盡其文而合於中庸之謂也聖人之意固無所偏主而其間自成儀則三千待其人而後行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色斯舉矣翔而後集此非止為事君而言也凡事皆然炳幾微也

翔而後集

曰色斯舉矣翔而後集

言人之去就審度而後處之也若是則悔吝何自而生乎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野人質勝文而不及於禮樂君子文勝質而過於禮樂然其用之則一也先進後進之間無不盡其文而合於中庸之謂也聖人之意固無所偏主而其間自成儀則三千待其人而後行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色斯舉矣翔而後集此非止為事君而言也凡事皆然炳幾微也

翔而後集

曰色斯舉矣翔而後集

言人之去就審度而後處之也若是則悔吝何自而生乎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野人質勝文而不及於禮樂君子文勝質而過於禮樂然其用之則一也先進後進之間無不盡其文而合於中庸之謂也聖人之意固無所偏主而其間自成儀則三千待其人而後行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色斯舉矣翔而後集此非止為事君而言也凡事皆然炳幾微也

翔而後集

曰色斯舉矣翔而後集

言人之去就審度而後處之也若是則悔吝何自而生乎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野人質勝文而不及於禮樂君子文勝質而過於禮樂然其用之則一也先進後進之間無不盡其文而合於中庸之謂也聖人之意固無所偏主而其間自成儀則三千待其人而後行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色斯舉矣翔而後集此非止為事君而言也凡事皆然炳幾微也

翔而後集

曰色斯舉矣翔而後集

言人之去就審度而後處之也若是則悔吝何自而生乎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野人質勝文而不及於禮樂君子文勝質而過於禮樂然其用之則一也先進後進之間無不盡其文而合於中庸之謂也聖人之意固無所偏主而其間自成儀則三千待其人而後行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色斯舉矣翔而後集此非止為事君而言也凡事皆然炳幾微也

翔而後集

曰色斯舉矣翔而後集

言人之去就審度而後處之也若是則悔吝何自而生乎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野人質勝文而不及於禮樂君子文勝質而過於禮樂然其用之則一也先進後進之間無不盡其文而合於中庸之謂也聖人之意固無所偏主而其間自成儀則三千待其人而後行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色斯舉矣翔而後集此非止為事君而言也凡事皆然炳幾微也

翔而後集

曰色斯舉矣翔而後集

言人之去就審度而後處之也若是則悔吝何自而生乎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野人質勝文而不及於禮樂君子文勝質而過於禮樂然其用之則一也先進後進之間無不盡其文而合於中庸之謂也聖人之意固無所偏主而其間自成儀則三千待其人而後行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色斯舉矣翔而後集此非止為事君而言也凡事皆然炳幾微也

翔而後集

曰色斯舉矣翔而後集

言人之去就審度而後處之也若是則悔吝何自而生乎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野人質勝文而不及於禮樂君子文勝質而過於禮樂然其用之則一也先進後進之間無不盡其文而合於中庸之謂也聖人之意固無所偏主而其間自成儀則三千待其人而後行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色斯舉矣翔而後集此非止為事君而言也凡事皆然炳幾微也

翔而後集

曰色斯舉矣翔而後集

言人之去就審度而後處之也若是則悔吝何自而生乎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野人質勝文而不及於禮樂君子文勝質而過於禮樂然其用之則一也先進後進之間無不盡其文而合於中庸之謂也聖人之意固無所偏主而其間自成儀則三千待其人而後行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色斯舉矣翔而後集此非止為事君而言也凡事皆然炳幾微也

翔而後集

曰色斯舉矣翔而後集

言人之去就審度而後處之也若是則悔吝何自而生乎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野人質勝文而不及於禮樂君子文勝質而過於禮樂然其用之則一也先進後進之間無不盡其文而合於中庸之謂也聖人之意固無所偏主而其間自成儀則三千待其人而後行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色斯舉矣翔而後集此非止為事君而言也凡事皆然炳幾微也

翔而後集

曰色斯舉矣翔而後集

言人之去就審度而後處之也若是則悔吝何自而生乎

子曰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所不說

當人前夫子之言不能解而不問無所助也學者則有助矣疑而問問而得以發其精微若子貢之起予是也謂顏子非助我者以其於吾言無所不說也

心知無疑之可復故也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

閔子騫之盡其道人不間同几有所未盡則有間矣

南容三復白圭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南容之復白圭感於中者深矣故以其兄之子妻之

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魯人有斯人而後稱其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

行可知言有人之所易故也

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他人皆不得與焉則亡

必知在子而後稱之好學之效著矣

顏回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門人厚葬之

而不可得胥回雖視子猶父而己不得視之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其誠於

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曰有慟乎非夫人之為慟而誰為

有慟乎其哀非夫人而誰為為其合乎哀也在子哭之慟故曰

不清也哭之時而從哭子也

過此聖人有恐聖人哀不清也門人恐聖人哀不清也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

而不可得胥回雖視子猶父而己不得視之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其誠於

父之葬子也亦稱家之有無而已又何必強為之

稱乎夫子視淵猶子也不得舍車於鯉則亦不

得舍車於回門人不當厚葬顏淵死子哭之慟從

者曰子慟矣曰有慟乎非夫人之為慟而誰為

為其合乎哀也謂顏子非助我者以其於吾言無所不說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

不清也哭之時而從哭子也

過此聖人有恐聖人哀不清也門人恐聖人哀

有慟乎其哀非夫人而誰為為其合乎哀也在子哭之慟故曰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

而不可得胥回雖視子猶父而己不得視之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其誠於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問死

曰未知生焉知死

人以鬼神與死爲異事而不知其爲常也蓋不越於理而已由聚散故有死生由幽明故有人鬼能事人則能事鬼矣知生則知死矣事人者事君事長之類也知生者知所以生也然則所謂事鬼神之理豈外是乎與死之理豈外是乎故君子之於學務於其近而已而其遠者莫之能違也若異端則以鬼神供其誕妄之說以惑愚民引爲一說譬如蠹木蟲生而其失莫之

覺子貢問問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一於簡敬故問問進於和樂故侃侃直而果故行行如也蓋未知子路之所以治子而謂之而門人間此遂有不敬子路之意蓋未知子路之所至與夫聖人之所以至於并堂其爲次序之淺深而已多矣其於用力

亦可謂至矣獨未及與聖人之知耳由室而言在堂督門爲未至所當勉以造也由宮牆之外而望其升堂者則不然謂如由之升堂不在門人之列子非特以發明子路亦所以警之也孔悝劫子路子路亦所以不死耳也不可也然其死而與是類固不可同日而語

聖人爲其門人之知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曰然則師愈與曰過猶不及子張高明故常開擴子夏敬篤故常收斂開擴則未免於有過收斂則未免於有不及然二子之過不及甚微特未得其中而已夫子謂過猶不及過與不及爲未得其中則均也今以論語所載二子之言行觀之其所過與不及者蓋亦可得而見矣

爲祥無永人以崇利聚斂之臣平汝門子以爲當仍舊貫何不必改也言仍舊貫之弊亦由之而已門人不欲子路子曰由之瑟奚爲於丘之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

以其爲吾篤恭之學和樂之音采其中之所有也平路子路之所至與夫聖人之門未知子路之所以治子而謂之而門人間此遂有不敬子路之意蓋未知子路之所至與夫聖人之門未知子路之所以治子而謂之而門人間此遂有不敬子路之意蓋未知子路之所至與夫聖人之門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此哀公十年用田賦之事也冉有時爲季氏宰故之國語蓋嘗以此事訪於夫子而卒莫之救以冉有爲宰之時而季氏之賦倍他日此夫子所以有聚斂附益之歎而孟子又發無能改於其德之論也冉有既爲季氏之臣所當救正其非使之由於法度今既不能正而又順其所爲私門益以封殖則公室益以衰弱此求之所以至此蓋不能如閔子見幾而作因循陵遲而不自知也有志於學者亦鑒諸

柴也愚參也魯師也辟由也喭

愚則專而有所不通魯則質而有所不敏辟則文煩喭則氣俗此皆其氣稟之偏夫子言之使之因其所偏矯厲而擴充也然曾子之魯其爲學篤實故卒能深造於道非唯質不足以病之而適所以成之也

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

顏子之庶幾於聖人以其屢空也空者意必固我不留於中也然猶曰屢焉特未若聖人之純焉耳聖人則絶四矣顏子不貳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者也屢空之義如此而或者乃以爲簞瓢陋巷不改其樂則是樂其所樂而非空矣子貢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則是意必固我而有不空矣蓋子貢之賢亦未免此病但其用心不若顏子之虛耳故夫子因其所近而語之以此蓋欲其損之也子貢方人夫子曰賜也其賢乎夫我則不暇子貢以爲夫子自謙己之不暇而我則有暇以方人也蓋不知己之所以不暇者正以其有意必固我之病而方人者乃其平日之所爲也

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聞斯行之未也感政問子曰求也退故進之

聞義圖當勇於爲然有父兄在非宜不可得而專爲者若不告而行恐有所闕焉事未之習不若專求之實事失之弱不若專之能行恃恐有闕其勇益加以審不患其不進之一退以約之於義理之不能爲也特患爲之之心或過而已於其當然而行者

之歎夫民人社會之間條理不明不獨在於書籍之間然學必貴於真知以夫名或有名而行不易之人以有名而德不稱之事可以口舌之爭非學也至於上聖生知之先宜莫明於此而何患乎學之不力

曾子與門弟子每以好古敏求勗之而子貢亦以多學而識之有使之然也如子路之使門人為臣而治家之政所行也所謂可欺以其方之所在而為小相者謂子先王禮文之事也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曾子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其實也的中用之人無不能之事如此子貢數子者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

如子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非學也至於上聖生知之先宜莫明於此而何患乎學之不力

聖人以四子侍坐之有使之然也

子曰有發地三子之對皆中而不知其然也故夫子笑之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

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

夫子哂之曰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

其實也的中用之人無不能之事如此子貢數子者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

所謂門人為之喪也又異乎三子者之撰子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

如子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非學也至於上聖生知之先宜莫明於此而何患乎學之不力

非嘉賓之禮不用於會同非禮之禮不行於身所謂門人為之喪也又異乎三子者之撰子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

各言其志也已矣

子曰由也升堂也未入於室也

子曰有發地三子之對皆中而不知其然也故夫子笑之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

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

夫子哂之曰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

非嘉賓之禮不用於會同非禮之禮不行於身所謂門人為之喪也又異乎三子者之撰子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

各言其志也已矣

子曰由也升堂也未入於室也

如子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非學也至於上聖生知之先宜莫明於此而何患乎學之不力

聖人以四子侍坐之有使之然也

子曰有發地三子之對皆中而不知其然也故夫子笑之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

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

夫子哂之曰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

其實也的中用之人無不能之事如此子貢數子者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

所謂門人為之喪也又異乎三子者之撰子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

各言其志也已矣

子曰由也升堂也未入於室也

如子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非學也至於上聖生知之先宜莫明於此而何患乎學之不力

聖人以四子侍坐之有使之然也

子曰有發地三子之對皆中而不知其然也故夫子笑之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

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

夫子哂之曰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

其實也的中用之人無不能之事如此子貢數子者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

所謂門人為之喪也又異乎三子者之撰子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

各言其志也已矣

子曰由也升堂也未入於室也

如子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非學也至於上聖生知之先宜莫明於此而何患乎學之不力

聖人以四子侍坐之有使之然也

子曰有發地三子之對皆中而不知其然也故夫子笑之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

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

夫子哂之曰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

其實也的中用之人無不能之事如此子貢數子者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

所謂門人為之喪也又異乎三子者之撰子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

故曰不各言其志也已矣為周之甲也已之不讓則為廢禮而失所以為門也如其不讓故以為門也如其不讓故以為門也如其不讓故

告之不憂不懼固足以盡君子之道也若牛之
則以為漠然忘其憂曜而已足以為未足以言君
子也不知聖人之所謂不憂不懼者以其樂而忘
其憂曜故得其樂而忘其憂曜故終身無憂君子
君子智之守約蓋此也使司馬牛知此則從事則
從事則知之於己而已不然徒膠膠擾擾於憂懼之地
而已矣何益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子貢曰商聞之矣
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
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

牛之兄弟司馬桓魋也十以其勢思不能以自保也
故有孤立而已兄弟之憂若子夏之意則以在外
皆不可以無兄弟而已若何以為哉言在己者以得
之有命則當安之天下皆行
吾義而已安有不得之憂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
浸潤者以漸而入膚受者以切而近皆讒人之行想者
以為遠而已內有所未入膚受者以為未足以言遠
然日者加戒焉而不知聖人之所謂不憂不懼者以其
樂而忘其憂曜故終身無憂君子之守約蓋此也使司馬牛知此
行不從事則從而已心有所未入則化久則心
亦從之矣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
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民信之矣而不可去
生則有死人之常理一不信則人無以立而
人理是事於足兵食與兵則為急於此而不可以自保
不得已而去之則去兵而已食則民之所資以為生
去食則民之所恃以為死

本無信而強信之則信非信也故寧死而不失其信
故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之子貢之意則以在外
皆不可以無兄弟也

徹乎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哀公以用不足爲憂而有若以百姓不足爲言使之損上益下而百姓足君不足之法欲其損己利而百姓足君之意在乎足則庶乎知爲政所當務矣

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愛之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誠欲其死也又欲其生是惑也

崇德或疑脱字以愛之欲其生而欲人之生欲其死而欲人之死皆私情而惑於理者蓋相反也人之生死有命豈人之所能與而欲人之生死其爲惑也不待推此一端則凡欲之而妄者皆惑也引詩爲證不富祇以自取戾云耳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

爲政以敦彝倫爲先彝倫不敍則節目雖繁而無以

以順治安若君臣臣父父子子此最爲政之大端公深知而不能行之以忠

雖粟吾得而食諸此公自知其不能行之以忠而嘆其不可得也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子路無宿諾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聖人之言不能無過以其出於人故也記者復載以見孟子此其所以爲聖人歟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聽訟雖人之所能然人之爭訟由我德化不修所以起爭訟之端故聽訟雖人之所能而聖人以爲必使無訟乎此其所以爲聖人也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

子張之難能其於爲政之方不患其不能知而

行也所患者誠意不篤有時而或倦徇於其外有時而不實耳居之無倦則誠存於已行之以忠則實周於事矣之則聖人之所以為政者亦無越乎此也

子以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子之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君子之所以為君子之德前

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

君子充其忠愛之心於人之美其樂之如在己也和而狀持之又從而勸長之惟欲其美之成也於人之惡則從而正救之不可則哀矜之惟恐其惡之或成也若小人則以刻薄為心幸人之有患若恐其成也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

苟正己而後教之則人樂從之不然雖刑罰日施亦莫之禁矣

苟政之本正己為先帥以正則無敢不正者蓋己正而後教之則人樂從之不然雖刑罰日施亦莫之禁矣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故為政者先乎足民使民無所不足見可欲而盜心息矣蓋盜生於欲之不足使之足乎此則不欲乎彼此古人預盜之一法也

黃帛張子曰似沒以子不欲之物賞子使竊子必

子欲問仁何如哉曰言達異聞謂人知之達可道行於家邦也若有片言之異則其心外馳能違乎以貫直為尚而好義則心質進於善矣察言而觀色則酬酢之方進退之宜皆有以審處矣虛以下人則能自克其驕矜之意矣若是則處己處人皆得其道其何

往而不可行乎固不問夫人之知與不知也色取仁而行違者其色若有取於仁而中心不然若是者雖欲以竊取一時之譽而自心以及家邦豈復有可行之實哉

樊遲從先於舞雩之下曰敢問崇德修慝辨惑子曰善哉問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修慝與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

樊遲於夫子從容於舞雩之時而有問焉所謂崇德修慝辨惑之問矣故夫子嘗之曰善哉問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修慝與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

事後得先其所事而不計其得此德所以崇也若先有求得之心反傷於德矣攻己之惡而不攻攻人之惡非修慝與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

人之惡之甚至於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

若遽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樊遲未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皐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

此三者皆修身之要務斯須之不可忘也

原人之性其愛之理乃仁也知之理乃知也仁者必愛人與我同類乎故仁者必愛人然則愛人果可以盡仁乎則未可而其所以愛人者乃以其仁知而論以知人者亦猶是耳樊遲未達子不可以盡也夫子復告之以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蓋非以直錯諸枉為知而以舉直為仁也知人之功用如此遲猶有疑焉而訪之子夏觀其所問子不直以知人之名而富之舉皐陶伊尹之事而告之以舉直錯諸枉之義以為知人之道者以其事之切於師友之間而可以為仁之助也

子夏門人問交子曰可否而告之以忠告善以道之不可則止毋自辱焉

忠告者有不善則告之而不盡於微而微其源乎之也斯二者亦足以盡之矣蓋友以義合端也故不可則有止之義若強聒而拂逆無益反以自辱使朋友疏間而不親矣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朋友講習與夫揖讓以威儀與非文也為仁固由己而不資朋友輔成之輔云者左右翼助之意蓋非惟勿遠之益其從容洽相觀而善所輔為多

子路篇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請益曰無倦

身率之於前而勤相之於後先此則足以盡為政之道矣而子路猶請益焉則告之以無倦使知終之道矣而已

仲弓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

先有司則事有所統而善治為政亦不越是二者之為政在人才或未備則舉其小而大得展其才舉賢才可以成治而善治

則動而得其宜故民心爲之感服而好信則誠
至千字故民亦用其情而無詐欺焉有以得其國之民四方之人莫不
不違也是非徒有以得其民心爲之服從而欲下從農圃之事以待民者其
頌爲之哦矣圃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
雖多亦奚以爲
亦小矣
人情事理貴於一貫苟能一以貫之而可以達
此三百篇之中皆論之而可以舉對
而之四方專對其所以不能專對者也惟其心
則是誦而忘味故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從違之本不係於令係於所以示之者何如耳
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
魯衛之先固兄弟也而方春秋之時二國之政變
矣富有曰苟美矣
公子荊無求富之心於其合也完也美也仍皆曰
苟富則其欲不盡於物可知矣此所以爲善居室
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庶矣則當富之富矣則當教之聖賢仁民之意無
窮而施之爲有序也非有不可謂善問矣
子曰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朞月而大綱已正三年而治功成效三年之所成者
即其朞月所立之規摹也惡之而已矣
子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誠哉是言
善人自修日年之間皆能化之所及小可使民不
由於惡矣進之一引其成心而不止於此也故
曰百篇之中皆論之而可以達
變之以王者必世而後仁政薰陶之久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
其感民當由於仁心仁政之養之深仁政薰陶之久
其成心而不止於此也故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
人何
聖賢之論爲政未有不本於正身者也正其身矣
則其推於有政亦是理而已身且不能正其於正
人若之何哉後世之治未有能使人心悅誠服者
以此也
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
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
事非於一事而已若政則綱紀存焉政雖有但爲

一事者而其所該固非止乎是事而已矣況之所爲非子之所得與者事耳苟有意於正其名不容於孔子者乎冉子以事爲政聖人辨之亦明

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如知爲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爲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

此二言皆興喪之幾也乃其性之自然而非學之所能爲也然有所加方其間也若於所當隱而不之隱則是通

必思所以自勉若其易將至於肆樂其從而不察其不善則諛語面諛之人至與之俱溺亡而後止矣聖人之言含蓄而無弊故聞一言可以興喪則以爲言不可以若是而舉其純者焉幾近也既

曰爲君難爲臣不易必曰如知爲君之難而後以可乘也惟其言而莫予違必曰如不善而莫之違也而後以爲幾焉亦可見立言之密矣

葉公問政子曰近者說遠者來

近者樂其澤遠者慕其風此政之所以能使人然未有深不及於近而能使人慕之者也

子夏爲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

天性之理也其名雖不完其實者具於若此父子之際嘵其所以爲真之理幾何其不若是哉

楚混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當是事則可乘也

居處恭執事敬雖格之以夷狄不可棄也

久川子學上達思味日深仁其在是矣雖之夷狄不可間斷也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命可謂之士矣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

為鄉黨稱善人以故問其次以必行其言為次矣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貢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

聖人之答子貢雖為士以譬也行已有恥不辱君命為士之事雖能為士而行不義也

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為次矣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

聖人之答子貢雖有高深卑淺之別然皆非純恒者所可為也但人善斯言曰必行行必果

非道此勝己則忌而惟欲責其全也此公私之分也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

泰者公廣而體胖驕者意盈而氣盛也驕則何由泰泰則奚驕

亦有之蓋雖能制其私而涵養未至未免乎拘迫

皆也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

剛則所執者強毅則其行必果木訥言其質也剛毅木訥言其質樸訥者遲鈍反是其去仁遠矣雖然有剛毅木訥之質亦從事於學而後可以至於仁不

然其質雖近仁而亦莫由進也

子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謂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

切切嗇道相磨之意偲偲盡相成之意朋友之間不過是一端而已至於兄弟則情可言怡怡焉以怡怡為主而所謂善救失者蓋亦在怡怡之中矣若有害於怡怡則為先失所以處兄弟之道

矣切偲於怡怡之間自有分別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所謂教者教之以孝悌忠信之道使出有親入有序之謂也如可馬法是

其小死其長之心和又教之也若未之教而驅之戰則是棄之死地而已矣

憲問篇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

邦有道而祿食理之宜也貧賤者也若無道之世退而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仁矣子曰可以為難矣仁

則吾不知也

克伐怨欲不行亦可以為難矣然克伐怨欲之根猶在也若夫仁者之心則克伐怨欲無自而萌焉故制之於流末若涂之於源也欲進於是雖亦已乎

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也

懷居者志不在其何以為士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

危者高特之意君子止而必危其言行也個然卓道不徇於世自世人視之

定之標故不以世之有道而改若夫言則可

孫矣孫吉所以辭獨也其孫也亦品柱其理哉特
合皆而不敢書！
殆哉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
勇者不必有仁
有德者必有言其有言也和順中而發見自然
也仁者必有勇其有勇也其世世之中成形於外
未必勇非所
此固有勇於
有仁見以君子
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羿善射奡盪舟俱不得其死然
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宮适出子曰君子
哉若人尚德哉若人
方是時天下以力相高而不知貴德南宮适之言
嘗強力不可持而德之爲尊也夫子不答者以其
有事於之則是已當之卜而以不答之則是
門從而美之使學者知尚德之意也而聖人德
夫事有人於是如此而其所以能自保者亦以
之也修飾言辭以命幾於成矣必加潤色之
創者見其大綱也論語集注之言點之今而詳叮
爲備也聖人稱之以人事有人於是如此而其所以能自保者亦以
夫事有人於是如此而其所以能自保者亦以
持而唯恐失之也若小人則決性命之深雖
秉彝之端不容已於泯而不能以自已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
愛之斯勞之矣忠焉斯誨之矣
之也誨者語其失以救之也君子之於人也愛
之情篤故長善救失之意無窮已焉
十日爲命裨諶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修飾
之東里子產潤色之
鄭小國也介於大國之間其君臣上下以能自保者亦以
辭命之工而其辭命之本則以其衆賢之力耳草
創者見其大綱也論語集注之言點之今而詳叮
於成矣必加潤色之使學者知尚德之意也而聖人德
爲備也聖人稱之以人事有人於是如此而其所以能自保者亦以
夫事有人於是如此而其所以能自保者亦以
高而不知貴德南宮适之言
嘗強力不可持而德之爲尊也夫子不答者以其
有事於之則是已當之卜而以不答之則是已當之卜而以不答之則是
門從而美之使學者知尚德之意也而聖人德

當從此說蓋如曰之人也云爾與其有是而人不
怨則可見其爲政之得宜也凡夫子之稱人皆
舉事以言之取人抑揚之意固亦可見
子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
非內有所安者不能也或謂世固有處貧賤而無
失不於一旦當富貴之地則失其本心然則難易
之倫有時而不然耶此蓋未知大無往而一味也所
謂處貧賤而無怨者特未見其失於外耳久而能
保其中之無怨耶蓋一意有不平於其中皆爲
怨矣故貧而無怨富而無驕進於樂

子
子貢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滕薛大夫
老者行義爲人所尊之稱趙魏老在當時號爲賢
事治者公綽之不欲其德可取也故以爲趙魏老
則優不可以爲滕薛則小國也大夫之職煩劇若公
綽之才所不足故不可爲耳大抵用人之方貴
於知之得其當而已
子曰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
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矣曰
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
平生之言亦可以爲成人矣

義而文之禮樂然後可以爲成人蓋謂四子之美必兼衆之難兼
不備不足以爲成人故極之於聖人之道成人之極致本於聖人之說形而後爲盡故
之矣而不文之以禮樂則亦野人之事
也語成人之極致本於聖人之說形而後爲盡故
此言亦可以爲成人矣然者繫人所以
引而進之也見利思義見危授命無苟得也見
苟避也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不食其言也是雖未
有過人之才而亦敦篤忠信之人故在今日合之
亦可以爲成人此亦思往以信乎大了不言不笑不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以告曰夫子時然後言人不
厭其言樂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公明賈曰以告曰夫子時然後言人不
公叔文子之臣公明賈公叔文子之友
也人謂之然吾未能以信也
曰其然豈其然乎
曰其然豈其然乎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爲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
也

武仲出奔邾自邾如防使來告曰苟守先祀無廢
一勲敢不辟邑於是魯立臧爲而尹氏曰據邑以
請立非要君而何不知義者非以武仲之存先祀
爲賢也故夫子正之

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

程子曰晉文公欲率諸侯以朝天子正也懼其不
能故譎而行之召王以就爲人獨見其召王之非
而不見其欲朝之本心是以譎而掩其正也齊桓
本侵蔡遂至於楚而伐之責其職貢之不修其行
非正然其所執之事正故稱其伐之正而不見其
行事之本譎是以正而掩其譎也聖人發其心迹

使晉人勤王之志顯且使後世知慎所舉而不步
其正也雖然桓文皆未爲盡善也望人斯言使知
夫之意雖正而用之差則反害其本意又使人
知夫所行雖正而本意發之未善者終不可掩
也大抵始終一出於正表裏粹然而無疵乃爲善
耳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
乎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
仁如其仁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
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
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豈若匹夫

匹婦之爲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夫子所以稱管仲者皆仁之功也問其仁而獨稱
仁之功則其淺深亦可知矣只爲子路疑其未仁
子貢疑其非仁故舉其功以告之若二子問管仲
仁乎則所以告之者異矣聖人問答抑揚之意學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與文子同升諸公子聞之曰
可以爲文矣

志在上賢而不萌媚忌之心以斯一善其薦以文
可也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
孔子曰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
如是奚其喪

以衛靈公之無道所用得其人則孰敢侮之
然僅能維持使之勿喪而已若正而用得其人則
其人則孰敢侮之

子曰其言之不怍則爲之也難

人之言不至若聽其言而不怍則知其爲
之也必難

陳成子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恒弑
其君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

後不敢不告也公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

森按此時一細事於孔子之門人大抵也斯事一事因陳恒弑其君而起孔子以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之一言可見其事之重大而孔子之所以不得已之情實矣若不知三子之必不以為可哉然當是時孔子已去仁而從大夫之後患使之告則不可以不告也雖然是猶天意也而公使告三子者孔子固知其事之不可而畢竟不可以不告也則皆出於孔子門徒當時之勢得行之耳

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

達者達盡其事理也上達者反本天理也下達者

溺末人欲也皆云達者如君子合於義小人嗜於利皆云嗜也

子曰古之學者為人今之學者為人

學以成己也以為成物者特成己之推而已故古之學者為己而已已立而後立人已達而後達人大抵也斯事一事因陳恒弑其君而起孔子以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之一言可見其事之重大而孔子之所以不得已之情實矣若不知三子之必不以為可哉然當是時孔子已去仁而從大夫之後患使之告則不可以不告也雖然是猶天意也而公使告三子者孔子固知其事之不可而畢竟不可以不告也則皆出於孔子門徒當時之勢得行之耳

公明賈之論文子其心跡若如左氏所載以魯之卑加於衛之強使之不得已有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之意則成何等氣象也如此則文子之心跡亦可見矣而論語所載公明賈之言則文子之心跡不出其位不謀其政而已非獨文子之心跡大抵君臣父子徹而一事一物之理皆不出其位不謀其政而無所越皆為

言道其行則令無實之言是可恥也非口之過行
焉其篤行可知矣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
者不懼子貢曰夫子自道也
君子之不憂不惑勇三者而已矣自己而知之則知
仁守勇決三者所當進也自德而言之勇之
成名有未及乎知而知之成名有未造乎仁也夫
子言之而不居都乎其忠厚知吾子其無窮也
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
方人之優劣非知者其能之乎故亦可謂之賢
而曰夫我則不暇求之他人不若爲其在己也知

人抑揚之間所以長善救失者宜深味也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
曰端五典降聖人亦知患其不能也
其不能之患仍前無其德也
毫患人不己知之心勞於中則其害甚矣
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
逆詐不億不信者智之用而先見於行之有先
故佗充積於內則人之情僞事之幾微自無得而
蓋所謂怨者猶存胷中故也若君子之心則何
怨之存以直荅之而已直者蓋待人之常道順理
之是非也以待人之常道待怨者則怨之不存可

知矣然於有德者則不能以忘德之心責其不
存蓋亦非姑息之謂特周於曲折之間而敦
篤焉耳此心也
[illegible]
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貢曰何爲其莫知子也子曰不
怨天不尤人下學而
莫我知之歎所以發問者歟可謂達矣然
所必於天故不怨無所期於人故不尤推
已者而已下學上達是也下學上達學人
事而上達天理初不外乎人事也知我者其
天乎所謂天者理而已聖人純乎天理故其發
自然如此

南軒論語卷十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
惑志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子曰道之將行
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古之人皆欲君之不可以三年不出也故有此問此
子張欲人君之不可以三年不出也故有此問此
特以利害論而未究夫事理之實也冢宰之職統
百官均四海三年之間百官蓋已以聽矣夫君
躬五典以治天下而發三年之是何以教民革
乎夫子謂古之人皆然蓋古此天下之常經古人
之道道故耳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
上篤於禮則民興薄而厚上故易使也
子路問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
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
修己之道不越乎敬而已敬道之盛則所為修己
皆亦無不盡矣以安人安百姓者皆在其中矣
蓋一於篤敬其猶病諸
百姓堯舜其猶病諸
百姓堯舜其猶病諸
蓋一於篤敬而已敬道之盛則所為修己
皆亦無不盡矣以安人安百姓者皆在其中矣
修己之道不越乎敬而已敬道之盛則所為修己
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
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

衛靈公篇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

夫子之在衛靈公問兵蓋欲藉夫子之重以為衛國之強而問陳為兵之事故夫子所以答之者如此而以己之所學者在此而不在彼又不欲顯言其非故但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而夫子自春秋之時言之今亦不可不明也

當國之強兵為勝負軍旅之事乃在所先而俎豆之事乃不急者宜若不足問然不知國之所以為國者以有乎理也天敘天秩名位事物之

明如此之類皆是也而為之事則有本末先後之序焉故君子之學必務其本而後其末必先其大而後其小必由興此而後及彼然後為得其所為一日而不敢安也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夫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

子路之慍以夫子之德不當窮也此不知夫子之不齊於不幸夫子固窮之義以為夫子之不

君子小人皆有窮也君子能固窮小人窮斯濫矣

爲異耳蓋書凡論君子小人之辨皆主於此而其守也約天下之人有動於中則將失其守也約天下之人有多學而識之者與則曰然非與予一以貫之

曰非也予一以貫之

賜之學博矣子欲約之也故告之以多學而識之固賜之所以觀聖人者則以其能多學而識之也亦所謂達巷黨人稱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是也故告之以予一以貫之則有以知其雖多學而識之固學者所當然而其所以爲學之本則又在乎一以貫之而已非以多學爲可以貫之也

謂約我以禮者與雖然學必博文而後可歸於約多學而識之固所以爲約之之地而語之之詳又欲其反而約之於吾一心之理蓋識之所存乃吾心之體之所該而用之所出也於前章言一以貫之此則有以見其體用之一原也

大一貫之妙初非有待於學而知之者則所謂生而知之者是也故夫子之言及此而已夫子之告子貢也嘗曰予非生而知之者則所謂學

子之道若濮伯玉之卷而懷之則能用時而屈伸者也故謂之君子焉此於用則行舍則藏者則猶有卷而懷之之意未及乎潛龍之隱見也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可與不可非知者孰能審之失人則非所以成物失言則非所以成己然非所以成物是亦有害於成己也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人莫不事其生也君子亦何以異於人哉然以害仁則不欲以求生以成仁則雖身不愛其

死有重於生故也去仁者人之所以生者也苟離

其所以生者則其生也亦何為悲曾子所謂得正而斃者正此義也志士志於仁者與仁人淺深雖

有間然是則同也

子貢問為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

器利則事善所事者賢所友者仁為己者之先務也若所事與所友者不知擇則其已焉者不自知矣

顏淵問為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

聖人監四代之事而損益之此其大綱也其細見於此而其目則著於春秋以此答顏淵惟順子可以與於此苟非其人雖至末及乎潛龍之隱見也亦為邦之大法也以其易知而行和無敝矣

佞人能致於斯亦足以害人必待哉乎此也於此以設戒見子聖人之道此放鄭聲遠佞人而後可代之法度可以垂後人而後之人無虞必有遠慮

子曰人而不遠慮必有近憂

人而不遠其憂即系於近矣

以謂憂矣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

世之溺於好德者鮮夫子所以歎之蓋下惠之賢而不與立

仕於朝者以為賢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

是留居其位而已故為窃位之譏云此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

厚於己則自治者至於人則簡其所處益不有孟子所謂恭敬而不

中不然勝己者以求諸己而小人之心而責於人者深其之未嘗須臾而得其平也

子曰不曰如之何者吾未如之何也已矣

侯氏曰天下之事當防微杜漸於未然之前故不曰如之何若至於已然橫治極煩無可奈何之後雖聖人亦無如之何矣故曰如之何者吾未如之何也已矣

子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

羣居之益多矣夫講習於義理也若終日指處不及於義而徒以小慧爲能非惟無益反有損矣故曰難矣哉蓋義者天理之公小慧則人欲之私而已小慧未能勝義理之時而相高以私智其相當不大乎故小慧之行義之賊也

子曰君子義以爲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

義以爲外是義爲用也而此章則以義爲體蓋物則森然具於秉彝之內此義之所以爲體也必有是體而後有節生焉故禮所以行此者也其行之也和而不失故遜所以出此者也和而不失遜所以成終者也信則義行乎事事物物無不實矣

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

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君子無適而非求者人求己則德日進求者人則欲日肆君子小人之分蓋如此也楊氏曰君子雖不求人人之己知然亦病夫世而名不稱也聖矣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

子曰君子於和不爭羣而不黨

矜莊以自持則易以不和非與人異也處己嚴而非與人同也待物平而不失其公故不黨惟敬者爲能處此而弗失也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

他小人口不善言亦不害其爲善言出於此固不可以然而雖以言舉人則行不踐者進矣此人廢言則善言安在故君子雖不以言舉人而亦不以人廢言公心無敝也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

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人之患莫大於自私自
也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行之者極其至則仁也
蓋於其用力處言之行
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
爲民也代之所以直道
毀者指其過譽者稱其
無毀譽之意也而存焉
貴而稱之春秋之時風
異代所以直道而行者
爲善之心也且必有試
知矣

南軒論語解卷八

可毀可譽在彼循其理
是也不云如有所譽者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
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
之史有闕文以待來者
見而今則之歎風俗之
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
巧言之亂德以其不本

訒以其軒發於血氣也故進德者以訒言爲先當
大事者以忍性爲本
子曰無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
大下之善惡有如是之易明者衆之好惡固所
同也然於事若善而其情則有害事名不善而其
情或可取此衆人之所惑也如孟
子於仲子亦曰是巳故衆之好惡君子必察焉取
於衆而察於倫理斯無蔽矣

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
是不直人也生之何如亦幸免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
人之身有洛之理固自若耳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
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思也即之而所以敬也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

南軒論語解卷八

存斯爲過矣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
人之身有洛之理固自若耳故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
學者於忘寢與食
學於思思固所以爲學也
不以學之心而求爲無益
之也學而行之則其思爲益矣此章非以思爲無
益以思而不學則無益耳聖人固不爲無益之
思也即之而所以敬也

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
謀道與食之心不兩存也謀者思慮營為之也耕本為求飽而已豈望飽哉而之學者不為求祿而學者不求祿之心如耕者之
知而舉之則祿存焉不謀祿而祿在矣君子憂道不憂貧唯君子憂道故不謀食
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
以莅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能以莅之則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莊
知及乎此而仁不能守此則未能保之於己也仁
能守之則在己者實矣又須莊以莅之而後內外
相成而無弊而又欲動之以禮然後為盡善動之
以禮者以禮教民風動之也此雖統言為政之道
然此而後善外所以成己亦一而已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
可小知也
君子所存者大故不可以小者則知而可以當其
大者小人局於狹小其長易見故不可以任大而
可以小知之大受如學者之學聖人布列官之當
大任是也小人用過其器則敗矣而其小有才知
亦不可廢也君子而小知則不盡於用小人而大

能守之則在己者實矣又須莊以莅之而後內外
相成而無弊而又欲動之以禮然後為盡善動之
以禮者以禮教民風動之也此雖統言為政之道
然此而後善外所以成己亦一而已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
可小知也
君子所存者大故不可以小者則知而可以當其
大者小人局於狹小其長易見故不可以任大而
可以小知之大受如學者之學聖人布列官之當
大任是也小人用過其器則敗矣而其小有才知
亦不可廢也君子而小知則不盡於用小人而大
受則必敗矣而小人不可大受而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
事君者主於敬其事而已富有貴有猶後獲之意然則為
敬其事之心則一也後其食猶後獲而已
子曰君子貞而不諒
貞者貞於義也諒者執小信而於義有
所虧敬而無所與聖人教人之在己雖
欲動之以禮然後為盡善也
子曰君子貞而不諒

子曰有教無類
人所稟之質雖有善惡之類一定而
不可變者蓋均是人也原其降衷何莫而不善故
聖人有教焉所以反之於善也教之行思者可使
之明柔者可使之強其有氣類之不可變者予然
堯之子不肖舜之子不肖則氣類又皆有異何
也蓋氣有可反之理人有能反之道而教者善反
之功其有莫之能反者則以其自棄自弃而已

子曰道不同不相爲謀
君子以義小人以利義利之所趨不同勢能相爲
謀乎

子曰辭達而已矣
辭取於達意則止蓋言是則爲徇於
實故也

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
曰某在斯某在斯師冕出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
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
道無往而不在聖人之動靜應默無往而非道蓋
各止於其所而已師冕之見及門則告之階及席
則告之席既坐則歷告之以在坐者某人某者之
道當然爾子張竊窺而有問焉夫子以爲固相師
之道不能宛曲而喋動于
其道蓋所當然者天之所爲也以一日之間起
居則有起居之道飲食則有飲食之道見是人則
有待是人之道遇是事則有處是事之道道不可
須臾離也一失所宜則爲虛是造矣是故君子戰
兢自持順帝必於是造次於是顛沛於是造矣於是睢盱是失之也
大淮天下之至誠一以貫之於是無往而非是矣

李氏篇

李氏出伐顓臾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
於顓臾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夫顓臾昔者先王
以爲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
伐爲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孔子曰
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顛而
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柙龜
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
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爲子孫憂孔子曰求君子疾夫
舍曰欲之而必爲之辭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
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
傾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
安之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
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而謀動干
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

由求以伐顓臾之事告而夫子首呼冉以語之意求在季氏之門爲用事者耶社稷所謂在邦域之內而主事者曲有以夫子之不善是也則以爲是季孫之意而已夫子責之以爲人之相天能扶持其顛危則安所用之如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當行歸過於他人主之者實任之耳將子至此細所過其情則百姓史當取之意實欲之而不以欲之史爲之爾以文其事君子之所深也夫季氏增植其私家其意非特懼顓臾爲子孫憂而已也蓋欲廣土地而利其有耳夫子告之以爲國

之第道蓋有國者不以狹土少民患寡而患不能均斤不以貧財不足爲患患民情之不安耳若施均一之政則百姓足而何不足協之則人情得而何寡之慮有以安輯之則何傾危之至此蓋爲國者之通也故者說而猶有不服焉則益求之於己修文德以來之於天子則大下可以竊之於天子則大下可以竊之於諸侯而陪臣而不知禍之起於蕭牆之內而主事者曲有以夫子之不善是也則以爲是季孫之意而已夫子責之以爲人之相天能扶持其顛危則安所用之如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當行歸過於他人主之者實任之耳將子至此細所過其情則百姓史當取之意實欲之而不以欲之史爲之爾以文其事君子之所深也夫季氏增植其私家其意非特懼顓臾爲子孫憂而已也蓋欲廣土地而利其有耳夫子告之以爲國乃欲動干戈以逞其欲夫季氏卿也而上僭其君其下親之亦將不奉不順是徒以顓臾爲子孫憂

斯言發於魯定公之世蓋魯自宣公賦丁而三家始盛專利魯國之賦而據去公室矣又一世而政悉移於大夫自成公以下為國君者拱手聽命而已孔子於據亂之世不及見升平太平之治而於據去公室政在大夫而知三桓子孫之必微以理之順逆勢之陵犯而知之也夫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

益者三友損者三友

友者所以輔成己德也直者友遇必聞諒者忠信多聞者見多識可廣是三者友之則使人日進於善而不敢自足得不日益乎便辟者善柔諂者巧佞者為柔者不則不直為諂者不則不正為佞者不則不實三者友之則使人日退於惡而不自知損乎

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樂

樂者樂其所樂也於此學者所當留意節禮則不忘其所從來樂道人之善則知成己成物義理存焉樂多賢友則見聞廣博而好德之心油然而生樂驕樂佚樂遊樂宴樂損矣

驕樂者恃己之尊貴而不知其所以尊貴之故以為我生而已貴也我生而已貴則凡天下之人皆當供我之樂而不知其所以供我者我有始終盛衰之不同也佚樂者耽於逸樂而不知節制之道也遊樂者不定其所往而隨世習夫私欲之流也宴樂者不知其所以為樂而惟酒食之耽也此一心者矣曰未及而言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此小人之在位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鬬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

人有血氣必有始終盛衰之不同君子之役矣此學者所當留意而不忘者也其少也血氣未定耽於聲色血氣隨世習夫私欲之流也其壯也血氣既盛動而好鬬血氣既衰歇而志事凡民之為其所役者也於此知戒則義理存焉

"小人成其血氣之私然戒之在得"君子成其血氣之公然戒之在得"君子小人孔子所以告

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畏天命蓋其畏大人畏聖人之言亦以其知天命之可畏而其之畏不畏天命其知大人之德與言之可畏而已小人不

退而學詩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鯉無以立鯉退而學禮聞斯二者陳亢喜曰問一得三聞得聞詩又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

聖人過兩端之教於親疎賢愚無以異也其告門人固當曰興於詩立於禮而此語伯魚亦先之以學詩尤之以學禮學之序固當然也不學詩無以言不學禮無以立謹其節而後能言也不學禮無以立謹其節而後能立也陳亢初疑伯魚之有異聞及聞斯二者乃知夫子之不徃也則歸豚焉

亢之未并也有意徃拜則爲得而不徃時私其子也味伯魚若使凡之物氣則亦可見其薄

陽貨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孔子曰諾吾將仕矣

陽貨欲夫子之見己以大夫之未并也有意徃拜則爲得而不徃時其亡也不欲見之也故有遺其子之亡謂不往拜之也則歸豚焉

問知之如鄉者故申之已知之矣好從事而亟失時減不可謂之知夫子成未嘗不欲仕若時非其道則不可耳是則古聖賢處而理亦未嘗不出也此作者之意也

時以喪毋爲夫人者多矣其甚則以爲夫人如於吾理直理則戈倫之蓋中節如此

魯惠晉平之爲君者其實之乖一至於此然君之於夫人及異邦之人稱之其得安乎故正自稱與夫邦人及異邦之人稱之其名雖是而可亂其實乎春秋之其名所以責其實也歟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物所同也論性之存乎氣質之間人稟天地之精五行之秀固與禽獸草木異矣而人賢不肖之相去何爲人之類矣而人賢不肖之相近也日相遠也

肖之相去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或相千萬者則因其清濁厚薄之不同習於不善而日遠耳習者積習也善學者克其氣質之偏以復其天性之本初其至者不可待而一矣

子曰上知與下愚不移

上知則不論而下愚則不可移也上知下愚一存乎心之介固可得而移也上知下愚一存乎氣之稟固不可得而移也上知固生知之流然亦學而可知下愚雖困而不學則為安於下愚而不可變者乎其曰不移自夫人小知學則為安於下愚而不可變者乎其曰不移自夫人小

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

莞爾笑貌弦歌歌而誦也割雞小事也用牛刀喻大也君子小人學道則本末兼舉故以愛人使人小人學道則本末相順以服事其上故易使大子意其門人從政者聞此歌聲而喜也割雞焉用牛刀者言治小以大也君子學道則仁心油然而生愛人之心故易使小人學道則知理分明故易使大子之言是也前言戲之

其所失之矣

子游則仁於愛人者也其治小以大也君子學道則仁心油然而生愛人之心故易使小人學道則本末相順以服事其上故易使大子意其門人從政者聞此歌聲而喜也割雞焉用牛刀者言治小以大也君子學道則仁心油然而生愛人之心故易使小人學道則本末相順以服事其上故易使大子之言是也前言戲之

其所失之矣

子游則仁於愛人者也其治小以大也君子學道則仁心油然而生愛人之心故易使小人學道則本末相順以服事其上故易使大子意其門人從政者聞此歌聲而喜也割雞焉用牛刀者言治小以大也君子學道則仁心油然而生愛人之心故易使小人學道則本末相順以服事其上故易使大子之言是也前言戲之

其所失之矣

子游則仁於愛人者也其治小以大也君子學道則仁心油然而生愛人之心故易使小人學道則本末相順以服事其上故易使大子意其門人從政者聞此歌聲而喜也割雞焉用牛刀者言治小以大也君子學道則仁心油然而生愛人之心故易使小人學道則本末相順以服事其上故易使大子之言是也前言戲之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說曰末之也已

公山弗擾之召夫子嘗共不能自已人恐有悔過自新之意也自用之東周之興夫子其有為乎分日以陵夷矣而欲急大子之往夫子以天下為己任故不待用必以正名為先而急於行道也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說曰末之也已

公山弗擾之召夫子嘗共不能自已人恐有悔過自新之意也自用之東周之興夫子其有為乎分日以陵夷矣而欲急大子之往夫子以天下為己任故不待用必以正名為先而急於行道也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說曰末之也已

公山弗擾之召夫子嘗共不能自已人恐有悔過自新之意也自用之東周之興夫子其有為乎分日以陵夷矣而欲急大子之往夫子以天下為己任故不待用必以正名為先而急於行道也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末如之何也何必公山氏之之也

公山弗擾之召夫子嘗共不能自已人恐有悔過自新之意也自用之東周之興夫子其有為乎分日以陵夷矣而欲急大子之往夫子以天下為己任故不待用必以正名為先而急於行道也

其身爲不善惡君子不入也仲弓以中弟畔子之徒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以一眚掩大德曰何子渾而不絜吾學孔子渾而不絜吾學孔子

曰知其身爲不善惡君子不入也君子之容不可不絜也故其學者君子不入也君子之容不絜則不足以動人故其學者君子不入也君子之容不絜則不足以動人故其學者君子不入也君子之容不絜則不足以動人

行也故曰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然而未有不修
身而家齊者故欲為周南召南者之必學為先
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
玉帛固所以行禮也鍾鼓豈以為樂哉樂則不可然禮樂豈止乎玉帛鍾鼓
之門墻待其本則玉帛鍾鼓莫非吾情文之所寓
不然特虛器而已所謂本者反諸吾身而求之則
知其不遠也
子曰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
小人謂在下之小人言君子而色嚴內荏則其為
盜哉
子曰鄉原德之賊也
孟子答萬章之問呼之矣惟其乃之似忠信行之
似廉潔眾皆說之自以為是而不可以入堯舜之
道故為賊夫德之
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
聞之者存而體之則其德蓄聚若徒以資談說而
已見於行之實理亡
子曰今之學者為人

予曰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

以其似是而非有以感人之混淆足以聖人惡之利口所以覆邦家者蓋其言之巧妙足以動人之聽聞背棄亂邦家所由覆也

子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大抵不言而向隱哉聖人亦何言哉然時行物生者天之流行此也

達巷所謂四時行百物生者天道之流行此也再曰天何言哉以致之

者也

論語譯義 八

篇悉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

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

將悉之不見疑在教誨之間故使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者蓋是亦教誨之一端終不出戶人之自大也生

物之心與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爲禮必壞三年不爲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女安則爲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爲也今女安則爲之

不安故不爲也今女安則爲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

人子之致哀於其親蓋其心之不可以已者先王制禮爲之過不及之節而所以三年是謂天理之自然非人爲之僞也

則也宰我以今夫三年之喪比之於古則爲已久矣比之於心則爲已薄矣其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爲也

若何哉以其生所不忍者而求於所以安之故不爲也

言而出其必有人慾參雜於其間而不可問矣

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奕者乎爲之猶賢乎已

博奕雖小人有勇則往往以爲君子不以在

惡

女子陰質小人陰類其所望於人者常求於
知其難養如此則當思所以待之之道其惟和而
有制與夫不惡而嚴其終也已

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

惡者有不善而見惡於人也此又言於無聞者
分其壯時猶不能用力以矯厲則終於無聞可知
矣此爲惰學者使之自進於善也

微子篇

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以殷有三
仁焉

矣不能用也此不係待之輕重特以不用而去
於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
去魯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今好色而忘
敬賢之心則道之不行可見矣是以去之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
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孔
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
接輿之意蓋欲夫子隱居以避世耳觀其知孔
之衰且歌以諷之不迫其人貴下高矣夫子豈
其可以告語欲與
已於是見其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長沮曰
夫執輿者為誰子路曰為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
也曰是知津矣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為誰曰為仲由
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
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
之士哉耰而不輟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鳥獸不
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
與易也
夫子使子路問津亦察其容止之有異也人且問
是知津矣此歲夫子周行天下之已久也禁暴之
意則以為當世治道一律誰肯以夫子之道易已

君臣故以不仕爲無義大人之節
不可得而廢矣其不可得而廢者也其不可得而
所有乎長幼之節不可廢則夫婦之義從君臣之
得而廢之乎然則仕與不仕大人之節不可廢則
大道爲大也
之仕者爲也故行己之仕而已矣
可以已者也以及汲於其世者固有不
降其志不辱其身中清廢中倫行中慮其餘人
身矣中倫行其善高乎
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柳下惠少連子曰不
故言身中清廢中倫行中慮其餘人也
人皆治之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
也故言不降其志不辱其身柳下惠少連降
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餘人也
子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矣其斯而已矣
謂其降志辱身矣雖然其言合於倫理行不
由斯道而不曰失者也至於虞仲夷逸則又
其大也放言不拘也異乎中倫者矣
其身而其言放而不拘也異乎中倫者矣故必得
無者以其不在於中也
當可則可當不可則不可得而廢之也大而化之
是大人之心未免有不
也故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
人道爲大也
之仕者爲也故行己之仕而已
播鼗武入于漢少師陽擊磬襄入于
海
播鼗武入于漢少師陽擊磬襄入于海
大師以下皆知散之四方
儀狄之功化已少上
其後仲尼之時大師以下皆知散之四方
大師以下皆知散之四方又魯一嘗治之
儀狄之功化已少上又魯一嘗治之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
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
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
也言君子之本在親親大臣故舊無大故則
不以可爲主也無不可者不以不可爲主也其曰
無者以其不在於中也
當可則可當不可則不可得而廢之也大而化之
是大人之心未免有不
也故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
人道爲大也
之仕者爲也故行己之仕而已
播鼗武入于漢少師陽擊磬襄入于海
大師以下皆知散之四方
儀狄之功化已少上
其後仲尼之時大師以下皆知散之四方
大師以下皆知散之四方又魯一嘗治之
儀狄之功化已少上又魯一嘗治之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
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
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
也言君子之本在親親大臣故舊無大故則
不以可爲主也無不可者不以不可爲主也其曰
無者以其不在於中也
當可則可當不可則不可得而廢之也大而化之
是大人之心未免有不
也故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
人道爲大也
之仕者爲也故行己之仕而已
播鼗武入于漢少師陽擊磬襄入于海
大師以下皆知散之四方
儀狄之功化已少上
其後仲尼之時大師以下皆知散之四方
大師以下皆知散之四方又魯一嘗治之
儀狄之功化已少上又魯一嘗治之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
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
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
也言君子之本在親親大臣故舊無大故則
不以可爲主也無不可者不以不可爲主也其曰

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騧

張子曰周有八士記善人之富也揚曰八人盡知

士之道故記之八士

後學 成德 校訂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

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爲有焉能爲亡

成人與士之異也

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爲有焉能爲亡

執德弘則推德有地信道篤則造道不回苟其不然雖有所喜之心亦若已不能爲有亡也程子曰此不篤則執德無由弘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

見危則致命見得則思義大抵於義之時也祭則思敬喪則思哀苟於本此其可已矣者備云若是可謂士矣楊氏曰於成人曰文命曰見利於士曰致命曰見得蓋收合則力而後世不知收合之實見利則未必得也見得則思義不篤矣此

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爲有焉能爲亡

執德弘則推德有地信道篤則造道不回苟其不然雖有所喜之心亦若已不能爲有亡也程子曰此不篤則執德無由弘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

可也但拒之辭微過甚耳然而有學者之分則
子張之言未若子夏之嚴也而遠非子夏之說且
曰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其言若以成德自
居者此亦其容有不容之象也與
子夏門弟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
不爲也
蓋傳之道大非
巳小道未各有所長非無可觀也然以致遠則必
有弊而不可以行致遠謂推之天下與來世也若
子之學但爲目前計哉亦期以達而已則夫小
道之不爲也然惟其有可觀故可以感
人人感之謂見其近利云耳若以致遠存心則爲
能感也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
致知而不含故其知日新係其有而不滯故其
有常存此之謂好學日知其所亡謂日知其所未
有也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博學篤志切問近思不可便以此爲仁而仁不外
是也惟從事於此而不已其獲則循序而有至蓋
不可以欲速而臆度也聖門論仁大抵如此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大德大體也小德節目也君子所存大體固有定

而至其削弱之際，用權以取，中材無一定之說，故未嘗不回歸吾，如以取可以無取，可以與可以無與之類是也。然大德不踰閑，而小德出入，未嘗不在其閑之中，蓋小人之無忌憚而已。

子貢曰：子之門人，何不學焉？子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

此篇所載子貢之言，皆先儒疑後學者，故門人之問與？先儒疑後學者，故門人之問與？文序蓋其適本末一致，豈有以為先而傳之，豈有以為後而傳之？以為可後而傳，不傳其所得有急於此者，不知所務，不可為學矣。非小學由灑掃應對進退之節，而上達天理，何事能盡其精微？非大學至於先王之道，不可以為成物之全體，其為末也，豈可勝言？然大德小德，其分固有不可踰者，必也規矩乎準繩，而不窮於規矩準繩，則學學焉而已。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子夏聞之，曰：噫！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

雖有高明之見，卓絕之行，而不屑於下學，其生滅性，則是過乎；雖有高明之見，卓絕之行，而不屑於下學，其生滅性，則是過乎；

其為末也，亦必灑掃應對進退之節，而不窮於灑掃應對進退之節，則學學焉而已也。

如愚之所聞，子夏之門人，固不及子貢之門人，然其為末也，亦必灑掃應對進退之節，而不窮於灑掃應對進退之節，則學學焉而已也。

子游之門人，固不及子夏之門人，然其為末也，亦必灑掃應對進退之節，而不窮於灑掃應對進退之節，則學學焉而已也。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

是主於哀，故曰：喪致乎哀而止。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

子游之門人，固不及子夏之門人，然其為末也，亦必灑掃應對進退之節，而不窮於灑掃應對進退之節，則學學焉而已也。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

以為難能，特以其不易云耳。孟公之居喪，其他不能盡心而已。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

以為難能，特以其不易云耳。孟公之居喪，其他不能盡心而已。

改以善矣固當奉而策之不幸而有告於理喪之事則當終而更之是以子之所以終不改者其事雖未為盡善而亦不至於悖理害事之甚者其事雖未為盡善而亦不改乃其當改而不必改者與故有改則不必改也

若其不改乃其當改而不必改者與故有改則不必改也

是以父之令不必盡善而不改則為不孝子之道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

故君子改過不吝而德

世禮義衰微所以養之教之者皆蕩而不存矣上之人未嘗心乎民也故民心亦無戀而不相與以

階於罪戾而陷於刑殺此所謂上失其道民散久矣方是時任士師之職者往往之欲其可以得情

而無冤抑如賢者則讀書大者不賢者則讀書大者不賢者則讀書大者不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尼子服景伯以告子貢曰譬之宮牆賜之牆也及肩窺見室家之好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門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

所謂仞深則人愈難識而況於聖人之為至乎非得其門而入者何由知其蘊也雖然武叔亦豈真能窺子貢者哉使其果能之則其於夫子之道望乎牆仞當知起敬之心未其入以入者而不服其所造亦深矣

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為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

子貢曰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為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

子貢以日月喻聖人之不可階而升喻聖人之不可及若宮牆則人皆見室家之好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蓋不知聖人之為至大而況於窺其門者乎此無所用其力是豈不可及哉然聖人之道日用之間不疾而速不行而至雖大而化之非復思勉所及學者果能即此而求之則於夫子之道望於天乎子貢知足以知此

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

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德固有以感人而人之所以感夫子者亦有道焉蓋夫子之德本於天而其為人又能盡其道故其溫良恭儉讓自然而然非有所為而為之也

堯曰篇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

堯以其德之大心故知天之曆數在舜而舜之所存也惟生心無所倚事事物物皆有中大理之所存時中也是之謂允執其中也民德若四海困窮則天祿亦永終矣舜之相授凡以天下之際其間不容髮則能執其中而不失以為安樂者以民故也天之曆數在爾躬而已矣

子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

有罪罪在朕躬則有大賚善人是富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程子曰子字上脫一湯字有門不啟牧罔繇得聖於天不敢稍大命而不時然凡天下之人共尊帝之德其義不可叛也何敢專殺命何如商已有罰則不以及萬方萬方布罪則歸己此其自列以聽天命之意公天下之心如此然則其有天下也亦何與於己哉周有大賚惟善人之是富雖有周至親不如仁賢如周公雖至親亦以尊賢之義為重也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見武王公天下之心與成湯無以異也此所載帝王之事記者之所當以門人列於末章所以見前聖後聖之心若合符節其不得時位而在下則夫子之道

時位也在上則有法度修廢官舉百職以安萬民萬民仰戴而歸心焉所重民食喪祭當如此舉多賢大下之民歸心焉所重民食喪祭當如此舉多賢大下之民歸心焉所重民食喪祭當如此舉多賢大下之民

驕若夫以勢位智力自恃則驕驕則不泰矣正衣冠尊瞻視臨之以莊也特身如是之嚴故人望而畏之而非以威加人也故威而不猛若夫有位人畏己之心則猛而反害於成矣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施於人者也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有成是基之而已令慢而其期則欲必至是賊之而已不戒告而視其仁又其本歟不仁者之為也猶之乎人當乎則乎之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虐之而已不戒告而視其

其成為政內外始終之道亦云備矣然而欲速則不達守出納之吝而不知施舍之宜是其為政但知有出之事而不知有入之道乎此不知者之為也失人心而召禍亂未之有也故亦居四惡之一焉尊五美而屏四惡政日新而無斁矣五美之後必繼之以四惡之戒深矣

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不知禮無以立也不知言無以知人也

此所論命謂窮通得喪之有定也不知命則將徼倖而苟求何以為君子乎知命則志定然後其所當為者可得而為矣禮者所以檢身也不知禮則視聽言動無所持守其將何以立乎知禮則有履

後學成都范氏校訂

大學集編一卷中庸集編一卷論語集編十卷

孟子集編十四卷

（宋）真德秀撰

清康熙十九年通志堂經解本

四書集編二十六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宋眞德秀撰。德秀字希元、浦城人。慶元五年進士。中詞科。紹定中拜參知政事、進資政殿直學士、提舉萬壽觀、卒謚文忠。事蹟具宋史儒林傳。此書惟大學一卷、爲德秀所手定。大學章句序後有題記一行、稱寶慶三年八月丁卯、後學眞德秀編於學易齋者、其成書年月也。其子志道序亦惟稱大學中庸而云論語孟子集註雖已點校、集編則未成。咸淳九年（案原本作咸寧九年、宋無此年號、今改正）劉才之序、始稱西山所編中庸大學、惟論孟二書闕焉。扣之庭聞、則云已經點校、但未編輯。是論孟固未嘗無成書。一旦論諸堂上、學正劉樸錄承謂讀書記中所載論孟處與今所刊中庸大學凡例同。其他如文集衍義等書、亦有可採摭者。因勉其集集成書、凡五閱月而帙就。又五閱月而刊成云云。是論語十卷、孟子十四卷、皆劉承以德秀遺書補輯成之者也。朱子以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合爲四書。其章句多出新意。其集註雖參取舊文、而亦多與先儒異。其所以去取之意、散見或問語類文集又多一時未定之說、與門人記錄失眞之處。故先後異同、重複顯舛、讀者往往病焉。是編博採朱子之說以相發明、復閒附己見以折衷諸異、志道序述德秀之言、自稱有銓擇刊潤之功、殆非虛語。趙順孫四書纂疏備列德秀所著諸書、而不載其目。蓋至宋末始刊、其出最晚、順孫未之見也。自是以後、踵而作者汗牛充棟、然其學皆不及德秀、故其書亦終不及焉。

朱子四書郡庠舊所刊也自壬子水蕩之後遂爲闕里一大欠事近得西山所編中庸大學本之朱子集注附以諸儒問辯又斷之以己意會粹詳采擇精誠後學所願見者已鋟之梓爲衍其傳惟論孟二書閎焉扣之庭聞則云已經點校但未編集是論孟固未嘗無成書也一旦論諸堂上學正劉樸黎承謂讀書記中所載論孟處與今所刊中庸大學凡例同其他如文集衍義等書亦有可采摭者因勉其裒集成書凡五閱月而帙就又五閱月而刊畢至是西山所編之四書爲大全不惟有以成西山點校之初志抑使天下學者得是書而讀之皆曰自吾建學始庶知沿流而遡源夫豈小補云乎

戴咸寧九年至日後學迪功郎建泠掾劉才之謹序

大學中庸集編先公手所定也公每晨起坐堂上炷香開卷必點校一章從而演說其義子姪皆立侍焉既終篇呼志道而前告之曰大學中庸之書至於朱子而理盡明至予所編和說始備雖從或問辯略語錄中出然銓擇刊潤之功亦多間或附以己見學者宜能潛心焉則有餘師矣然又須先熟乎諸書然後知予用功深采取博而約之義此書自博而約之義此書於今二紀不敢失墜孳孳之郭居閒之語則其所以來請甚勤且曰刊之津宮俾家有其書人傳其說益不公溥志道有成其已遠出授之且著其說於

下方使得此書者必深思而力踐之斯爲善讀庶亦不負謝君私淑之意謝君名士於斯道有聞故於學政知所先務云如論語孟子集注雖已點校而集編則未成成淳辛未季冬嗣子

學者當心孔孟必求其門而入愚以爲莫先於明義利之辨蓋聖賢無所爲而然也無所爲而然者命之所以不已性之所以不偏而教之所以無窮也凡有所爲而爲者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所存此義利之分也自未知省察者言之終日之間計不出乎非利即義非義即利而非利爲己者無適而非義口利雖在己之事皆爲人也曰義則施諸人者亦莫非爲己也嗟乎義利之辨大矣豈特學者治己之所當先施之天下國家一也王者所以建立邦本垂裕無疆以義故也而霸者所以陷溺人心貽毒後世以利故也孟子當戰國橫

衆之木無本之水其何益乎學者當立志以爲先持敬以爲本而精察於動靜之間庶幾之差審其爲當壞之判則有以用吾力矣學然後知不足平時未覺吾利欲之多也的然有見於義利之辨日改月遷之不暇由是而不舍則趣益深理益明而不可以已也孔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爲人者無適而非利爲己者無適而非義口利雖在己之事皆爲人也曰義則施諸人者亦莫非爲己也嗟乎義利之辨大矣豈特學者治己之所當先施之天下國家一也王者所以建立邦本垂裕無疆以義故也而霸者所以陷溺人心貽毒後世以利故也孟子當戰國橫

大學

子程子曰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於今可見古人爲學次第者猶賴此篇之存而論孟次之學者必由是而學之則庶乎其不差矣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

經097-199

大學集編 六

慮而后能得知之則志有定向靜謂心不妄動安謂所處而安慮謂事精義得謂所止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明德新民皆本於止善然非先有知止之功則亦不能以有定矣故又承上文之意而言物各有本末事各有終始知所先後則所進有序而不躐等知所本末則所務不遠而可以漸求其至矣此結上文兩節之意而又以起下文兩節之義也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

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

經097 201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

此承上章而言自天子以至庶人皆以修身爲本之意

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本謂身也末謂家國天下也厚者當厚而反薄之謂薄者當薄而反厚之謂

右經一章蓋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傳十章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舊本頗有錯簡今因程子所定而更考經文別爲序次如左

凡一千五百四十六字○凡傳文釋引經語實通作者始終事（爲論定數詳味之）

康誥曰克明德 康誥周書 克能也

大甲曰顧諟天之明命 大甲商書 古誥字○人

帝典曰克明

皆自明也

大學章句

右傳之首章釋明明德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康誥曰作新民

大學章句

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十二

右傳之二章釋新民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 詩商頌玄鳥之篇邦畿謂王者之都也 詩云緡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 詩小雅緡蠻黃鳥之篇緡蠻鳥聲丘隅山曲也 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 詩大雅文王之篇穆穆深遠也緝熙光明也敬止謂敬其所止也 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 總言人君人臣人子人父人國之交皆有當止之處 詩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僴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 詩衛淇奧之篇瞻視也淇水名澳隈也菉竹初生柔弱可以供人用者猗猗美盛貌斐文貌僴武毅貌赫宣著貌喧威儀容止之盛也諠忘也 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僴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恂慄戒懼貌道學謂講習討論之事也自修謂省察克治之功也道盛德至善謂盡夫仁敬孝慈信之極也 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 詩周頌烈文之篇於戲歎辭前王謂文武也 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 於戲音嗚呼樂音洛○此周頌烈文之篇於戲歎辭前王謂文武也此言前王所以新民者止於至善能使天下後世後王小人謂後民也此言前王所以新民者止於至善能使天下後世後王小人皆賢其賢而親其親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

經097-207

○問格物之說朱子以爲補傳之闕而後之學者遵信其說固矣然愚嘗反復推尋而竊有疑焉蓋經文之意本末兼該而傳文之釋但及其本而遺其末則是格物致知之義已有闕而不備矣且所謂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者又豈足以盡事物之變哉是以大學之道雖曰在於明明德而明明德之功必有待於格物致知之際今讀其書即其文而觀其意竊有以見其文雖闕而其意實足以相發也

右傳之三章釋止於至善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

右傳之四章釋本末

此謂知本

此謂知之至也

右傳之五章蓋釋格物致知之義而今亡矣

閒嘗竊取程子之意以補之曰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窮其理

也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也是以大學始教必使學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

經097-209

夫如勃氏立志以定其本便是此意○敬問心有不在此而得失可驗敬曰未有致知而不在格物者蓋致知格物不待二者而後能然格物則其最切處也又須循序漸進不可躐等如提撕著中易心暗固須是提撕著中易心有私意自去理皆須窮為人因物有遷移須是推廣此心使去人欲存天理方去得盡○問程子二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之說敬且如市井之人何以敬為○曰此等處數句之間便是非可疑

會得那微的微處如至於天地間造化固是陽長則生陰消則死然
微不放只或道天吾知其真而已矣事所當然而不自知者
小人間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
捨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
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愼其獨也
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
其嚴乎

大學衍義

右傳之十章釋正心修身

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
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

大學衍義

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
知其味此謂修身在正其心

右傳之七章釋正心脩身

有是心以檢其身然或遇物接事之間而心不在焉則又無以直內而脩身也

所謂脩其家在脩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

此謂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

可以齊其家

文當者之和得其說如此當上人之常情於此右旨而脩於一偏是以身有不脩不能齊其家耳蓋偏於愛則近焉而不知其善矣是其身之所接無惡取善於閨門之內恩常掩義亦何以勝其情愛陷於私而不能自反而必有所偏所謂一偏者發其言語之間而見其一正身不脩而自然也

身不脩則是其接物之際此心莫能都照隨其所向而有所偏重故好惡取舍之間不得其正如此當上人之常情於此右旨而脩於一偏是以身有不脩不能齊其家耳蓋偏於愛則近焉而不知其善矣是其身之所接無惡取善於閨門之內恩常掩義亦何以勝其情愛陷於私而不能自反而必有所偏所謂一偏者發其言語之間而見其一正身不脩而自然也

經097-216

右傳之八章釋修身齊家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 第五章上節言○身修則家可教矣承第四節所以脩身而教於家者

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 中去聲○言治國必先齊家之本不假強為在誠其意而已

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

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

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

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

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愼辟則爲天下僇矣

命不易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

是故君子先愼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

德者本也財者末也

外本內末爭民施奪

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

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

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

楚書曰楚國無以爲寶惟善以爲寶

舅犯曰亡人無以爲寶仁親以爲寶

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媢嫉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

唯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

見賢而不能舉

右傳之十章治國平天下

凡傳十章前四章統論綱領指趣後六章細論條目功夫其第五章乃明善之要第六章乃誠身之本在初學尤爲當務之急讀者不可以其近而忽之也

後學 戴德 校訂

子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此篇乃孔門傳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筆之於書以授孟子其書始言一理中散爲萬事末復合爲一理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其味無窮皆學者所當盡心知性躬行而有得焉則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者矣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命猶令也性即理也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猶命令也人物各得以生而其日用事物之間莫不各有當行之路是則所謂道也脩品節之也性道雖同而氣稟或異故不能無過不及之差聖人因人物之所當行者而品節之以爲法於天下後世使學者循是而脩焉則所謂脩道之教也蓋在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

故君子戒愼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

故君子戒愼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

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

致中和天地位焉

萬物育焉

中庸章句

右第一章子思述所傳之意以立言首明道之本原出於天而不可易其實體備於己而不可離次言存養省察之要終言聖神功化之極蓋欲學者於此反求諸身而自得之以去夫外誘之私而充其本然之善楊氏所謂一篇之體要是也其下十章蓋子思引夫子之言以終此章之義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 中庸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平常之理乃天命所當然精微之極

也小人而無忌憚也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

經097 227

右第二章 此下十章皆論中庸之義文蓄子思所述所以明此篇者遵之也自知賢者過之也自不肖者不及也

德行言之則曰中庸是也

中庸之中實統中和二義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 過則失中不及則未至故惟中庸之德為至然人所同知而無難事但世教衰民不興行故鮮能之今已久矣論語無能字

右第三章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 道者天理之當然中而已

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 過則失中而已行此道而不明也賢不自知其過者人皆知之行此道而不知其不及者人皆不知之

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能人自知味而已

右第四章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 由不明故不行

右第五章 此章承上章而舉其不行之端以起下章之意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 舜所以為大知者以其不自用而取諸人也通天下之言而擇其善者則隱惡而不宣其善者則揚之其於人之小惡則含容而蓋覆之

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為舜乎

右第六章

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 罟網也擭機也陷坑坎也皆所以擒取禽獸者也擇乎中庸謂擇乎中庸而處之也期月匝一月也言知擇而不能守也

子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勿失之矣

右第八章 承上章大知而言又舉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右第九章

子路問強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君子抑而強與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故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

右第八章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右第十章

子路問強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而強居之故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

右第十一章

子路問強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而強居之故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

右第十二章

君子之道費而隱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

右第十二章

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右第十三章子思之言蓋以申明首章道不可
離之意也其下八章雜引孔子之言以明之

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
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為遠故君子以
人治人改而止
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
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

未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

中庸集編

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爲遠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

中庸集論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

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

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

侯命小人行險以徼幸

易去聲○徼古堯反

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

右第十四章

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帑子曰父母其順矣乎

右第十五章

子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

視之而弗見

右第十六章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爲聖人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故天之生物必因

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

故大德者必受命

右第十七章

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爲父以武王爲子父作之子述之

武王纘大王王季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廟饗之子孫保之

武王末受命

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

中庸集編

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

右第十八章

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

春秋修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

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也旅酬下爲上所以逮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

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踐猶履也其位謂其所處之位其禮其樂皆謂先王之法制事亡謂死者事存謂生者孝之至謂盡其誠敬而已

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郊祭天社祭地禘大祭也宗廟祭祖禰嘗秋祭也掌手中也

右第十九章

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哀公魯君名也方版也策簡也政謂為政之條目也舉行也息猶滅也此君有是臣則有是政矣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夫音扶敏速也蒲盧蒲葦也以人立政猶以地種樹其成速矣而蒲葦又易生之物其成尤速也

故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此言上文人道敏政而言也為政在人承上文人字而言為仁由己備人之道以為政在於得人而得人之本又在於修身以為仁之實也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此言仁義之所從生也仁者人心之全德而其發之理則惻隱之心是也人之生也此心無不愛其親者及其長而後知敬兄也此心無不敬其兄者及其大而後知愛君也此心無不愛君者及其充而後知愛天下之人也故

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
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
之

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修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
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所以勸親親
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
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既廩稱事所以勸百
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絕世
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

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

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

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
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
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

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
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
也

博學之
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
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
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

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

經097-239

右第二十章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

右第二十一章子思承上章夫子天道人道之意而立言也自此以下十二章皆子思之言以反覆推明此章之意

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人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蓋人一生日用動靜語默莫非天理流行發見處使之也如虎狼父子之仁如鳥反哺之義在人之父子固當盡其仁在人之君臣固當盡其義如此類皆是率性之道只是自誠更不待思所謂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之德也自有人品高下理會了學者須是窮理窮到此處方能盡其性

盡人之性只一般人物氣稟不同人雖稟得氣濁善底只有昏明厚薄之別但能以聖人有教化去開通他使復其善底物稟得氣偏了聖人亦無如之何惟是用教化盡惻他只是所以處之各當其理且如禽獸雖是人使他是用他善底如馬牛之用之類聖人教化亦不能盡變他天理流行發見處使之也如虎狼使之父子之仁如鳥反哺之義聖人亦不能盡變他且如黎民時雍百姓昭明協和萬邦聖人教化大地之人自有人品好底安居樂業之時然百姓終是不能盡同如堯舜之時猶有不肖之人在大抵物稟得氣只是一理那大小之間雖只是一理那大小之間雖只是一理那大小之間雖

右第二十二章

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為能化

右第二十三章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

右第二十四章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為貴

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知去聲成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

和後有是物否曰且看他聖人說底正文語脈如何說物之終始猶言體物而不可遺之類物之終始猶言

無物也故君子之明乎善知乎自誠有恒之誠德之強力欲修有可見之成功苟不如是雖博聞多識猶為虛存已自誠也成物道也誠自成而道自道也誠非自成己而已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

右第二十五章言人道

第二十六章 言天道也

故至誠無息無虛假自無間斷不息則久久則徵久而有驗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徵則悠久也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

悠久即悠遠而無窮矣悠遠故其積也博厚而以厚博厚故其發也高大而光明

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

其書之所以成而行之所以成而言之所以成而天地之所以成也

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此以下復以天地明至誠無息之功用之盛中庸之書蓋以此終之

不貳則誠一不測過曰神物之多有如此

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

極其盛而有下文生物也

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今夫水一勺

右第二十六章 道也

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

是故居上不驕爲下不

右第二十七章

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災及其身者也

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位苟不徵也

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

右第二十八章

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

右第二十九章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

無不覆幬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

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

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

右第二十章 言人道

唯天下至聖為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温柔足
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
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 溥博淵泉而時出之 溥博
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
說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
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者莫
不尊親故曰配天 配天者德侔天地也一說至聖如此須是
全體大用皆小者精者無不盡乃可以當之

右第三十一章

唯天下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

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

苟不固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温柔足以有容也發强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

溥博如天淵泉如時見而民莫不敬

溥博淵泉而時出之

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信

溥博淵泉而出之

溥博淵泉而時出之

溥博如天淵泉如淵

右第三十三章子思因前章極致之言反求其本復自下學為己謹獨之事推而言之以明致平篤恭而天下平之盛又推其妙至於無聲無臭而後已為萬一篇之樞要而約言之一章之內丁寧示人之意至深切矣學者其可不加省察而深體之乎

後學 成德 校訂

史記世家曰孔子名丘字仲尼其先宋人父叔梁紇
母顏氏以魯襄公二十二年庚戌之歲十一月庚子
生孔子於魯昌平鄉陬邑爲兒嬉戲常陳俎豆設
禮容及長爲委吏料量平 爲乘田 牛羊遂長 適周問
禮於老子既反而弟子益進昭公二十五年甲申
孔子年三十五而昭公奔齊魯亂於是適齊爲高
昭子家臣以通乎景公 公欲封以尼谿之
田晏嬰不可公感之 孔子遂行反乎魯定公
元年壬辰孔子年四十三而季氏強僭其臣陽虎
作亂專政故孔子不仕而退修詩書禮樂弟子彌
衆九年庚子孔子年五十一公山不狃以費畔季
氏召孔子欲往而卒不行 定公以孔子爲
中都宰一年四方則之遂爲司空又爲大司寇十
年辛丑相定公會齊侯于夾谷齊人歸魯侵地十
二年癸卯使仲由爲季氏宰墮三都收其甲兵孟
氏不肯墮成圍之不克十四年乙巳孔子年五十
六攝行相事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魯國大治
齊人歸女樂以沮之季桓子受之郊又不致膰俎

於大夫孔子行 適衛主於子路妻兄
顏濁鄒家 適陳過匡匡人以爲陽虎而拘之
既解還衛主蘧伯玉家見南子 有失子路及未見好
去適宋司馬桓魋欲殺之 又去適陳
主司城貞子家居二歲而反于衛靈公不能用 有
晉趙氏家臣佛肸以中牟召孔子孔子欲
往亦不果 將西入 適周問
又干伯玉蘧公問陳不對而行復如陳
乃召冉求 季桓子卒遣一召謂康子必召孔子其臣止之
孔子如蔡及葉 楚昭王將以書社地封孔子令尹
子西不可乃 止 又反乎衛時靈公
已卒衛君輒欲得孔子爲政 而冉
求爲季氏將與齊戰有功 乃召孔子而孔子
歸魯實哀公之十一年丁巳而孔子年六十八矣
然魯終不能用孔子而孔子亦不求仕乃敘
書傳禮記 刪詩正樂 序易繫
象說卦文言 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

七十二人
麟 孔子作春秋 明年辛酉子
路死於衛十四年庚申魯西
三葬魯城北泗上弟子皆服心喪三年而去唯子
貢廬於冢上凡六年孔子生鯉字伯魚先卒伯魚
生伋字子思作中庸
何氏曰魯論語二十篇齊論語別有問王知道凡二
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頗多於魯論古論出孔
氏壁中分堯曰下章子張問以為一篇有兩子張
凡二十一篇篇次不與齊魯論同

程子曰論語之書成於有子曾子之門人故其書獨
二子以子稱
程子曰讀論語有讀了全然無事者有讀了後其中
得一兩句喜者有讀了後知好之者有讀了後直
有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
程子曰今人不會讀書如讀論語未讀時是此等人
讀了後又只是此等人便是不曾讀
程子曰頤自十七八讀論語當時已曉文義讀之愈
久但覺意味深長

學而第一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

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有子曰

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

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

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

則以學文

子夏曰賢賢

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

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

主忠信

者無友不如己過則勿憚改

歸厚矣

論語彙編卷一

六

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

曰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小大由之有子

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

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

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

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

論語彙編卷一

七

經097 255

論語集編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因不失其親
亦可宗也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
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
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

人也 尹氏曰君子存此心則是非邪正之
不知人則是非邪正之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

子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
子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 道謂引導之也政謂法制禁令也齊所以一之也免謂苟免刑罰也恥謂有所不爲而至於善且格也
不從者自有所恥而且格

子曰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未有恥心而能自至於善者故必有以使之有恥而且格也
子曰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 古之學者自小學而入大學大學之教以窮理爲先故必十五而志于學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

三十而立 有以自立而不能惑也
三十而立

四十而不惑 於事物之理皆明知其所以然而所當然者故其心泰然而無所疑惑
四十而不惑

五十而知天命 天命即天理之流行而賦於人物者也其消息盈虛有必然之故人生稟賦有厚薄命有修短而吉凶禍福之來皆有不能以智力爲者蓋莫非天理之自然也知此則無適而非順矣
五十而知天命

六十而耳順 聲入心通無所違逆蓋不思而得不勉而中雖聖人亦有所未至也
六十而耳順

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從心所欲而不過於矩則其生知安行之妙固有不待勉強而然者
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 孟懿子魯大夫仲孫氏名何於禮無違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

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 樊遲孔子弟子名須御爲孔子御車也孟孫即懿子未達而不能問恐其失指故以語之
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

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生事葬祭事親之始終具於禮而禮之節文又不外乎人之事親者隨其所處而各盡其道而已
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胡氏曰人之孝其親雖曰天性然亦有漸以習而不察者故復舉問以警之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惟其疾之憂

名曰人子能養全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

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為孝乎

○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

○子曰君子不器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不周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子曰攻乎異端斯

也已

論語集編卷一

子曰由誨

女知之乎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

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

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

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輗小車無

軏其何以行之哉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

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

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論語集編卷第二

後學 成德 校訂

八佾第三 凡二十六章 通前篇末二章皆論禮樂之事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八佾 舞名 季氏 魯大夫季孫氏也佾舞列也天子八佾諸侯六大夫四士每佾人數如其爵數季氏以大夫而僭用天子之樂孔子言其此事尚忍爲之則何事不可忍哉范氏曰樂盛則奉以周旋而已故雍徹以天子之禮而魯君用之三家以大夫之僭而季氏用之皆僭禮之甚者也蓋季氏之惡已著而孔子爲政先正禮樂則季氏之惡不容未去矣胡氏曰君子於其所不當爲小人與喪慶故也此季氏忌此矣且雖試父與君才向即擯而不爲子 ○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 徹祭畢而撤俎也天子宗廟之祭用周公魯公之禮也穆穆深遠之意天子之容也此雍詩之辭也子引之以明三家之僭非有相於此義而歌之爭知安作以私昔之辭之非耳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 胡氏曰人而不仁則人心亡矣其如禮樂何蓋禮樂雖非始於仁者所爲然非仁者不足以當之 ○子曰人而不仁如樂何 樂和樂也 ○林放問禮之本子曰大哉問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 易去聲○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尹氏曰孔子傷不如諸夏之僭亂反無上下之分也○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女音汝與平聲呼嗚名泰山山名在魯地禮諸侯祭封內山川季氏僭也冉有仕於季氏弗能救言神不享非禮也對言不能救以禮冉有也嗚呼歎辭言神不享非禮也曾謂泰山之神不享非禮而反不如林放乎林放魯人○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揖讓而升下而飲欺去聲揖讓和也爭勝者乃揖讓而升下而飲飲罰不勝者使飲也○此章言君子之爭不爭而有禮讓如此其爭也君子蓋深有以警乎時之薄俗而歎其不復古也○倩七練反盼普莧反倩口輔也盼目黑白分也素粉地畫之質也繪畫文飾也子夏讀詩見其上言倩盼之美質而下復有此三句不知其何謂故以為問也○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何謂也絢呼縣反又呼泫反此逸詩也巧笑謂口輔之美倩好口輔也盼目黑白分也絢文貌此兩句在素地而為絢故曰繪事後素繪后對反後去聲繪畫之事後於素也考工記曰繪畫之事雜五色必先以粉地而後施五采猶人有美質然後可以加文飾也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禮必以忠信為質而後可以行其節文猶繪事之必以粉地為質而後可以施其五采也起予言能起發我之意謂氏曰子貢因論卒而知學故告之以此諷孔子

天無所禱也謝於禱字無能有所禱而免乎言但當順理非特不當媚竈之不可媚奧也謝氏曰聖人之言遜而不迫使王孫賈而知此意豈爲辭而使其有過旦當安責若一時權宜小人平日所以事君者固已不可矣指以求合又不可博意而已也事君之道盡心而已矣豈有一毫之阿衛如是而可以爲事君之道乎正理而來當有一毫之阿衛如是而可以爲事君之道乎正理而來當有一毫之阿衛如是而可以爲事君之道乎正理而來當

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縱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

翕合也從放也純和也皦明也繹相續不絕也成樂之一終也○言合也五音各奏而和合如言其合也五音各奏而和合如言其合也五音各奏而和合如言其

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於是顚沛必於是 造次必

君子去仁惡乎成名

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

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

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爲國如禮

何

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爲可知也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

子出門人問曰何

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

子曰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

遠則親念而不及見親之心我不忘也遊必有方如已告之東即不敢更適西欲親必知己所在而無憂若已出必更易時刻以見在而不易方則父母之心為心日日如此則父母在不遠遊之道也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

知猶記憶也常知父母之年則既喜其壽又懼其衰而不知已將及也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

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　范氏曰君子之於言非不樂也而不出恥躬之不逮也行不逮言則言不可不謹也

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

謝氏曰儉者德之共也以約失之者鮮矣　尹氏曰凡事約則寡過也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

訥遲鈍也　敏疾也　君子之於言寧訥而不敢盡其實於行寧敏而不敢後其事

子曰德不孤必有鄰

德不孤必有鄰　謝氏曰不修德以自輔而欲人之親己者惑也

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

數煩瀆也　辱見拒也　疏見絕也　子游之言蓋出於此

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

幾微也　諫以微婉為貴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　此事親之常法也

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

遠則親念而不及見親之心我不忘也遊必有方如已告之東即不敢更適西欲親必知己所在而無憂若已出必更易時刻以見在而不易方則父母之心為心日日如此則父母在不遠遊之道也

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

經097-267

公冶長第五 此篇皆論古今人物賢否得失蓋格物窮理之一端也凡二十七章胡氏以爲疑多子貢之徒所記云

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絏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 妻去聲下子細力追反縲力追反絏息列反公冶長魯人縲索也古者拘囚繫之牢獄中以黑索其人能守信不枉己以從人雖或拘囚而非其罪可以妻其子矣又言其人雖嘗陷於縲絏之中而非其罪則固無害於可妻也夫有罪無罪在我而已豈以自外至者爲榮辱哉記曰公冶長雖在縲絏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蓋用此語而其文小異可知其所遇特無妄之災耳 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 南容孔子弟子居南宮名縚又名括字子容魯大夫孟僖子之子也謹於言行故世也事又見第十一篇白圭玉缺曰公冶長之賢不及南容故以兄之子妻之蓋亦因其行而知其心也此以己私心窺聖人也凡人有兄弟女必量其才而未配者不當有所避嫌也若孔子之事則直以其人之長幼時先後皆不可知雖以爲嫌且不可避嫌之事豈肯自取乎聖人平

○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 焉於虔反○子賤孔子弟子姓宓名不齊上斯斯此人下斯斯此道子賤蓋能尊賢取友以成其德者故夫子既歎其賢而又言若魯無君子則子賤何所取友以成此德乎因以見前說之義詳且密也○愚案集義程子曰君子且此人何所取以成此德乎因以見魯之君子不少而安於小成者之多也蘇氏曰魯之君子不少孔子四十九歲有子知仁愛人而子賤少孔子三十歲先言其道師友之間而子賤獨以君子稱之則其德之成蓋有自來矣胡氏曰論語記子賤爲單父宰之事者三此稱魯無君子而取斯以爲友者十一人皆賢於魯人之甚者不然何以成其德哉又曰子賤之賢不齊者五人故不齊所以治魯蓋不專所治者小所治者大則庶幾矣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 女音汝瑚音胡璉力展反○子貢孔子弟子姓端木名賜衛人瑚璉宗廟盛黍稷之器夏曰瑚商曰璉周曰簠簋皆飾以玉器之貴重而華美者也子貢見孔子之以此器比己而問所以爲何器也孔子告之以此蓋欲因師言以省己之所未至也而夫子吉之如此則子貢雖未至於不器之大但其才德高下所以長等而敎其夫者備矣謂之器則因適於用然未若不器之用也謂之瑚璉則以其美貴可以薦之宗廟也然瑚璉雖貴未免於器可器且賜也味此理而有所自見其所未至則亦何有窮極哉○案前篇子曰君子不器此又因子貢之問而言君子之成德不但於器而已蓋欲其用而無不周非特爲一才一藝而已蓋氏曰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則萬事萬物之理莫不並構於我人此生也

過我無所取材 材音才從好生去聲與平聲材猶段也古字借用○材猶才也言其能從己者但以其子路以為實然而喜夫子之勇不可過也而過禹見未知所裁度也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 子路之於仁蓋日月至焉者故在或十或百不能必其有無故不以不知告之 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 乘去聲以田賦出兵故謂兵為賦春秋傳所謂悉索敝賦是也言子路之才可見者如此仁則不能知也 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 千室大邑百乘卿大夫之家宰邑長家臣之通號 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 朝音潮○赤孔子弟子姓公西字子華○言此問子諸說有伴與一字之才而不之取以為習衰世仕於諸侯大夫之事而不能有以自學者何如曰治賦為宰與賓客言皆有國家者所不可廢之事雖當隆盛之時仕天子之朝亦豈能無事於此和直以從容風議為高故元祐議論考施多類此此所以墮於一偏之見也○問雖全體未是仁前於一事上能當理而無私心亦可謂一事之仁若曰才說仁便用以全體言若一事能盡仁便是他全體是仁皆全體有虧處一事必不能盡仁才說個仁便包盡許多事無不當理而無私者所以二子當不得聖人只許以才○冉求雅藝多才政事通達故可使為宰治賦公西赤習於威儀簡於禮節故可使賓客言語然皆不離乎日用之間而天理流行隨處發見故夫子各因其才而許之蓋所以勉其進於仁也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 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 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 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 三子各言其所長而夫子不以所長許之蓋不欲以一善而掩人之眾惡也 ○或問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 一數之始十數之終二者一之對也顏子明睿所照即始而見終子貢推測而知因此而識彼無所不說告往知來是其驗矣 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 與許也○胡氏曰子貢方人夫子既語之以不暇又問其與回孰愈以觀其自知之亞也聞一知二中人以上之實學而知之才也子貢平日以己方回見其不可企及故窮之如此夫子以其自知之明而又不難於自屈故既抑之又重許之使其所以終聞性與天道不待聞一知二而已也○或問五云曰胡氏亦得其旨但胡氏曰聞一知十舉始知終無不盡也聞志學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所聞行之不給也 范氏）

子路聞善勇於必行門人自以為弗及也故勉之（若子路可謂能期其尊矣）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仕于衛大夫名圉氏文其謚也）

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子貢疑孔文子有可恥之事而門人有以此而謚之者故問）

○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貌）其事上也敬（事）其養民也惠（愛）其使民也義（宜）

（子產鄭大夫公孫僑字子美也仲尼稱其有君子之道四焉如此而已蓋其事上下有限田疇井邑之類）

（事而稱之者也敬其事而知者一是也敬其事而稱之者如有所失事而不敬之類四者為是也今本）

（衍子字）

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

（事上也敬非有容悅之心如惠於民知後使之以義則民雖勞而不怨（或問子產使民如何子曰）

（居上不驕為下不偷治其政事其言忠信行篤敬雖之蠻貊不廢（言雖蠻貊之邦行此道也）

（蓋和順積中英華發外自然感人如此）

○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晏平仲齊大夫名嬰萊人其所長者）

（久則敬衰交而能敬所以為善）

○子曰臧文仲居蔡山節藻棁何如其知也（臧文仲魯大夫臧孫辰也居蔡以蔡為龜也節柱頭斗栱也藻畫水草名棁梁上短柱也蓋為藏龜之室而刻山節藻棁以文飾之）

（仲尼以其不務民義而諂瀆鬼神如此安得為知（或曰文仲能預知蔡焚之災故以為知）

（張子曰此事不可知）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慍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乎曰未知焉得仁（楚上卿執政者也子文姓鬬名穀於菟（虎）令尹官名已罷去職也慍怒也形於顏色為人臣而喜怨於君為人君而喜怒於臣皆私也）

（安識仁未能盡知此一節如拔之九地之下其心事必三思而後行若使智而大謀能盡知人不可大受仁而）

（事必三思而後行若使智而大謀能盡知人不可大受仁而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魯大夫名行父每事必三思而後行若使智而大謀能盡知人不可大受仁而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慍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乎曰未知焉得仁（知如字焉於虔反○令尹官名）

楚上卿執政者也子文姓鬬名穀於菟（虎）令尹官名已罷去職也慍怒也形於顏色為人臣而喜怨於君為人君而喜怒於臣皆私也）

安識仁未能盡知此一節如拔之九地之下其心事必三思而後行若使智而大謀能盡知人不可大受仁而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魯大夫名行父每事必三思而後行若使智而大謀能盡知人不可大受仁而

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子曰寧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可見此其知之可及也成公絀于陳事見僖廿八年傳寧武子所處皆智巧之事故不可及也下有道則智無道則愚其愚不可及也

○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

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

○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

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

○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

不如丘之好學也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

子曰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

雍也第六 凡十九章 皆以前大章之末二字名篇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 南面者人君聽治之位言仲弓寬宏簡重自有人君之度也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 子桑伯子魯人胡氏以為疑即莊周所稱子桑戶者是也簡者不煩之謂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

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大簡乎 大言泰而自治嚴則中有主而民不擾如是而行簡以臨民其事不煩而民不敢慢亦可也可乎家語記伯子不衣冠而處蓋大簡者和仲弓之疑夫子之過時也子曰雍之言然 仲弓蓋未知夫子之理有默契焉者故夫子然之

子曰可也簡

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大簡乎

子曰雍之言然 仲弓之理有默契焉者故夫子然之 程子曰子桑伯子之簡雖可取而未盡善故夫子云可也仲弓因言內主於敬而簡則自簡居簡以先有心於簡而多一簡字於敬字中和不能化移於他物故所行如此程子曰持身以敬則心不放肆而義理著明故其所以行之者又一切以簡為事則反入於疎略矣

釜請益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原思爲之宰與之粟九百辭以與爾鄰里鄉黨乎

釜六斗四升庾十六斗秉十六斛○乘肥馬衣輕裘言其富也周急謂救人之急繼謂增其所不足適往也原思名憲孔子弟子亦爲家宰五秉亦非少也九百亦不可辭以與爾鄰里鄉黨有相周之義也或曰與子之與子字衍文

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

程子曰子華使於齊冉子爲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使者出子華分所當得也使不當與孔子使也釜十斗庾十六斗秉十六斛○乘肥馬衣輕裘言其富也周急謂救人之急繼謂增其所不足適往也原思爲之宰與之粟九百辭

原思孔子弟子名憲爲家宰亦所當得也九百不可辭以與爾鄰里鄉黨有相周之義也或曰與子之與子字衍文

子曰毋以吾

以與爾鄰里鄉黨乎

毋以吾爲不知而故與之也鄰五家鄉五百黨一萬二千五百○常據人情而言故以鄰黨有相周之義也或曰與子之與子字衍文

程子曰子華使於齊冉子爲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使者出子華分所當得也使不當與孔子使也釜十斗庾十六斗秉十六斛○乘肥馬衣輕裘言其富也周急謂救人之急繼謂增其所不足適往也原思爲之宰與之粟九百辭

原思孔子弟子名憲爲家宰亦所當得也九百不可辭以與爾鄰里鄉黨有相周之義也或曰與子之與子字衍文

子曰毋以吾

以與爾鄰里鄉黨乎

毋以吾爲不知而故與之也鄰五家鄉五百黨一萬二千五百○常據人情而言故以鄰黨有相周之義也或曰與子之與子字衍文

尹氏曰此顏子於聖人未達一間者以其未能使天理明於內人欲消於外所未盡者不知而未嘗不知知而未嘗復行也如是而後謂之好學豈苟然而已哉

尹氏曰此顏子於聖人未達一間者以其未能使天理明於內人欲消於外所未盡者不知而未嘗不知知而未嘗復行也如是而後謂之好學豈苟然而已哉

雍也可使南面仲弓問子桑伯子何如子曰可也簡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大簡乎子曰雍之言然

南面謂可以臨民而治也子桑伯子魯人○簡者不煩之謂仲弓以己之敬行推之於人則其所以臨民者不煩矣然自處太簡則恐流於疎略故夫子告以可者此也

雍也可使南面仲弓問子桑伯子何如子曰可也簡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大簡乎子曰雍之言然

南面謂可以臨民而治也子桑伯子魯人○簡者不煩之謂仲弓以己之敬行推之於人則其所以臨民者不煩矣然自處太簡則恐流於疎略故夫子告以可者此也

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

遷移也怒以甲物而移於乙物也貳復也過已發而復萌也不遷怒不貳過言其能自克而不使情隨物以流也不幸短命死謂顏子三十二而卒○程子曰顏子之學在乎克己復禮天下歸仁而已不遷怒不貳過其目也

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

遷移也怒以甲物而移於乙物也貳復也過已發而復萌也不遷怒不貳過言其能自克而不使情隨物以流也不幸短命死謂顏子三十二而卒○程子曰顏子之學在乎克己復禮天下歸仁而已不遷怒不貳過其目也

子華使於齊冉子爲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子曰與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原思爲之宰與之粟九百辭以與爾鄰里鄉黨乎

子華公西赤字○乘肥馬衣輕裘言其富也周急謂救人之急繼謂增其所不足適往也原思爲之宰

與之粟九百辭

原思孔子弟子名憲爲家宰亦所當得也九百不可辭以與爾鄰里鄉黨有相周之義也或曰與子之與子字衍文

子曰毋以吾

以與爾鄰里鄉黨乎

毋以吾爲不知而故與之也鄰五家鄉五百黨一萬二千五百○常據人情而言故以鄰黨有相周之義也或曰與子之與子字衍文

尹氏曰此顏子於聖人未達一間者以其未能使天理明於內人欲消於外所未盡者不知而未嘗不知知而未嘗復行也如是而後謂之好學豈苟然而已哉

雍也可使南面仲弓問子桑伯子何如子曰可也簡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大簡乎子曰雍之言然

南面謂可以臨民而治也子桑伯子魯人○簡者不煩之謂仲弓以己之敬行推之於人則其所以臨民者不煩矣然自處太簡則恐流於疎略故夫子告以可者此也

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

遷移也怒以甲物而移於乙物也貳復也過已發而復萌也不遷怒不貳過言其能自克而不使情隨物以流也不幸短命死謂顏子三十二而卒○程子曰顏子之學在乎克己復禮天下歸仁而已不遷怒不貳過其目也

子謂仲弓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

犁雜文騂赤色周正中犧牲也用用以祭也山川之神也言人雖不用神必不舍也○程子曰父之惡不能廢其子之善如仲弓之賢自當見用於世也○范氏曰仲弓以此觀之則非與仲弓而有所隱也

子謂仲弓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

犁雜文騂赤色周正中犧牲也用用以祭也山川之神也言人雖不用神必不舍也○程子曰父之惡不能廢其子之善如仲弓之賢自當見用於世也○范氏曰仲弓以此觀之則非與仲弓而有所隱也

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

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

○季氏使閔子騫爲費宰閔子騫曰善爲我辭焉如有

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

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

今女畫

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

○再求

有澤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
女曰女得甘以 武城宰姓澤名滅明字子羽行路之小徑捷者公事
如欲 偃子游之名 ○楊氏曰君子小人分義也利之所在人所
當日也有以自 私可見矣 ○楊氏曰勤於人才無先故孔
子以得人為喜 如滅明者觀其一事之小而其正大如此情可見矣後世有不由徑
者人必以為明而法則無那媚之惑 ○胡氏安曰君取人必以正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偃之室
如滅明者可謂正行矣 ○子游為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爾乎曰
有澹

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 知者樂山二字出五穀故 ○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 樂山喜好也知者達於事理而周流如水故樂水仁者安於義理而厚重如山故樂山動而不括故樂靜而有常故壽 ○程子曰此非以山水之形似比仁知也蓋仁知者動靜不同其理分明只是仁知之心如此形容出來仁者靜知者動故其見得大下萬事萬理皆在吾心無不根於理雖靜而未嘗不動動而不是躁動知者動而有常雖動而未嘗不靜靜是已動底靜動是未動底動靜者是未動已動之間也仁者安於義理而厚重如山是靜而有常故壽知者達於事物而周流如水是動而不括故樂動靜不是截然兩物仁者之靜亦非槁木死灰之謂知者之動亦非馳騖紛擾之謂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 孔子之時齊俗急功利喜夸詐魯則生質而文勝猶有先王之遺教易興也然其變而至於道則皆非聖人不能 ○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 觚音孤古禮器名蓋當時失其制而為之者 ○程子曰觚而失其形制則非觚也舉一器而不合法度者皆是 ○謝氏曰觚所以飲人而人自飲於觚非觚之罪故君子貴乎自治而已 ○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 觚而失其為觚之制則非觚矣故再言之以深歎之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夫音扶弗畔猶不背也君子學欲其博故要之以禮如此則可以不背於道矣 ○程子曰博學而不知要則汗漫而無歸要而不博則淺陋而不通 ○謝氏曰博文約禮學者之事是豈有二道哉蓋博學而詳說將以反說約也非務博以為奇也守約以為固也非反博以為非也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 南子衛靈公之夫人有淫行孔子嘗主於其家靈公與之同車以行如市人觀之 ○程子曰孔子之時衛君無道而南子以色亂國孔子見之蓋有不得已焉者 ○謝氏曰觀其矢之之辭則其中心之不說可知矣 ○子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 中庸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 ○程子曰中者不偏不倚庸不易也天下之正道精義之極乎至神者也 ○謝氏曰人而不能中庸則不得其正而入於邪矣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 博施謂廣及衆人濟謂有以救其患 ○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 堯舜聖人之盛德而猶有所未盡者仁之為道雖高而實不遠故以聖人之事言之 ○程子曰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推己及人可謂仁之方非仁之體也仁者渾然與物同體豈有己之可言既有己矣安得不病 ○謝氏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若己不欲立而立人己不欲達而達人豈復有我之間哉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夫音扶弗畔猶不背也君子學欲其博故要之以禮如此則可以不背於道矣 ○程子曰博學而不知要則汗漫而無歸要而不博則淺陋而不通 ○謝氏曰博文約禮學者之事是豈有二道哉蓋博學而詳說將以反說約也非務博以為奇也守約以為固也非反博以為非也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 南子衛靈公之夫人有淫行孔子嘗主於其家靈公與之同車以行如市人觀之 ○程子曰孔子之時衛君無道而南子以色亂國孔子見之蓋有不得已焉者 ○謝氏曰觀其矢之之辭則其中心之不說可知矣 ○子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 中庸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 ○程子曰中者不偏不倚庸不易也天下之正道精義之極乎至神者也 ○謝氏曰人而不能中庸則不得其正而入於邪矣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 博施謂廣及衆人濟謂有以救其患 ○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 堯舜聖人之盛德而猶有所未盡者仁之為道雖高而實不遠故以聖人之事言之 ○程子曰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推己及人可謂仁之方非仁之體也仁者渾然與物同體豈有己之可言既有己矣安得不病 ○謝氏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若己不欲立而立人己不欲達而達人豈復有我之間哉

平二百正

仁知之別何也曰凡己欲即人及人不待推以譬度而後能之者如也以己之欲譬己之於人知其必欲此而後施之其實皆不出乎常人之心聖人知此而已矣故博施濟衆舉以語堯舜其猶病諸夫博施濟衆乃能盡聖人之一事不欲少者亦然不特此也無貴賤貧富皆不可以不然是乃聖人之所不能者然後謂之盡道而堯舜猶以為病則仁之為道豈不大且遠乎此子貢所以起問之意猶曰必如此聖乎子曰堯舜其猶病諸者言此何止於仁必也聖人能之乎則雖堯舜之聖其心猶有所不足於此也以見夫仁者之心也於此觀之可以見天理之周流而無間矣然仁之體其切於此而欲以及於人則知之事而仁之術也於此驗焉則有以時其人欲之私而全其天理之公也程子曰以手足痿痺不知為己之一體莫非人也必得所以通之然後為仁夫博施濟衆固非不欲少者亦然但有所不暇也故必己欲立而後立人己欲達而後達人夫豈舍己之外而別有所謂立人達人之方也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即所謂能近取譬而仁之方也已

論語集編卷第三

後學 成德 校訂

經097 277

述而第七 此篇多記聖人之謙德其次則記行事之實凡二十七章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 述傳舊而已作則始也故作非聖人不能而述則賢者可及然自謙比老彭則其德之盛可知蓋信而好古則於先王之道有所作而不敢作於前人有所述而不敢述於後人聖人之謙德如此老彭商賢大夫蓋殷之賢者也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 默識謂不言而心通之學不厭誨不倦皆己之所自盡而人則有不能焉聖人之謙德如此

子曰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 此四者皆學之大端而人所易忽聖人自謙未能而又以是為憂其勉人亦至矣

通志堂藏板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 默識謂不言而心通之學不厭誨不倦皆己之所自盡而人則有不能焉聖人之謙德如此

子曰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 此四者皆學之大端而人所易忽聖人自謙未能而又以是為憂其勉人亦至矣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 燕居閒暇之時申申其容舒而有則夭夭其色和而順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 復猶又反

子曰志於道 志者心之所之謂道則人倫日用所當行者是也知此而心必之焉則所志不二

據於德 據者執而不失之謂德則所行有得於心而不失之謂

依於仁 仁則心德之全體存養之熟純亦不可間者也朝夕遊

通志堂藏板

於仁 仁則心德之全體存養之熟純亦不可間者也朝夕遊於藝 藝者六經之文射御書數之目皆至理所寓而日用之不可闕者也朝夕遊焉則其涵泳從容無適而非此理之流行矣

子曰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 束脩十脡也古人相見以贄為禮其薄者不過束脩而已作則始也故作非聖人不能而述則賢者可及然自謙比老彭則其德之盛可知蓋信而好古則於先王之道有所作而不敢作於前人有所述而不敢述於後人聖人之謙德如此老彭商賢大夫蓋殷之賢者也

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 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舉一隅而不知其三反者則不復教也此教人之法亦以見學者當自盡於此理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 束脩十脡也古人相見以贄為禮其薄者不過束脩而已

之側未嘗飽也

子於是日哭則不歌

子食於有喪者

惟我與爾有是夫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

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

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

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子曰為樂之至於斯也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

舟有曰夫子為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

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為也

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

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

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

也 ○葉公問孔子於子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行去聲○程子曰教人以學文脩行而存忠信之本也朱子曰其初須是講學既明而後脩其身以至於人一事如何曰世上也自有全體大用底人學文如此○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 程子曰聖人德盛而化神有不可知者君子學以至乎聖人而未能盡其道者也○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恒者斯可矣 程子曰有恒者之心於仁而無間斷也善人者之心於仁而無間斷也○子曰善人之道也不踐迹亦不入於室 踐迹謂循前人之成法入室謂造其精微之極程子曰善人之道也不踐迹則不蹈襲前人之陳跡而自有以見其實理亦不入於室則不局於所見而無以盡其蘊蓋善人之資美而不為學以明之則其為善有限而不能充其量矣○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 程子曰聖人之德不可知君子之德可以學而至也○子曰亡而為有虛而為盈約而為泰難乎有恒矣 亡讀為無恒胡登反下同程子曰人之德有恒則內外如一雖欲為偽而不可得雖欲無恒而不可得○子曰亡而為有虛而為盈約而為泰難乎有恒矣 亡讀為無恒胡登反下同程子曰人之德有恒則內外如一雖欲為偽而不可得雖欲無恒而不可得○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 程子曰苟志於仁則其心公而無私矣○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程子曰仁者人之本心在我豈遠乎推而行之則是矣○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 陳國名司敗官名知禮故以為問昭公名稠習於威儀之節當時以為知禮孔子名丘如此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 揖去聲巫馬期姓施名旗孔子之弟子名巫馬字子期者也○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取於吳為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 取七住反下同為同姓故謂之吳孟子魯大夫名稱其君而為之諱也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 子不可自謂其君為吳孟子而魯人諱之以為過而不改則又未嘗不以為有過而為之諱也故聖人不以此而廢其自責之公也○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 與平聲反復也○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 與許也進謂求益於善退謂自棄於惡何甚猶言不必也○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言仁在我豈遠人以為遠而不求哉但反而求之則在我者即是而天理之公自見

則吾未之有得 ○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
不倦則可謂已矣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為之不厭誨人

子路對曰有之誄曰禱爾于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禱久
矣 ○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
稱焉 泰伯第八

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君子篤於親則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詩云戰戰兢

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

也曾子平日以為身體受於父母不敢毀傷故於此使弟子開其衾小

子扶

論語集編卷四

十三

而思有外物而損其事物之誘心將以累己有如此者知人心所以陷

于當任理義以勝欲如臨深履薄未一朱子曰自此以前曾子自守之

於己皆合何曰若是不小事也程子程子曰禮也是曰今人皆以偷

偷為禮而不知其非義理子曰說得子是後得聖人之道者曾子也

曰知之深信之篤守之固而能如此其謹也可以見矣傳曰曾子

謂其弟子曰吾以今日之免乎小子其勉之哉○孟敬子問之

孟敬子曾大夫仲孫氏名捷謚敬子

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

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曾子之讓辭欲敬子知其所言之善而識之也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

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

遠猶去聲○貴猶

重也容貌身體之運動也暴粗厲也慢放肆也信實也倍與背同籩竹器豆木器皆祭祀所

論語集編卷四

十四

用之禮器也有司主其事者也尹氏曰此言君子修己以敬之事動容貌正顏色出辭氣

所以修己而敬人之道也○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

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

也是豈顏子之心哉○吳氏曰子貢多言而好辯知卜商子張之
故又見其如此信乎其優入聖域也此說如何曰即其言觀之
善一曰○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
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
而不可奪可以託君子也與君子人也與字上下皆當重讀
臨大節如是子貢之心則不然○一說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
都是一般此說非是○程子曰君子若無其才而有其德則人
之託付寄命是肯親信為臨大節而不可奪是有守也○君子
理會得方可謂之君子○尹和靖曰士當如此○謝氏曰曾子
之言蓋為如人所敬信不能受人之託寄命是我不能安人
動有害子氣象○此章大節謂生死之際可見

重而道遠
能勝重事非毅無以致遠

以仁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曾子善養氣故言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弘是寬而有制毅是強而有守○程子曰弘而不毅則無規矩
之繩墨不能立事毅而不弘則偏狹而不能居之○尹和靖曰
弘毅無近名之事○謝氏曰弘而不毅則近於放毅而不弘則
入於隘○楊氏曰弘而不毅則無以居之又曰弘大則能勝重
毅強則能造遠○呂氏曰弘而不毅則無以為仁之體毅而不
弘則仁之用不廣○張子曰弘毅寬而栗剛而塞簡而廉○又
曰弘毅則不為物所移○又曰弘大則事物之來不足以窮之
毅固則能立其志○又曰弘毅則能盡人之性○又曰弘毅則
能盡己之性○又曰弘毅則能盡物之性○又曰弘毅則能盡
人物之性○又曰弘毅則能盡天地之性○又曰弘毅則能盡
天地之化○又曰弘毅則能盡神明之德○又曰弘毅則能盡
天地之用○又曰弘毅則能盡天地之德○又曰弘毅則能盡
天地之道○又曰弘毅則能盡天地之理○又曰弘毅則能盡
天地之性○又曰弘毅則能盡天地之化

不易得也 易去聲（設科也至疑當作之）○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穀善也）不易得也（楊氏曰難字之義）○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好去聲○篤厚也）篤信好學則不惑守死則不變善道則不行（程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非篤志固執不能如是）

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見賢遍反○君子見危授命則仕危邦者致命遂志之義在外則不入可也亂邦未危而先求去則已棄其國矣故深責其身而去之天下舉一世而言無道則隱其身而不見也此惟為自好者而言）

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孟子曰士之自處當如是也然為信好學其本歟惟信之篤而後能好之好之然後能守之不移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

謀其政（程子曰不在其位則不任其事）○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摯魯太師名摯適齊之事見周南召南序說關雎亂之卒章也史記曰關雎之亂以為風始作樂之始也○蘇氏曰天下之治亂繫於風俗之正不正風俗之正不正繫於上之所以化之而已孔子自衛反魯而正樂適師摯在官之初故樂之美盛如此）

不信吾不知之矣（侗曰通悃愊無知貌愚而無知貌悾而無能貌吾之生物氣質不齊其中材以下有是病者甚多是病有是德則有是病以有是德故焉）

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雖恐其或失之不得放過才說姑待明日便不可也○南軒曰學者常懷不及之心猶恐失之而放過是自棄也故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一善自居以一知自喜是自足也）

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唯指理也蕩蕩廣遠之稱也言物之高大莫有過於天而堯之德大其所以為堯者又不可以形似求其所以為天者又不可以名狀蓋其德之廣遠不知天之不可以為天而天之所以為天者堯實則之故其德之大亦不可以名狀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成功事業也煥光明之貌文章禮樂也）

有臣五人而天下治（舜臣五人謂禹稷契皐陶伯益）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書泰誓之辭亂治也十人謂周公曰召太顛閎夭散宜生南宮适其一人謂文母）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為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稱孔子者上係武王君臣之際記者謹之才難蓋古語也如左氏傳稱才子必賓于王庭以為風始作樂之才者能分畫夫天生此民之才而孔子然之也才者德之用也唐虞兩有天下之時而言才難道其身而不見也此惟為自好者而言）

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泰誓曰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以事神蓋天下歸文王者十六州割其疆土以事紂蓋天下歸文王之勢已如此而文王之德足以化商人與之人歸之乃不取而服事焉所以為至德也孔子因武王之言而及文王之德且與泰伯皆以至德稱之曰它人不與焉所以為至德也孔子曰起予者商也以孔子之言而自為一章）

○子曰禹吾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矣（間去聲非毀之也菲薄也致孝鬼神謂事神明也黻冕祭服也溝洫田間水道以正疆理其宜所以無遺陰之可議也故再言以深美之雖恐其或失之譬學者當如是也程子曰學者之心猶恐失之而放過是自棄也故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一善自居以一知自喜是自足也）

論語集編卷第四　後學　成德　校訂

子罕第九 凡三十章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者多矣而言之少也故門人備記之事至於

卷懿文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

博學而無所不通無所不能故無所成名也

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乎射乎吾執御矣

執專執也射御皆一藝而射難於御執御則人皆能之故執之以成名子外其身以

聖人道全而德備若可以偏長目之也重其人以見夫子之大而所學者博而無

所指其名以一藝而得名於世蓋莫聖人而不知者也故夫子因門弟子之問而使

我何所執而名之

麻冕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下

為名乎然則吾將執御矣○南軒張氏曰聖人之道全而德備若可以偏長目之

成也夫豈知本未精粗一以貫之之妙哉 程子曰射御雖小藝然必志意精專

若不專心致志則不能中況聖人之教人乎 或曰射御皆武事也故以為名

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下

麻冕緇布冠也古者織布績麻而冠蓋以三十升為正祭服之冠也 純絲也儉

省約也 拜下禮也臣見君之禮 泰驕慢也 程子曰此四者何用特立之以其有

所主而言也 或曰聖人之教人各因其人之所偏而救之故其言如此 愚謂聖人

之教人隨事制宜固不一端然其大體則有不易者此四者是也 張子曰拜下

禮也今拜乎上是為人臣者以己之敬為恭而不知其為諂也 楊氏曰非智足以知聖人

之高非德足以及聖人之厚而欲學聖人之所為是以聖人為可偽而為也 愚謂

聖人有所獨有而無所不有有所獨無而無所不無何也 絕非學而可至 蓋天

理之自然 故曰非智足以知聖人之高非德足以及聖人之厚而欲學聖人之所為

是以聖人為可偽而為也 此言最為親切 學者之病大抵如此 ○子絕四毋意毋

必毋固毋我

我私己也 者相因為紐始起於意之私繼而必固我成矣 蓋子之所在事事至善

而揭焉 動也 喻絕之之深 ○程子曰聖人之教人各因其人之所偏而救之故其言

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

空空猶言無所有也 叩發也 兩端猶言本末 ○程子曰聖人之教人各因其人之

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

王肅云鳳鳥靈鳥也圖龍馬負圖而出文王時皆至聖人之瑞也此二者不至不出明己不得其時也○子

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

齊衰者喪七而反之衣也冕衣裳者祭服也瞽無目者也作起也趨疾行也此三者皆有盛服也瞽無目者作起而趨疾行也此三者皆有盛服也瞽無目者作起而趨疾行也此三者皆有盛服也瞽無目者作起而

美玉於斯韞匱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

○子貢曰有

之哉吾待賈者也

隨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子欲居九夷

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子曰吾

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爲酒困何有於我哉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

○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

○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

回也與

○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

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

○子曰苗而不秀者

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

不足畏也已

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爲貴巽與之言能無說乎繹之爲貴說而不繹從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說文曰法度也言人所守以爲法度者也巽恭順也說音悅繹尋其緒而通之也末無也已矣言不能改者亦不能繹從者雖不能改心亦樂於從善而已矣○程子曰聖人之言豈不欲人改過但人不能改過則無如之何聖人不能使人改過也

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

帥將也匹夫匹婦也志謂志意之所主也○程子曰三軍之衆一心固結豈可奪哉匹夫之微志氣所立或可奪也

子曰衣敝縕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

敝壞也縕亂麻也枲也著也袍以表衣也狐貉以皮爲裘貴者之服也○程子曰此子路之事也子路之心以物我爲一視軀殼如外物故能如此然亦豈可以語人哉

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忮害也臧善也○程子曰子路終身誦之則其平日之所蔽可知矣

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

言是道也則無所往而不善何足以臧言不足臧也

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

此子路之所以爲賢也然不求人知而人自知不求人譽而人自譽則其所以自修者不待勉而至矣

子曰衣敝縕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此孔子稱子路之辭也蓋子路之心以物我爲一視軀殼如外物故能如此然亦豈可以語人哉

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

此孔子教人之意程子曰聖人未嘗言易以勉人之不善未嘗言難以阻人之進但人自以爲不能進耳未知所以進也子路之勇於自修如此宜其聞善言而喜也然苟安於此而不知變則其所謂善者特世俗之善而已豈足以語聖人之道哉

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

歲寒時之冷者也凋謝也○程子曰小人之在治世或與君子無異惟臨利害遭事變然後君子小人之所守見也○尹氏曰在治世不以爲榮在亂世不以爲辱故能貞固守節如此學者所當深味也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

此以人之德性之全體而言也知者知此理仁者體此理勇者能此理三者之實一心而已然非知之明則無以見理之全非仁之至則無以體理之實非勇之果則無以勝私故不惑不憂不懼隨其所入而言也程子曰三者之道雖曰人所固有然非學以明之則不能知非力以行之則不能至故曰子路問成人之道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矣今人但能明理而不能力行或能力行而不能明理或雖明理力行而不能養其德性皆不足以爲成人也

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

可與者可以與此事也共學學以求知也適道適其所往也立謂能自守而不變權稱錘也所以稱物而知輕重者也事至而稱其輕重使合於義也○程子曰可與共學未必能進於道可與進於道未必能守其所學可與守其所學未必能權輕重而不失其宜學者學此而已

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

唐棣郁李也偏發貌反翻也爾近也室是遠而二句逸詩也

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

夫音扶○程子曰聖人未嘗言易以勉人之不善未嘗言難以阻人之進但人自以爲不能進耳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言由此言極有涵蓄意味夫子之意未安也故即而不取詳味夫子之言則其所以教之之意可見矣○尹氏曰此夫子借其一言以開之使學者玩索而自得之也蓋聖人動容造道者不離乎日用之間

經097 289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恂恂信也似不能言貌
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閒閒如也侃侃剛直也閒閒和悅也
君在踧踖如也與與如也踧踖恭敬也與與威儀中適也
君召使擯色勃如也足躩如也擯主國所以接賓客也勃變色貌躩盤辟貌
揖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後襜如也揖左人則用右手右人則用左手衣前後欲其齊整
趨進翼如也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趨疾而端莊也翼如鳥舒翼也
立不中門行不履閾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中門門中央閾門限也
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攝齊摳衣也鞠躬謂敛局也
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進翼如也復其位踧踖如也
鞠躬如也如不勝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戰色足蹜蹜如
有循享禮有容色享獻也循順也
私覿愉愉如也覿見也
君子不以紺緅飾紺深青揚赤色緅淺絳也
紅紫不以爲褻服紅紫間色
當暑袗絺綌必表而出之袗單也絺細葛綌粗葛
緇衣羔裘素衣麑裘黃衣狐裘麑幼鹿
褻裘長短右袂必有寢衣
長一身有半
狐貉之厚以居
去喪無所不佩
非帷裳必殺之
羔裘玄冠不以弔
吉月必朝服而朝
齊必變食居必遷坐
齊必有明衣布

不食臭惡不食失飪不食食饐而餲魚餒而肉敗不食色惡
不正不食不待其醬不食肉雖多不使勝食氣唯酒無量不及亂沽酒市脯不食
不撤薑食不多食祭於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食不語寢不
言雖疏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食音嗣陸氏曰舊論瓜作必齊側皆反孔子雖薄物必祭其祭必敬聖人之
於食如此非錄口腹之欲蓋養人敬食如此非反食之心賜而不嘗則不敬矣
席不正不坐鄉氏曰聖人一言一動不苟如此非不正者雖正不敢坐也
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杖者老人所以扶衰病出入以備顛仆者也
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儺去聲阼才故反儺驅逐疫鬼也阼主階也主人之門階也
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問猶聞也再拜而送者敬其使之親己也
康子饋藥拜而受之丘未達不敢嘗孔子時為魯大夫禮大夫達不敢嘗嘗味也
廄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廄馬舍也
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腥必熟而薦之君賜生必畜之侍食於君君祭先飯飯扶晚反
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君命召不俟駕行矣
入大廟每事問每事問者每一事必問也
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
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殯所以安神也
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車馬重不拜祭肉員
寢不尸居不容尸偃臥如尸也居家燕處亦舒體而不容也
見齊衰雖狎必變狎素見者謂平日相親狎者也變謂改容貌也
凶服者式之式負版者式車前橫木也負版國之圖籍也
有盛饌必變色而作敬主人之禮非為己也
迅雷風烈必變變謝過也
升車必正立執綏綏挽以上車者
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內顧回視也疾言高聲親指指畫也
色斯舉矣翔而後集翔回飛貌言鳥見人顏色不善則飛去回翔審視可下人之見幾而作
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
共音拱嗅許救反作起也

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 共九音拱又居勇反嗅許又反○陳氏曰梁橋也時哉言雉之飲啄得其時子路不達以為時物而共其之孔子不食三嗅其氣而起見氏曰石經嗅作戛古通也見漢雅愚案如後兩說則共字當為拱執之義

論語集編卷第五

後學 成德 校訂

論語集編卷第五 十三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 先進後進猶言前輩蓋古人之言如此不用如其過於文也 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先進時人之言又曰言其質今反觀其文勝故時人之言如此不用如其過於文也 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先進時人之言又曰言其質今反觀其文勝故時人之言如此不用如其過於文也

論語集編卷第六

先進第十一 凡二十五章胡氏曰此篇記孔門弟子賢否之別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 先進後進猶言前輩蓋古人之言如此不用如其過於文也 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先進時人之言又曰言其質今反觀其文勝故時人之言如此不用如其過於文也

論語集編卷第六 十一

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 仁去聲○此十人者門人各因其材性所長分為四科孔子教人各因其材性所長分為四科孔子教人各因其材性所長分為四科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 說音悅○助我若子貢之能反己發明己所未發也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 間去聲○胡氏曰父母兄弟天倫之至人所不能無者間非己所能為者言人皆愛其親友人皆愛其父母兄弟而能使其親友人皆愛其父母兄弟者蓋其孝友之實有以感乎中故發乎外使人無得而議之爾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

之子妻之 妻並去聲○時大雅抑之篇也復此言事見家語蓋宰有喪於禮不弔故孔子以兄子妻之范氏曰言者行之表行者言之實有德其言如此則必能謹其行矣

○季康子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 好去聲○范氏曰哀公雖不及魯三桓而亦世卿知好學爲美事而不知學以治其身故孔子告之如此略若曰君不可不自學子路以人治人而不知以己治己故孔子以見子貢之意告之○范氏曰言者行之表行者言之實有德其言如此則必能謹其行矣何事不學而必欲問其人乎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爲之椁 椁外棺也○顏路請孔子之車以爲顏淵椁也孔子時致仕從大夫之後出入必乘車以徒行故不與也椁音郭

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徒行以爲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 言才不才人各愛其子己雖不及顏淵父之厚葬然以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則亦不得而薄葬也

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 再言之痛甚也○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 從去聲慟哀過也曰有慟乎 哀過之辭○夫人之爲慟而誰爲爲去聲下同○胡氏曰非慟非人情也

子曰不可 蓋不循禮也故夫子止門人厚葬之 葬去聲下同

門人厚葬之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 言回之視我雖如父而我之處回不可如父以厚葬也蓋回之父貧不能備禮門人不知而厚葬之故夫子以此告之○胡氏曰夫子之葬顏回蓋有使者入城啓門開于路隨而入遂其葬于路而後反門人之厚葬蓋不得而知也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 季路問事鬼神蓋欲因此以發明幽顯之理而未知所以告之故姑以其所急者而告之○程子曰此言非止於不知死而已蓋教人當務其實不必窮其理也○又曰子路只見下一截

子賽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

賢之書

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時中州有論事之書

堂矣未入於室也

論語集註卷六

四

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

由當強之外以輔其所不及門人知學之有序也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

或問

子曰然則師愈與

與猶孰也

曰然則師愈與

子曰過猶不及

過中之意

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

子張未達聖人之意以子張才高故常問掩己之不及

曰然則師愈與

與猶勝也

子曰過猶不及

過猶不及然其失中則一也

○魯人為長府

長府藏名藏貨財之所

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

仍因也貫事也言民氏之改作

公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為之聚斂以足其欲附益謂增加其賦以與周公之制

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鳴鼓聲之大者攻責之使門人不得與聞

論語集註卷六

五

柴也愚

參也魯

師也辟

由也喭

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

庶幾也空謂匱乏也

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

中去聲

不踐迹亦不入於室（踐迹謂循古人之成法入室謂得古人之心學故無常師隨人所長而學之）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善人資質美而未學故無常師隨人所長而學之則亦可以入聖人之室但未能有所得耳）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言稟命於尊長）如之何其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子路聞義勇為故以聞斯行之教之）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赤也惑敢問（惑疑也）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兼人謂勇於人之事）

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為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顏淵以師存不敢輕死明己先上）子曰予女（汝）與回也非爾所及也（非爾所及謂不及顏淵之死）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季氏家得臣二子故問之）子曰吾以子然問（子然非常也謂乃也）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以道事君者不從君之欲不可則止）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具臣謂備臣數而已）曰然則從之者與（言二子能從季氏之命）子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弑父與君謂季氏之不義）

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子路為季氏宰而舉子羔）子曰賊夫人之子（夫音扶子羔學未熟使之即仕人為學未熟於慢神虐民皆賊夫子羔子路之所為）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子路乃欲使子羔以政事為學故夫子惡其佞也）子曰是故惡夫佞者（夫子惡其佞也）

已矣（夫子）曰夫子何哂由也曰爲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唯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赤也爲之小孰能爲之大（相子曰若有公西華侍坐（坐財臥反）（鮮俱反）

點（父名）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長丁丈反）（毋音無）（以音已）（女勿以我長而難言）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女音汝）（爾音汝）（女勿以我長而難言）

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率所律反）（乘繩證反）（攝之涉反）（饉音謹）（爲于僞反）（比毗志反）（知音智）（哂式忍反）

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方謂比方之也）（足將樹反）（俟音巳）

子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爲小相焉（相去聲）（宗謂祭祀會謂朝覲端玄衣也）（章甫禮冠名）

點爾何如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鏗苦耕反舍上聲撰士免反異冠其去聲）（喟丘愧反）（歎他干反）（與平聲）

三子者出曾晳後曾晳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

顏淵第十二凡二十四章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牛問君子曰君子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矣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子夏曰商聞之矣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

○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訒曰其言也訒斯謂之仁矣乎子曰為之難言之得無訒乎

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浸潤如水之受物漸漬而入也譖莊陰反愬蘇路反○浸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譖莊陰反愬蘇路反○浸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爲棘子成衛大夫賢人文勝故爲此言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鞟猶犬羊之鞟

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爲棘子成衛大夫賢人文勝故爲此言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鞟猶犬羊之鞟

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張問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誠不以富亦

張問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誠不以富亦

雖有粟吾得而食諸

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

子路無宿諾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

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

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子曰博學於文

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

帥以正孰敢不正

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

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

子問政於孔子孔子

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為政焉用

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

風必偃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

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

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子曰是聞也非達也

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

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

夫聞也者色

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知子曰知人（上知字去聲下知人仁也知人知也）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一節作一節）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錯置也諸之也枉者不正使之直者使其改而直也）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鄉曏也）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夫子又未嘗以此告人故子夏疑而問）子夏曰富哉言乎（歎其言之切於事理）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皐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舜湯皆以無爲而治仁不見有不仁者若其遠去而所謂使枉者直也子夏蓋有以知之）

（知去聲下知之同）樊遲知而再告之（再告之者樊遲知而夫子告之以仁其意蓋以爲仁之道不止於此而又必有以知之使其未喻則必將復問矣既問於知又問於仁則其用心之切於求仁可見）曰愛人（愛人之理仁之體也）知人（知人之理仁之用也）樊遲未達（達通曉也）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此再告之語）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此樊遲自言其再問之意）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此子夏自言其所以疑而問之意）子夏曰富哉言乎（此子夏歎夫子之言）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皐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此子夏引舜湯之事以明夫子之言）

（此章之意程子以爲知人則能官人而愛人在其中矣蓋仁者愛人之心而其施之先後緩急之序則知者之事也樊遲之問仁知蓋各以其所偏而問然聖人之言則隨其人之所問而各因其材以答之非有定體也）

○愛人知人是仁智之用（愛人是仁之用而愛人者乃仁之所存也至於問知而論以知人者亦猶是爾）○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無自辱焉（告之善其說以道之然以義合者也故不可則止有以數而見疏者也道云者心平氣和理明意盡而從容決冷相觀而善誘之謂也）○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講學所以會友而其所以輔仁者多矣）

論語集編卷第六

後學 戚德 校訂

經097-302

子路第十三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請益曰無倦（倦厭也）仲弓爲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賢才有德藝之人）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其舍諸猶言人將自舍己之所知乎）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衛君謂出公輒也是時靈公薨輒拒其父而立其子以拒蒯聵之命故孔子自楚反乎衛）子曰必也正名乎（是時出公不父其父而又拒其父之命名實紊矣故夫子以正名爲先）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路以正名爲迂闊不達事情）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闕如闕其疑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陽氏曰名實不副則言不順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措置也）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苟且也）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爲圃曰吾不如老圃（樊遲以子不答己故又請學此小人之事故子路終不喻而去）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樊遲名須）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言民之歸己者衆不待稼而食也）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衛君謂出公輒也是時靈公薨輒拒其父而立其子以拒蒯聵之命故孔子自楚反乎衛）子曰必也正名乎（是時出公不父其父而又拒其父之命名實紊矣故夫子以正名爲先）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路以正名爲迂闊不達事情）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闕如闕其疑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陽氏曰名實不副則言不順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措置也）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苟且也）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爲圃曰吾不如老圃（樊遲以子不答己故又請學此小人之事故子路終不喻而去）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樊遲名須）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言民之歸己者衆不待稼而食也）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子曰今人不能學詩之效）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子謂衛公子荊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公子荊衛大夫苟且粗略之意合聚也）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苟且也）故曰苟合而已苟完而已苟美而已

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我者朞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以勝殘去殺矣誠哉是言也

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

違也

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

來

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

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

雖之夷狄不可棄也

已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

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
黨稱弟焉
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爲次矣 曰今之從政者
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 ○子貢問
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 狷者謹厚之人雖知未及而守有餘者蓋知未及則
有所不爲守有餘則有所不爲也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
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善夫 恒卦爻辭言人而不恒則或承之羞
不恒其德或承之羞 子曰不占而已矣 易筮法揲蓍求卦以觀變占而玩其辭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和者無乖戾之心同者有阿比之意 ○子貢問
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
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 如字之音○子
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
也器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
使人也求備焉 易事難說器小難備皆以君子小人之心私而到天理人欲之關蓋相反而已矣
子貢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
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
怡如也可謂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 胡氏曰此言士之交際也其未相親則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
怡如也可謂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 ○子曰善人教
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 即就也言教民之善者使之習於武事亦七年而後可用
民戰是謂棄之 ○子曰以不教

憲問第十四 凡四十七章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穀祿也邦有道不能有所匡濟而但知食祿皆可恥也憲之狷介其於邦無道穀之可恥固知之矣重於自勉而不可以已也則未之知也故夫子因其問而并告之以爲其志使知所以自勉）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爲仁矣子曰可以爲難矣仁則吾不知也（克好勝也伐自矜也四者之累人之所甚難而能未必皆仁故夫子以是許之然其所以爲仁之功則有不可得而勉矣）

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爲士矣（懷居謂安其所處而不能遠大以進其德也）

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危高也行謂踐履孫順也）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有德者之言必誠有言者之言或巧有仁者之心必公有勇者之氣或偏）

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羿善射奡盪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南宮适即魯大夫南容也羿有窮國君篡夏后相而代其國奡寒浞之子力能陸地行舟相傳浞使奡殺相而奪其妻后羿收斟灌斟尋二國之衆滅奡及其子於過戈於戈禹夏后氏之始興也稷周之始祖也躬稼謂親耕稼以爲民先也）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

子曰爲命裨諶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脩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

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問子西曰彼哉彼哉（子西楚大夫也）能奪其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伯氏齊大夫也駢邑三百家在今萊州昌邑縣東北食疏食謂貧約也沒齒猶言終身）

問管仲曰人也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

論語集編卷七

子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

子曰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

滕薛大夫

子路問成人

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

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矣

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

平生之言亦可以爲成人矣

論語集編卷七

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

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

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子曰其然豈其然乎

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爲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 要平聲○防地名武仲所封邑也要有挾而求也武仲自邾如防使請立後而以防爲去就之辭蓋欲挾魯君以自固也然其智足以知此而其言順以巽其情切以直其處己以恭其事君以敬雖曰要君而其所以爲君之意則已盡矣故夫子信其不爲逼也

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 譎古穴反○晉文公名重耳齊桓公名小白譎詐也正謂以道勝人也重耳奔狄而反國其事甚詐小白處莒而得國其事甚順然桓公殺兄而文公納仕故文公之事雖詐而猶爲正桓公之事雖順而實爲不正蓋以義理而言之則文公之譎固不足以病其大桓公之正固不可以揜其小也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 相去聲○子貢蓋疑管仲之事桓公而不死其君又與其讎人爲相非仁者之事故問之

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 被皮義反○言管仲之功大故雖其不死小節而夫子不責也被髮左衽夷狄之俗也

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經縊也溝瀆小渠也諒信也經縊於溝瀆而人莫之知雖能守小節然亦不免於死而無功於天下後世矣

子貢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 召去聲○子貢見管仲之功大而忽之死小故疑其未仁

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九合諸侯謂糾合諸侯不專以兵車蓋仗義執言以尊周室而已不復有爭奪之事也管仲之力也言管仲之相桓公能使桓公如此蓋仁人之心以救人之急爲心而不自知其功之大也如其仁如其仁 再言之者深許之也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 相去聲○程子曰此一事而再失之蓋相此一事而其仁已喪後之君子有不幸而已失節者固當以死自守而不可以管仲爲口實也此又程子因門人疑管仲而發以明義理之極致學者所宜深玩也

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 相去聲○霸諸侯謂糾合諸侯使之尊周室也一匡天下民謂攘夷狄而救中國也

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 被皮義反○言其被髮左衽矣 被衣衽在左夷狄之俗也

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 言其不能死君而自經於溝瀆也 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言其不能死君而自經於溝瀆也 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言其不能死君而自經於溝瀆也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與文子同升諸公 僎士戀反○公叔文子衛大夫僎姓也文子薦僎與己同爲衛大夫

子聞之曰可以爲文矣 文者○洪氏曰家臣之賤而引之與己同升諸公非至公無私安能如是乎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

奚而不喪孔子曰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

○子曰其言之不怍則爲之也難

○陳成子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恒弑其君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者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

○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爲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子貢曰夫子自

道也

賢乎哉夫我則不暇 夫子自治者嚴矣故衰之而疑其辭而切而重已開至切上勿軒切晦夫我則不暇他人不若己也 ○子貢方人子曰賜也

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 凡事皆當如此 ○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 逆詐未萌而豫以待人也億未有端而意之也 ○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爲是栖栖者與無乃爲佞乎 微生姓畝名也疑孔子有意於爲佞也 孔子曰非敢爲佞也疾固也 固執一理而不通變也 ○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 驥善馬力能千里者

怨以德報德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 此人所以問夫子也 子曰何以報德 德謂恩惠之小者 以直報怨 直謂理之所當然者 以德報德 德謂恩惠之大者 ○子貢曰何爲其莫知子也 夫子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不怨天不尤人但自言其反己自修循序漸進耳初不以人不己知而有所怨天知己之深而不可及也 ○子曰莫我知也夫 夫子自歎以起下文見其中自有人不及知而天獨知之故在孔門惟子貢庶幾知夫子之深而不可及故發此歎 子貢曰何爲其莫知子也 子貢蓋不知夫子之所以歎而疑其太過也 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言我雖不見知於人而天實知我蓋深有以自信而不待於外求也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 公伯寮魯人也愬譖也肆陳尸也古者將殺人必陳尸以示衆 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 與平聲

曰賢者辟世色（去聲）其次辟言（去聲）其次辟地（去聲）其次辟
色（去聲）其次辟言（去聲）○子曰作者七人矣○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
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者與○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
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
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己知也斯已
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子曰果哉末之難矣（甲反數
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子張問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
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
百姓堯舜其猶病諸○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
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子路問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
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
百姓堯舜其猶病諸○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好呼報反）○子曰
不死是爲賊以杖叩其脛（脛胡定反）○闕黨童子將命或問
之曰益者與（與平聲）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
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
欲速成者也（與平聲）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

論語集編卷第七

後學 成德 校訂

論語集編卷第八

衛靈公第十五 凡四十二章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

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

對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貫之

謝氏曰聖人不自大人不能知也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

尹氏曰見道之難

○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人敬德之容貌無所為則人之所視效者大矣

○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

也夫然後行

子張書諸紳

紳大帶也

一心曰忠一事曰信

謝氏曰有物必有則

○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

君子惡此則行舍則藏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謝氏曰聖人也理當如此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生非於其一身不安

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子貢問爲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

子曰行夏之時（顏淵問爲邦）子曰行夏之時

乘殷之輅（乘殷之輅）

服周之冕（服周之冕）

樂則韶舞（樂則韶舞）

放鄭聲遠佞人（放鄭聲遠佞人）

鄭聲淫佞人殆（鄭聲淫佞人殆）

有遠慮（有遠慮）

子曰人無遠慮必（子曰人無遠慮必）

有近憂（有近憂）

子曰已矣（子曰已矣）

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

子曰臧文（子曰臧文）

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

之何也已矣

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未如之何也已矣

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未如之何也已矣

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未如

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餒如字下同○子曰知及之不能弘道非道弘人弘如字下同○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此為思而不學者言之○子曰君子謀

季氏第十六

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爲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顚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押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

季氏第十六

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爲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顚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押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

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爲子孫憂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爲之辭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

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

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

○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

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益矣樂驕樂樂佚遊樂宴樂損矣

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鬬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

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爲下矣○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爲下矣

延平李侗仁

論語集編卷八

下矣　程子曰此言雖有所不通○楊氏曰生知學知以質言困而學知以學言然其次第不可亂也故君子惟學之爲貴困而不學然後爲下○南軒張氏曰困而學如已知而未已也困而學如已知而未已而復者也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

雖未嘗身而一一明知無不見聽無所遺則聰無不聞色見於面者但外之一時貌恭而未必其中也言忠而未必其實敬而未必其終疑而不問忿而不思雖或見得思義而不能思以處之皆非君子之事也程子曰九思只是誠心成明九思自會如此曰若如公旦之才而驕吝則其餘不足觀矣不是理會一件其餘自會好良氏曰視思明無不見聽思聰無所遺則聰明不蔽於外矣然其理則聖人教人之意不如此之拘也視思明聽思聰只是就事上理會視便會無些子差誤且道如何視明聽聰只是就視聽上理會得遠如有一件可喜物在眼前便要看他便被他蔽了看遠不蔽於眼前近底故了視遠惟明言遠不蔽於耳故曰聽德惟聰聰而後能明人義忠信之思乎此天理之所由還也然而是九者要當養之於未發之前而持之於既發之後若但欲深察之於流而收之於晚則多見其紛擾而無力矣○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

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其斯之謂與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　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

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　聞斯二者

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

遠去聲○尹氏曰所以為遠之之道也

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

寡小君者謙辭也吳氏曰凡言中國之人如此其他則如此言異邦之人如此其他則如此

論語集編卷八

後學　黃成德　校訂

陽貨第十七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孔子曰諾吾將仕矣

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但習於善則善習於惡則惡是始相遠耳程子曰此言氣質之性非言性之本也若言其本則皆善何相近之有蓋心之所以能覺者性也所以覺於善惡者情也才也氣質也性即天也

子曰惟上知與下愚不移

知善之人之氣質相近之中又有美惡一定而非習之所能移者程子曰人性本善有不可移者何也論語集註卷七 三 通志堂

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

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

子路不說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

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

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

子張問仁於孔子

論語集註卷七 四 通志堂

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

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

佛肸召子欲往

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

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

子路不悅而止

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

○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

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

莞華版反焉於虔反莞爾小笑貌言治小何以用此大道也

食句於廣反○飽猶也飽而不能飲食人則不如是也○南軒曰子路昔者之所聞君子今日之所言聖人體道之大權也然子於公山佛肹之召皆欲往者以天下無不可變之人而往者知其人之終不可變而事之終不可爲耳一則生物之仁一則知人之智也心或問云心曰張敬夫之說其意未盡公山之召子路蓋不悅公山之召矣及此和復有言者見人心中心所疑難開聖人之言而自反終不能安故問以釋其不可與善學之疑其不然者蓋已觀聖人知本知以聖人觀聖人自反終不能安故問以釋之而不自以爲然一物繫則不能動不食則無以生故人皆微物之生於天地間能動作不由是也然皆自當見之於日用之間其日於四方者往往借是言以自況耳失當人心日○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女音汝下同蔽猶昏塞也○居吾語女語去聲下同故復告之○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好知而不學以明其理且各有所蔽愚若可陷可欺之類蕩謂無所適守賊謂傷害於物勇者所以爲義而絞謂絞急也剛謂剛強而不能屈狂謂躁妄而進銳也○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女音汝下同蔽猶昏塞也○居吾語女語去聲下同故復告之○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好知而不學以明其理且各有所蔽愚若可陷可欺之類蕩謂無所適守賊謂傷害於物勇者所以爲義而絞謂絞急也剛謂剛強而不能屈狂謂躁妄而進銳也

小子何莫學夫詩夫音扶○小子弟子也○詩可以興感發志意可以觀考見得失可以羣和而不流可以怨和而不怨通之事父遠之事君人倫之備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其餘多識於人情物理者如有所得而和矣○子曰由

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女音汝下同○居吾語女語去聲下同故復告之○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好知而不學以明其理且各有所蔽愚若可陷可欺之類蕩謂無所適守賊謂傷害於物勇者所以爲義而絞謂絞急也剛謂剛強而不能屈狂謂躁妄而進銳也○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女音汝下同○居吾語女語去聲下同故復告之○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好知而不學以明其理且各有所蔽愚若可陷可欺之類蕩謂無所適守賊謂傷害於物勇者所以爲義而絞謂絞急也剛謂剛強而不能屈狂謂躁妄而進銳也

小子何莫學夫詩夫音扶○小子弟子也○詩可以興感發志意可以觀考見得失可以羣和而不流可以怨和而不怨通之事父遠之事君人倫之備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其餘多識於人情物理者如有所得而和矣○子曰由

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女音汝下同○南軒曰學詩之道其切於己者莫如修身齊家之事正牆面而立言即其至近之地而一物無以見步不可行○或問二南何以爲詩之首篇也曰周南之時文王后妃之化而成德之事蓋所以教天下後世施之上下通用之邦國以致其修己之功而推之以及乎齊家之道者也召南之時諸侯大夫夫妻被文王后妃之化而修己以治其家又能推廣其本而事事物物各得其宜以施之於南方之諸侯大夫之家蓋所以教天下後世施之上下通用之邦國以致其修己之功而推之以及乎齊家之道者也召南之時諸侯大夫夫妻被文王后妃之化而修己以治其家又能推廣其本而事事物物各得其宜以施之於南方之諸侯大夫之家蓋所以教天下後世施之上下通用之邦國以致其修己之功而推之以及乎齊家之道者也○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或問禮之所謂理者如有所得而和矣○子曰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荏而甚反與平聲○厲嚴厲也荏柔弱也小人細民○窬門穴也○子曰鄉原德之賊也鄉者鄙俗之意原者愿慤之貌蓋其同流合污以媚於世故

（子曰鄉原德之賊也）

德之棄也雖門人之中獨以原德夫子以其似德非德而反亂乎真故以爲德之賊○或問鄉原之人平日固未嘗有過惡可指而其心實與聖人之道背馳故夫子以爲德之賊而深惡之蓋其閹然媚世之態雖有識者不能察而其敗壞風俗之禍則有不可勝言者是以聖人於其去也而深絕之於其來也而深拒之所以扶持人極而維繫天下之意至矣○程子曰非鄉原之人自以爲學知行夫子四問而通不學如何暗室欺屋漏之責○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雖門人之中獨以原德夫子以其似德非德而反亂乎真故以爲德之賊○或問鄉原之人平日固未嘗有過惡可指而其心實與聖人之道背馳故夫子以爲德之賊而深惡之蓋其閹然媚世之態雖有識者不能察而其敗壞風俗之禍則有不可勝言者是以聖人於其去也而深絕之於其來也而深拒之所以扶持人極而維繫天下之意至矣○程子曰非鄉原之人自以爲學知行夫子四問而通不學如何暗室欺屋漏之責○子曰道聽而塗說

德之棄也雖門人之中獨以原德夫子以其似德非德而反亂乎真故以爲德之賊○或問鄉原之人平日固未嘗有過惡可指而其心實與聖人之道背馳故夫子以爲德之賊而深惡之蓋其閹然媚世之態雖有識者不能察而其敗壞風俗之禍則有不可勝言者是以聖人於其去也而深絕之於其來也而深拒之所以扶持人極而維繫天下之意至矣○程子曰非鄉原之人自以爲學知行夫子四問而通不學如何暗室欺屋漏之責○子曰道聽而塗說

德之棄也雖門人之中獨以原德夫子以其似德非德而反亂乎真故以爲德之賊○或問鄉原之人平日固未嘗有過惡可指而其心實與聖人之道背馳故夫子以爲德之賊而深惡之蓋其閹然媚世之態雖有識者不能察而其敗壞風俗之禍則有不可勝言者是以聖人於其去也而深絕之於其來也而深拒之所以扶持人極而維繫天下之意至矣○程子曰非鄉原之人自以爲學知行夫子四問而通不學如何暗室欺屋漏之責○子曰道聽而塗說

德之棄也雖門人之中獨以原德夫子以其似德非德而反亂乎真故以爲德之賊○或問鄉原之人平日固未嘗有過惡可指而其心實與聖人之道背馳故夫子以爲德之賊而深惡之蓋其閹然媚世之態雖有識者不能察而其敗壞風俗之禍則有不可勝言者是以聖人於其去也而深絕之於其來也而深拒之所以扶持人極而維繫天下之意至矣○程子曰非鄉原之人自以爲學知行夫子四問而通不學如何暗室欺屋漏之責○子曰道聽而塗說

德之棄也雖門人之中獨以原德夫子以其似德非德而反亂乎真故以爲德之賊○或問鄉原之人平日固未嘗有過惡可指而其心實與聖人之道背馳故夫子以爲德之賊而深惡之蓋其閹然媚世之態雖有識者不能察而其敗壞風俗之禍則有不可勝言者是以聖人於其去也而深絕之於其來也而深拒之所以扶持人極而維繫天下之意至矣○程子曰非鄉原之人自以爲學知行夫子四問而通不學如何暗室欺屋漏之責○子曰道聽而塗說

德之棄也雖門人之中獨以原德夫子以其似德非德而反亂乎真故以爲德之賊○或問鄉原之人平日固未嘗有過惡可指而其心實與聖人之道背馳故夫子以爲德之賊而深惡之蓋其閹然媚世之態雖有識者不能察而其敗壞風俗之禍則有不可勝言者是以聖人於其去也而深絕之於其來也而深拒之所以扶持人極而維繫天下之意至矣○程子曰非鄉原之人自以爲學知行夫子四問而通不學如何暗室欺屋漏之責○子曰道聽而塗說

德之棄也雖門人之中獨以原德夫子以其似德非德而反亂乎真故以爲德之賊○或問鄉原之人平日固未嘗有過惡可指而其心實與聖人之道背馳故夫子以爲德之賊而深惡之蓋其閹然媚世之態雖有識者不能察而其敗壞風俗之禍則有不可勝言者是以聖人於其去也而深絕之於其來也而深拒之所以扶持人極而維繫天下之意至矣○程子曰非鄉原之人自以爲學知行夫子四問而通不學如何暗室欺屋漏之責○子曰道聽而塗說

德之棄也雖門人之中獨以原德夫子以其似德非德而反亂乎真故以爲德之賊○或問鄉原之人平日固未嘗有過惡可指而其心實與聖人之道背馳故夫子以爲德之賊而深惡之蓋其閹然媚世之態雖有識者不能察而其敗壞風俗之禍則有不可勝言者是以聖人於其去也而深絕之於其來也而深拒之所以扶持人極而維繫天下之意至矣○程子曰非鄉原之人自以爲學知行夫子四問而通不學如何暗室欺屋漏之責○子曰道聽而塗說

德之棄也雖門人之中獨以原德夫子以其似德非德而反亂乎真故以爲德之賊○或問鄉原之人平日固未嘗有過惡可指而其心實與聖人之道背馳故夫子以爲德之賊而深惡之蓋其閹然媚世之態雖有識者不能察而其敗壞風俗之禍則有不可勝言者是以聖人於其去也而深絕之於其來也而深拒之所以扶持人極而維繫天下之意至矣○程子曰非鄉原之人自以爲學知行夫子四問而通不學如何暗室欺屋漏之責○子曰道聽而塗說

德之棄也雖門人之中獨以原德夫子以其似德非德而反亂乎真故以爲德之賊○或問鄉原之人平日固未嘗有過惡可指而其心實與聖人之道背馳故夫子以爲德之賊而深惡之蓋其閹然媚世之態雖有識者不能察而其敗壞風俗之禍則有不可勝言者是以聖人於其去也而深絕之於其來也而深拒之所以扶持人極而維繫天下之意至矣○程子曰非鄉原之人自以爲學知行夫子四問而通不學如何暗室欺屋漏之責○子曰道聽而塗說

德之棄也雖門人之中獨以原德夫子以其似德非德而反亂乎真故以爲德之賊○或問鄉原之人平日固未嘗有過惡可指而其心實與聖人之道背馳故夫子以爲德之賊而深惡之蓋其閹然媚世之態雖有識者不能察而其敗壞風俗之禍則有不可勝言者是以聖人於其去也而深絕之於其來也而深拒之所以扶持人極而維繫天下之意至矣○程子曰非鄉原之人自以爲學知行夫子四問而通不學如何暗室欺屋漏之責○子曰道聽而塗說

德之棄也雖門人之中獨以原德夫子以其似德非德而反亂乎真故以爲德之賊○或問鄉原之人平日固未嘗有過惡可指而其心實與聖人之道背馳故夫子以爲德之賊而深惡之蓋其閹然媚世之態雖有識者不能察而其敗壞風俗之禍則有不可勝言者是以聖人於其去也而深絕之於其來也而深拒之所以扶持人極而維繫天下之意至矣○程子曰非鄉原之人自以爲學知行夫子四問而通不學如何暗室欺屋漏之責○子曰道聽而塗說

德之棄也雖門人之中獨以原德夫子以其似德非德而反亂乎真故以爲德之賊○或問鄉原之人平日固未嘗有過惡可指而其心實與聖人之道背馳故夫子以爲德之賊而深惡之蓋其閹然媚世之態雖有識者不能察而其敗壞風俗之禍則有不可勝言者是以聖人於其去也而深絕之於其來也而深拒之所以扶持人極而維繫天下之意至矣○程子曰非鄉原之人自以爲學知行夫子四問而通不學如何暗室欺屋漏之責○子曰道聽而塗說

德之棄也雖門人之中獨以原德夫子以其似德非德而反亂乎真故以爲德之賊○或問鄉原之人平日固未嘗有過惡可指而其心實與聖人之道背馳故夫子以爲德之賊而深惡之蓋其閹然媚世之態雖有識者不能察而其敗壞風俗之禍則有不可勝言者是以聖人於其去也而深絕之於其來也而深拒之所以扶持人極而維繫天下之意至矣○程子曰非鄉原之人自以爲學知行夫子四問而通不學如何暗室欺屋漏之責○子曰道聽而塗說

或是之亡也 安知其非亡 古之狂也肆 今之狂也蕩 古之矜也廉 今之矜也忿戾 古之愚也直 今之愚也詐而已矣 狂者進取 矜者有所不爲 愚者可以與直 今人之狂也蕩 則放辟邪侈 無所不爲 矜而忿戾 則爭鬪而已 愚而詐 則罔而已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巧言令色 便辟側媚 取悅於人 鮮有仁者 ○子曰惡紫之奪朱也 惡鄭聲之亂雅樂 惡利口之覆邦家者 惡其似是而非 以邪奪正 以口覆邦家 ○子曰予欲無言 聖者多以默化 學者觀書而已 子貢曰子如不言 則小子何述焉 子貢疑聖人有不盡其言 而小子無所述 ○子曰天何言哉 四時行焉 百物生焉 天何言哉 時行百物生 莫非天理發見流行 實不待言

論語集義卷之十 七

而已 豈待言哉 ○孺悲欲見孔子 孔子辭以疾 將命者出戶 取瑟而歌 使之聞之 孺悲 魯人 嘗學士喪禮 而不謹習 孔子方有疾 使人辭焉 將命者 傳辭之人 出戶 將以告孺悲也 取瑟而歌 欲其聞之 知其未死也 ○宰我問三年之喪 期已久矣 期 自今日至來期 凡十二月 君子三年不爲禮 禮必壞 三年不爲樂 樂必崩 恐皆廢不習 而崩壞也 舊穀既沒 新穀既升 鑽燧改火 期可已矣 鑽燧 鑽木取火 春取榆柳之火 夏取棗杏之火 季夏取桑柘之火 秋取柞楢之火 冬取槐檀之火 一年之間 鑽燧之木已遍 故可以止喪 ○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 曰安 女安則爲之 宰我出 子曰予之不仁也 子生三年 然後免於父母之懷 夫三年之喪 天下之通喪也 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 宰我既出 夫子嘆其眞以物理安而遂行 所以不思 故以仁言之 ○子曰飽食終日 無所用心 難矣哉 不有博奕者乎 爲之猶賢乎已 博 局戲 奕 圍棋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 子曰君子義以爲上 君子有勇而無義爲亂 小人有勇而無義爲盜 尚上也 君子而有勇 以性而言 曰者 也 子氏可義以爲 時則爲亂 小人有勇 以力而言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 子曰有惡 惡稱人之惡者 惡如字 下同 稱人惡 曰訐以爲直者 訐 攻人之陰私 揚其惡 則妄作故 夫子惡之 曰賜也亦有惡乎 惡徼以爲知者 惡不孫以爲勇者 惡訐以爲直者 徼 伺察 不孫 不遜 ○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 近之則不孫 遠之則怨 近 狎 遠 疏

微子第十八 此篇多記聖賢出處凡十一章

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 微子見紂無道去之以存宗祀箕子比干皆諫紂而受禍三人行事不同而仁則一也微子不可以無後箕子不可以自貶比干不可以不諫故其處各得其心而此章獨以仁稱之蓋以此三人者各得其本心故同謂之仁也或問三子之心曰箕子比干以紂爲君義不可以不諫諫而不聽義不可以不死箕子則以紂爲昏愚不可諫而不忍坐視其亡故或諫或不諫而皆不去也然箕子不諫則紂誰與守國而箕子亦不免於死矣蓋箕子雖不諫而紂實已不保其國矣比干雖諫而紂實未嘗用其言箕子之不諫比干之諫其事雖異而其心則同皆所以爲紂而不忍其亡也微子則以紂之惡已極天命已絕不可救故去之以存宗祀其心亦猶箕子比干之心也曰微子箕子比干皆紂之親戚故其處如此程子曰三人皆殷之仁人也孔子曰殷有三仁焉三人行事雖不同而皆出於忠愛之心故孔子以仁稱之楊氏曰三子之去諫死與囚其跡雖殊其心則一皆天理之存於人心者不容已也故曰仁謝氏曰三人皆以無道處己而道未嘗不在焉蓋天理民彝雖不可滅而人欲橫流則有不能自已者此三人者所以爲百世之標準也尹氏曰三人之事各不同以其皆出於忠故孔子並稱之曰仁蓋不咈乎理而已豈以事之同哉

柳下惠爲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 士師獄官也黜退也柳下惠魯大夫展氏名獲字禽居柳下惠謚也三黜謂三爲士師而三見黜也直道者公平正大之道也父母之邦謂祖宗墳墓所在也此章之意蓋自以其事之難易而言非有優劣之差也然其直道而事人者雖不可枉而其所以自處者則未嘗不恭也故曰不自失焉者此也胡氏曰此必魯人以其屢黜而將去之故發此問柳下惠之意蓋以爲未至於窮困而不忍去也

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 魯三卿季氏最貴孟氏爲下卿季孟之間言處其中間也待者禮貌之隆而將有以行其言也老矣不能用言不及三子之時蓋已不能行其言矣孔子聞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 女樂歌舞之樂也桓子魯卿季孫斯也不朝謂怠於政事也孔子行而去魯也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 楚狂接輿楚人姓陸名通接輿其字也佯狂而歌以過孔子之車前故曰接輿鳳以比孔子時無道不能自隱而可以有爲也往者已過不可復諫來者尚可及止而已而今從政者殆而言其必不能用己也

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 下車欲與之言以出處之意告語之也趨疾行也辟去也不得與之言不得與其接而言也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 長沮桀溺隱者耦並耕也津濟處也

長沮曰夫執輿者爲誰子路曰爲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

矣夫音扶與平聲○執與執轡在車也蓋本子路御而執轡今下問津故夫子代之也知津言數周流自知津處問於桀溺曰子爲誰曰爲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輟耰徒歷反覆種也輟止也言天下皆亂也言孰與變之而使之治乎○辟去聲下同耰而不輟如字○補曰耰音憂說文云摩田器也一曰摧也廣韻云摩田器也種也下不言以字蓋脫文也辟去聲下同耰而不輟如字○補曰耰音憂說文云摩田器也一曰摧也廣韻云摩田器也種也下不言以字蓋脫文也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憮音武與如字○補曰憮如字廣韻云憮武也說文云憮愛也一曰大息也論語集註云憮有所感而嘆也蓋本此言天下若已平治則我無用變易之正爲天下無道故欲以道易之耳○程子曰聖人不敢有忘天下之心故其言如此也張子曰聖人之心不以無道必天下之治而遽已之欲以見其不知量也○遯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少去聲下同○遯民者無仕之稱太伯周室賢人仲雍與太伯同逃適荊蠻者夷逸朱張不見上下惠事見上篇注○程子曰謂之逸民則其賢可知然皆一偏之士故孔子特舉其名而品第之也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中去聲○程子曰此四者雖所守各異然皆潔身自好而中於倫理者也○謝氏曰七人各守其一節以此爲子路反而夫子言自我合乎道之權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程子曰聖人之言隨時而已不可以一端盡

武入於漢鼗徒刀反○播搖也鼗小鼓兩旁有耳持其
柄而搖之則旁耳還自擊武名也漢漢中
少師陽擊磬
襄入於海少師樂官之長陽襄其名也魯哀公
時禮樂廢壞夫子自衛反魯一嘗有志而未及
正之故此三人皆去其官而逃於海蓋知魯之
將亡而先自引去也○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
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舊無大過則不棄也無
求備於一人施氏曰此周公作洛誥教成王之辭也
以用人事言之不屈於小過不責於細故不
以一事廢人不以一人廢事蓋人之賢者有平日事業
之大節而其細行或有不謹焉則棄之不可以一眚掩
大德也故舊謂久而不忘其舊故人之賢者也以用人
言之則大臣怨矣以為己之故舊無大過則不棄
也無求備於一人則人之賢者有不能盡善
之時而其細故可以不問蓋一眚不足以病
大德一事不足以盡人之才也○周有
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騧
此亦記逸詩之次第也周有八士蓋一時人傳誦
之言或曰皆一母所生八子也或曰皆同姓之
親未必一母也○愚按師摯大師名見前篇此
又記魯之賢人八士之名蓋一代之盛事故
夫子特書之以見周室之所以興其所育
之多且賢如此蓋亦以著文武成康作人之
盛而幽厲之所以亡其所棄之不可不戒
也

子張第十九

凡二十五章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
矣此言士之所以為士者四皆出身之大節如此
而又推明其所以然之理見危致命謂不顧其
身以救人之急也見得思義謂得利則思義之
所在而無所苟也祭主於敬而哀主於情然
祭而不敬則與不祭同喪而不哀則與不喪同
其可已矣者甚言其不可不然也○子張曰執德不
弘信道不篤焉能為有焉能為亡所得乎
此言人之為德不在多少而貴於自得執德
而弘則所得者廣信道而篤則所守者固有
之而不失無之而不為矣焉能為有焉能為
亡猶言不足為有不足為亡也○子張之門人問交於
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
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
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

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泥是以君子不爲也

○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

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

則以爲厲己也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爲謗己也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門人小子當灑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

聞之曰噫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君子之道豈可誣也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

子游曰吾友張也為難能也然而未仁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雖然吾聞君子之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

曾子曰堂乎張也

必也親喪乎

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

孟氏使陽膚爲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

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

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尼

子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之宮牆賜之牆也及肩窺見室家之好夫子之牆數仞

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

得其門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

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爲也

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

其不知量也

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爲恭也仲尼豈

賢於子乎

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爲知一言以

爲不知言不可不愼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

夫子之得邦家者

動而綏斯子曰聖人之治也變而通之以盡利使之以和而不費勞之以安而不怨欲之以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

如畏人嚴乎知曉事理之謂也聖人之治也變而通之以盡利使之以和而不費勞之以安而不怨欲之以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

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君子信而後勞其民也未信則以爲厲己也信而後諫其君也未信則以爲謗己也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故曰君子不以其所無傷其所有不以利傷義不以欲傷道

堯曰第二十凡三章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此引尚書堯典之辭咨嗟也曆數猶言帝位也中者無過不及之名堯以帝位授舜而丁寧告戒之辭言天之曆數實在爾身爾當信執其中道以爲治四海困窮則天祿永絕矣舜亦以命禹今見尚書大禹謨此加一亦字

舜亦以命禹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

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 於陵反 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 出若納之虛謂慢令致期而吝嗇不仁暴虐則必用之見財物出入而已 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 程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 程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 程

曰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其所能授弟子源遠而末益分惟孟軻師子思子思之學出於曾子自孔子沒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程子曰○又曰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夫楊墨行正道廢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之學者尚知宗孔又曰楊子雲曰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夫楊墨行正道廢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之學者尚知宗孔子之言比之便可見上如字之義非不光比之玉自是有温潤含蓄之意然則以楊氏曰孟子一書只是人心存心養性收其放心至論仁義則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爲之端論邪說之害則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論事君則曰格君心之非一正君而國定千變萬化只說從心上來人能正心則事無足爲者矣大學之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本只是正心誠意而已心得其正然後知性之善故孟子遇人便道性善歐陽永叔却言聖人之教人性非所先可謂誤矣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堯舜所以爲萬世法亦是率性而已所謂率性循天理是也外邊用計用數假饒立得功業只是人欲之私與聖賢作處天地懸隔

孟子集編卷第一

梁惠王章句上

孟子見梁惠王王曰何以利吾國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爲不多矣苟爲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利之自朝數於己也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重言之以結上文兩節之意此章言仁義根於人心之相與人欲之私也循天理則不求利而自無不利徇人欲則上下交征而國危千甲之綱此孟子之書所以造端乎此學者所當精察而明辨也或問仁義何也曰天地之所以生物者本爲于陰陽五行人之所以爲性者五常而已仁義禮智信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發見於事而仁義禮智之性具焉仁義之發見於事者宜也其發則專主於愛而愛莫大於愛親故人仁則必不遺其親矣義者宜也其發則專主於宜而所施亦有君親之不同何也曰仁者人也事皆得其宜而所宜者皆吾之當然故人義則必不後其君矣曰子謂仁義未嘗不利何也曰是所謂仁義者乃所以爲利也非有求利之心也蓋仁義根於天理之自然也原其所以爲利者也然仁義得於此則君臣父子上下以至於天下之事自然無一物之不得其所者和平安樂之心也勉所謂利者義之和者也小說此爲言也以不仁義爲無不利矣然以是爲言也以仁義爲無不利矣然以是爲言也以仁義爲無不利矣然以是爲言也以

與之偕亡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哉 書音易後去聲女音汝樂音洛下並樂也湯誓曰時日害喪予及女偕亡民欲

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之意也湯指商書篇名時是也日指夏桀言何此曷也自

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日亡吾亦亡日民死其能無故耳其自

時十字若亡日我寧與之俱亡蓋以其亡之甚而言之

此文明君獨樂而文恤其民則民視之如不能作其樂也 梁惠王曰寡

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

人不加多之意也可事皆倣此內音納移音夷後放此

其粟於河內河東凶亦然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

心者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 孟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

喻填然鼓之兵刃既接棄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止

或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曰不可直

不百步耳是亦走也曰王如知此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

也 數音朔數密也兵以殺敵故用之以喻政之善惡數音促 勝音升後去聲

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

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

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 罟音古洿音烏數音朔斤音巾憾去聲

罟密網也洿窪下之地水草交生可以畜魚鱉者也數密也斤斧也以時謂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各順其時不違此時之令也勝音升

也不可勝食言多也數密也魚鼈大而網目疏則小者漏矣材木大小皆須斧斤之入故以時為言也 勝音升憾恨也

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

者不負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

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衣去聲帛音白食音嗣黎黑也頒音班負音佩

頒者老人頭半白有斑色也負以背載物也戴以首載物也

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 承上章之明教而言安者安於為善之謂也

孟子對曰殺人以梃與刃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

以刃與政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 梃徒頂反又徒鼎反

庖有肥肉廐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 庖步交反廐居又反莩音孚

率循也莩餓死者也言為政不善是驅其民以食禽獸而人反惡之猶禽獸相食且人惡之為民父母行政不免

於率獸而食人惡在其爲民父母也 梁惠王章句上 五

猶曰何在也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爲其象人而用之也

如之何其使斯民飢而死也 俑音勇爲之解○俑者束草爲人以從葬也古

喻似人形而已中古易之以俑用之猶未仁也故孟子惡其不仁而

曰其必無後也如孟子○此章言人君者固未嘗有意於殺人而

其意必生於此故以爲民父母告之夫父母之心豈忍使其民

之至於如此乎○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

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

南辱於楚寡人恥之願比死者一洒之如之何則可 洒先禮反

此章之旨大抵與前章同而文勢加重蓋惠王之志於利甚矣

王請自選苗而惠王不悟又數被其軍陽大丁由十年冬齊擊魏破其軍陽大丁由十年冬齊擊魏破其軍

又數爲他國所侵而不悟孟子之言可謂深切著明而惠王

此章之意終不悟也

孟子對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 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

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脩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

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 撻音闥梃徒鼎反

撻擊也梃杖也言各以其所有之兵器擊之也○此章言王道之本

在於愛民而不在於多殺人也

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

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 離去聲

征之夫誰與王敵 夫音扶

此上句言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下句言王無敵於天下也

故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 仁者無敵蓋主於愛民而言彼民方望

我以救己王其體此意而已然則王之所以王天下之道不

外乎此而已疑之則非孟子之本意○孟子見梁襄

王 襄王惠王子名赫 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

卒然問曰天下惡乎定吾對曰定于一 卒倉忽反惡烏也反

人見問畏之甚故倉忽而問之也不似人君中心所存者厚而

德容之間別有以見其大公無我之象也卒然問之而對之

驟也不見所畏言其無威嚴也

孰能一之 孰誰也一之之道也

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 嗜音逝

此猶曰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使民一之云爾

孰能與之 與平聲

對曰天下莫不與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間旱則

苗槁矣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浡然興之矣其如

是孰能禦之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如

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誠如是

也民歸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誰能禦之 沛蒲蓋反浡蒲沒反

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爲愛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王見
牛之觳觫而不忍殺即所謂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擴而充之可以
保四海矣故孟子指而言之欲王察識於此而擴充之也愛牛也王曰然
誠有百姓者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牛即不忍其觳觫
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以一易一見迹似吝實非吝不知其故也宜乎百姓之謂我
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王笑曰是誠
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
愛也易牛乎孟子故設此問欲王反求其本心王不能然故舉以自解於
百姓之口也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
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
君子遠庖廚也庖廚者忠以預養是心而君子之術也聲聞之所及其所
此心已發而不可遏未見羊則其理未充而無所妨故以羊易牛則一舉而兩
全而無害此所以爲仁之術也聲聞於見聞之所及其所
不用之心推而不忍之心施於見聞之所及其所
王說曰詩云他人有
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
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於王
者何也
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
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曰否今恩
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

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
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於王
者何也
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
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曰否今恩
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
不舉爲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爲不用明焉百姓之不
見保爲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爲也非不能也與王
不爲不同一切不肯之辭輕易舉也挾太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
不能也爲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爲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挾
泰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
掌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
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
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爲而已矣今恩
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
皆然心爲甚王請度之
度之反不度待客反下同輕重也度長短也度之在物之輕重長短人所難審必以
權度之而後見故人心之輕重長短亦必以事物之理度之而後見也
抑王興甲兵危上臣構

怨於諸侯然後快於心與
以下文民之心所以輕且知者為快也然三事實非人心之所快有甚於役民之心所以輕且知者為快也然三事實非人心之所快有甚於役民之心所以輕且知者為快也然三事實非人心之所快有甚於役

孟子集編卷第一

後學　成德　校訂

梁惠王章句下

凡十六章

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暴未有以對也曰好樂何如孟子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他日見於王曰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王變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今之樂猶古之樂也曰可得聞與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曰不若與人曰與少樂樂與衆樂樂孰樂曰不若與衆臣請爲王言樂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樂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無他不與民同樂也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也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

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
病與何以能田獵也此無他與民同樂也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
○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孟子對曰於
傳有之曰若是其大乎曰民猶以爲小也
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爲大何也曰文王之囿
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爲
小不亦宜乎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
後敢入臣聞郊關之內有囿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
殺人之罪則是方四十里爲阱於國中民以爲大不亦
宜乎○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孟子對曰有惟仁者爲能以大事小是故湯
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爲能以小事大是故大王事
獯鬻句踐事吳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
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詩云畏天之威于
時保之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
對曰王請無好小勇夫撫劍疾視曰彼惡敢
當我哉此匹夫之勇敵一人者也王請大之
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
周祜以對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
之民
曰若是其大乎曰民猶以爲小也
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爲大何也曰文王之囿
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
人衡行於天下武王恥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
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
今王亦一怒而安
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好勇也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王曰賢者亦有此樂乎孟子
對曰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

也爲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不得而非其上者非樂不可使人有不得者非但當與賢者共之而已也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儛遵海而南放于琅邪吾何脩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

晏子對曰善哉問也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爲諸侯度

今也不然師行而糧食飢者弗食勞者弗息睊睊胥讒民乃作慝方命虐民飲食若流流連荒亡爲諸侯憂

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

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惟君所行也

景公說大戒於國出舍於郊於是始興發補不足召太師曰爲我作君臣相說之樂蓋徵招角招是也其詩曰畜君何尤畜君好君也

王曰善哉言乎曰王如善之則何爲

不行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貨對曰昔者公劉好貨詩
云乃積乃倉乃裹餱糧于橐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張
干戈戚揚爰方啓行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然
後可以爰方啓行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
音扶戢詩作輯音集王自以乃好貨故取以為無事而不能行此于故公劉所以
大譏時也時大王雖公劉之為君猶底于囊有底以囊所以盛
餱糧也戢安集也戢干戈戚揚爰方啓行言安集其民人以光大其國家也戚斧也揚鉞也爰于也方也啓行言行爰于此也何有言不難也孟子言古公劉之民富足如此是知公劉好貨而能
與百姓同之也今王好貨如此則其於王也何難之有 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對曰
昔者大王好色愛厥妃詩云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
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當是時也內無怨
女外無曠夫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

邑則心志蠢蠢然度音鐸和子前行王政也大王公劉九世孫詩大雅縣之篇也
古公大王之本號後乃追尊為王以上地望父大王名也率循也滸水涯也岐下岐山之下也姜女大王之妃也胥相也宇居也曠空也
怨曠者是大王好色而能推己之心以及民也○楊氏曰孟子與人居不皆所以
興其善心而格其非心不止於事論事若使為人臣者論事每如此可以能矣
舜其君子憲問上篇曰首章至此大意皆同蓋鍾鼓苑囿遊觀之樂動之所喜好貨好色之心皆大理之所有而人欲之所不能無者列天理人欲同行異情而
所以分於天下者聖賢之所以教人之所以生人也一間不能以毫髮私意參之則其是非得失之歸相去遠矣故孟子因時君之問而
極以發之欲其即此而明之以克己復禮之端矣 ○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
託其妻子於其友而之楚遊者比其反也則凍餒其妻
子則如之何王曰棄之士師能治士也以及此事也 曰士師不能治士
則如之何王曰已之士師能治士也其屬有鄉士遂士之官下師皆當治之已罷去也 曰四境之內不
治則如之何王顧左右而言他 右去聲○孟子將開此而先設上事以發之及此而王不能答也其

求大木工師得大木則王喜以爲能勝其任也匠人斲而小之則王怒以爲不勝其任矣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如今有璞玉於此雖萬鎰必使玉人彫琢之至於治國家則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以異於教玉人彫琢玉哉

○齊人伐燕勝之宣王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豈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

○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宣王曰諸侯多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孟子對曰臣聞七十里爲政於天下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后后來其蘇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爲將拯己於水火之中也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若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天下固畏齊之彊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

○鄒與魯鬨穆公問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誅之則不可勝誅不誅則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則可也孟子對曰凶年饑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

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殘下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君無尤焉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間於齊楚事齊乎事楚乎

孟子對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無已則有一焉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則是可爲也

○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吾甚恐如之何則可

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苟爲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彊爲善而已矣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則不得免焉如之何則可

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以犬馬不得免焉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去邠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

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爲也效死勿去

君請擇於斯二者

○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者請曰他日君出則必命有司所之今乘輿已駕矣

有司未知所之敢請公曰將見孟子曰何哉君所爲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爲賢乎禮義由賢者出而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公曰諾

樂正子入見曰君奚爲不見孟軻也曰或告寡人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是以不往見也曰何哉君所謂踰者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與曰否謂棺槨衣衾之美也曰非所謂踰也貧富不同也

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君爲來見也嬖人有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

氏之子焉能使子不遇哉 為主聲周慈昌友尼女乙反平易友行必有人使之者其止必有人所能使亦非此人所能尼也然其所以行所以止則固有天命而非此賢人之出處時運之盛衰乃天命之所為非人力之可及

孟子集編卷第二

後學 成德 校訂

公孫丑章句上 凡九章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 公孫丑孟子弟子當路謂得位而行其道也管仲齊桓公相晏子齊大夫名嬰復許乎者問其可以再得乎如此之辭也 孟子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 已矣者深許之辭 或問乎曾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蹙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曰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曾西艴然不悅曰爾何曾比予於管仲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爾何曾比予於是 曾子子輿之子名西與父同名曾西曾子之孫也子路又言曾西之所羞稱者管仲四事耳其年見尊且久也管仲霸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國人至今受其賜子路之言則也烈猶光也威公獨任管仲四事故不滿管仲之事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為也而子為我願之乎 子為之為去聲曾西曰吾先子之所不為也而子為我願之乎 曾子名也曰以齊王由反手也 王去聲由猶通也反手言易也 齊宣王鄙管仲晏子猶不為足與

百年而後崩猶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纘之然後大行今言王若易然則文王不足法與易去聲○洽益也文王九十七而崩天下猶有未歸武王周公相成王制禮作樂以後化大行曰文王何可當也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天下歸殷久矣久則難變也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也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與輔相之故久而後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猶方百里起是以難也言猶蔽也賢聖之君作起也自武丁至紂凡七世故家舊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

齊人有言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今時則易然也謂耕種之時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里者也而齊有其地矣雞鳴狗吠相聞而達乎四境而齊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也辟與闢同○此言世勢之易如此時主識之過乎此時雖有善政不行也民居稠密也

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於此時者也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也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此言民之易為感動也武王之世有善政易為歡心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置驛也郵馳也以車馬遞送公文也傳命謂傳送命令也孟子引孔子之言如此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時為然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告子先我不動心有道乎曰有北宮黝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思以一豪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不受於褐寬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視刺褐夫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孟施舍之所養勇也曰視不勝猶勝也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是畏三軍者也舍豈能為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舍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黝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

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孟子知舍豈勇也而以守氣為一身之氣又不如曾子之反身循理所守尤約而為此以告子之不動心蓋亦有所為而發也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約而為此以告子之不動心蓋亦有所為而發也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

曰敢問夫

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

孟子論告子之不動心已屢加剖析而告子之所以不動心者終未之及蓋力制其心而不安其心不必動而心有所不安其心不必動而氣已先動此告子之所不知而孟子之所以異於告子也志至焉氣次焉言志之所至氣隨之也志氣雖分而實不可離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暴謂氣之妄動也志氣雖不可離而志實為主故又曰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

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

此一節言人能養成此氣則義合於道而氣不為餒也配義與道猶言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

集義猶言積善也慊快也事事合於義也襲取也如商賈假借之為行有不合於義而自反不直則不足以配義與道而餒矣告子不知此理乃曰仁內義外而不復用力焉所以不能養此氣也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無若宋人然

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為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

言斯仁却盡此章之意○文王孔子前面如此盡了此時者才生來何曾以道義為無真乃自反而縮之千萬人吾往矣便是活潑潑之氣只緣心裏自家不曾自反縮得直所以氣餒心裏其正則氣直義與道無是餒之也○文王孔子前面如此盡了此時者才生來何曾以道義為無真乃自反而縮之千萬人吾往矣便是活潑潑之氣只緣心裏自家不曾自反縮得直所以氣餒心裏其正則氣直義與道無是餒之也○文王孔子前面如此盡了此時者才生來何曾以道義為無真乃自反而縮之千萬人吾往矣便是活潑潑之氣只緣心裏自家不曾自反縮得直所以氣餒心裏其正則氣直義與道無是餒之也

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

貢善爲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然則夫子既聖矣乎

此一節林氏以爲言語德行者各有所長而孔子兼之然語意不能無抑揚之分

曰惡是何言也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夫聖孔子不居是何言也

惡繁欵辭也昔者以下孟子不敢當而引孔子子貢問答之辭以及物爲仁是以仁者心也此子貢所以深推之

昔者窮閭之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敢問所安

此一節林氏有自其全體言之有自其一體言之此以爲言也具體而微言其全體大用安處也不指其復問孟子蓋欲以教此數子使之自求其所安處也

曰姑舍是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也

自家言之也

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曰否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

南軒以伊尹以聞於事君者而言故以聖人稱之也蓋伊尹之事雖聖敬日躋而其心未嘗不以堯舜之澤民爲己任故其可久可速非學而至者所能及然其所以爲聖人則一而已矣

然則有同與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爲也是則同

有字也字之字

曰敢問其所以異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汙不至阿其所好

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

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 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人雖目未之見然自生民以來未有能如夫子之盛也 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之於飛鳥太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 麒麟走獸之最靈者鳳飛鳥之最高者太山丘垤之最大者河海行潦之最多者聖人德出乎衆而道合乎天故以此比之○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 假借也霸者本無是心而有其功故曰假仁力與仁二以德行仁德備是心而自無不足之意故曰不待

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贍足也悅樂也誠實也思語辭也○程子曰以力假仁二以德行仁德備是仁○胡氏曰以力服人者有奪奪之心而人不能不服出於勉強而非誠服也以德行仁至誠惻怛本於其心而形於事為如未之有本水之有源也以力服人者心雖不服而勢不得不服其力有盡而不服其德無窮而人不敢不服其德故大國乃能為之王者以德不以力何待於大乎以力服人者有意於服人而人不敢不服以德服人者無意於服人而人不能不服此天理人欲之分和王霸之所以異也夫子之於五霸蓋亦因其近似而名之耳非實予之也觀此則王霸之辨可見矣○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於其朝矣 俊傑才德出衆者 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 廛市邸也周制市法貨賤者陳於肆貴者陳於廛各有常所而官為之治其不正者而罰之亦有常法征稅也貨物之稅也古者二十而一後增為什一而稅之關譏而不征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路矣 譏察也不征不稅也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其野矣 助借民力以助耕公田而不稅其私田也廛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為之氓矣 周禮宅不毛者有里布民無職事者有夫布出夫家之征使出一夫百畝之稅一夫耕之使出一家二十五家之布民無職事者有里布二十五家之布宅不毛者有里布一里二十五家之布宅不毛者有里布一切取之市宅之民已賦

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濟者也如此則無敵於天下無敵於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内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

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經097-351

人豈不仁於酉人哉矣人惟恐不傷人酉人惟恐傷人
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慎也酉甲也制器之心人皆有之是矣人之
孔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夫仁
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里
有
人而恥爲弓矢人而恥爲役由弓
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人役也人而恥爲役由弓
如恥之莫
如爲仁 此章與人相人偶者仁字義最重全體能為仁則一善在其中矣
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
仁者如射射者
人告之以有過則喜 喜其能聞而改一旦脫然如此此子路
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
以爲善 舜之所爲大有大於己未善且能取於人況己之善乎與人同
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無非取於人者 舜之所
此善與人
同之目也
取諸人以爲善是與人爲善者也故君子莫大
乎與人爲善

孟子集編卷第三

後學 成德 校訂

公孫丑章句下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天時四時日支干孤虛之屬也地利險阻城池之固也人和得民心之和也）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三里七里城郭之小者也環圍也言四面攻圍雖引時久亦有值大風雨昏霧之時）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故曰城民不以封疆之界（有中央設土表以分四方之界也）固國不以山谿之險（不得民心民不為守也）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不能使人畏己也）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順猶從也）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畔猶背也）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言不戰則已戰則必勝）○孟子將朝王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風朝將視朝不識可使寡人得見乎對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自門至寢皆曰朝此本訓王王不知禮以為孟子故孟子亦不明也）明日出弔於東郭氏公孫丑曰昔者辭以病今日弔或者不可乎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弔（東郭氏齊大夫家也昔者辭以病今日出弔或者疑辭病而出弔疑孟子不知禮）王使人問疾醫來孟仲子對曰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憂不能造朝今病小愈趨造於朝我不識能至否乎使數人要於路曰請必無歸而造於朝（要平聲○要恨也少也言小愈趨造於朝我不足與有為也）

景丑氏宿焉景子曰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見王之敬子也未見所以敬王也曰惡是何言也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為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則不敬莫大乎是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所以敬之小者也孟子所以尊師之不得民心民不為守也）故曰城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將朝也聞王命而遂不果宜與之禮若不相似然（有中央設土表以分四方之界也）

景子曰否非此之謂也禮曰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通志堂朱子）

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先從受學師之也後以爲臣任之也）今天下地醜德齊莫能相尚無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醜類也所教謂聽從於己可役使者所受教謂己之所從學者也）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則不敢召管仲且猶不可召而況不爲管仲者乎（不爲管仲孟子自謂也）是則今日之受非也前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

陳臻問曰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餽七十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陳臻孟子弟子兼金好金也其受未詳孟子之於齊宋薛皆有故言此非當往有所賜者故其言如此○此章見賢者不以貨財動心而義之所在雖多不苟取雖少不苟辭也）孟子曰皆是也當在宋也予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贐辭曰餽贐子何爲不受（贐送行者之財以助其費也）曰餽之予何爲不受（餽贐也）曰當在薛也予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爲兵餽之也（戒心謂有所警備而不安也）曰予何爲不受曰無處而餽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若於齊則未有處也無處而餽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焉安也）

夫子必居一於此矣（陳臻孟子弟子兼金好金也其實未詳孟子之於齊宋薛皆有故言此非當往有所賜者一百百鎰也）孟子曰皆是也當在宋也予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贐辭曰餽贐子何爲不受（贐送行者之財以助其費也）曰當在薛也予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爲兵餽之也（戒心謂有所警備而不安也）曰予何爲不受曰無處而餽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若於齊則未有處也無處而餽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焉安也）

（凡人所以受是物者以能爲是物之用也今無處而餽之則是物爲無用之物而不可受矣）曰於薛也吾聞之也有戒心（戒心謂有所警備而不安也）曰予何爲不受曰吾聞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我無官守我無言責也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官守者百官之職事言責者諫諍之事）

（凡人所以受是物者以能爲是物之用也今無處而餽之則是物爲無用之物而不可受矣）曰於薛也吾聞之也有戒心（戒心謂有所警備而不安也）曰予何爲不受曰無處而餽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若於齊則未有處也無處而餽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焉安也）

（凡人所以受是物者以能爲是物之用也今無處而餽之則是物爲無用之物而不可受矣）曰於薛也吾聞之也有戒心（戒心謂有所警備而不安也）曰予何爲不受曰無處而餽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若於齊則未有處也無處而餽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焉安也）

（凡人所以受是物者以能爲是物之用也今無處而餽之則是物爲無用之物而不可受矣）曰於薛也吾聞之也有戒心（戒心謂有所警備而不安也）曰予何爲不受曰無處而餽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若於齊則未有處也無處而餽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焉安也）

之士一日而三失伍則去之否乎曰不待三（平陸齊下邑也大夫邑宰也戴）

為鄉於齊出弔於滕王使蓋大夫王驩為輔行王驩朝暮見反齊滕之路未嘗與之言行事也公孫丑曰齊卿之位不為小矣齊滕之路不為近矣反之而未嘗與言行事何也曰夫既或治之予何言哉

齊葬於魯反於齊止於嬴充虞請曰前日不知虞之不肖使虞敦匠事嚴虞不敢請今願竊有請也木若以美然

稱之自天子達於庶人非直為觀美也然後盡於人心不得不可以為悅無財不可以為悅得之為有財古之人皆用之吾何為獨不然且比化者無使土親膚於人心獨無恔乎

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

君無見焉公曰諾卒葬反虞人曰何哀哉非所以送死者不使大夫以下皆得為而不自盡是為天下笑惜此物而薄於養親也○

沈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孟子曰可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有仕於此而子悅之不告於王而私與之吾子之祿爵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子則可乎何以異於是

人伐燕或問曰勸齊伐燕有諸曰未也沈同問燕可伐與吾應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彼如曰孰可以伐之則將應之曰為天吏則可以伐之今有殺人者或問之曰人可殺與則將應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殺之則將應之曰為士師則可以殺之今以燕伐燕何為勸之哉

仁且智王曰惡是何言也不知而使之是不仁也不智也仁智
殷畔知而使之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仁智
周公未之盡也而況於王乎賈請見而解之（賈齊大夫也
解武王崩管叔名解武王）○燕人畔王曰吾甚慙於孟子
○燕人畔王曰吾甚慙於孟子（慙於孟子不聽其言而
致燕畔也）王無患焉王自以爲與周公孰
仁且智王曰惡是何言也曰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
殷畔知而使之是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仁智
周公未之盡也而況於王乎賈請見而解之（賈齊大夫也
解武王崩管叔名解武王）○燕人畔王曰吾甚慙於孟子
○燕人畔王曰吾甚慙於孟子（慙於孟子不聽其言而
致燕畔也）王無患焉王自以爲與周公孰

仁且智王曰惡是何言也曰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
殷畔知而使之是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仁智
周公未之盡也而況於王乎賈請見而解之（賈齊大夫也
解武王崩管叔名解武王）○燕人畔王曰吾甚慙於孟子
○燕人畔王曰吾甚慙於孟子（慙於孟子不聽其言而
致燕畔也）王無患焉王自以爲與周公孰

仁且智王曰惡是何言也曰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
殷畔知而使之是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仁智
周公未之盡也而況於王乎賈請見而解之（賈齊大夫也
解武王崩管叔名解武王）○燕人畔王曰吾甚慙於孟子
○燕人畔王曰吾甚慙於孟子（慙於孟子不聽其言而
致燕畔也）王無患焉王自以爲與周公孰

仁且智王曰惡是何言也曰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
殷畔知而使之是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仁智
周公未之盡也而況於王乎賈請見而解之（賈齊大夫也
解武王崩管叔名解武王）○燕人畔王曰吾甚慙於孟子
○燕人畔王曰吾甚慙於孟子（慙於孟子不聽其言而
致燕畔也）王無患焉王自以爲與周公孰

仁且智王曰惡是何言也曰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
殷畔知而使之是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仁智
周公未之盡也而況於王乎賈請見而解之（賈齊大夫也
解武王崩管叔名解武王）○燕人畔王曰吾甚慙於孟子
○燕人畔王曰吾甚慙於孟子（慙於孟子不聽其言而
致燕畔也）王無患焉王自以爲與周公孰

仁且智王曰惡是何言也曰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
殷畔知而使之是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仁智
周公未之盡也而況於王乎賈請見而解之（賈齊大夫也
解武王崩管叔名解武王）○燕人畔王曰吾甚慙於孟子
○燕人畔王曰吾甚慙於孟子（慙於孟子不聽其言而
致燕畔也）王無患焉王自以爲與周公孰

經057 356

應隱几而卧 隱几而卧也客坐而言曰客不悅曰弟子齊宿而後敢言夫子卧而不聽請勿復敢見矣曰坐吾明語子昔者魯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泄柳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 泄柳申詳繆公之二臣皆賢人能使人敬畏不如子思泄柳之甚也繆公尊之而不能盡其道但能使之不敢慢其身耳 子爲長者慮而不及子思子泄柳申詳長者絕子乎 也若我疏者豈敢以長者自處乎 ○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不識王之不可以爲湯武則是不明也識其不可然且至則是干澤也千里而見王是不遇故去三宿而後出晝是何濡滯也 濡滯猶淹留也 高子以告 高子亦齊人孟子弟子也 曰夫尹士惡知予哉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豈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 夫言非予之本心猶以爲速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諸則必反予 所改必如初言不可改矣 夫出晝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後浩然有歸志予雖然豈舍王哉王由足用爲善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王庶幾改之予日夜望之 言欲如水之流不可止也 ○尹士聞之曰士誠小人也 士以孟子不遠千里而來欲以王道輔君故謂之小人 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 言時可以有王者興也 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吾何爲不豫哉 言天未欲平治天下則已如欲平治天下舍我其誰乎何爲不豫乎 夫尹士惡知予去齊充虞路問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聞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 見孟子上篇 曰彼一時此一時也 彼一時謂五百年之時此一時謂今之時 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 名世者名聞一世之人 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 言時可以有王而使我不得遇故不豫也 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吾何爲不豫哉 言天未欲平治天下則已如欲平治天下舍我其誰乎何爲不豫乎 ○孟子曰聖賢一道也自堯舜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禹皐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若孔子則見聖人之餘而知之 見聖人之餘謂見其遺書及聞其遺風餘烈 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居不可謂不近若是之久矣聖賢之生不可謂不數若是之多矣然而無有乎爾者蓋亦無有乎爾者也 乎爾猶言於此也 若夫不相及若是其甚也而無有乎爾者亦無有乎爾者也 ○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 朝衣朝冠謂衣冠之正者塗炭謂污穢之甚也 推惡惡之心思與鄉人立其朝冠坐其塗炭也 推惡惡之心謂不欲與惡人言而欲與鄉人言也 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 頑夫貪夫也廉不貪也懦夫弱夫也有立志有自立之志也 ○柳下惠不羞汙君不辭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厄窮而不憫 遺佚謂棄捨不用也厄窮謂困窮也 與鄉人處由由然不忍去也 由由然自得之貌 爾爲爾我也 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 袒裼裸裎露體也浼汙也 故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 寬薄謂心不廣而薄於恩也敦謂篤於恩而厚也 ○孟子曰伯夷隘與不恭柳下惠不恭且卑 卑謂卑污 君子不由也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 霸王不異謂霸王之事不異也 如此則動心否乎 動心謂動其心而有所爲也 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 ○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 孟賁古之勇士 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 告子名不害 曰不動心有道乎 曰有北宮黝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思以一毫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不受於褐寬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之君無嚴諸侯惡聲至則反之 北宮黝衛之勇士也膚肌膚也撓屈也逃避也思猶必也挫辱也褐寬博謂賤者之衣也萬乘之君謂齊宣王也嚴畏也惡聲謂惡言加己也反之謂反其惡聲而報之也 不受於人亦不受於萬乘之君所以養勇也 孟施舍之所養勇也曰視不勝猶勝也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是畏三軍者也 孟施舍亦古之勇士會合也 舍豈能爲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 孟施舍之守氣也 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 曾子曾參也子襄曾子弟子也縮直也惴恐也往猶進也 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黝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曾子有取焉 ○公孫丑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 孟子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 外義謂義在外不在內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 正心謂以心正之也 無若宋人然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 芒芒然罷倦之貌 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 揠拔也槁枯也 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爲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 ○何謂知言 知言謂知人言之得失 曰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 詖辭偏辭也蔽謂心蔽於一曲也淫辭放蕩之辭陷謂溺於一偏也邪辭背正理也離謂離於正道也遁辭支吾之辭窮謂理屈也 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 ○宰我子貢善爲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 德行謂躬行之實 孔子兼之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 辭命謂應對賓客之言 我四十不動心 ○曰若是則夫子既勝矣 曰是奚爲不動心 曰告子先我不動心 曰不動心有道乎 曰有 曰不動心有道乎 曰有 曰不動心有道乎 曰有

孟子去齊居休公孫丑問曰仕而不受祿古之道乎曰非也於崇吾得見王退而有去志不欲變故不受也
崇吾地名孟子始見齊王必有所不合故有去志變猶改也不欲改有去志變前志也繼而有師命不可以請久於齊非我志也師命師所士師之師謂教訓之官也不受祿義也
不受祿義也之所在禮有時而變今孟子欲以一端裁之不亦誤乎○南軒曰孟子雖命師之官然今王之所以為王也又豈可與有為吾道

所自盡也曾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雖然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飦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

然友反命定爲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也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可且志曰喪祭從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

然友反命世子曰然誠在我五月居廬未有命戒百官族人可謂曰知及至葬四方來觀之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大悅

孟子孟子曰不亦善乎親喪固

滕文公問爲國

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民之爲道也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苟無恒心放僻邪侈無不爲已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是故賢君必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陽虎曰爲富不仁矣爲仁不富矣

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

公田而小徹也皆私田耳夫授田百畝徹通用貢法十夫有溝洫澮川之制十夫分一井耕則通力合作收則計畝均分一物不齊數難助法乃見一井爲九百畝公田八家各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此詳言井田形體之制乃周之助法也公田以爲君子養德以使小人各自安業而有公田之收故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君子野人也

夫世祿滕固行之矣

通考曰世祿者古賢人君子仕有功德於民則子孫享其祿不絕如魯之三桓晉之六卿是也滕文公問爲國於孟子孟子告以井地之法而又勸以世祿蓋欲其取法於古以興起斯民之善心也

夫滕壤地褊小將爲君子焉將爲小人焉

通考曰滕壤地褊小將爲君子焉將爲小人焉言滕國地小不可偏廢也

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

通考曰野謂郊外都鄙之地也野人謂農夫也九一而助爲公田和行助法也國中即門之內鄉遂之地也什一自賦其田不井授但計口受田使之自爲耕作而收其什一以供上用也

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以養其父母父母喜凡有加田之賜皆不敢受以其田爲養父母之資也

通考曰圭潔也祭祀之田潔以奉祭祀也

餘夫二十五畝

通考曰餘夫謂一家除父母妻子外又有男子年二十五以上者受田二十五畝也

此其大略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

通考曰此其大略也言井地之法其大略如此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井地之法雖周公所制然亦因時制宜使合於人情宜於土俗不必泥古而不變也

為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遠方之人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廛而為氓文公與之處其徒數十人皆衣褐捆屨織席以為食（大全胡氏曰捆屨織席皆以為生之具）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饔飧而治今也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惡得賢（饔熟食也飧水和飯食也倉所以藏穀府所以藏貨皆自民事也厲病也許行此言蓋欲增孟子分別君子野人之法）

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許子必織布而後衣乎曰否許子衣褐許子冠乎曰冠曰冠素曰自織之與曰否以粟易之曰許子奚為不自織曰害於耕曰許子以釜甑爨以鐵耕乎曰然自為之與曰否以粟易之（釜所以炊爨甑所以炊飯火也鐵掘地之器也此語人反皆面向下問而味相對也）以粟易械器者不為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豈為厲農夫哉且

許子何不為陶冶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何為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憚煩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為也（舍去聲與平聲釜所以炊爨然火也鐵掘地之器也此語人反皆面向下問而味相對也）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為與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為備如必自為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氾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

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偪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禹疏九河瀹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當是時也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雖欲耕得乎

孟子曰許子以釜甑爨以鐵耕乎曰然自為之與曰否以粟易之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

或欺布帛長短同則賈相若麻縷絲絮輕重同則賈相若五穀多寡同則賈相若屨大小同則賈相若

又

則賈相若

屨大小不同則賈人豈得而欺之哉

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或相千萬而爲僞者也惡能治國家

相千而爲僞者也惡能治國家

之道乎

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或

天下也屨小同賈人豈得而欺之哉

相千而爲僞者也惡能治國家

之道乎

孟子集註大全卷五

十一

孟子集編卷第五

後學 成德 校訂

孟子集編卷五 一

滕文公章句下 凡十章

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大則以王小則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爲也 孟子曰昔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 且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爲與 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終日而不獲一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賤工也或以告王良良曰請復之強而後可一朝而獲十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簡子曰我使掌與汝乘謂王良良不可曰吾爲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爲之詭遇一朝而獲十詩云不失其馳舍矢如破我不貫與小人乘請辭 良善御者也嬖奚善射者也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爲也如枉道而從彼

何也且子過矣柱已者未有能直人者也比阿黨也若立陵
之世出處去就不必一一中節然其一一中節則道不得行矣柱已其能直人乎古之人寧道
重也柱已其能直人乎古之人寧道不得行而不輕其身就是小行而不輕其身就是小行
戰國之時所作必以正義繩不得行而枉其道也大丈夫孟子不成自己行哉○朱子曰孟子
以不如是名柱其道而無以行故也事小而主霸之業大故也此說不然蓋自春秋之末
世已無復知義理之人當時諸侯但以力相尚而已故孟子之言如此○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
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景春公孫衍張儀皆秦惠王時人熄息也○朱子曰衍儀
以口舌取人富貴故其說如此○孟子曰是焉得為大丈夫乎子未學禮乎丈夫之冠也
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
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以順為正者妾婦之道也居天
女家夫家也婦人內夫家以親為歸中夫子也女子從人以順為正道
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
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
能屈此之謂大丈夫廣居仁也正位禮也大道義也與民由之推其所
得於人也獨行其道守其所得於己也淫蕩其心
也移變其節也屈挫其志也○何叔京曰戰國之時聖賢道否天下不復見其德
業之盛但見戰功之威勢以為大丈夫不知由君子觀之是
乃去聖之道耳何足以語此南軒曰士之欲仕固將以行其道
雖不得志其道未嘗不行於己也○周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孟
子曰仕傳曰孔子三月無君則弔出疆必載質何也
公明儀曰古之人三月無君則弔

食不可也言不以舜爲泰但謂今之士無功而食人之食則不可也曰子不通功易事以羨補不足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子如通之則梓匠輪輿皆得食於子於此有人焉入則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而不得食於子何尊梓匠輪輿而輕爲仁義者哉

如以通功易事而相補助則人之食人之食則不可也 通之事謂以此人之有易彼人之無 梓匠輪人皆工人之名 輿車人也 曰梓匠輪輿其志將以求食也君子之爲道也其志亦將以求食與曰子何以其志爲哉其有功於子可食而食之矣且子食志乎食功乎曰食志

食志謂食其志意之善 曰有人於此毀瓦畫墁其志將以求食也則子食之乎曰否曰然則子非食志也食功也

墁謂塗飾牆壁 曰梓匠輪輿以利人之器爲志乎以不利人之器爲志乎曰亦以利人之器爲志也然則彼以其志得食而子不得食何也曰

以供粢盛也湯使亳衆往爲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

仇讎也 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歸市者弗止芸者不變誅其君弔其民如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后后來其無罰

徯待也 有攸不爲臣東征綏厥士女匪厥玄黃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于大邑周其君子實玄黃于匪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其小人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矣

書畢命之辭 武王之師未及血刃而商民已安故伯夷頌之曰以暴易暴不知其非矣又曰寧俟我後之人其無或作非刑以亂民蓋深有取於仁人之言也 太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

太誓今文尚書周武王伐紂之誓 不行王政云爾苟行王政四海之內皆舉首而望之欲以爲君齊楚雖大何畏焉

子之王之善與我明告子有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傅諸使楚人傅諸曰使齊人傅之衆楚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莊嶽之間數年雖日撻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孟子謂戴不勝曰子欲士也使之居於王所在於王所者長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誰與為不善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也王誰與為善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子謂薛居州善公孫丑問曰不見諸侯何義孟子曰古者不為臣不見

內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見矣段干木踰垣而辟之泄柳閉門而不納是皆已甚迫也迫則不見之切也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陽貨瞰孔子之亡也而饋孔子蒸豚孔子亦瞰其亡也而往拜之當是時陽貨先當得見以見之也無他陽貨先入以己亦瞰孔子使人以己無他陽貨先入以己亦瞰孔子使人以己無他陽貨先入以己亦瞰孔子使人以己

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啓我後人咸以正無
缺 垂東方之國助紂爲虐者也飛廉紂幸臣也五十四周公相成王伐殺飛廉於海隅而東夷服○大也顯明也謨謀也丕承大也烈業也佑助也啓開也缺息也
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
者有之 自作之有諸侯大夫卿士之周室東遷之後○弑下式志反
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
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
春秋乎 胡氏曰仲尼作春秋以寓王法厚典隱微禮命德討罪其大要皆天子之
事也○此孟子之言也
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爲我是無君也墨氏
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公明儀曰庖有肥

肉廐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楊
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
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 楊氏但知愛身而不復知有君墨子愛無差等
是無父之義故無君墨子愛無差等是無君之義故無父○食音嗣
吾爲此懼閑先聖之道距
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
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 閑衛也作起也復起謂繼聖人而起者
也孟子雖不得志於時然於仁義之實則有所見而自信之篤故其言如此○閑音閒
昔者禹抑洪
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
秋而亂臣賊子懼 抑止也洪大也水下流也○兼并也驅逐也猛獸謂暴君汙吏
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也井

孟子集編卷第六

後學 成德 校訂

上有李螬食實者過半矣匍匐往將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 分辨不苟取也螬音曹匍音蒲匐音伏將音子匈反咽烟結也 孟子曰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爲巨擘焉雖然仲子惡能廉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者也 巨擘大指也言人中有仲子如衆指中有大指也雖然猶云其所守如此也蚓之無大於世所後可人所同棄也 夫蚓上食槁壤下飲黃泉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築與抑亦盜跖之所築與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與抑亦盜跖之所樹與是未可知也 蚓像蛇土色黃穿蝸土而食槁乾也黃泉水也抑亦義則非也未敢人和自況仲子夫蚓之義則非也 曰是何傷哉彼身織屨妻辟纑以易之也 辟音壁纑音盧 曰仲子齊之世家也兄戴蓋祿萬鍾以兄之祿爲不義之祿而不食之室爲不義之室而不居也辟兄離母處於陵他日歸則有饋其兄生鵝也 辟音避 己頻顧曰惡用是鶃鶃者爲哉他日其母殺是鵝也與之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鶃鶃之肉也出而哇之 鶃音逆哇烏佳反吐也 世家世卿大家也 戴食采於蓋其人蓋縣也歸自於陵歸他己仲子也鶃鶃鵝類頻顧嚬眉貌 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弗居以於陵則居之是尚爲能充其類也乎若仲子者蚓而後充其操者也 言仲子以己食兄之室爲不義而不食己居其母之室爲不義而不居此至於妻母則不食己居於陵所居之室既未必伯夷之所爲則亦不義之類可知仲子於此則不食己居於彼則食之居之蓋爲能充滿其操守之類者乎然其無來自足如蚓然乃爲能滿其志而得爲廉耳然蓋人之所以爲大人之所以爲大者以其有人倫也人之所後充其操者也下是無人倫而可以爲廉歟○

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員
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堯舜之道不以仁政
不能平治天下

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

故曰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

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

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聖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爲方員平直不可勝用也既竭耳力焉繼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勝用也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

故曰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爲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

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衆也

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國之所存者幸也

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國之災也田野不辟貨財不聚非國之害也

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

詩曰天之方蹶無然泄泄

泄泄猶沓沓也

言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

方員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

君盡君道欲爲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

暴其民甚則身弑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

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

此之謂也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

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今惡死亡而樂

不仁是猶惡醉而強酒（惡去聲強上聲）言人之道以仁義為美而人不仁者乃違此美道雖有如醫其能保諸是不仁者乃違此美道以求生則如惡水火之不蹈而死亦可使其良知不仁者之可以死亡耳使其良知不仁者之可以死亡耳使其良知不仁者之可以死亡耳

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矣自取之也 言水之清濁有以自取之此取字以自取之義矣今人皆入心通無非至理於此可見○愚案聲入心通四字當以解可順之義矣今俗用於此蓋聖人之心表裏澄徹故所明之理皆精永猶見至徹之貌如此也 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壙也 走音奏 歸于此也 故為淵敺魚者獺也為叢敺爵者鸇也為湯武敺民者桀與紂也 為去聲敺與驅同 通志堂

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則諸侯皆為之敺矣雖欲無王不可得已 好為去聲下為之敺同○朱子曰天下歸之此一王字與孟子見梁惠王章末所謂一王字同書說者以為文王之事恐非○愚謂此一王字與孟子見梁惠王章末所謂一王字同書說者以為文王之事恐非○愚謂此一王字與孟子見梁惠王章末所謂一王字同書說者以為文王之事恐非 今之欲王者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苟為不畜終身不得苟不志於仁終身憂辱以陷於死亡詩云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此之謂也○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為也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也 暴猶害也非猶毀也

自暴其身者不知禮義之物美而非毀之也自棄其身者不知仁義之美但溺於怠惰自謂必不能行與之有為必不能勉也程子曰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可移者雖愚悍之至皆是也惟自暴者拒之以不可雖聖人與居天能化而入也此所謂下愚之不移也 仁宅也義路也曠空也由行也○愚謂此章言道本則有而人自絕之是以不仁不義而所行皆悖理也 曠空也 哀哉 舍上聲○曠空也由行也○此章言道本則有而人自絕之是以不仁不義而所行皆悖理也 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 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 兩遠字去聲

自暴其身者不知禮義之物美而非毀之也自棄其身者猶知禮義之為美但溺於怠惰自謂必不能行與之有為必不能勉也程子曰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可移者雖愚悍之至皆是也惟自暴者拒之以不可雖聖人與居天不能化而入也此所謂下愚之不移也 仁宅也義路也曠空也由行也○愚謂此章言道本則有而人自絕之是以不仁不義而所行皆悖理也 曠空也 哀哉 舍上聲○曠空也由行也○此章言道本則有而人自絕之是以不仁不義而所行皆悖理也 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 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 兩遠字去聲

孟子曰道在爾而求諸遠事在人而務其長則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 兩遠字去聲○愚謂此章言道本則有而人自絕之是以不仁不義而所行皆悖理也 曠空也 哀哉 舍上聲○曠空也由行也○此章言道本則有而人自絕之是以不仁不義而所行皆悖理也 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 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 兩遠字去聲

故為淵敺魚者獺也為叢敺爵者鸇也為湯武敺民者桀與紂也 為去聲敺與驅同 通志堂

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則諸侯皆為之敺矣雖欲無王不可得已 好為去聲下為之敺同○朱子曰天下歸之此一王字與孟子見梁惠王章末所謂一王字同書說者以為文王之事恐非○愚謂此一王字與孟子見梁惠王章末所謂一王字同書說者以為文王之事恐非○愚謂此一王字與孟子見梁惠王章末所謂一王字同書說者以為文王之事恐非 今之欲王者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苟為不畜終身不得苟不志於仁終身憂辱以陷於死亡詩云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此之謂也○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為也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也 暴猶害也非猶毀也

自暴其身者不知禮義之物美而非毀之也自棄其身者猶知禮義之為美但溺於怠惰自謂必不能行與之有為必不能勉也程子曰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可移者雖愚悍之至皆是也惟自暴者拒之以不可雖聖人與居天不能化而入也此所謂下愚之不移也 仁宅也義路也曠空也由行也○愚謂此章言道本則有而人自絕之是以不仁不義而所行皆悖理也 曠空也 哀哉 舍上聲○曠空也由行也○此章言道本則有而人自絕之是以不仁不義而所行皆悖理也 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 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 兩遠字去聲

孟子曰道在爾而求諸遠事在人而務其長則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 兩遠字去聲○愚謂此章言道本則有而人自絕之是以不仁不義而所行皆悖理也 曠空也 哀哉 舍上聲○曠空也由行也○此章言道本則有而人自絕之是以不仁不義而所行皆悖理也 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 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 兩遠字去聲

信於友弗獲於上矣信於友有道事親弗悅弗信於友矣悅親有道反身不誠不悅於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 獲於上信於友悅親誠身其所以為善之實也不明乎善則不知所以為善之道而不誠其身矣學者不可不知所以為善而必誠其身也○孟子曰居下位而不獲於上民不可得而治也獲於上有道不信於友矣信於友有道事親弗悅弗信於友矣悅親有道反身不誠不悅於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 獲於上信於友悅親誠身其所以為善之實也不明乎善則不知所以為善之道而不誠其身矣學者不可不知所以為善而必誠其身也○孟子曰居下位而不獲於上民不可得而治也獲於上有道不信於友弗獲於上

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
老者太公避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
吾聞西伯善養老者辟去聲下作興者起也盍何不也西伯即文王也紂命
之是天下之父歸之也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
為西方諸侯之長得專征伐故稱西伯太公其輔昌

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而歸
之是天下之父歸之也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

天下矣
孟子曰求也為季氏宰無能改
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日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鳴鼓
而攻之可也

來孔子弟子冉求季氏曾卿家臣賦猶取也取民之粟
倍於他日也小子弟子也鳴鼓而攻之聲其罪以責之也

由此觀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棄於孔子者也況於為
之強戰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
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
之故而致人倍其賦而食之也率土地猶言盡土地而是率上地而食
人之肉也如字恐盖地力所能出不足以容之也

故善戰者服上刑連諸
侯者次之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
辟開墾也任土地謂分土授民使任耕作之事也
雖開墾土地盡地力而賦稅過重如秦開阡陌之類

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胸中正則眸子瞭焉胸中不
正則眸子眊焉
眸音牟瞭音了眊音耗瞭明也眊不明也人之善惡不可隱於人而眸子
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
中正則神精而明邪僻則昏濁而不明觀人者於眸子人焉廋哉
眸子瞳人也廋匿也言人之邪正不待其發而自不可掩觀人之時其神在目故觀
人於眸子而其邪正不可匿也一失其身則事親之道已虧不待其發而已不足以為孝矣

孟子曰事孰為大事親為大守孰為大守身為大
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
親者吾未之聞也
事親為大而守身為本故不失其身則事親之道已盡失其身則事親之道已虧

爲事事親事之本也孰不爲守守之本也

曾子養曾晳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

問有餘必曰有曾晳死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將徹不

請所與問有餘曰亡矣將以復進也此所謂養口體者

也若曾子則可謂養志也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間也惟大人爲能格君

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

而國定矣

孟子曰人之易其言也無責耳矣

事親若曾子者可也

○樂正子從於

子敖之齊樂正子見孟子孟子曰子亦來見我乎

曰先生何爲出此言也曰子來幾日矣曰昔者曰昔者

則我出此言也不亦宜乎曰舍館未定曰子聞之也舍

館定然後求見長者乎

○樂正子從於

於子敖來徒餔啜也我不意子學古之道而以餔啜也

○孟子曰不孝有三

無後爲大

舜不告而娶爲無後也君子以爲猶告也

事親是也義也實從是也

○孟子曰仁之實

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智之實知斯二者

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
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
之舞之樂斯聲也斯一者親其兄而言知和其去此
之舞之見之明而字之周矣樂音各隨平聲斯一者親其兄而言知和其去此
法事親從兄之意曲然自生如草木之有生意也既有生意則其暢茂條達自有
不可遏者所謂惡可已也其又盛見至於事親從兄之間欣欣愉愉至於不自知矣此皆言事親
從兄良心真切天下之道皆即於此然必知之明而守之固然後能之密和樂之
深也之前斜曰仁義其次人之性而其實見於事親從兄之間蓋仁故能愛愛其
夫於愛親義者宜也宜之所施其實見於從兄也據和斯之仁義蓋不可勝用而實
事親從兄之心也故知者知此而弗去者也禮者節文此者也樂者樂此者也蓋有
外此者故知之而弗去者蓋曰知之至則弗去之矣有其實斯有其文凡二十二百言所以節文此樂
有以節文則內外德矣生於樂則生矣
之所舞足之所動其非是矣至此則仁義之心油然而生則忽可已以其自不
聞侯○此孟子指言仁義知禮樂之實使人知所以用力之地也仁義之道大矣
而其切實處止在於事親從兄蓋二者人之良知良能天性之其於再發見以為
仁義者惟致力乎此而已否則德慧術知雖高足以有不知其孰而弗者矣非能知此味乎仁義

之而不去則智之實即文斯二者通隆殺之宜則禮之實於斯二者行之而樂有
從容安適之意綿延連續神之為則樂之實蓋天下之善未有出於事親從兄之
外者苟安於樂則方寸之間油然自有生意暢茂條達自不可已足之所踏手
之所舞不知其孰而弗者矣非能知此味乎仁義

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己視天下悅而歸己猶草芥
也惟舜為然不得乎親不可以為人不順乎親不可以
為子言舜視天下之歸己如草芥而惟致力於順其親而順之心若元氣之運乎天地無
無不可事之親順而已順則有以順乎視天下之心天下皆知大
孝而不格矣若舜父名底致而豫頑嚚不格姦之心若元氣之運乎天地無
無不可事之親順而已順則有以順乎視天下之心天下皆知大
孝而不格矣若舜父名底致而豫頑嚚不格姦之心若元氣之運乎天地無
無不可事之親順而已順則有以順乎視天下之心天下皆知大
孝而不格矣若舜父名底致而豫頑嚚不格姦之心若元氣之運乎天地無

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瞽瞍底豫而天下化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此之謂大孝底
豫者瞽瞍父名底致而豫頑嚚不格姦之心若元氣之運乎天地無無不可事之親順而已順則有以順乎視天下之心天下皆知大孝而不格矣若舜

離婁章句下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揆度也其度一也○范氏曰聖人之心相符猶同律度量衡之於物其道一而已

莫非天之所為而有二帝故爾之所以事舜夫公孫僑也自天子名也子產是人有德故能比水者以其所乘之車載之濟

○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

溱洧鄭國二水名也子產是人有德故能比水者以其所乘之車載之濟

孟子曰惠而不知為政

惠謂施恩於人不知為政謂不能使人無怨

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民未病涉也

杠音江可通車輿者周十一月夏九月也周十二月夏十月也輿公門十一月文子產鄭大夫公孫僑也自字子產名也子產是人有德故能比水者以其所乘之車載之濟民力又時利涉也

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焉得人人而濟之

辟與闢同焉於虔反闢除也如闢門之闢行人使人徒人徒步而行之人皆安得而悉濟之哉

故為政者妄人而悅之

日亦不足矣

矣猶為武侯當百治世以大德治人多日以亦不足於日

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

得志謂得其道也○范氏曰聖人之心相符猶同律度量衡之於物其道一而已

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揆度也其度一也○范氏曰聖人之心相符猶同律度量衡之於物其道一而已

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

地之相去也如此其遠世之相後也如此其久

王曰禮為誰君有服何如斯可為服矣

為去聲下為君為臣為民為之同

孔子曰宜王之遇臣之遭君如此其難故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

知其亡則其於君也如此

王曰禮為舊君有服何如斯可為服矣

為去聲下為君為臣為民為之同

孔子曰宜王之遇臣之遭君如此其難故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

知其亡則其於君也如此

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使人導之出疆又先於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此之謂三有禮為如此則為之服矣

今也為臣諫則不行言則不聽膏澤不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搏執之又極之於其所往去之日遂收其田里此之謂寇讎

搏音團

寇讎如此何服之有

○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

士可以徙 日君子當貴義而作偏之私○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
不義 況氏曰此章重出疑上篇本言人臣當以
正君爲義亦一義耳○孟子曰非禮之禮
非義之義大人弗爲 學問不精故有
是病 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
兄也如中也棄不中才也棄不才則賢不肖之相去其
間不能以寸 程子曰此言人之不賢蔽於氣稟物欲
之間不能以寸耳若以子弟之不賢遽棄之則是
自絕於善也○南軒曰此所謂中者以德言才者以質言惟有德者爲能
養人有質而無德不及之患故謂之中人則養之之道
有門斷不可以養其子弟當若是也質格以容之義理
以事之中人以成之開其明而格其蔽使之自喻此皆養之之方也
○孟子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 程子曰有不爲知所擇
也惟能有不爲是以可
以有爲無所不爲安能有爲耶

孟子曰仲尼不爲已甚者 胡氏曰聖人所爲本分之外不加毫末非孟子真知孔子不能以
是稱 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
聲○必慤謂也大人言行不先期於信果但義之所在則必從之幸亦來當不信
其如己民口未於義則才以合義王制曰若有台
於義而不信果則亦不爲
通達德變在于之心則純一無偽而已然大人之所以爲大人正以其不爲物誘
而有以全其純一無偽之本然是以擴而充之則無所不能而極其大
也○大人事事理會得只是無許多巧僞曲折便是赤子之心赤子之心純一無
僞○赤子之心不可盡謂已發未發蓋純一無僞之中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大人
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 養生固當愛敬
然亦人道之當耳至於送
死則盡其誠而已故可以當大事 孟子曰君子深造
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
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
也 程子曰此言學者當深造之而不可急迫欲其自得之
左右逢其原言所取之多而不窮也○南軒曰學者之
於己固所當盡而不可揠苗助長亦不可自畫
自得則所存者固而所養者厚矣資深則所取者多而無窮矣左右逢
其原言取之多而不窮也○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
程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此非有兩事
也惟能博不爲是以可
以有爲無所不爲知所擇
者安能有爲耶

無實不祥不祥之實故賢者當之

○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

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爾

苟爲無本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故聲聞過情君子恥之

○孟子曰禹惡旨酒而好善言湯執中立賢無方

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

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

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

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之澤五世而斬 斬絕也大夫五世而斬 子未得爲孔子徒也子私淑諸人也 私猶竊也淑善也竊善於人而自以教己也 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惠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 先儒謂此章以事之難處者明義之精也 萬章問曰敢問交際何心也 交際接物之禮也 孟子曰恭也 恭敬之心也 曰卻之卻之爲不恭何哉 卻拒也 曰尊者賜之尊者以其道 尊者謂有德有位之人以其道謂以禮義也 曰何以辭之曰辭之以其道 辭謂辭其賜也 曰以他辭 他辭謂不以禮義之辭 萬章曰今有人於此饋我以國君之位 饋遺也 其交也以道其取之也以義 交取皆以道義 則辭之乎 曰否 孟子曰否 子思以爲鼎肉使己之僕再拜而受 子思以爲鼎肉使己之僕再拜而受 子思不悅曰於卒也 於卒猶言於終也 子思以爲繼我者惡乎使我再拜 子思以爲繼我者惡乎使我再拜 繼我者謂繼己而爲君者 惡乎使我再拜 惡乎猶言何以也 再拜而受

有進而與右師言者有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
大夫右師士師也
言孟子獨不與驩言是簡驩也簡略
不屑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也我欲行禮子敖以
子不悅曰諸君子皆與驩
尚書見
他子故夫上世聖人所以建人紀
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由未免為鄉人
子不悅矣
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若夫君子所患
則亡矣非仁無為也非禮無行也如有一朝之患則君
○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
當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
改其樂孔子賢之
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
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己飢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
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
今有同室之人鬬者救之雖被髮纓冠而往救
之則惑也雖閉戶可也
鄉鄰有鬬者被髮纓冠而往救
○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仁者愛人有禮者
敬人此仁禮之施
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
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
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
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
必不忠
由與循同下放此○忠者盡己之謂我必
子思恐所以愛敬人者自反盡其心也
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則與禽獸奚

擇哉於禽獸又何難焉
何難於責之也
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乃若所憂則有之舜人也予亦人也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由未免為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若夫君子所患則亡矣非仁無為也非禮無行也如有一朝之患則君子不患矣
○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
尚書見
當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
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
賢之道也
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己飢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
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
今有同室之人鬬者救之雖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雖閉戶可也
鄉鄰有鬬者被髮纓冠而往救
○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
此仁禮之施
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
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
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
由與循同下放此○忠者盡己之謂我必
子思恐所以愛敬人者自反盡其心也
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則與禽獸奚

夫子與之遊又從而禮貌之敢問何也○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
孟子曰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惰其四支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博奕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三不孝也從耳目之欲以爲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鬬很以危父母五不孝也章子有一於是乎好勇鬬很危父母戮辱也夫章子父責善而不相遇也夫音扶責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賊害也明友當相責以善父子行之則恩也

夫章子豈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屬哉爲得罪於父不得近出妻屏子終身不養焉其設心以爲不若是則罪之大者是則章子已矣夫章子出妻屏子見前章義夫音扶

窓或曰窓至盍去諸曰無寓人於我室毀傷其薪木窓退則曰脩我牆屋我將反窓退曾子反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窓至則先去以爲民望窓退則反殆於不可沈猶行曰是非汝所知也昔沈猶有負芻之禍從先生者七十人未有與焉○曾子居武城有越寓寄也沈猶魯人負芻叛者名也

子思居於衛有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曰如伋去君誰與守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師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也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伋子思名○儲子曰王使人瞯夫子果有以異於人乎孟子曰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

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問其與飲食者盡富貴也而未嘗有顯者來吾將瞷良人之所之也蚤起施從良人之所之徧國中無與立談者卒之東郭墦間之祭者乞其餘不足又顧而之他此其爲饜足之道也其妻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與其妾訕其良人而相泣於中庭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從外來驕其妾妾

則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幾希矣

孟子集編卷第八

後學 成德 校訂

孟子集編卷第九

萬章章句上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爲其號泣也孟子曰怨慕也

萬章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然則舜怨乎曰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吾既得聞命矣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則吾不知也公明高曰是非爾所知也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爲不若是恝我竭力耕田共爲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

百官牛羊倉廩備以養舜於畎畝之中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爲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

天下之士悅之人之所欲帝使其子九男二女

妻子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少好貪戀父母長而慕妻子仕而慕君不得於君而熱中皆常人之情因物而遷者也惟聖人為能盡人之性盡其天真之妙而不為物遷故其慕父母也五十而慕其慕妻子也五十而慕其慕君也五十而慕其慕君親之心一而已蓋非聖人孰能之乎）

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莫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孟子曰告則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如告則廢人之大倫以懟父母是以不告也（此在引反小詩詩風雄雉篇也懟怨也舜父頑母嚚弟傲皆欲殺舜舜之順若是蓋人之大倫以歸怨於父母也）萬章曰舜之不告而娶則吾既得聞命矣帝之妻舜而不告何也曰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妻去聲○以女為人妻曰妻程子曰堯妻舜而不告堯之聖豈不知告之為是蓋以為告則必不從而廢人之大倫以絕父母之親也）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之使浚井出從而揜之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牛羊父母倉廩予弟惟干戈朕琴朕弤二嫂使治朕棲象往入舜宮舜在牀琴象曰鬱陶思君爾忸怩舜曰惟茲臣庶汝其于予治不識舜不知象之將殺己與曰奚而不知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張都禮反忸女六反怩女乙反○此章文言舜盡人倫之變而大理之所存也象欲殺舜而舜不知之既見其憂則指其憂而憂見其喜則指其喜而喜明在舜豈

身爲天子弟爲匹夫可謂親愛之乎　伯夷舜弟名曰名號衆人名　人比副期當　前國名自周人服伯夷也舜亦也舜之人也水舜功德之人也知是名號非名字也舜之有天下也不與焉　舜之有天下也不與焉　舜之有天下也不與焉　

曰以行與事示之者如之何曰天子能薦人於天不能使天與之天下諸侯能薦人於天子不能使天子與之諸侯大夫能薦人於諸侯不能使諸侯與之大夫昔者堯薦舜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

曰敢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如何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與之人與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之所能爲也天也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

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而居堯之宮逼堯之子是篡也非天與也

太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此之謂也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有諸孟子曰否不然也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昔者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天下之民從之若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

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啓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啓曰吾君之子也

朝音朝 啓氏之除皆為山下平谷中可藏處也

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堯之相舜也歷年多施澤於民久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益之相禹也歷年少施澤於民未久舜禹益相去久遠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

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

繼世而有天下者其先皆有大力能安民故

孟子曰禹益之相去久遠其子皆不肖而繼禹益相去久遠非人力所為也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

伊尹相湯以王於天下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太甲悔過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己也復歸于亳

周公之不有天下猶益之於夏伊尹之於

殷也 此復晉國公所以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有天下之意
也 禪音擅，禪授也或讓賢或傳位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孟子曰天與賢則與子則與子如堯之心者舜亦子而已矣 萬章問曰人有言曰伊尹以割烹要湯有諸 要平聲下同 要求也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故有此言 孟子曰否不然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 為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 一介猶言一人以幣聘之則喜然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為哉豈若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 湯使人以幣聘之囂囂然自得之貌畎畝田中溝也 湯使人以幣聘之囂囂

近臣以其所爲主觀遠臣以其所主若孔子主少正卯與侍人瘠環何以爲孔子 近臣在朝之臣遠方來仕者君子小人各從其類觀其所主則其人可知○南軒曰孔子進以禮退以義之所在固命之所存也小人吾後其所爲主則其所主者退臣四聚亦有道臣之賢者之賢人可知觀樂者之賢否觀其所主則其人可知觀樂者之賢否觀其所主則其人可知觀樂者之賢否觀其所主則其

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

張子曰無所偏者和之極無所變者時之極無所不盡者聖之極和非聖人之和所謂聖者不勉不思而從容中道也孔氏之門善學者各當其可蓋兼三子之所以為聖而不可以一名也或謂尹和近合而孔子不可為名蓋無所不盡而無可名也

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始條理也玉振之也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

成者德之全也故書所謂集大成是也金聲玉振說見前篇始終猶本末也智者知之事聖者仁之熟也自始至終一事自本及末一理也

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

中去聲○北宮錡問曰周室班爵祿也如之何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也諸侯惡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然而軻也嘗聞其略也

錡姓也時未詳其人○惡去聲○嘗聞其略故應問第如此之詳也

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

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

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

此以下班祿之制不見於經獨孟子言之蓋戰國之君惡其害己而盡去其籍後人不得而考耳然其大略猶可見也

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

大國地方百里君十卿祿卿祿四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

人授田一百畝百畝之糞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為差

○萬章問曰敢問友孟子曰不挾長不挾貴不

挾兄弟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挾也挾者恃之也
孟獻子百乘之家也有友五人焉樂正裘牧仲其三人
則予忘之矣獻子之與此五人者友也無獻子之家者
也此五人者亦有獻子之家則不與之友矣非惟百
乘之家爲然也雖小國之君亦有之晉悼公曰吾於子
思則師之矣吾於顏般則友之矣王順長息則事我者
也非惟小國之君爲然也雖大國之君亦有之晉平公之於亥唐也入云則入坐云則坐食云則食雖疏食菜羹未嘗不飽蓋不敢不飽也然
終於此而已矣弗與共天位也弗與治天職也弗與食
天祿也士之尊賢者也非王公之尊賢也
爲賓主是天子而友匹夫也舜尚見帝帝館甥于貳室亦饗舜迭
之尊賢貴貴尊賢其義一也
際何心也孟子曰恭也萬章問曰敢問交
恭何哉曰尊者賜之曰其所取之者義乎不義乎而後
受之以是爲不恭故弗卻也曰卻之爲義乎不義乎而
卻之以心卻之曰其取諸民之不義也而以他辭無受不
可乎曰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斯孔子受之矣萬章曰今有餽人於國門之外者其交也
以道其餽也以禮斯可受御人與曰不可康誥曰殺越人
于貨閔不畏死凡民罔不譈是不待教而誅者也殷受
夏周受殷所不辭也於今爲烈如之何其受之
之諸侯取之於民也猶槩也苟善其禮際矣斯君子受
之敢問何說也曰子以爲有王者作將比今之諸侯而
誅之乎其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夫謂非其有而取之
者盜也充類至義之盡也孔子之仕於魯也魯人獵較
孔子亦獵較獵較猶可而況受其賜乎

事道也事道奚猶較也曰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曰奚不去也曰爲之兆也兆足以行矣而不行而後去是以未嘗有所終三年淳也

孟子集編卷十

仕有際可之仕有公養之仕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於衛靈公際可之仕也於衛孝公公養之仕也

孟子集編卷十

爲貧娶妻非爲養也而有時乎爲養娶妻非爲養也而有時乎爲養

孟子曰仕非爲貧也而有時乎爲貧娶妻非爲養也而有時乎爲養

孟子集編卷十

平公將出孟子適有他故不果行而出去之蓋其主歸於魯平公也

孟子集編卷十

平公將出孟子適有他故不果行而出去之蓋其主歸於魯平公也

孟子曰仕非爲貧也而有時乎爲貧娶妻非爲養也而有時乎爲養

孟子集編卷十

仕謂養聖人以道者也爲貧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惡乎宜乎

孟子集編卷十

仕謂養聖人以道者也爲貧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惡乎宜乎

平公將出孟子適有他故不果行而出去之蓋其主歸於魯平公也

孟子集編卷十

平公將出孟子適有他故不果行而出去之蓋其主歸於魯平公也

子曰不敢也諸侯失國而後託於諸侯禮也士之託於諸侯非禮也萬章曰士之不託諸侯何也孟子曰不敢也諸侯卑禮貌恭而將有所受之乎曰受之受之何義也曰君之於氓也固周之周救也視也使之則聽使之常職也君常職名使之則聽使之常職名君使民也君有常職以食於上無常職而賜於上者以為不恭也受何也曰不敢問其不敢何也曰抱關擊柝者皆有常職以食於上無常職而賜於上者以為不恭也

萬章曰士之不託諸侯何也孟子曰不敢也諸侯卑禮貌恭而將有所受之乎曰受之受之何義也曰君之於氓也固周之周救也視也使之則聽使之常職名君使民也君有常職以食於上無常職而賜於上者以為不恭也受何也曰不敢問其不敢何也曰抱關擊柝者皆有常職以食於上無常職而賜於上者以為不恭也曰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何也曰不敢問其不敢何也曰君餽之則受之不識可常繼乎曰繆公之於子思也亟問亟餽鼎肉子思不悅於卒也摽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之犬馬畜伋蓋自是臺無餽也悅賢不能舉又不能養也可謂悅賢乎曰敢問國君欲養君子如何斯可謂養矣曰以君命將之再拜稽首而受其後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不以君命將之子思以為鼎肉使己僕僕爾亟拜也非養君子之道也

孟子之道也以君命來呼則不俟駕而行況以君命召之乎將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為也故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是以不勞而王桓公之於管仲則不然管仲不得辭也而後臣之此又其小者也於卑者也不可以有為也繆公之於子思亟問亟餽鼎肉子思不悅於卒也摽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之犬馬畜伋蓋自是臺無餽也悅賢不能舉又不能養也可謂悅賢乎曰敢問國君欲養君子如何斯可謂養矣曰以君命將之再拜稽首而受其後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不以君命將之子思以為鼎肉使己僕僕爾亟拜也非養君子之道也

萬章曰敢問交際何心也孟子曰恭也曰卻之卻之為不恭何哉曰尊者賜之曰其所取之者義乎不義乎而後受之以是思之故不敢卻也曰請無以辭卻心以其辭卻之曰其來自有道以禮義接我則堯舜其猶病諸夫以一豕一簞食一湯之間莫之致而至非禮也而以其辭卻之曰我不能以養賢者也

萬章曰敢問不見諸侯何義也孟子曰在國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皆謂庶人庶人不傳質為臣不敢見於諸侯禮也萬章曰庶人召之役則往役君欲見之召之則不往見之何也曰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且君之欲見之也何為也哉曰為其多聞也為其賢也則吾未聞欲見賢而召之也

如子思不悅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子思之不悅也豈不曰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何敢與君友也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我友乎乘之君求與之友而不可得也而況可召與

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

敢問招虞人何以皮冠庶人以旃士以旂大夫以旌以旌招虞人虞人死不敢往以士之招招庶人庶人豈敢往哉況乎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之門也

欲見賢人而不以其道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夫義路也禮門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詩云周道如底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

萬章曰孔子君命召不俟駕而行然則孔子非與曰孔子當仕有官職而以其官召之也

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爲未足又尚論古之人頌其詩誦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

萬章曰不敢問交諸侯何心也孟子曰恭也

曰卻之卻之爲不恭何哉曰尊者賜之曰其所取之者義乎不義乎而後受之以是故不受也

萬章曰今之諸侯取之於民也有道則與之何哉孟子曰君之所以取之者有道乎如以其道則雖堯以天下與人不以爲泰子曰否使子受之而泰乎

何哉曰非其義也非其義者雖一簞食之不可受也

萬章曰敢問交際

孟子集編卷第十一

後學 成德 校訂

告子章句上 凡二十章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桮棬也以人性爲仁義猶以杞柳爲桮棬

孟子曰子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爲桮棬乎將戕賊杞柳而後以爲桮棬也則亦將戕賊人以爲仁義與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必子之言夫

無有不下
過顙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
人之可使爲不善其性亦猶是也
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
○告子曰生之謂性
孟子曰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與曰然白
羽之白也猶白雪之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與曰然
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
然則犬
曰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於我也
其白於外也故謂之外也
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
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不識長馬之長也
無以異於長人之長與且謂長者義乎
曰異於
告子曰食色性也

不愛也是以我爲悦者也吾之長是以長爲悦者也故謂之内長楚人之長亦長之曰皆秦人之炙無以異於者吾炙夫物則亦有然者也然則炙亦有外與

孟子集註卷十一

曰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也是以我爲悦者也故謂之内長楚人之長亦長之曰皆秦人之炙無以異於者吾炙夫物則亦有然者也然則炙亦有外與

孟子集註卷十一

子曰何以謂義内也行吾敬故謂之内也鄉人長於伯兄一歲則誰敬曰敬兄酌則誰先曰先酌鄉人所敬在此所長在彼果在外非由内也公都子不能荅以告孟子孟子曰敬叔父乎敬弟乎彼將曰敬叔父曰弟爲尸則誰敬彼將曰敬弟子曰惡在其敬叔父也彼將曰在位故也子亦曰在位故也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長在位故也公都子曰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果在外非由内也公都子曰敬叔父則敬敬弟則敬

孟子集註卷十一

然則飲食亦在外也

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或曰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爲君而有象以瞽瞍爲父而有舜以紂爲兄之子且以爲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

公都子

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

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

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百歲穀年也穀指也黍稷衣食統言故有所賴指也黍稷衣食統言故有所賴而為善人生衣食不足故有以陷溺其心而為暴）今夫麰麥播種而耰之其地同樹之時又同浡然而生至於日至之時皆熟矣雖有不同則地有肥磽雨露之養人事之不齊也（夫音扶麰音牟耰音憂浡音勃日至之時冬至後夏至前也）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聖人亦人）故龍子曰不知足而為屨吾知其不為簣也屨之相似天下之足同也（龍子古賢人簣音責）

口之於味有同者也易牙先得我口之所耆者也（耆嗜也易牙所嘗之味則天下皆以為美也）如使口之於味也其性與人殊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則天下何耆皆從易牙之於味也至於味天下期於易牙是天下之口相似也（耆嗜也古今通語○易牙古之知味者）惟耳亦然至於聲天下期於師曠是天下之耳相似也（師曠能審音者也）惟目亦然至於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也不知子都之姣者無目者也（姣古卯反○子都古之美人也姣好也）故曰口之於味有同耆也有同嗜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焉（言目皆以為美也）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

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為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其旦晝之所為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為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也哉（好惡也去聲○良心者本然之善心即所謂仁義之心也見者但其發見至微而日晝所為之不善又已隨初皓亡之如山木既伐猶有萌蘖而牛羊又牧之也晝之所為既有以害其夜之所息夜氣之生日之氣亦不能勝其晝之所為是以展轉相害至於夜氣之生日以薄其存義之良心日以梏亡則其旦晝之所為又不能勝其晝之所梏是以夜氣不能存而其違禽獸不遠與人遠矣）故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長上聲○山木人心其理一也）孔子曰操則

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

孟子集註卷十一　十

平二十

時便是斧斤之我牛羊之牧　此被在此便是日夜之間所

雨露皆無明矣葉明甚孟子及愛牧牛良知良能之發見可尚惜其日夜

以此知孟子之與瞽皆不當言矣　此段

明不則心是死人　一段

生之門此文雖不重孟子卻能

不感其　此一段

之為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奕秋通國之善

見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

之為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奕秋通國之善

孟子集註卷十一　十一

奕者此使奕秋誨二人奕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奕秋之

為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為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

射之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為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

也

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

掌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

生亦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

者故患有所不辟也 患所以生死者乃事理義理之良心是人皆有之生死雖人人不害之常情而做死生不為苟得苟免而有所不避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惡莫甚於死者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為也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辟患而有不為也 使人雖要欲所以生能舍生取義之此 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 喪去聲 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嘑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 食音嗣嘑呼故反蹴子六反○豆木器也嘑呼之聲蹴踐之也行道之人路中人也乞人也不屑不以為潔也言雖饑餓之人亦不以嗟呼之聲蹴踐之食與之也

萬鍾於我何加焉為宮室之美為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與 為去聲與平聲識音志得我謂所知識之窮乏者感我之惠也上言人皆有善端之心此言人皆有羞惡之心雖下愚不移蓋其本心之所固有或能使之一旦至於此則仲尼之所謂不能已者也 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 言於我身無所增益也所謂窮乏者得我謂所知識之窮乏者感我之惠也上言人皆有善端之心此言人皆有羞惡之心雖下愚不移蓋其本心之所固有或能使之一旦至於此則仲尼之所謂不能已者也 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宮室之美為之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妻妾之奉為之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為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 鄉與嚮同下同○言三者身外之物其得失比生死為輕鄉為身死猶不肯受嚮使禮義之勝欲能使死生於危迫之際而不免計慮之間有或能使之者此章言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所以為義之端也蓋人之所以為人以此心之不失而常存也故其發見於日用之間者如此學者於此擴而充之則其所以為堯舜之道不外是矣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 仁者心之德義者事之宜人路言人所當行之路也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學問之事雖多要皆所以求此心而已 放心雖已放之心然其良心之發猶有時而不容已者學者能隨其發見而操存之則其放者日以遠矣操存之道無他敬而已矣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 此又重言以結之 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 哀哉言其可哀之甚也 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 程子曰心至重身至輕而人不知愛其放之則反知求之其心至愛其身至切而人不知愛其放之則反不知求豈不大可哀哉又曰仁義在人心中隨處發見但學者須是窮理以明之使之不昧然後隨其發見而操存之耳

謂不知類也 忘去聲○不知親身之貴於外物奉身者惟口腹之養要好只有自家一箇身與心却不要好尚得外物所時却不知道自家身與心却不要好尚得有何則必隨之振衣而領袖有振則必隨之振衣而領袖有振則必隨之振衣而領袖有振

良貴人皆得而賤之爾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言飽乎仁義也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而令聞廣譽施於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聞去聲○時人雅既醉之篇飽充足也聞猶問也膏粱文繡衣之美者也仁義充足和問譽著皆在我者重則外物輕）○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今之爲仁者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不熄則謂之水不勝火此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與猶助也仁之能勝不仁必然之理也但爲之不力則無以勝之耳）亦終必亡而已矣（此人之心所以不仁而人欲肆於外天理滅於內也）

○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苟爲不熟不如荑稗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荑音啼稗蒲賣反皆穀之似穀者其實不可食然不能如五穀之美也但五穀之種雖美而不熟則反不如荑稗之有成是以爲仁者人之所以不可以不熟學者所以貴乎有成也仁者人之所以有成也○尹氏曰日新而不已則熟○南軒曰此勉學者蓋仁雖人之所固有然不學則人欲肆而天理滅終亦必亡而已矣云云未至則未可謂成人況於作聖乎）○孟子曰羿之教人射必志於彀學者亦必志於彀（彀古候反○羿善射者也志猶期也彀張弓滿也滿而後發則中的學者之於道平○南軒曰彀者弊張而的的者期於中是則然學者之於道平○南軒曰彀者弊張而的的者期於中是則然學者之於道平○南軒曰彀者弊張而的的者期於中是則然

告子章句下 八十

任人有問屋廬子曰禮與食孰重曰禮重曰以禮食則飢而死不以禮食則得食必以禮乎親迎則不得妻不親迎則得妻必親迎乎 屋廬子不能對明日之鄒以告孟子孟子曰於答是也何有於如字何有不難也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 揣度也本下也末上也方寸之木喻小物岑樓喻大屋金重於羽者豈謂一鉤金與一輿羽之謂哉 金重於羽喻禮之重取食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食重 翅與啻同古字通用施智反○禮食親迎禮之輕者也而比之奚翅食重取色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色重 翅與啻同古字通用施智反○禮食親迎禮之輕者也而比之奚翅色重往應之曰紾兄之臂而奪之食則得食不紾則不得食則將紾之乎踰東家牆而摟其處子則得妻不摟則不得妻則將摟之乎 踰越也摟謂牽持之也○禮食色皆性也而以之相較見禮之輕於其中又各自有輕重之不同所以為說不可不審耳○視於理之當然而已矣有諸孟子曰然 趙氏曰曹交問為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 曹交以為堯舜之道非人所能故問孟子以為真有之乎孟子以為然而告之以此蓋欲其反求諸己而自得之也○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為堯舜有諸 交問文王十尺湯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長食粟而已如何則可 也之辭○視於理之當然而已矣有人於此力不能勝一匹雛則為無力人矣今曰舉百鈞則為有力人矣然則舉烏獲之任是亦為烏獲而已矣夫人豈以不勝為患哉弗為耳 勝平聲○此字本作鵝鵝也從省作烏禮記疏古人有力人也能舉鼎故以為名烏獲古之有力人也能舉千鈞是也○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為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子不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桀而已矣 曰交得見於鄒君可以假館願留而受業於門 吳氏曰現假館而受業於門又可見其未嘗之不篤通志堂張氏

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有餘師 夫音扶○此章言道不難知在人自求而已○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

越人關弓而射之則已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其兄
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矣夫高叟之爲詩也
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
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 孔
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

將見楚王說而罷之楚王不悅我將見秦王說而罷之
二王我將有所遇焉 宋牼將之楚孟子遇於石丘
曰先生將何之 曰吾聞秦楚構兵我
指說之將何如曰我將言其不利也曰先生之志則大
矣先生之號則不可 曰軻也請無問其詳願聞其

以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利以罷三軍之師是
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利也爲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
爲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爲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是
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
之有也 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
仁義而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仁義也
爲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爲人子者懷仁義以事其
父爲人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
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

○孟子居鄒季任爲任處守以幣交之而不報處於
平陸儲子爲相以幣交之而不報 季任爲任君處守
他日由鄒之任見季

子由平陸之齊不見儲子屋廬子喜曰連得閒矣（孟子知由子之處此必有義理故喜得生閒暇而問之）問曰夫子之任見季子之齊不見儲子爲其爲相與（爲其之爲去聲下同與平聲○下章爲相同）爲齊相不若季子攝乎君位故輕之耳）曰非也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書周書洛誥之篇享獻也役用也志誠意也于語助辭也言禮雖多而誠意不及其物也）爲其不成享也（孟子譬書意如此）屋廬子悅或問之屋廬子曰季子不得已（言季子不得已而後行也）儲子亦然（亦然者亦不得已而後行也）季子不得之鄒儲子得之平陸（徐氏曰平陸齊西境近魯鄒魯地相接故季子不得之鄒而儲子得之平陸也）子何以其相似也曰以其時子哙不得與人燕子之仁（子哙讓國於子之事見前篇）儲子爲齊相是有仁政也（以名實而言故曰有仁政）曰子之相燕有諸（相去聲）曰未也（未也者未嘗有是事也）曰然則儲子安得而相之（言子之未嘗有是事則儲子安得而相之也）燕人畔王（畔與叛同）王曰吾甚慚於孟子（慚於孟子者以其言之不驗也）

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賢事其上者伊尹也不惡汗君不辭小官者柳下惠也三子者不同道其趨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趨走也趨者趨事之處也言雖所趨之事不同而合天理之謂也○程子曰伊尹既就湯則以湯之心爲心以堯舜之道爲道而已伊尹即有伐桀之事亦其心不得已也若湯之心不公及其終也人知不事矣而不知其所以爲愛者則非仁也故○尹氏曰聖人之心公平而已故取于不惡心直聖人之心公平而已故取于不惡心直）曰伯夷隘（隘者心量狹小之稱）與不恭（不恭者容貌嚴冷之稱）君子不由也（由從也）柳下惠不羞汙君（羞恥也）不卑小官（卑小官者卑小官而不爲也）進不隱賢（隱賢者隱其賢而不見也）必以其道（必以其道者必以其道而後進也）遺佚而不怨（遺佚者遺棄佚者也）阨窮而不憫（阨窮者困阨窮迫之謂憫憂也）故曰爾爲爾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袒裼裸裎露體也浼汙也）故由由與（由與自得之貌）不自失焉（不自失者不自失其所以爲賢也）援而止之而止（援而止之者援之使止而止之也）援而止之而止是亦不屑之教已（不屑之教者不屑而教之也）

子吉以爲爲內者固不足道以爲爲無禮則未也（子吉以爲爲內者以爲爲內者爲無禮也○程子曰孟子之言不以女樂去而以膰肉行其道也孟子之言不以女樂去而以膰肉行其道也）

柳子思爲臣魯之削也（削者削其地也）曰魯繆公之時公儀子爲政子柳子思爲臣魯之削也（削者削其地也）曰魯繆公之時公儀子爲政子柳子爲相子思爲臣魯之削也（削者削其地也）曰魯繆公之時公儀子爲政子柳

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趙音朝辭曲關征台平聲、慶貴也益其地以賞之也討者出命以討其罪而使方伯連帥諸侯以伐之也）今之諸侯五霸桓公爲盛葵丘之會諸侯東牲載書而不敢血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再命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糴無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今之諸侯皆犯此五禁故曰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趙曰承上文而言諸侯之不孝者有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皆逢君之惡故曰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趙曰林氏以邵子有言台平春秋之間有功者六霸有罪則五霸也孟子此言春秋者不先五霸之功罪則事無統理而不得聖人之意也愚案此說未然五霸之罪固大於五霸有功者亦有大於五霸有罪者此孟子所以皆出於異世故得以逃其罪耳若此則與前後不合反以爲功何其差哉）今之大夫以爲良臣古之所謂良臣者君有過則格非惟莫之不以爲罪而

能一朝居也 至於危亡而
[illegible]名井周人也欲更稅法二十分而取其一分林氏曰案史記白圭能薄飲食忍嗜欲與僕同苦樂樂僕以此居積致富其為此論蓋欲人其有所[illegible]
[illegible]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 貉音陌○貉北方夷狄之國名也 萬室之國一人陶則可乎曰不可器不足用也 曰夫貉五穀不生惟黍生之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無諸侯幣帛飧饔無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 夫音扶
[illegible]地[illegible]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 今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 陶以寡且不可以為國況無君子乎 同其所以 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於堯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 什一而稅者堯之道也多則桀之道也 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於禹 禹氏名為之築隄而注之他門 孟子曰子過矣禹之治水水之道也 順水之性也 是故禹以四海為壑今吾子以鄰國為壑 壑受水處也 水逆行謂之洚水洪水也仁人之所惡也吾子過矣 洚音降 ○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 亮信也 執守也 ○魯欲使樂正子為政孟子曰吾聞之喜而不寐公孫丑曰樂正子強乎曰否有知慮乎曰否多聞識乎曰否 知其每 此 者皆無益於治之所以不寐 曰其為人也好善 好去聲 好善足乎 曰好善優於天下而況魯國乎 優有餘也 夫苟好善則四海之內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 夫音扶 聲音顏色距人千里之外士止於千里之外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 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國欲治可得乎 陳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則仕孟子曰所就三所去三 迎之致敬以有禮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禮貌未衰言弗行也則去之 其次雖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之禮貌衰則去之 其下朝不食夕不食飢餓不能出門戶君聞之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從其言也使飢餓於我土地吾恥之周之亦可受也免死而已矣 所謂小惠非君子之政也 孟子為卿不受兵於齊不遂也 ○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傅說舉於版築之間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 此皆上所不識而舉之 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曾益其所不能 仕大事也若是小事則不足以動其心堅忍其性 人

恒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
而後喻此又由於心憤慮然後能奮勵作為之事增益其所不能人之多難於人之多難於
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
拂士輔弼之士也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
患而死由於安樂也 尹氏曰國無外患者其國必亡
人之憂患以其志慮如下所云是已夫苟能行拂亂其所為是使之動心忍性而已動心忍性心可有所增益其所不能也人恒過然後能改
人之憂患以其志慮如下所云是已夫苟能行拂亂其所為是使之動心忍性而已動心忍性心可有所增益其所不能也人恒過然後能改

後學 成德 校訂

孟子集編卷第十三

盡心章句上 凡四十六章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

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

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留矣 ○盡其心者知其性也 此句文勢與得其民者得其心相似 此心本來有此性 孟子之指但有此心不盡 故性有未盡 事事物物皆所當知今人多是氣質偏下又物欲所蔽故雖日用之間而不知所以為之 ○程子曰心性天一理也自理而言謂之天自稟受而言謂之性自存諸人而言謂之心張子曰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 愚謂盡心知性而知天所以造其理而不遺其事 存心養性所以履其事而不違其理 固不能External其事然遺其理而不知 亦無以有其事 蓋已矣知天而不以夭壽貳其心智之盡也事天而能修身以俟之仁之至也 程子曰不盡人事而言命非知命者 愚謂不知所以為人而不知所以為學 雖曰知命而不仁則亦非所以事天矣

○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 人物之生日受命 正者得其正也 程子曰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 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 桎梏死者非正命也 ○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 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 求之以仁義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 反身而誠樂莫大焉 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

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習之而不察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

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

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

機巧之巧者無所用恥焉

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爲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

好善而忘勢古之賢王也

孟子曰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古之賢士何獨不然樂其道而忘人之勢故王公不致敬盡禮則不得亟見之見且猶不得亟而況得而臣之乎

孟子謂宋句踐曰子好遊乎吾語子遊

孟子謂宋句踐曰子好遊乎吾語子遊人知之亦囂囂人不知亦囂囂

以囂囂矣曰奚德樂義則可以囂囂矣

曰何如斯可以囂囂矣曰尊德樂義則可以囂囂矣夫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

曰小補之哉夫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

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爲之者

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爲之者夫君子之所以過化存神也

如也王者之民皞皞如也

如也王者之民皞皞如也

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

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以生道殺民雖死民不怨也

魏之家如其自視欿然則過人遠矣

魏之家如其自視欿然則過人遠矣

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

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

則兼善天下

則兼善天下

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修身見於世窮則獨善其身達

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修身見於世窮則獨善其身達

離道故民不失望焉

離道故民不失望焉

人人沐也 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
入人深也 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 善政民畏
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
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 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
之天下也 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
親及長知敬其兄也此其知足及物也 孩提之
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

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
人者幾希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
之能禦也 孟子曰舜之居
而已矣 孟子曰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如此
而已矣

疾人也 言人必有疾疾則作動心忍性增益
其所不能 獨孤臣孽
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 孤臣孽子操心危慮達
人者幾希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
之能禦也 行夫聲中萬理帶組
俯不怍於人二樂也 程子曰心也至於私意一萌而不能以禮義
才而教育之三樂也 心廣體胖其樂可知 仰不愧於天 父母
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 孟子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
孟子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 得天下英

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二樂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

○孟子曰王者之民皞皞如也刑罰世而不用

皞皞廣大自得之貌

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

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

睟然潤澤之貌

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天下有善養老則仁人以爲己歸矣

辟與避同大抵避紂之所居皆近水

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匹婦蠶之則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雞二母彘

其時老者足以無飢矣

○孟子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財不可勝用也

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財不可勝用也

民非水火不生活昏暮叩人之門戶求水火無弗與者至足矣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

○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故觀於海者難爲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觀水有術必觀其瀾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

觀水有術

流水之爲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

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也雞鳴而起孳孳爲利者蹠之徒也欲知舜與蹠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

不為也（為我也去聲）楊子取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
不為也（為我也去聲）楊子取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
（此人爲人也）

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

子莫執中執中為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也

（子莫魯之賢人執中中也近道而猶有權焉執一則不知變之失）

惡執一者為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

（賊害也）

（執一謂故孟子以為賊害道而舉一而廢百者之義如此）

（聖相授先執厥中與孟子所論子莫執中者文同而意異蓋舜一於道心而無人心之雜禹亦非有意於執中者之間執其為盡不敢為過與不及而已）

（此章言道心人心之辨為甚切學者所當深察也）

飢渴害人心亦皆有害

（其正理人心之所同然知味之性則飲食雖不甘亦以為甘利欲害其正理則雖不為甚害亦以為害）

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為心害則不及人不為憂矣

（人能知飢渴之故而動其心則凡貨財之故而動其心者知之故而動其心則凡聲色之故而動其心者知之）

孟子曰飢者甘食渴者甘飲是未得飲食之正也

（飢渴之害人心亦皆有害）

飢渴之害人心亦皆有害

（其正理人心之所同然知味之性則飲食雖不甘亦以為甘利欲害其正理則雖不為甚害亦以為害）

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為心害則不及人不為憂矣

（人能知飢渴之故而動其心則凡貨財之故而動其心者知之故而動其心則凡聲色之故而動其心者知之）

孟子曰飢者甘食渴者甘飲是未得飲食之正也

（飢渴害人心）

以三公易其介

（介自分別之意）

井九軔而不及泉猶為棄井也

（軔引繩汲水也）

孟子曰有為者辟若掘井掘

孟子曰有為者辟若掘井掘

孟子曰堯舜

生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義之名以利其身而已是以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久假而不歸終身而不自知其非實有或曰蓋歎世人其假仁義有如假物然久而不歸者與尹氏曰假之而已是以功利假其名也）○公孫丑曰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順放太甲于桐民大悅太甲賢又反之民大悅（于不狎上不順太甲篇文狎習其也不順言太甲所習皆非義也）賢者之爲人臣也其君不賢則固可放與（此平日所以論伊尹之意）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伊尹之心公而無我則可以放君篡則無君矣）公孫丑曰詩曰不素飡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孟子曰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不素飡兮孰大於是（素空也飡食也言君子雖不耕而食人必以其道故不爲空食也）

（空也徒功而食謂之素飡）○王子墊問曰士何事（墊王之子也士卑位而職事者也）孟子曰尚志（尚高也志心之所之也）曰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惡平聲○非仁非義之事雖小不爲而所居所由無非仁義之事則大人之事備矣）

（在卿其志之所見於所存也一有所慕而方見於所行而先也生乎仁義所謂志也不生乎仁義所謂志也不生乎仁義則假仁義以爲之而已矣如此則大人之事固一朝夕之積也今若小人之事則固一朝夕之積也今若小人之事則固一朝夕之積也今若小人之事則

自范之齊望見齊王之子嘗然歎曰居移氣養移體大哉居乎夫非盡人之子與

大哉言乎言居不同故所養不同也何其有異也 孟子曰王子宮室車馬衣服多與人同而王子若彼者其居使之然也況居天下之廣居者乎

孟子集編卷十二 十二

居天下之廣居者 言居見前篇戶氏曰所以見其居天下之廣居者然也

昔者瞽瞍殺人則如之何 瞽瞍舜父也

孟子曰執之而已矣 言不待報而決之也

然則舜不禁與 禁猶止也

曰夫舜惡得而禁之 言不可禁而舜不當禁也

然則舜如之何 言舜不禁則當如何處之也

舜視棄天下猶棄敝蹝也 蹝草履也

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 竊負而逃言舜不顧父而棄天下也遵海濱而處言舜不忍父而安天下也

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 訢然喜貌

魯君之宋呼於垤澤之門而守者曰此非吾君也此無他居相似也 垤丁結反 垤澤宋城門名 ○孟子又引此事而言之

而不敬獸畜之也 食音嗣畜許六反 ○交接也言養之而不敬

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 將猶奉也幣所以將其恭敬之心非因幣帛而後見恭敬幣帛之末將時已有此恭敬之心非因幣帛而後有也

恭敬而無實君子不可虛拘 此言當時也拘留也已動斡門此言交際之道也徒設之而無其實

有成德者有達財者如時雨化之者 時雨及時之雨也草木之生得雨之滋潤及此時而雨之則其花連矣教人之妙亦由是也若孔子之於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

有答問者就所問而答之若孔子之於樊遲問仁時如孔子之於由賜

有私淑艾者 艾音乂 私竊也淑善也艾治也人或不能及門受學但竊聞君子之善而自治以成其德者亦多有之

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 聖賢施教各因其人之所宜大抵不出此五者而其間又有實

天然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爲可幾及而日孳孳也（機發）○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
孟子曰大匠不爲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爲拙射變其彀
率（爲其聲教也侯反下使人皆有不可易之意）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引弓曰彀引弓如滿月發如流矢而言君子教人但引其端使學者自求之耳）

在所禮而不荅何也（平聲）孟子曰挾貴而問挾賢而問挾長而問挾有勳勞而問挾故而問皆所不荅也滕更有二焉（去聲）○滕更魯之同姓而文公之弟也挾貴而問挾賢也挾長而問挾有勳勞而問挾故而問皆所不荅也滕更有二焉（去聲）○滕更魯之同姓而文公之弟也挾貴而問挾賢也挾長而問挾有勳勞而問挾故而問皆所不荅也滕更有二焉（去聲）○滕更魯之同姓而文公之弟也

可已而已者無所不已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也已止也不可止而止之是薄其所厚而厚其所薄也其進銳者其退速（銳者其氣銳而其志欲速成也）○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
仁於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上聲）

急親賢之爲務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仁者無不愛也
○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爲急仁者無不愛也當務之爲急親賢也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仁者無不愛也

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飯扶晚反歠昌悅反○三月之喪四日而服大事也緦小功皆不杖之喪十五月而祥大事也緦小功皆不杖之喪三月而除大事也齒決截去其骨之名也身在此則當以此事爲急而不敬於此則雖敬於彼亦不得謂之知務也）○孟子曰滕更之在門也若

下無道以身殉道（如殉葬之殉必利於彼身在此則當以此事爲急而不敬於此則雖敬於彼亦不得謂之知務也）以道殉乎人者也（以道從人）○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門也若

孟子集編卷第十四

盡心章句下 凡三十八章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公孫丑曰何謂也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之大敗將復之恐不能勝故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是之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

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爲陳我善爲戰大罪也○孟子曰君好仁天下無敵焉南

面而征北狄怨東面而征西夷怨曰奚爲後我此引事之明白者以明之前篇見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兩去聲賁音奔下同人以氏各以人以氏車兩輪也千書序作百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書泰誓文蓋此小異孟子之意耳角額角也稽首拜至地如禹之拜也蓋寧汝非敵商之有姓也然當是商人皆首至地如禹之拜也征之爲言正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戰焉猶於虔反○民爲暴君所虐欲其來正己也如何戰之有故孟子言仁者無敵若不先發仁政以救民而但欲以武力取勝則天下敵非吾敵雖與我同約爲鄰民而吾天討所及皆爲敵國雖欲不戰而人可勝有能戰之志乎此孟子所以深斥時君之非也蓋明其前日之非若後世誅暴之爲也蓋明其前日之非若後世誅暴之爲也使之服習而莫本則出於仁義是以無敵於天下若強兵橫斂以召外侮而曰吾財用不足是馬所謂仁者無敵而已是焉所謂仁者無敵而已是焉所謂仁者無敵而已是焉

言泰伯端委以治吳則固未嘗領袖文身也且僕東海王以天下授光宗唐宋王成器以天下授玄宗皆兄弟終身世間豈何必斷髮文身哉此引子貢之言則其事固有不可放昔然以漢唐一事例之則亦未足以盡聖賢之心也蓋使玉宇之心但如顯宗玄宗則可若有叔齊之義則亦不能以一朝居矣使泰伯而不有以深自絕焉則亦何必致國於王季而安其位哉然顯宗玄宗之心其摩偉又自不同也○南軒門讓理予以人立一也逃之二也夫泰伯之讓誠難知也以君之元子而棄守國以逃身本中夏而從夷狄之為不計胥先王之大禁歟抑泰伯安然行之非聖人孰能明其為至德也蓋德之至也泰伯知文王有聖德天之所命當使天下歸之故致國於王季為文王也故曰以天下讓言其至公之心為天下而讓也無形中非達權變天者且孰能與此乎惟其事

虛無人然 無禮義則上下亂 禮義所以制其事之節故也○尹氏曰上下定民志 無政事則財用不足 生之無道取之無度用之無節故也○尹氏曰二者人君為政事之皆不可不知也 ○孟子曰不仁賢不以其道得之 言不仁之人時君不與而得之亦非其道也 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 言不仁之人時君雖與而民心不歸則雖得國而不能以有天下也○程子曰此言雖得其道理亦然蓋有此理必有此事然非其人則不能有之也

○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 空虛言若無人然 無禮義則上下亂 禮義所以制其事之節故也○尹氏曰二者人君為政事之皆不可不知也 無政事則財用不足 生之無道取之無度用之無節故也○尹氏曰二者人君為政事之皆不可不知也 ○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 言不仁之人時君雖與而民心不歸則雖得國而不能以有天下也○程子曰此言雖得其道理亦然蓋有此理必有此事然非其人則不能有之也

社稷次之君為輕 輕重如此 ○程子曰此言雖得其道理亦然蓋有此理必有此事然非其人則不能有之也 是故得乎丘民而為天子得乎天子為諸侯得乎諸侯為大夫 丘民田野小民至微賤而然得其心則天下歸之天子至尊貴也而得其心者不過為諸侯大夫而已諸侯大夫至貴也而得其心者不過為天子而已 諸侯危社稷則變置 諸侯無道使社稷為人所威則當更立賢君是君輕於社稷也 犧牲既成粢盛既潔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 粢音咨○粢祀不共禮而主敬之神不享為民禦災捍患則毀其壇壝而更置之水旱不調之咎是社稷雖重於君而輕於民也 ○孟子曰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昭昭明也昏昏闇也尹氏曰大學之道在自明其明德以及天下國家其有不順者寡矣 ○孟子謂高子曰

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 鄙夫寬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非聖人而能若是乎而況於親炙之者乎 興起感動奮發也親炙謂親近而熏炙之也餘見前篇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言人之所以為人之理也

曰山徑之蹊閒 句介然用之而成路 句爲閒不用則茅
塞之矣今茅塞子之心矣 介音戛○徑小路也蹊人行處也介然猶
茅塞茅生而塞之也言理義之心人皆有之但為利欲所蔽如
善道其心不無依違而開明個山徑之蹊間者雖若可觀然
使但如此不已則茅塞之矣 ○高子以仁義為內故以為
外內物也所以為開明者幾何不復塞乎然此章之意但欲
人不以利欲害之而已非謂仁義果在外也 曰何以言之
曰以追 孟子之聲 追逐也○高子以禹之聲尚文王之聲
為樂而孟子以為非文王之樂 曰是奚足哉
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 軌車轍也城門以車數出入多而
車轍深也兩馬一車所駕也車小而馬力有餘則行速○言
城門之軌雖兩馬之力所為然一車而日久亦如之蓋以喻
聲音雖出於文王之樂然其人之意不在於樂也故今所
聞者多而文王之樂反不聞焉 曰是奚足哉 ○齊饑陳
臻 饑歲也臻至也○陳臻見上文 國人皆以夫子將復爲發
王發倉廩以賑貧窮之令 夫子指王而言 復扶又反○朱時
人皆以夫子之故 發倉廩也 殆不可復 復扶又反○朱時
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卒爲善士則之野有衆逐虎
負嵎莫之敢攖望見馮婦趨而迎之馮婦攘臂下車衆
皆悅之其爲士者笑之 負依也山曲曰嵎攖觸也笑其不知止也
○此時蓋王已不能用孟子而孟子自亦不可留矣故其言如此
孟子自將去矣故其言如此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
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
命焉君子不謂性也 程子曰有命也然有分不能皆如其願中
命也不可謂我性之所有而求必得之也愚案不能
曰如其願不止爲貧賤之
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
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
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程子曰有性也然有分不能皆如其願中
性也不可謂我命之所有而安於自暴自棄也愚案此
謂大 四支稟於有生氣質之偏雖不可不謹然有分不能皆如其願
使其大者氣然無復可見之理則不思不勉而自然
曰樂正子何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 何謂善何謂信
曰可欲之謂善 可欲謂實有諸己之謂信 有諸己之謂信
充實之謂美 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 大而化之之謂聖
聖而不可知

之之謂神 程子曰聖不可知謂聖之至妙人所不
之下也 孟子在善信之間觀其從於子敖則其有諸己者或未實也張子曰頑
樂正子二之中四 樂正子二之中四
樂正子二之中四
樂正子二之中四

之慶也曰子以是爲竊屨來與曰殆非也夫子之設科也往者不追來者不拒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

或問之曰若是乎從者之得館舍也上舍則言名舍則館舍也上舍則館人所作置之館上而待之也

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爲義也

孟子曰

人皆有所不忍仁也人皆有所不爲義也

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爲義也

此申前文充之之意

人能充無穿踰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

勝平聲

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

人能充無穿踰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

穿穴踰牆皆爲盜之事也能推所不忍以達於所忍則能滿其無穿踰之心而無不義矣

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

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餂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餂之也是皆穿踰之類也

餂他簟反人所輕賤之稱人雖或有所會意而不言或不能即此推之使其充滿本有之善則無窮之義矣

子曰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君子之言也不下帶而道存焉

帶束腰之帶

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於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輕

芸音耘

○孟子曰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

反復其性

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哭死而哀非爲生者也經德不回非以干祿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

中去聲爲下同

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

法者人理之當然者也君子行之以俟天命之在己而已

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

說音税藐視貌巍巍高大貌大人當時貴者也藐視之以其位雖高而德則卑也

堂高數仞榱題數尺我得志弗爲也般樂飲酒

般音盤

驅騁田獵後車千乘我得志弗爲也在彼者皆我所不
爲也吾何畏彼哉 楪楚反般音盤樂貌○楪楠也謂
田也食周方文能食飢弱者方一夫也七時其所謂能食飢者我雖得之有所
不爲而所守者皆古聖賢之法則彼之所爲已在我方人之短循有此
事則無此矣 ○楊氏曰孟子此章
也實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爲人也多欲雖有存焉
者寡矣 此如字下同○程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爲人
也多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行而不掩焉者
也 此如字下同○程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爲人
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其行而不掩焉者也○楊氏曰見其動輒悔之不一悔而
遂改又何少之有此不滿成人不見其善於少成也程子曰曾皙言志而夫子
許之蓋與點也 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
潔之士而與之是獧也是又其次也 此因上文所引孟子之說而
言狂者之志如此所以思古人而不忘也獧音絹○程子曰有所不爲然後可以有爲
有守不夫其守然後可以有爲也 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
憾焉者其惟鄉原乎鄉原德之賊也 曰何如斯可謂之
鄉原矣 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鄉原德之賊也曰何如斯可謂之
鄉原矣 萬章問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
不爲原人孔子以爲德之賊何哉 萬章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爲原人孔子以爲德之賊何哉
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居之似
忠信行之似廉潔衆皆悅之自以爲是而不可與入堯

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
衆莫不然也行惡也非忠信而以忠信作慶樂而似慶樂孔子
苗也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聲恐
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德也
孟子文孟子之以明大義而不實者也故恐其亂德
民興斯無邪慝矣
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
○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皐陶則見
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
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由文王至於
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
子則聞而知之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去聖人
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
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

孟子集編卷第十四

後學 成德 校訂

朱夫子四書布發天下而闔里之舊鋟無存豈荆人不貴玉鮫人不貴珠邪意其得之於家傳面命之餘視此爲筌蹄僕贅員璜宇聞之而訂且懼散尋舊籍而求再刊之迺得眞西山先生點校手澤於夏獻之遺喜其熊魚得兼可爲今世一部韶樂亟命工刻之于郡庠以爲未得魚兔者設亦俾來者知其象脉之所自出歟時咸淳壬申正月人日後學迪功郎特差充建寧府學教授謝復善書

孟子集疏十四卷

（宋）蔡模撰

清康熙十九年通志堂刻通志堂經解本

經097-125

孟子集疏十四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宋蔡模撰。模字仲覺，號覺軒，建安人。蔡沈之子，蔡抗之兄也。趙順孫四書纂疏載模所著有大學演說、論語集疏、孟子集註疏。今惟此書存。據卷末抗後序，稱沈書以論語孟子集註氣象涵蓄，語意精密，至引而不發，尤未易讀，欲取集義或問及張呂諸賢門人高弟往復問荅語，如朱子所謂蒐輯條流，附益諸說者，類聚纘析，期於語脈分明，宗旨端的，未及編次而卒。模乃與抗商榷以成此書。皆備列朱子集註原文，而發明其義，故曰集疏。言如註之有疏也。然賈孔諸疏循文闡衍，章句不遺，此則或佐證註義，或旁推餘意，不盡一一比附。又謹守一家之說，亦不似疏文之曲引博徵，大抵於諸說有所去取，而舉所辨訂。惟不得於言一條，致疑於語錄集註之不同，以爲未及修改，效死而民勿去一條，引語錄謂註中義字當改經字而已。又是乃仁術一條，集註以術爲法之巧。模則引蔡氏之說曰，術猶道也。此言仁術，恐是樂記註術所由也。又曰術猶道也。此言仁術，恐是仁心所發之路。又禹疏九河一條，集註以簡潔爲兩河。模則引爾雅九河以簡潔爲一，謂書傳與集註少異。書傳實經先師晚年所訂正，當以爲定。案朱子訂正書傳僅及大禹謨之半，此模委曲回護之言，不足爲據。又仁之端也，集註訓端爲緒，蔡元定則訓端爲尾，亦兩存之。蓋他說與師說異，則舍他說從師說，師說與祖父說異，則又不得不舍師說以從祖父之說。此亦人情之至也。然抗序稱始事於嘉熙己亥，至丙午尚未敢脫稾，其斟汰頗爲不苟。故所取甚約，而大義已皆賅括。迴異後來鈔撮朱子之說，務以繁富相尚者，亦可知其淵源有自，知之確，故擇之精矣。

建安蔡氏孟子集疏序

牧堂老人蔡發仲與朱子稱其教子未於利祿而開之以聖賢之學非世人所及其子元定季通孫淵伯靜沉仲默皆從學覺任建安書院席長以謝方叔湯恢薦補迪功郎添差本州教授而仲節旋中進士爲諸王教授累遷端明殿學士參知政事蔡氏撰述季通律呂新書仲默書傳最著而伯靜易訓解鄱陽董氏載入諸儒沿革中仲覺則有易傳集解大學衍論語孟子集疏河洛探賾續近思錄諸書予所見者僅孟子集疏十四卷而已仲節爲之後序稱其參或問以見同異采集義以備闕遺洵有功于集注者矣仲覺被薦嘗疏言故義爲萬世帝王心學之本而大雅介人維藩六語爲國家守邦要道又請以白鹿洞學規頒諸天下蓋無愧牧堂老人之教而其家學誠非世人所能幾及也

康熙丙辰夏五納蘭成德容若序

孟子集注序說

史記列傳曰孟軻騶人也[1]受業子思之門人[2]道既通[3]遊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4]適梁惠王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爲迂遠而闊於事情[5]當是之時秦用商鞅[6]楚魏用吳起[7]齊用孫子田忌[8]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爲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9]孟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10]

韓子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

也揚雄而不精語焉而不詳

必有所見若無所見
不知言所傳者何事 又曰孟子醇乎醇者也荀與揚
大醇而小疵 程子曰雜乎其論固
天命之謂性 以下雜乎荀揚
不識性惡之說 又曰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
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
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其所能
授弟子源遠而末益分惟孟軻師子思而子思
之學出於曾子自孔子沒獨孟軻氏之傳得其
宗故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 又曰孟子有此英氣
無人安可不以道自任 又曰孟子有此英氣
有是氣然有是事如顏子便渾

學不同但未至聖人只是緩開孟子大賢亞聖
之次也或曰莫氣見於甚處曰仁以孔子之言
比之便可見且如冰與水精非不光比之玉自
是有溫潤含蓄氣象無許多光耀也
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刪而不收所謂存
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
皆服左衽而言侏離矣故愈推尊孟氏以為
功不在禹下者為此也
或問於程子曰孟子還可謂聖人否程子曰未敢
便道他是聖人然學已到至處 程子

又曰孟子有功於聖門不可勝言仲尼只說一
箇仁字孟子開口便說仁義仲尼只說一箇志
孟子便說許多養氣出來只此二字其功甚多
又曰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
子不識性善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
又曰孟子有大功於世以其言性善也 又
曰孟子性善養氣之論皆前聖所未發
又曰學者全要識時若不識時不足以言學顏
子陋巷自樂以有孔子在若孟子之時世既
無人安可不以道自任 又曰孟子有此英氣
有是氣然有是事如顏子便渾

學不同但未至聖人只是緩開孟子大賢亞聖
之次也或曰莫氣見於甚處曰仁以孔子之言
比之便可見且如冰與水精非不光比之玉自
是有溫潤含蓄氣象無許多光耀也
楊氏曰孟氏一書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養性
收其放心至論仁義禮智則以惻隱羞惡辭遜
是非之心為之端論邪說之害則曰生於其心

害於其政論事君則曰格君心之非一正君而
國定千變萬化只說從心上來人能正心則事
無足爲者矣大學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
本只是正心誠意而已心得其正然後知性之
善故孟子遇人便道性善歐陽永叔却云聖人
之教人性非所先可謂誤矣人性上不可添一
物堯舜所以爲萬世法亦是率性而已所謂率
性循天理是也外邊用計用數假饒立得功業
只是人欲之私與聖賢作處天地懸隔

孟子集註卷第一

蔡模集疏

梁惠王章句上　凡七節

孟子見梁惠王　王

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　王

孟子對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
危矣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弑
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爲不多
矣苟爲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

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
其君者也　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鴈麋鹿曰賢者亦樂此乎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鶴鶴王在靈沼於牣魚躍文王以民力爲臺爲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鼈古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

湯誓曰時日害喪予及女偕亡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哉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凶亦然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

民不加多何也
孟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喻填然鼓之兵刃既接棄
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止或五十步而後止以五
十步笑百步則何如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
曰王如知此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
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
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
用也穀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
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
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
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
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
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不知發
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
我也兵也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

寡人願安承教 孟子對曰殺人以梃與刃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 梃徒刃反 以刃與政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曰庖有肥肉廐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 率音律 獸相食且人惡之為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惡在其為民父母也 惡烏路反 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為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

民飢而死也 俑音勇為其無後乎為音于偽反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叔父問知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喪地於楚寡人恥之願比死者一洒之如之何則可 長丁丈反 洒悉典反 孟子對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 百里小國也 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

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 撻他達反 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 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 與音預 故曰仁者無敵 故王請勿疑

孟子見梁襄王 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卒然問曰天下惡乎定吾對曰定于一 卒倉忽反 惡烏路反 焉於虔反 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 嗜時利反 一之

殺人者能一之也 孰能一之 一之也 對曰不嗜
殺人者能與之 與猶歸也 對曰天下莫不
與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天油然
作雲沛然下雨則苗浡然興之矣其如是孰能禦之
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如有不嗜殺
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誠如是也民歸
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誰能禦之

孟子集疏一

孟子以文王不以人君不見必勞江有汜為美文王
德也曰不然也夫有諸中者必形諸外君之容若人
君之心作為不可以不慎也 中正子曰 盧文弨
曰 大戴禮 大子 秦也 陸氏 名 王曰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

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
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無以則王乎 道言也董子曰
仲尼之門五尺

董子春秋繁露 其中之所以為其已通用無已必欲言之
和不止也毛詩 下天 大理之正 人倫之至者
堯舜之道此明王之所以為人倫之至者
曾氏石行狀 厚於明之中石卒不可與入堯

王笑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 曰若寡人者可以
保民乎哉曰可曰何由知吾可也曰臣聞之胡齕曰
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
對曰將以釁鐘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
就死地對曰然則廢釁鐘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
不識有諸 曰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
為愛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 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雖褊
小吾何愛一牛即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故
以羊易之也 曰王無異於百姓
之以王為愛也以小易大彼惡知之王若隱其無罪
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王笑曰是誠何心哉我非
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

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

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

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曰否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爲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爲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爲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爲也非不能也

曰不爲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曰挾太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爲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爲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挾太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爲而已矣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

抑王興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然後快於心與

曰否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吾所大欲也曰王

之所大欲可得聞與王笑而不言曰爲肥甘不足於口與輕煖不足於體與抑爲采色不足視於目與聲音不足聽於耳與便嬖不足使令於前與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爲是哉曰否吾不爲是也曰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國而撫四夷也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

王曰若是其甚與曰殆有甚焉緣木求魚雖不得魚無後災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盡心力而爲之後必有災曰可得聞與曰鄒人與楚人戰則王以爲孰勝曰然則小固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衆弱固不可以敵強海内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以一服八何以異於鄒敵楚哉蓋亦反其本矣

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其若是孰能禦之

王曰吾惛不能進於是矣願夫子輔吾志明以教我我

雖不敏請嘗試之曰無恒産而有恒心者惟士爲能若民則無恒産因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爲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

是故明君制民之産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

今也制民之産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

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孟子集註卷第一

後學 成德 校訂

梁惠王章句下 凡十六章

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暴未有以對也曰好樂何如孟子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 見於王之前稱述己言而王不非之則是好樂之心同也 庶幾猶冀也 他日見於王曰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王變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 變色者自悔好之不正也 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今之樂猶古之樂也 今樂即俗樂 曰可得聞與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曰不若與人曰與少樂樂與衆樂樂孰樂曰不若與衆 樂音洛 臣請爲王言樂 爲去聲下同 此下疑有闕文 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 籥音藥 舉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樂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無他不與民同樂也 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田獵也此無他與民同樂也 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 好樂

何以能鼓樂也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田獵也此無他與民同樂也 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

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 傳直戀反 曰若是其大乎曰民猶以爲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爲大何也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爲小不亦宜乎 芻音鄒 蕘音饒 曰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臣聞郊關之內有囿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則是方四十里爲阱於國中民以爲大不亦宜乎 阱才性反 ○齊

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孟子對曰有惟仁者爲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爲能以小事大故大王事獯鬻句踐事吳

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

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大事小者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

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

王曰王請無好小勇夫撫劍疾視曰彼惡敢當我哉此匹夫之勇敵一人者也王請大之

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詩大雅皇矣之篇赫明貌斯此爰於也整治也旅衆也遏止也徂往也莒密須國也阮徐皆附焉密人侵阮徐文王興師伐之所以安天下仰望之心也此文王之大勇也

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

厥志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恥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

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

王見孟子於雪宮王曰賢者亦有此樂乎孟子對曰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

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爲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

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

轉附朝儛遵海而南放於琅邪吾何修而可以比於
先王觀也 晏子對
曰善哉問也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
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無非事者
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夏諺曰吾王不
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爲諸侯
度
今也不然師行而糧食飲者弗食勞者弗息睊睊
胥讒民乃作慝方命虐民飲食若流流連荒亡爲諸
侯憂
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
樂酒無厭謂之亡 湎中毒 此降上文也 舟連水而上從獸田獵也 荒廢也
用以飲曰湎 失也 言失其常也
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惟君
所行也 景公說大戒於國出舍於郊
於是始興發補不足召太師曰爲我作君臣相說之
樂蓋徵招角招是也其詩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
也 言人民所以畜養君者爲其好善而已 齊宣
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 孟子對曰夫明堂
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 王曰王政可得聞與 對曰昔者文
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
梁無禁罪人不孥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
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
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詩云哿矣富人
哀此煢獨 王曰善哉言
乎曰王如善之則何爲不行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
貨 好財曰貨詩六月乃裹餱糧于
橐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故
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然後可以爰方啓行王
如好貨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 此引詩而釋之

好色愛厥妃詩云古公亶甫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
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當是時也內無怨女外
無曠夫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

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對曰昔者大王

曰王之臣有託其妻子於其友而之楚遊者比其反
也則凍餒其妻子則如之何王曰棄之
曰士師不能治士則如之何王曰已之
士師皆當治之已罷去也曰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王顧左右而言
他治去聲孟子時齊王不能答也其輝
孟子見齊宣王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
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王無親臣矣昔者所進今
日不知其亡也

不下而合之

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可不
慎與

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
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
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
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

王曰吾何以觀其

夫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
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

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如此然後可以爲民父母○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曰臣弑其君可乎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

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宣王曰諸侯多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孟子對曰臣聞七十里爲政於天下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歸市者弗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后后來其蘇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爲將拯己於水火之中也簞食壺漿以迎王若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天下固畏齊之彊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謀於燕衆置君而後去之則猶可及止也

齊人伐燕勝之宣王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簞食壺漿以迎王豈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

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宣王曰諸侯多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孟子對曰臣聞七十里爲政於天下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歸市者弗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后后來其蘇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爲將拯己於水火之中也簞食壺漿以迎王豈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

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后后來其蘇

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爲將拯己於水火之中也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若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天下固畏齊之彊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

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謀於燕衆置君而後去之則猶可及止也

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誅之則不可勝誅不誅則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則可也

孟子對曰凶年饑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殘下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

反乎爾者也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君無尤焉夫貴戚之卿

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間於齊楚事齊乎事楚乎

孟子對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無已則有一焉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則是可爲也

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吾甚恐如之何則可

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

苟爲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彊爲善而已矣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

則不得免焉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邠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有若與人皮幣而求其土地則必不與曰吾聞之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也）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爲也效死勿去（先人所愛而世守之社稷之常主也能如大王則子孫有繼而興者作者猶也）君請擇於斯二者

所爲輒身以先於匡夫者以爲野平禮義由野者出於匡者入於野平禮義由匡者出而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公曰諾（樂正子入見曰君奚爲不見孟軻也曰或告寡人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是以不往見也曰何哉君所謂踰者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與曰否謂棺槨衣衾之美也曰非所謂踰也貧富不同也）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君爲來見也嬖人有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爲也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

能使予不遇哉

孟子集註卷第二

後學 成德 校訂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復扶又反）（許虛呂反）子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齊人有言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今時則易然也）或問乎曾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曾子之孫）曾西蹴然曰（蹴子六反）吾先子之所畏也曰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曾西艴然不悅曰（艴音勃）曾何以比予於管仲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卑下也）曾何以比予於是（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里者也而齊有其民矣雖鳴狗吠相聞而達乎四境而齊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也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於此時者也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也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郵行書也）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時為然（東夫聲の此承上章又設問孟子語也）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祠去聲の此承上章又設問孟子語也）曰

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
動心 集註曰告子名不害勇於持己守約而不動心之難孟子
雖出孟賁之上然告子已先能之故孟子因其心之所
主而動氣也 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 曰施舍
曾子之反身而誠雖千萬人吾往矣 北宮黝之養勇也
不膚撓不目逃思以一毫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不
受於褐寬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視刺萬乘之君若
刺褐夫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 集註曰嚴畏也反如反
手之反言彼雖惡聲至必反之而不為動也 北宮黝
似子夏夫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
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
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
夫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
○此一節公孫丑問而孟子答也 集註曰夫猶彼也 告子
所以不動心者以其能守此而已 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黝似子夏夫
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 集註曰約要也
曾子之學以反身而誠為要而不以物物吾心為煩孟
施舍之守氣雖出於勉強而能無懼則亦有以反身而
誠矣 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
曰告子未嘗知義此其外義也 集註曰義者行事之宜
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 集註曰縮直也自反而直雖
褐寬博之人我不能無懼而自反而縮則雖千萬人
吾往矣 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 曰敢問
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曰告子
未嘗知義此其外義也 集註曰義者行事之宜
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
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
夫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
○此一節公孫丑問而孟子答也 集註曰夫猶彼也 告子所以不動心者以其能守此而已 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黝似子夏夫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 集註曰約要也曾子之學以反身而誠為要而不以物物吾心為煩孟施舍之守氣雖出於勉強而能無懼則亦有以反身而誠矣 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曰告子未嘗知義此其外義也 集註曰義者行事之宜

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也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

之然氣之外仁義一川流其心者所以持其志而又必貴其心者所以持其志之一也集注曰志至帥也氣體之充也帥將帥之帥言志氣雖相須而志實氣之主也程子曰志一則動氣氣一則動志也蓋人之一身惟此一理貫通乎志氣之間故志氣雖相須而志實氣之主也程子曰志一則動氣氣一則動志也蓋人之一身惟此一理貫通乎志氣之間故志氣雖相須而志實氣之主

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敢問夫子惡乎長曰我知言

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

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我故曰
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

孟子集註二

七

是集義所生
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
也

故曰勿忘勿助長也無若宋人然宋人有閔
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
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天下之
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爲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
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

孟子集註二

八

必有事
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無若宋人然宋人有閔
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
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天下之
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爲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
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

何謂知言曰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
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
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

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於辭命
則不能也然則夫子既聖矣乎
德行修於心而見於行事者也
也公孫丑曰數子者各有所
謂氣象而已又善於形容
夫子也
惡是何言也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
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
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夫聖孔
子不居是何言也
也此夫子指孔子也孔子不敢當聖人之名而
不倦者仁之所以及物也
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
而微敢問所安
昔者竊聞之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
而微敢問所安
曰姑舍是
舍七捨之舍孟子言且置是者
則仿此子
曰伯夷伊尹何如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
則進亂則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
亦進伊尹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
可以速則速孔子也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
所願則學孔子也
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曰否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
也
此辭等之說公孫丑問而孟子曰然則有同與曰有伊百里之地

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
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
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
孔子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
也

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今惡
辱而居不仁是猶惡濕而居下也如惡之莫如貴德而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
職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詩
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為此詩
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今國家閒暇及是
時般樂怠敖是自求禍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太甲
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

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今惡

其朝矣 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 關譏而不征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路矣 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其野矣 廛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爲之氓矣 信能行此五者則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濟者也如此則無敵於天下無敵於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生物鴻以人之心也 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 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 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 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人之有此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 四體猶物也四端猶心也 有此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 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孟子言人皆有此心者蓋因齊宣王不忍一牛之死而發也 程子曰此言最切要學者宜深體之 ○公孫丑曰何謂知言 知言者知人之心也 何謂善養浩然之氣 浩然之氣天地之氣也 曰難言也 言不可以盡其妙 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 此氣配義與道無是餒也 餒飢餓也 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 集義猶言積善也 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 慊快也 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 外之謂不以義爲內而有事焉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 正心謂有所期必也 勿忘勿助長不期必也 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 揠拔也 芒芒疲倦貌 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 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 以爲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 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 ○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 詖偏也蔽謂心有所陷溺也淫放蕩也陷謂沒溺於事理也邪辭背正理也離猝不相接續也遁辭理屈而辭窮也 四者生於心害於政發於政害於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 ○宰我子貢善爲說辭冉牛閔閔德行由也喭子路也喭俗語也 ○公孤丑曰伯夷伊尹何如 孤丑公孫丑名孤丑也 曰不同道 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 不事非君不使非民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之道也 治謂天下治也亂謂天下亂也 何事非君何使非民 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之道也 進亦事君進亦使民 仕止久速孔子之道也 仕止久速各以其時 ○孟子曰伯夷隘伊尹不恭柳下惠不羞汚小官 隘謂心量褊狹 不恭謂傲慢 羞恥也 汚小官謂官卑而職小 不羞汚小官謂不以官小而不盡其職 不惡汚君不辭小官 汚君謂君不賢 不辭小官謂不以官小而不就 進不隱賢必以其道 隱賢謂蔽賢 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 遺佚謂不見用於世 阨窮謂困苦 憫憂也 ○故曰爾爲爾我爲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 袒裼裸裎露體也 浼汚也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 人皆有所不爲達之於其所爲義也 人能充無穿踰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 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而無所往而不爲義也 士能推恭敬之心而禮不可勝用也 恭敬之心人皆有之 人能充無鄭聲之心而智不可勝用也 鄭聲之心人皆有之 ○孟子曰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恒存乎疢疾 德慧術知謂才德明敏 疢疾憂患也 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 孤臣孽子無位而見疏者 ○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國家 國家本也身末也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 萬物皆備於我者言萬物之理皆具於我 反身而誠樂莫大焉 反身而誠謂反求諸己而實有是理也 樂莫大焉樂之實也 ○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強恕而行勉強推己及人也 求仁莫近焉仁者天理之全德 ○孟子曰堯舜性之湯武身之五霸假之 性之謂生而知之也 身之謂體之也 假之謂借之而行以濟其私也 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 久假而不歸謂久借而不還 惡知其非有也謂安知其本非己有也 ○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 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謂己之施於人者將反於己 ○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 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 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 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 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 橫逆謂無理而來逆己 奚宜至哉言何宜至此 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是自至 自反而仁有禮而橫逆之來自若此則君子自治益嚴而橫逆之來愈甚 其自反也曰我必不忠 忠盡己之謂 ○孟子曰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 終身之憂謂憂道之不行 無一朝之患謂不以貧賤動其心 如舜則不然 舜之不善與人同 君子之所憂則有之 舜之所以爲舜者以其能盡人倫明其必有也 憂之如何 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庶物猶言衆理 人倫即所謂仁義 由仁義行謂率其固有之理而行之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 幾希言其間不能無也 庶民去之君子存之 庶民謂衆人 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故能存此心 ○湯執中立賢無方 執中謂執其兩端而用中於民 立賢無方謂不拘一格 ○武王不泄邇不忘遠 泄音曳 泄邇謂慢近 忘遠謂遺遠 ○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 三王謂夏禹商湯周文王 四事謂上四者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 仁之實謂仁之所以爲仁 義之實從兄是也 義之實謂義之所以爲義 智之實知此二者弗去是也 智之實謂智之所以爲智 禮之實節文此二者是也 禮之實謂禮之所以爲禮 樂之實樂此者也 樂之實謂樂之所以爲樂 樂則生惡可已也 樂則生謂樂之則心中和順而生長也 惡可已謂不可已也 ○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爲大 舜不告而娶爲無後也 君子以爲猶告也 舜之不告而娶以爲非也人之所以不告而娶以爲猶告也 則不告而娶之人所以明其必有也 ○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員 公輸子魯班也 方員即方圓 ○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 六律即陽律陰呂 ○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 ○今有仁聲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 被及也 ○不行先王之道 ○徒善不足以爲政 ○徒法不能以自行 ○故曰爲仁不在我 ○故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 ○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 殉求也 ○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 ○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 ○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爲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 機變之巧謂設詐以中人 不恥不若人何若人何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 ○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 ○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 孩提之童二三歲之間 ○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 ○親親仁也敬長義也 ○無他達之天下也 ○孟子曰舜之飯糗茹草也若將終身 糗乾糧也 茹草謂採野菜而食 及其爲天子也被袗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 袗衣畫衣 二女堯之二女娥皇女英也 ○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 簞食豆羹謂一簞食一豆羹 見於色謂其意有不足之色 ○孟子曰堯舜與人同者 ○孟子曰禹惡旨酒而好善言 ○孟子曰湯執中惟其時 ○孟子曰文王視民如傷 ○孟子曰武王不泄邇不忘遠 ○孟子曰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 ○孟子曰孔子之謂集大成 集大成者集衆聖之大成也 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 金聲也者始條理也 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 始條理者智之事也 終條理者聖之事也 智譬則巧也 聖譬則力也 由射於百步之外也 其至爾力也 其中非爾力也 ○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 ○今惡辱而居不仁譬猶惡濕而居下也 ○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不仁者可與言哉 菑災同 ○一國皆非之未可也 ○鄉人皆好之未可也 ○鄉人皆惡之然後察之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行之於其所忍政也 人皆有所不忍行之於其所忍政也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也 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 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 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人之有此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 四體猶物也四端猶心也 有此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 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孟子言人皆有此心者蓋因齊宣王不忍一牛之死而發也 程子曰此言最切要學者宜深體之 ○公孫丑曰何謂知言 知言者知人之心也 何謂善養浩然之氣 浩然之氣天地之氣也 曰難言也 言不可以盡其妙 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 此氣配義與道無是餒也 餒飢餓也 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 集義猶言積善也 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 慊快也 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 外之謂不以義爲內而有事焉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 正心謂有所期必也 勿忘勿助長不期必也 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 揠拔也 芒芒疲倦貌 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 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 以爲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 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 ○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 詖偏也蔽謂心有所陷溺也淫放蕩也陷謂沒溺於事理也邪辭背正理也離猝不相接續也遁辭理屈而辭窮也 四者生於心害於政發於政害於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 ○宰我子貢善爲說辭冉牛閔閔德行由也喭子路也喭俗語也 ○公孤丑曰伯夷伊尹何如 孤丑公孫丑名孤丑也 曰不同道 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 不事非君不使非民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之道也 治謂天下治也亂謂天下亂也 何事非君何使非民 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之道也 進亦事君進亦使民 仕止久速孔子之道也 仕止久速各以其時 ○孟子曰伯夷隘伊尹不恭柳下惠不羞汚小官 隘謂心量褊狹 不恭謂傲慢 羞恥也 汚小官謂官卑而職小 不羞汚小官謂不以官小而不盡其職 不惡汚君不辭小官 汚君謂君不賢 不辭小官謂不以官小而不就 進不隱賢必以其道 隱賢謂蔽賢 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 遺佚謂不見用於世 阨窮謂困苦 憫憂也 ○故曰爾爲爾我爲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 袒裼裸裎露體也 浼汚也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 人皆有所不爲達之於其所爲義也 人能充無穿踰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 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而無所往而不爲義也 士能推恭敬之心而禮不可勝用也 恭敬之心人皆有之 人能充無鄭聲之心而智不可勝用也 鄭聲之心人皆有之 ○孟子曰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恒存乎疢疾 德慧術知謂才德明敏 疢疾憂患也 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 孤臣孽子無位而見疏者 ○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國家 國家本也身末也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 萬物皆備於我者言萬物之理皆具於我 反身而誠樂莫大焉 反身而誠謂反求諸己而實有是理也 樂莫大焉樂之實也 ○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強恕而行勉強推己及人也 求仁莫近焉仁者天理之全德 ○孟子曰堯舜性之湯武身之五霸假之 性之謂生而知之也 身之謂體之也 假之謂借之而行以濟其私也 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 久假而不歸謂久借而不還 惡知其非有也謂安知其本非己有也 ○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 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謂己之施於人者將反於己 ○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 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 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 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 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 橫逆謂無理而來逆己 奚宜至哉言何宜至此 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是自至 自反而仁有禮而橫逆之來自若此則君子自治益嚴而橫逆之來愈甚 其自反也曰我必不忠 忠盡己之謂 ○孟子曰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 終身之憂謂憂道之不行 無一朝之患謂不以貧賤動其心 如舜則不然 舜之不善與人同 君子之所憂則有之 舜之所以爲舜者以其能盡人倫明其必有也 憂之如何 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庶物猶言衆理 人倫即所謂仁義 由仁義行謂率其固有之理而行之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 幾希言其間不能無也 庶民去之君子存之 庶民謂衆人 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故能存此心 ○湯執中立賢無方 執中謂執其兩端而用中於民 立賢無方謂不拘一格 ○武王不泄邇不忘遠 泄音曳 泄邇謂慢近 忘遠謂遺遠 ○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 三王謂夏禹商湯周文王 四事謂上四者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 仁之實謂仁之所以爲仁 義之實從兄是也 義之實謂義之所以爲義 智之實知此二者弗去是也 智之實謂智之所以爲智 禮之實節文此二者是也 禮之實謂禮之所以爲禮 樂之實樂此者也 樂之實謂樂之所以爲樂 樂則生惡可已也 樂則生謂樂之則心中和順而生長也 惡可已謂不可已也 ○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爲大 舜不告而娶爲無後也 君子以爲猶告也 舜之不告而娶以爲非也人之所以不告而娶以爲猶告也 則不告而娶之人所以明其必有也 ○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員 公輸子魯班也 方員即方圓 ○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 六律即陽律陰呂 ○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 ○今有仁聲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 被及也 ○不行先王之道 ○徒善不足以爲政 ○徒法不能以自行 ○故曰爲仁不在我 ○故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 ○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 殉求也 ○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 ○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 ○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爲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 機變之巧謂設詐以中人 不恥不若人何若人何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 ○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 ○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 孩提之童二三歲之間 ○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 ○親親仁也敬長義也 ○無他達之天下也 ○孟子曰舜之飯糗茹草也若將終身 糗乾糧也 茹草謂採野菜而食 及其爲天子也被袗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 袗衣畫衣 二女堯之二女娥皇女英也 ○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 簞食豆羹謂一簞食一豆羹 見於色謂其意有不足之色 ○孟子曰堯舜與人同者 ○孟子曰禹惡旨酒而好善言 ○孟子曰湯執中惟其時 ○孟子曰文王視民如傷 ○孟子曰武王不泄邇不忘遠 ○孟子曰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 ○孟子曰孔子之謂集大成 集大成者集衆聖之大成也 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 金聲也者始條理也 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 始條理者智之事也 終條理者聖之事也 智譬則巧也 聖譬則力也 由射於百步之外也 其至爾力也 其中非爾力也 ○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 ○今惡辱而居不仁譬猶惡濕而居下也 ○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不仁者可與言哉 菑災同 ○一國皆非之未可也 ○鄉人皆好之未可也 ○鄉人皆惡之然後察之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行之於其所忍政也 人皆有所不忍行之於其所忍政也

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

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

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

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

矣人唯恐不傷人函人唯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

可不愼也

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

孔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夫仁天之尊爵

也人之安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

役而恥爲役由弓人而恥爲矢也
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 孟子
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
拜 禹聞善言則
從人樂取於人以爲善 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
爲善無非取於人者 取諸人以爲善是
與人爲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爲善
自耕稼陶漁以至
不友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立於惡人之朝
與惡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推惡惡之心思
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是故諸
侯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亦不
屑就已 孟子
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厄窮而不憫故曰爾爲
爾我爲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由
由然與之偕而不自失焉援而止之而止援而止之
而止者是亦不屑去已 孟子曰伯夷非
恭君子不由也 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

孟子集註卷第三

後學 成德 校訂

孟子集註卷第四

蔡模集疏

公孫丑章句下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

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

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

孟子將朝王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風朝

將視朝不臧可使寡人得見乎對曰不幸而有疾不
能造朝（未詳朝並音潮朝將之勢如字下同）明日出弔於東郭氏公孫丑曰昔者辭以病今日弔或
者不可乎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弔（王使人問疾醫來孟仲子對曰
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憂不能造朝今病小愈趨造於朝我不識能至否乎使數人要於路曰請必無歸
而造於朝（要平聲）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景子曰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見王
之敬子也未見所以敬王也曰惡是何言也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與平聲）非以仁義為不美也其心曰是何
足與言仁我也云爾則不敬莫大乎是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景子曰否非此之謂也
禮曰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固將命也門子命而遂不果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俟在外不俟中子命門子命
曰豈謂是與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夫豈不義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

饋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饋七十鎰而受於薛饋五十鎰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於此矣陳臻曰皆是也當在宋也予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贐辭曰饋贐予何爲不受當在薛也予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爲兵饋之予何爲不受孟子曰當在薛也予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爲兵饋之予何則未有處也無處而饋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若於齊之平陸毀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一日而三失伍則去之否乎曰不待三

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凶年饑歲子之民老羸轉於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曰此非距心之所得爲也民之失伍是其大夫自爲之牧之者則必爲之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乎抑亦立而視其死與曰此則距心之罪也他日見於王曰王之爲都者臣知五人焉知其罪者惟孔距心爲王誦之王曰此則寡人之罪也

孟子以告陳子陳子曰子以我爲不受也曰吾聞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我無官守我無言責也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孟子爲卿於齊出弔於滕王使蓋大夫王驩爲輔行王驩朝暮見反齊滕之路未嘗與之言行事也公孫丑曰齊卿之位不爲小矣齊滕之路不爲近矣反之而未嘗與言行事何也曰夫既或治之予何言哉

魯反於齊止於嚴充虞請曰前日不知虞之不肖使
虞敦匠事嚴虞不敢請今願竊有請也木若以美然
[illegible] 曰古者棺槨
無度中古棺七寸槨稱之自天子達於庶人非直爲
觀美也然後盡於人心獨無恔乎
[illegible] 且比化者無使土親膚於人心獨無恔乎
[illegible] 吾聞之也君
子不以天下儉其親
[illegible] ○沈
同以其私問曰前日可伐與孟子喻不得與人
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喻有仕於此而子悅之不告
於王而私與之吾子之祿爵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
受之於子則可乎何以異於是
[illegible] 陳賈曰王無患焉王自以爲與周公
孰仁且智王曰惡是何言也曰周公使管叔監殷管
叔以殷畔知而使之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
也仁智周公未之盡也而況於王乎賈請見而解之
[illegible] 見孟子問曰周公何人也曰古聖人也曰使
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也有諸曰然周公知其將畔
而使之與曰不知其將畔而使之曰然則聖人且有
過與曰周公之過不亦宜乎且古之人皆有過改之
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見之及其更也民皆
仰之今之君子豈徒順其過又從而爲之辭古之人
古之人也今之人今之人也且子惡知古之人哉
[illegible] 齊人伐燕或問曰勸齊伐燕有諸曰未也沈同問燕
可伐與吾應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彼如曰孰可以
伐之則將應之曰爲天吏則可以伐之今有殺人者
或問之曰人可殺與則將應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
殺之則將應之曰爲士師則可以殺之今以燕伐燕
何爲勸之哉
[illegible] 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宣王曰諸侯多謀
[illegible] 孟子對曰
[illegible] 陳賈曰王無患焉王自以爲與周公
孰仁且智王曰惡是何言也曰周公使管叔監殷管
叔以殷畔知而使之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
也仁智周公未之盡也而況於王乎賈請見而解之
[illegible] 見孟子問曰周公何人也曰古聖人也曰使
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也有諸曰然周公知其將畔

而使之與曰不知也然則聖人且有過與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

且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見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豈徒順之又從為之辭

叔疑使己為政不用則流言以畔周公誠以為不仁公不知管叔之將畔而使之與抑亦知其將畔而使之歟聖人之心不可測也然而民皆非之者以其迹也今之君子過則順非而不改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非而又從為之辭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見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豈徒順之又從為之辭

有為其所欲者有司者治之

古之為市也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有人以為賤丈夫必求龍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為賤故從而征之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

孟子去齊宿於晝有欲為王留行者坐而言不應隱几而臥客不悅曰弟子齊宿而後敢言吳子臥而不聽請勿復敢見矣曰坐我明語子昔者魯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泄柳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

為我言之

因陳子而以告孟子陳子以時子之言告孟子時子曰然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如使予欲富辭十萬而受萬是為欲富乎

季孫曰異哉子

絕子乎 長上聲下同 我之所以勸子思子絕長者乎長者慮而不及子思子絕長者乎自我而後為王而絕子孫者乎○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不識王之不可以為湯武則是不明也既不可然且至則是干澤也千里而見王不遇故去三宿而後出晝是何濡滯也士則茲不悅 悅上音人下音亦下同 高子以告 告上古沃反人下音亦下同 曰夫尹士惡知予哉千里而見王是子所欲也不遇故去豈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 夫音扶下同 予三宿而出晝於予心猶以為速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諸則必反予 夫音扶下同 出晝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後浩然有歸志予雖然豈舍王哉王由足用為善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 為於偽反下同 夫音扶 予豈若是小丈夫然哉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怒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窮日之力而後宿哉 悻下耕反 尹士聞之曰士誠小人也 此士見宋牼行而尹士見孟子之諸侯則猶有可取者而孟子所以待士之義亦略矣故尹士不知

不受稽古之道乎 名休 曰非也 非我志也 小孟子去齊居休公孫丑問曰仕而有去志不欲褻故不受也而有師命不可以辭久於齊非我志也

孟子集註卷第四

後學 成德 校訂

孟子集註卷第五

蔡士英 蹟

滕文公章句上

滕文公爲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世子亦見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

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

成覸謂齊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

善因書曰若藥不瞑眩疾不瘳

今勝絶長補短將五十里地猶可以爲

貴繼以復加矣 ○ 滕定公薨世子謂然友曰昔者孟子嘗與我言於宋於心終不忘今也不幸至於大故吾欲使子問於孟子然後行事 定公文也然友世子之傅也大故大喪也事謂葬 然友之鄒問於孟子孟子曰不亦善乎親喪固所自盡也曾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雖然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飦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 飦粥糜也 然友反命世子曰

悅 然友又至葬四方來觀之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大

孔子曰君薨聽於冢宰歠粥面深墨即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尚之風必偃是在世子 然友之鄒問於孟子孟子曰不亦善乎親喪固所自盡也曾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然是誠在我五月居廬未有命戒百官族人可謂曰知及至葬四方來觀之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大悅 然友反命世子曰不可緩也請行事 滕文公問爲國 文公以世子即位 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民之爲道也有恒產者有恒

心無恒産者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爲已
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
罔民而可爲也是故賢君必恭儉禮下取於民
有制陽虎曰爲富不仁矣爲仁不富矣夏后氏
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
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
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爲
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
固行之矣
夫世祿滕
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
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
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爲王者師也
詩云周雖舊邦其命惟新文王之謂也
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國
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使老稚轉乎溝壑
惡在其爲民父母也
龍子曰治地莫善於

君將行仁政選擇而使子子必勉之夫仁政必自經
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鈞穀祿不平是故暴君汙吏
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夫滕
壤地褊小將爲君子焉將爲野人焉無君子莫治野
人無野人莫養君子 夫音扶 爲于僞反 治直吏反 養羊尚反
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 此周制也 野謂郊外遠地
也九一者井田之法一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
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 別彼列反 治直吏反
此其大略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 潤澤謂加
之以禮樂也 子謂世子

自賦 此周制也一井九百畝公田一畝私百畝公田使什
人通力而助之十人治十畝則人得百畝以自治也九
一而助謂中間一爲公田外圍八家各私一百畝各治
其私百畝而同治公田公田收入不入私家故曰九一
而助 什音十 治直吏反 通力而助之如鄰里相助耕
也 十畝之中間有廬舍不在井地之內 廬力居反 舍音捨
圭田五十畝 此世祿之家又有圭田以供祭祀之費
圭音珪 祀音巳 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 卿大夫
也 餘夫二十五畝 餘夫一夫之上人也受田百畝
如有室家者然餘夫亦一夫之上人也受田二十五畝
也 餘音余 夫音扶 上時掌反 下同 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
則百姓親睦 死徙謂葬也徙其居也 睦和也 八家皆同
井也 友親也 相去不遠故親 方里而井井九百畝
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
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 別彼列反 治直吏反

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遠方之人聞君行仁政願
受一廛而爲氓文公與之處其徒數十人皆衣褐捆
屨織席以爲食（有爲神農之言者許行自
楚至滕踵門而告文公曰遠方之人聞君行仁政願
受一廛而爲氓文公與之處其徒數十人皆衣褐捆
屨織席以爲食）

（宋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于中國北方學者謂道
理者貫稱儒門猶佛家稱釋氏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負
耒耜而自宋之滕曰聞君行聖人之政是亦聖人也
（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負耒耜而自宋之滕曰聞君行聖人之政是亦聖人也
願爲聖人氓（陳良楚之儒者北學中國慕堯舜周公仲尼之道
其學而學焉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
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饔而
治今也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惡得
賢（賢去聲厲病也饔熟食也惡安得猶言豈能也）

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許子必織布而
後衣乎曰否許子衣褐許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
素曰自織之與曰否以粟易之曰許子奚爲不自織
曰害於耕曰許子以釜甑爨以鐵耕乎曰然自爲之
與曰否以粟易之（釜鬵炊器甑所以甑飯也爨炊也鐵耕田器也以
粟易械器者不爲厲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豈爲厲農夫哉且許子何不爲陶冶舍皆取諸其宮
中而用之何爲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憚
煩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爲也（今之儒者皆以學道爲名而不知稼穡之艱
故孟子以此折之）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爲與

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
爲備如必自爲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
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於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
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負
耒耜而自宋之滕曰聞君行聖人之政是亦聖人也願爲聖人氓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棄
其學而學焉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饔而治今也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惡得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饔而治今也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惡得
賢（賢去聲厲病也饔熟食也惡安得猶言豈能也）
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許子必織布而後衣乎曰否許子衣褐許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素曰自織之與曰否以粟易之曰許子奚爲不自織曰害於耕曰許子以釜甑爨以鐵耕乎曰然自爲之與曰否以粟易之曰許子奚爲不自織
曰害於耕曰許子以釜甑爨以鐵耕乎曰然自爲之
與曰否以粟易之（釜鬵炊器甑所以甑飯也爨炊也鐵耕田器也以
粟易械器者不爲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豈爲厲農夫哉且許子何不爲陶冶舍皆取諸其宮
中而用之何爲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憚
煩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爲也（今之儒者皆以學道爲名而不知稼穡之艱
故孟子以此折之）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爲與

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
爲備如必自爲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
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於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
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負
耒耜而自宋之滕曰聞君行聖人之政是亦聖人也願爲聖人氓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棄
其學而學焉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饔而治今也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惡得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饔而治今也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惡得
賢（賢去聲厲病也饔熟食也惡安得猶言豈能也）
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許子必織布而後衣乎曰否許子衣褐許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素曰自織之與曰否以粟易之曰許子奚爲不自織

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氾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
五穀不登禽獸偪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堯獨
憂之舉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
禽獸逃匿禹疏九河瀹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
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當是時也禹八
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雖欲耕得乎（伯夷主刑以正天下
伯益主火以辟山澤禹主水以治土平水土以教稼穡后稷主穀以教民事也契主教以明人倫
大抵皆因事以制名名隨事而設非有職不可以名官非有官不必有職）

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乎

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

堯以不得舜爲己憂舜以不得禹皐陶爲己憂夫以百畝之不易爲己憂者農夫也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爲天下得人者謂之仁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爲天下得人難

大哉堯之爲君也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亦不用於耕耳

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陳良楚産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謂豪傑之士也

子之兄弟事之數十年師死而遂倍之

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他日子夏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彊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

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亦不用於耕耳

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陳良楚産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謂豪傑之士也

子之兄弟事之數十年師死而遂倍之

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他日子夏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彊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

之道予倍子之師而學之也南蠻鴃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師而學之亦異於曾子矣

吾聞出於幽谷遷於喬木者未聞下喬木而入於幽谷者

魯頌曰戎狄

是膺荊舒是懲周公方且膺之子是之學亦爲不善變矣（帝曰膺當作懲懲創也荊楚人舒楚人北狄膺擊也周公方且擊之子是之學亦爲不善變矣）從許子之道則市賈不貳國中無僞雖使五尺之童適市莫之或欺布帛長短同則賈相若麻縷絲絮輕重同則賈相若五穀多寡同則賈相若屨大小同則賈相若

（伸其說以證上文）

曰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或相千萬子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巨屨小屨同賈人豈爲之哉從許子之道相率而爲僞者也惡能治國家

（參伍扶疏也必反倍蓰○倍佐賀反蓰斯氏反什伯千萬皆倍蓰之數也比毗必反）

故也

（夫自楚下同智慧貌○倍佐賀反○爲于僞反通志堂本）

子以爲人之親其兄之子爲若親其鄰之赤子乎彼有取爾也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

夷子信以爲人之親其兄之子爲若親其鄰之赤子乎

（此言何謂也之則以爲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徐子以告孟子孟子曰夫夷子信以爲人之親其兄之子爲若親其鄰之赤子乎彼有取爾也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孟子曰夫夷子

（自訴解以釋告之意）

之因徐辭而求見孟子孟子曰吾固願見今吾尚病病愈我且往見夷子不來

（帝曰夷子不來）

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他日過之狐狸食之蠅蚋姑嘬之其顙有泚睨而不視夫泚也非爲人

（蓋上世嘗有不葬

則孝子仁人之掩其親亦必有道矣）

滕文公章句下　凡十章

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大則以王小則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爲也　孟子曰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且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

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爲與　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終日而不獲一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賤工也或以告王良曰請復之彊而後可一朝而獲十禽嬖奚乘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簡子曰我使掌與女乘謂王良良不可曰吾爲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爲之詭遇一朝而獲十詩云不失其馳舍矢如破我

羞與射者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爲也如枉道
而從彼何也且子過矣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

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

孟子曰是焉得爲大丈夫乎子未
學禮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
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以順
爲正者妾婦之道也

居天下之廣居立
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
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
之謂大丈夫

周子問曰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
仕傳曰孔子三月無君則弔
明代曰古之人三月無君則弔

三月無
君則弔不以急乎

曰士之失位也猶諸

侯之失國家也禮曰諸侯耕助以共粢盛夫人蠶繅以爲衣服犧牲不成粢盛不潔衣服不備不敢以祭惟士絰田則亦不祭牲殺器皿衣服不備不敢以祭則不敢以宴亦不足弔乎

出疆必載所貴何也曰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農夫豈爲出疆舍其耒哉曰晉國亦仕國也未嘗聞仕如此其急仕如此其急也君子之難仕何也曰丈夫生而願爲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父母國人皆賤之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與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古之人未嘗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與鑽穴隙之類也

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不以泰乎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子以爲泰乎

曰否士無事而食不可也曰子不通功易事以羨補不足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子如通之則梓匠輪輿皆得食於子於此有人焉入則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而不得食於子何厚梓匠輪輿而輕爲仁義者哉

曰梓匠輪輿其志將以求食與曰子何以其志爲哉其有功於子可食而食之矣且子食志乎食功乎曰食志

曰有人於此毀瓦畫墁其志將以求食也則子食之乎曰否曰然則子非食志也食功也

萬章問曰宋小國也今將行王政齊楚惡而伐之則如之何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爲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衆往爲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書曰

葛伯仇餉此之謂也

子而征之四海之内皆曰非富天下也爲匹夫匹婦復讎也

而無敵於天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歸市者弗止芸者不變誅其君弔其民如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後我后后來其無罰

征綏厥士女匪厥玄黃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于大邑周其君子實玄黃于匪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其小人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矣

太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

不行王政云爾苟行王政四海之内皆舉首而望之欲以爲君齊楚雖大何畏焉

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

載不勝曰子欲子之王之善與我明告予有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傅之曰一齊人傅之衆楚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莊嶽之間數年雖日撻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

王所在於王所者長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誰與爲不善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也王誰與爲

善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

孫丑問曰不見諸侯何義孟子曰古者不爲臣不見

不内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見矣

曰往拜之當是時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陽貨

矙孔子之亡也而饋孔子蒸豚孔子亦矙其亡也而往拜之當是時陽貨先

睦子路曰未同而言觀其色赧赧然非由之所知也
由是觀之則君子之所養可知已矣
一去關市之征今茲來能請輕之以待來年然後已
何如 去上聲○孟子曰今有人日攘
其鄰之雞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曰請損之月
攘一雞以待來年然後已 如知其非義
斯速已矣何待來年 知事理之不當○公都子曰
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孟子曰予豈好辯哉
予不得已也 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
當堯之時水逆行氾濫於中國蛇龍
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爲巢上者爲窟書曰洚水警
余洚水者洪水也 洚音降又胡江反○警戒也
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
龍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險阻既遠
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 消滅也
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
暴君代作壞宮室以爲汙池民無所安息棄田以爲
園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說暴行又作園囿汙池沛澤
多而禽獸至及紂之身天下又大亂 周公相武王
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
者五十驅逐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書曰丕顯哉
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啓我後人咸以正無缺
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
弑其父者有之 孔子懼作春秋
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
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
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
氏爲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
禽獸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
有餓莩此率禽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

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
食人人將相食 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
人皆可以為堯舜之說蓋孟子引孔子之言以明仁義之
路至廣而大學者誠能擴而充之則天下之善皆吾
事矣楊墨之道不息則孔子之道不著邪說誣民
充塞仁義之禍不已孟子雖有聖智之資不得位
以行其道而其憂天下後世之心則與禹周公
無異是以不得已而與之辯也 楊氏曰孟子
之時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
歸墨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
無君是禽獸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廐有肥馬民有
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息
則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
充塞則將率獸而食人人將相食吾為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
辭以承三聖者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

匡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也井上有李螬食實者過半矣匍匐往將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

齊人傳其廉而不可及也蠐螬虫之大腹者也力不能自舉起也 孟子曰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為巨擘雖然仲子惡能廉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者也

擘大指也蚓蠐螬也 夫蚓上食槁壤下飲黃泉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築與抑亦盜蹠之所築與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與抑亦盜蹠之所樹與是未可知也

未詳其人大也大述大義也 曰是何傷哉彼身織屨妻辟纑以易之也

辟音闢纑音盧 曰仲子齊之世家也兄戴蓋祿萬鍾以兄之祿為不義之祿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為不義之室而不居也辟兄離母處於於陵他日歸則有饋其兄生鵝者已頻顰曰惡用是鶂鶂者為哉他日其母殺是鵝也啖之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鶂鶂之肉

也出而哇之

哇吐也蚳仲子所食之兵也 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不居以於陵則居之是尚為能充其類也乎若仲子者蚓而後充其操者也

後學 成德 校訂

離婁章句上　凡二十八章

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員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故曰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聖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爲方員平直不可勝用也既竭耳力焉繼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勝用也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故曰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爲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衆也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國之所存者幸也

甲不多此國之災也田野不辟貨財不聚非國之害也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

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國之災也田野不辟貨財不聚非國之害也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

孟子曰天之方蹶泄泄猶沓沓也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我不能吾君好仁謂我不好仁

負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
欲爲君盡君道欲爲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
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
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
仁與不仁而已矣
暴其民甚則身弑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名之
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
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
世此之謂也
孟子曰爲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巨室之所
慕一國慕之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故沛然德教溢

乎四海

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強斯二者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

孟子曰天下有道

物也弟出而女於吳

景公曰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絶命是猶弟子而耶受命於先師也

今也小國師大國而恥受

小國七年必爲政於天下矣

此周室衰之時文王之政猶存故云然

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矣自取之也

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

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

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

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

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壙也

故爲淵敺魚者獺也爲叢敺爵者鸇也爲湯武敺民者桀與紂也

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則諸侯皆爲之敺矣雖欲無王不可得已

今之欲王者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苟爲不畜終身不得苟不志於仁終身憂辱以陷於死亡

孟子曰

孟子曰居下位而不獲於上民不可得而治也

獲於上有道不信於友弗獲於上矣信於友有道事親弗悅弗信於友矣悅親有道反身不誠不悅於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

誠者天之道也

思誠者人之道也

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

不誠未有能動者也

云其何能敺爵及湯此之謂也

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爲也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也

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

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

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
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
者天下之大老也而歸之是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
者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
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
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
者天下之大老也而歸之是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
○孟子曰求也爲季氏宰無能
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日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
鳴鼓而攻之可也由此觀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棄於孔子者也
況於爲之強戰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
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 ○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
不能掩其惡胸中正則眸子瞭焉胸中不正則眸子
眊焉 ○孟子曰恭者不侮人儉者不奪人侮奪人之君惡可以
辭音笑貌焉哉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孟子曰恭者不侮人儉者
不奪人侮奪人之君惡可以辭音笑貌焉哉 ○淳于髡曰男
女授受不親禮與孟子曰恭者不侮人儉者不奪人侮奪人之君惡
可以辭音笑貌焉哉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
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
援之以手者權也 ○孟子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
也 ○孟子曰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
援之以手子欲手援天下乎 ○淳于髡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
也 ○孟子曰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
援之以手子欲手援天下乎 ○淳于髡曰男
女授受不親禮與孟子曰恭者不侮人儉者不奪人侮奪人之君惡
可以辭音笑貌焉哉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
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
援之以手者權也 ○孟子

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繼之以怒繼之以怒則反夷矣
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則是父子相夷也
父子相夷則惡矣夷傷也惡傷其恩也
我以正道而夫子之身未必自行是未出於正也
古者易子而教之
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
古者父子之間不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
孟子曰事孰爲大事事親爲大守孰爲大守身爲大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
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
孟子曰事孰爲大事事親爲大守孰爲大守身爲大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
也孰不爲守守身守之本也
事親若曾子者可也
曾子養曾皙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
曾皙死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問有
餘曰亡矣將以復進也此所謂養口體者也若曾子
則可謂養志也
養志承順父母之志
事親若曾子者可也
孟子曰人之易其
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處人之側者不
是輕爲進退

言也無責耳矣 易曰君子之學必俟有責而後不啟治人之惰慢○人之於人聽易見而善惡難知蓋常人之情偏所徵多則以日未必實然其言也始出當之有為而言之果已不得已而後出之其言也始出當之有為而言之果已不得已而後出之其言也始出當之有為而言之果已不得已而後出之

孟子集注卷第七

後學 成德 校訂

離婁章句下　凡二十八章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

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

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有不仁而可與言則桀紂之天下不亡矣

孟子曰有人此無禮也人恒敬之有人此橫逆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而已矣如此則與禽獸奚擇於禽獸又何難焉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

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傅說舉於版築之間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人恒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

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為大舜不告而娶君子以為猶告也

孟子曰不虞譽之來不求毀之至誠之所感也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

孟子曰舜之飯糗茹草也若將終身及其為天子也被袗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

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而皆歸之是天下之父歸之也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

其田里此之謂寇讎寇讎何服之有 孟子之時如皆編氓之於其所仕
蕃與嗣曰孟子告齊宣王之言借孔子對定公之意此而其言有進不能孔子
之渾然也蓋聖賢之別如此楊氏曰君臣以義合者也故孟子為齊卿子
施之道使知為君者不可不以禮遇其臣耳若君子之自處如此楊氏曰君臣以義合者也故孟子為齊卿子
子曰王燕戮故之子日望如此○程子曰孟子之言相待厚盛感應之理非謂待之禮當如寇讎臣罪當未究天下事也
此語如何曰是好文王當不知對之無道卻如此說若文王當時便
道理只得如此是去不得處便○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
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徙 曰孟子當戰國時作○
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 張氏曰此章卻以下篇主
意只是君仁君義以下君臣字皆以人言之○程子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為容
直戒人君義○呂氏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為容
亦小異耳
不精故有一者之誤大人則自為耳○孟子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為
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
也如中也棄不才則賢不肖之相去其
間不能以寸 舜自侯其自修也○集疏曰朱子曰養者非連使之中使之才漸民以
成之也○又曰人之不賢者若以手足之有為之則中而不才
安其自化也○集疏曰朱子曰養者非連使之中使之才漸民以
安其自化也○又曰人之不賢者若以手足之有為之則中而不才
仁厚民以義之謂能幾何哉○集疏曰朱子曰養者非連使之中使之才漸民以
下以善其人 ○孟子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
曰有不為知所擇也惟能擇也而後可以有為無所不為者安能有所為
如後患何 此亦有為而言○集疏曰或問所謂有為而一言○集疏曰或問所謂有為而
抑以其為已甚者 ○孟子曰仲尼不為已甚者 孟子曰仲尼不為已甚者
不可知其所以
為未 孟子言仲尼之不能以是為人也 ○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當
者之義理之公而已矣不可有心於論其稱人之惡不可有

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天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

○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

本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

故聲聞過情君子恥之

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

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爾

孟子曰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歸於賢者當之

曰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

徐子

苟爲無

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
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孟子曰禹惡旨酒而好善言
湯執中立賢無方
文王視民如傷周公思兼三
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
得之坐以待旦

萬章問曰或以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以干穆公有諸孟子曰否好事者為之非百里奚之自鬻也
之曰後世必有以養牲干其國者達
孟子集註卷八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
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
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其事則齊桓晉文其

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爲本

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

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

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

故所惡於智者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

進而與右師言者有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有

禮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也我欲行

禮子敖以我爲簡不亦異乎

孟子不與右師言右師不悅曰諸君子皆與

驩言孟子獨不與驩言是簡驩也孟子聞之曰

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

者人恒敬之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

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

道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孟子曰君子所

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

子必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

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於禽獸又何
難焉 難去聲○奚音兮擇音澤○難與擇皆去聲 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曰此
亦妄人也已矣 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
朝之患也乃若所憂則有之 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爲
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由未免爲鄉人也是則可
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 若夫君子所患則亡矣非仁無爲也
非禮無行也如有一朝之患則君子不患矣 孟子曰世
又從而禮貌之敢問何也 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夫子與之遊
俗所謂不孝者五惰其四支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
也博弈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財私
妻子不顧父母之養三不孝也從耳目之欲以爲父
母戮四不孝也好勇鬬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章子
有一於是乎 章子子父責善而不相遇也 夫章子子父責善而
不相遇也 責善朋友之道也父子 夫章子豈不
責善哉夫章子子之屬哉爲得罪於父不得近出妻屏
子終身不養焉其設心以爲不若是則罪之大者
是且章子已矣 夫章子且

鄒魯有鬬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雖閉戶可
也 被皮義○纓於盈○惑有所往救之則惑也雖閉戶可

諸門弟寓人於我室毀傷其木寇退則修我牆
屋我將反寇退曾子反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
敬也寇至則先去以爲民望寇退則反殆於不可沈
猶行曰是非汝所知也昔沈猶有負劒之禍從先生
者七十人未有與焉

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
去君誰與守　孟子曰曾子曰子思居於衛有齊寇或曰寇至盍去
師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也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

儲子曰王使人瞯夫子果有以異於人乎孟子曰何以異於人哉堯
舜與人同耳　時子因陳子而問之儲子齊王之側近臣也瞯窺也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問其與飲食
者盡富貴也而未嘗有顯者來吾將瞯良人之所之
也蚤起施從良人之所之徧國中無與立談者卒之
東郭墦間之祭者乞其餘不足又顧而之他此其爲
饜足之道也其妻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
身也今若此與其妾訕良人而相泣於中庭而良
人未之知也施施從外來驕其妻妾不羞也而
不相泣者幾希矣　由君子觀之則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其妻妾不羞也而

萬章章句上　凡九章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爲其號泣也孟子曰怨慕也萬章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然則舜怨乎曰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吾既得聞命矣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則吾不知也公明高曰是非爾所知也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爲不若是恝我竭力耕田共爲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爲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天下之士悅之人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憂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貧賤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憂富貴人之所欲當爲天子而不足以解憂人悅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

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妻子仕則君不行於君則熱中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

萬章問曰舜不告而娶如之何必告父母之不告而娶何也孟子曰告則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如告則廢人之大倫以惡父母是以不告也萬章曰舜之不告而娶則吾既得聞命矣帝堯之不告而娶則吾不得而聞也

象至不仁
象日以殺舜爲事而已
封之也或曰放焉而已
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爲事而已
封之也或曰放焉而已
萬章曰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
殺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
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庳有庳之人奚罪焉仁人固
如是乎在他人則未之有也在弟則封之曰仁人之於弟
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
也愛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庳富貴之也身爲天子弟

爲匹夫可謂至愛之乎
敢問或曰放者何
謂也曰象不得有爲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
其貢稅焉故謂之放豈得專其地而有其民哉雖然欲常常而
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庳此之謂也

成紅蒙問曰語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舜南面而立堯帥諸侯北面而朝之瞽瞍亦北面而朝之舜見瞽瞍其容有蹙孔子曰於斯時也天下殆哉岌岌乎予語此語咸然乎哉孟子曰否此非君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也堯老而舜攝也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舜既爲天子矣又帥天下諸侯以爲堯三年喪是二天子矣

丘蒙曰舜之不臣堯則吾既得聞命矣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舜既爲天子矣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

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爲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詩云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此之謂也

見瞽瞍厎豫而烝烝乂不格姦如是爲父不得而子也

書曰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栗瞽瞍亦允若是爲父不得而子也

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曰天與之

然則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曰否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

曰以行與事示之者如之何曰天子能薦人於天不能使天與之諸侯能薦人於天子不能使天子與之大夫能薦人於諸侯不能使諸侯與之大夫昔者堯薦舜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

暴之於民而民受之如何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與之人與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之所能爲也天也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而居堯之宮逼堯之子是篡也非天與也

太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此之謂也

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有諸孟子曰否不然也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昔者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天下之民從之若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啓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啓曰吾君之子也

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堯禹之相舜也歷年多施澤於民久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益之相禹也歷年少施澤於民未久舜禹益相去久遠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

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

繼世以有天下天之所廢必若桀紂者也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

伊尹相湯以王於天下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太甲悔過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己也復歸于亳

周公之不有天下猶益之於夏伊尹之於殷也

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

聘之曷嘗然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爲哉豈若飯
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矻矻然改曰與我處畎畝之中由是
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曰與我處畎畝之中由是
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爲堯舜之君哉吾豈
若使是民爲堯舜之民哉吾豈於吾身親見之哉
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
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
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

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己推
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湯而說
之以伐夏救民

吾未聞枉己而正人者也況辱己以正天下者
乎聖人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
身而已矣

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未
聞以割烹也

孟子集註卷第九

後學 成 倪 校訂

萬章章句下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

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堯舜之澤者若己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

柳下惠不羞汙君不辭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與鄉人處由由然不忍去也爾爲爾我爲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

孔子之去齊接淅而行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孔子也

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
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

成也者全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
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終條理也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

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
力也中非爾力也力猶智也中猶聖也

○北宮錡問曰周室班爵祿也如何
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也諸侯惡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然而軻也嘗聞其略也

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

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天子之
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
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
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天子之
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
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
次國地方七十里君十卿祿卿祿四大夫
三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
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
小國地方五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一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
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
耕者之所獲一人百畝
敢之糞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
食六人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爲差
也夫一婦人所耕不過百畝今方千里之國其田萬萬夫一夫所耕雖有公田藉而不善且又少矣
人卿田一百畝今方百里之國其田萬夫十萬夫所耕雖有公田藉而不善且又少矣
國有四郊有公田以爲粢盛以共祭祀之用
天子之
卿祿一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
耕者之所獲一人百畝
非惟有之實惠公曰吾於子
思則師之矣吾於顏般則友之矣王順長息則事我
者也
非惟小國之君爲然也雖
曰敢問友孟子曰不挾長不挾貴不挾兄弟而友友
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挾也孟獻子百乘
之家也有友五人焉樂正裘牧仲其三人則予忘之
矣獻子之與此五人者友也無貴子之家者也此五
人者亦有獻子之家則不與之友矣
非惟有乘
之家爲然也雖小國之君亦有之實惠公曰吾於子
思則師之矣吾於顏般則友之矣王順長息則事我
者也
非惟小國之君爲然也

雖大國之君亦有之晉平公之於亥唐也入云則入坐云則坐食云則食雖疏食菜羹未嘗不飽蓋不敢不飽也然終於此而已矣弗與共天位也弗與治天職也弗與食天祿也士之尊賢者也非王公之尊賢也舜尚見帝帝館甥于貳室亦饗迭爲賓主是天子而友匹夫也用下敬上謂之貴貴用上敬下謂之尊賢尊賢其義一也

六

曰今之諸侯取之於民也猶御也苟善其禮際矣斯君子受之敢問何說也曰子以爲有王者作於此令之諸侯有朝事而後貢有不朝而討之乎夫謂非其有而取之哲於盜也孔子之仕於魯也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猶可以相接也況魯人獵較猶可以取之乎而孔子之仕也非事道與曰事道也曰子之事道也何以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曰矣不去也曰爲之兆也兆足以行矣而後去是以未嘗有所終三年奄也

七

曰今有禦人於國門之外者其交也以道其餽也以禮斯可受禦與曰不可康誥曰殺越人于貨閼不畏死凡民罔不讎是不待教而誅者也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於今爲烈如之何其受之曰今之諸侯取之於民也猶禦也苟善其禮際矣斯君子受之敢問何說也曰子以爲有王者作於此令之諸侯有朝事而後貢有不朝而討之乎夫謂非其有而取之哲於盜也孔子之仕於魯也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猶可以相接也況魯人獵較猶可以取之乎而孔子之仕也非事道與曰事道也曰子之事道也何以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曰矣不去也曰爲之兆也兆足以行矣而後去是以未嘗有所終三年奄也

仕有公養之仕 公季桓子是行可之仕也於衛孝公養之仕也
際可之仕也 孔子有見行可之仕 不見如此如何而可受則
孔子當爲委
吏矣曾計當而已矣當爲乘田矣曰牛羊出壯長
而已矣 會計當而反會工外反當平聲長
本朝則道不行矣 仕非爲貧也而有時乎爲貧
娶妻非爲養也而有時乎爲養 爲貧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
平宜乎抱關擊柝 惡聲擊柝音托○柝行旅所擊來此警爲宵
居貧 貧去聲下同此 辭尊居卑辭富居貧人之
常職以食於上無常職而賜於上者以爲不恭也
萬章曰士之不託諸侯何也 孟子曰不敢也諸侯
失國而後託於諸侯非禮也 萬章曰君餽之
粟則受之不識可常繼乎曰繆公
之於子思也亟問亟餽鼎肉子思不悅於卒也摽使
出諸大門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後

知君之犬馬畜役蓋自是盡敬也悅賢不能舉又不能養也可謂悅賢乎 悅樂也樂賢之德而不能舉用之又不能養之是悅賢之名而已實不至也 曷不以君命將之乎思以爲鼎肉使己僕以君命將之子思以爲鼎肉使己僕爲拜也非養君子之道也 君子以人爵爲己尊以德爲己樂故不敢以君命將之也 悅賢而不能養君子之道也 悅賢而不能舉賢又不能養賢是悅賢之名而已實不至也 曷不以君命將之乎 將猶行也 子思以爲鼎肉使己僕而加諸上位故以君命將之 鼎肉謂牲體也 子思不悅 悅猶安也 悅賢不能舉又不能養君子如何斯可謂悅賢乎 再言悅賢者重其事也 悅賢之事大故不可以不慎 悅賢不能舉又不能養君子之道也 悅賢而不能舉賢又不能養賢是悅賢之名而已實不至也 悅賢之實在於舉賢而加之以養賢之道 悅賢之實在於舉賢而加之以養賢之道 悅賢之實在於舉賢而加之以養賢之道

告子章句上　凡二十章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桮棬也以人性爲仁義猶以杞柳爲桮棬孟子曰子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爲桮棬也如將戕賊杞柳而後以爲桮棬則亦將戕賊人以爲仁義與子言天下之人必禍仁義者必子之言夫

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孟子曰水信無分於東西無分於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顙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爲不善其性亦猶是也

≠1097 503

子曰生之謂性生指人物之稟賦言之○告
子曰生之謂性也孟子曰生之謂性也猶白
羽之白也猶白雪之白也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也與曰然
然與○按下文告子之意固以
同狹五大指不
人之白也不識長馬之長也無以異於長人之長與
也猶彼白而我白之從其白於外也故謂之外也
何以謂仁內義外也曰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於我
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孟子曰
悅者也故謂之內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是以長
爲悅者也故謂之外也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也是以戎爲
炙無以異於吾炙夫物則亦有然者也然則耆炙
亦有外與曰耆秦人之

義內也

曰敬兄酌則誰先曰先酌鄉人所敬在此所長在彼

果在外非由內也

公都子不能答以告孟子孟子曰敬叔父乎敬弟乎

彼將曰敬叔父曰弟爲尸則誰敬彼將曰敬弟子曰

惡在其敬叔父也彼將曰在位故也子亦曰在位故

也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

敬敬弟則敬果在外非由內也公都子曰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然則飲食亦在外也

孟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或曰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爲君而有象以瞽瞍爲父而有舜以紂爲兄之子且以爲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

今曰性善然則彼皆非與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

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

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

倍蓰而無等者不能盡其才者也

故好是懿德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夷也故好是懿德

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非天之

樹之時又同淳然而生至於日至之時皆熟矣雖有不同則地有肥磽雨露之養人事之不齊也

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故龍子曰不知足而知人我知其不知足之相似天下之足同也

易牙先得我口之所耆也如使口之於味有同耆也與人殊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則天下何耆皆從易牙之於味也至於味天下期於易牙是天下之口相似也

惟耳亦然至於聲天下期於師曠是天下之耳相似也

惟目亦然至於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也不知子都之姣者無目者也

故曰口之於味也有同耆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焉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

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爲美乎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蘖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見其濯濯也以爲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雖存乎人者豈無仁

其理一也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舍音捨操平聲出入無定時之謂也又曰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此天之所以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此天之所以與我者貴也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則惑之甚者也終必亡而已矣

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王疑相辭王之不智也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

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罕矣吾退而
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
今夫弈之爲數小數也
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弈秋通國之善弈者也使弈
秋誨二人弈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弈秋之爲聽一人
雖聽之一心以爲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雖
與之俱學弗若之矣爲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

魚我所欲也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
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
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
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爲苟得也死亦我所
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貴賤有小大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養其小者爲
小人養其大者爲大人今有場師舍其
梧檟養其樲棘則爲賤場師焉
楊氏曰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則爲狼疾
人也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爲其養小
以失大也飲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腹
豈適爲尺寸之膚哉

人何也孟子曰從其大體爲大人從其小體爲小人
鈞是人也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
體何也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
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
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弗能奪也此
爲大人而已矣

大夫此人爵也
欲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則惑之甚也終
亦必亡而已矣

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孟子曰欲

人之所貴者非良貴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人
所貴謂人爵位如己
詩
係珣人如使己貴而人賤之是良貴人所得而賤之也
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言飽乎仁義也所以不願人
之膏粱之味也令聞廣譽施於身所以不願人之文
繡也
大雅既醉之篇
尹
天子
言
飽
德
人
心
悅
也
義
理
之
人
知
理
義
之
大
則
知
富
貴
之
輕
理
義
之
重
而
不
為
富
貴
所
移
故
所
願
在
此
而
不
在
彼
也
而
又
正
位
乎
其
中
則
明
物
而
成
天
下
之
大
業
家
清
而
於
令
名
重
於
後
世
之
所
願
不
在
此
而
在
彼
者
十八
孟子集註卷第十一
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
猶水勝火今之為仁者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
也不熄則謂之水不勝火此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
亦終必
亡而已矣
仁也猶水勝火理之勝人欲者固然但不及諸己而
仁人心也猶水火理之勝人欲者固然但不及諸己而
與救助也仁之能勝不
仁如人
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苟為不熟不
如荑稗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
荑稊
孟子集註卷第十一
後學 成德 校訂
十九

告子章句下凡十六章

任人有問屋廬子曰禮與食孰重曰禮重曰以禮食則飢而死不以禮食則得食必以禮乎親迎則不得妻不親迎則得妻必親迎乎屋廬子不能對明日之鄒以告孟子孟子曰於答是也何有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金重於羽者豈謂一鉤金與一輿羽之謂哉

取食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食重取色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色重往應之曰紾兄之臂而奪之食則得食不紾則不得食則將紾之乎踰東家牆而摟其處子則得妻不摟則不得妻則將摟之乎

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為堯舜有諸孟子曰然交聞文王十尺湯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長食粟而已如何則可曹交有於是亦為之而已矣有人於此力不能勝一匹雛則為無力人矣今曰舉百鈞則為有力人矣然則舉烏獲而已矣夫人豈以不勝為患弗為耳徐行後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為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誦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曹交曰交得見於鄒君可以假館願留而受業於門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有餘師

丑問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曰固哉高叟之爲詩也有人於此越人關弓而射之則己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己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小弁之怨親親也

也親親仁也固矣夫高叟之爲詩也曰凱風何以不怨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

遇於石丘曰先生將何之越王說而罷之楚王說而罷之楚王不悅我將見秦王說而罷之二王我將有所遇焉曰軻

也請鉅問其詳願聞其指說之將何如曰我將言其不利也曰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號則不可

之王悅於利以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利也爲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爲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爲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

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仁義而罷二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仁義也爲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爲人子者懷仁義以事其父爲人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

孟子居鄒季任爲任處守以幣交受之而不報處於平陸儲子爲相以幣交受之而不報（宋牼將之）

他日由鄒之任見曰先生將何之

季子由平陸之齊不見儲子屋廬子喜曰連得間矣問曰夫子之任見季子之齊不見儲子得之平陸也其事有諸孟子悅或問之屋廬子曰季子不得之鄒也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為其不成享也

儲子為其為相與也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為其不成享也

見閻丘卬交卬禮意不及其物也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為其不成享也

儲子得之平陸屋廬子悅或問之屋廬子曰季子不得之鄒也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為其不成享也

見閻丘卬交卬禮意不及其物也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為其不成享也

者見未當觀之也是故無賢者也有則髡必識之

行不知者以為為禹也其知者以為為無禮也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不欲為苟去君子之所為眾人固

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用之而霸不用賢則亡削何可得與曰昔者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綿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有諸內必形諸外為其事而無其功者見未當觀之也是故無賢者也有則髡必識之

行不知者以為為禹也其知者以為為無禮也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不欲為苟去君子之所為眾人固

不哭也

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天子適諸侯曰巡狩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入其疆土

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天子適諸侯曰巡狩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入其疆土

地辟田野治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慶以地入

儀子為政子柳子思為臣魯之削也滋甚若是乎賢

其疆土地荒蕪遺老失賢掊克在位則有讓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是故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五霸者摟諸侯以伐諸侯伐而不討五霸者二王之罪人也五霸桓公爲盛葵丘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再命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糴無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今之諸侯皆犯此五禁故曰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

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今之大夫皆逢君之惡故曰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

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殃民者不容於堯舜之世一戰勝齊遂有南陽然且不可慎子勃然不悅曰此則滑釐所不識也曰吾明告子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諸侯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典守也周公之封於魯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太公之封於齊亦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今魯方百里者五

子以爲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徒取其彼以與此然且仁者不爲況於殺人以求之乎

以當道志於仁而已

○孟子曰今之事君者皆曰我能爲君
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
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我能爲君
約與國戰必克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
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爲之強戰是輔桀也
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
居也

○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
也

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

萬室之國一人陶則可乎曰不可器不足用也
曰夫貉五穀不生惟黍生之無城郭宮室宗廟祭
祀之禮無諸侯幣帛饔飧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
而足也今居中國去人倫無
君子如之何其可以爲國況無君子乎
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
之於堯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

○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於禹
也

是故禹以四海爲壑今吾子以鄰國爲壑
水逆行謂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仁人之所惡也
吾子過矣

○魯欲使樂正子爲政孟子曰吾
子不直惡乎執
聞之喜而不寐公孫丑曰樂正子強乎曰否
知慮乎曰否多聞識乎曰否
然則奚爲喜而不寐曰其爲人也好善
足乎曰好善優於天下而況魯國乎
夫苟好善則四海之內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
善夫苟不好善則人將曰訑訑予既
已知之矣訑訑之聲音顏色距人於千里之外則說者至矣其面諛之
人至矣與諛者處
人居國欲治可得乎

○陳子曰古之君子何
如則仕孟子曰所就三所去三迎之致敬以有禮
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禮貌未衰言弗行也則去之
如則仕孟子曰所就三所去三迎之致敬以有禮
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禮貌未衰言弗行也則去之
其次雖未行其言也迎之致

敬以有禮則就之禮貌衰則去之

之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從其言也使飢餓於我土地吾恥之周之亦可受也免死而已矣

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

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

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

孟子集註卷第十二

後學 成德 校訂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殀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經097-519

非命也順受其正

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

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 桎梏死者非

正命也

孟子曰莫

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

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

反身而誠樂莫大焉

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

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 ○孟子曰人不可以無
恥無恥之恥無恥矣 從善之人終生不見有恥辱之事矣 ○孟
子曰恥之於人大矣 爲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 ○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
○孟子曰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古之賢士何獨不然樂其道而忘
人之勢故王公不致敬盡禮則不得亟見之見且由
不得亟而況得而臣之乎 ○孟子謂宋句踐曰子好遊乎吾語子
遊人知之亦囂囂人不知亦囂囂 曰何如斯可以囂囂矣曰尊德樂義則可以
囂囂矣 故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 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修
不失義故士得己焉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 窮
身見於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 ○孟子曰行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
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 ○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
達矣 ○孟子曰附之以韓魏之家如其自視欿然則過人

民驩虞如也王者之民皞皞如也孟子曰霸者之
人也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爲
之者夫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
豈小補之哉
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
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
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及其長也無不知敬
其兄也
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
孟子曰堯舜之道不以仁政施於四海者有之矣
一夫不見一夫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
孟子曰小固之哉
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
孟子曰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恒存乎疢疾
獨孤臣孽子
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
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爲容悅
者也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爲
悅之人深也善攻不如善教之得民也

悅者也 務悅其君者也 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
下而後行之者也 只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
者也 大人係世之人 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
故一樂也 集註下一 孟子曰君子有三
人二樂也 父母俱存兄弟無 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
樂也 得天下英才而教 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
欲之所樂不存焉 孟子曰廣土衆民君子
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 中天下而
焉分定故也 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
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
而喻 睟音粹見音現盎烏浪反 ○上二

孟子二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
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者大公辟紂居東海之濱
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天下
有善養老則仁人以爲己歸矣 五
畝之宅樹牆下以桑匹婦蠶之則老者足以衣帛矣
五母雞二母彘無失其時老者足以無失肉矣百畝
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足以無飢矣 文王之政必先斯四者
所謂西伯善養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樹畜導
其妻子使養其老五十非帛不煖七十非肉不飽不
煖不飽謂之凍餒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此之謂

也孟子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財不可勝用也民非水火不生活昏暮叩人之門戶求水火無弗與者至足矣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

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爲利者蹠之徒也欲知舜蹠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

孟子曰楊子取爲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也

孟子曰成覸謂齊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曾子曰嘻子過矣子之勇於孟施舍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昔者子夏謂曾子曰子過矣子之大人也以告我曰昔者吾子與夫子立於門夫子入門而不趨子亦入門而不趨

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

子莫執中爲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也

舉一而廢百也

所惡執一者爲其賊道也

不以三公易其介

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爲心害則

不及人不爲憂矣

○孟子曰柳下惠

九軔而不及泉猶爲棄井也

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

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

○孟子曰有爲者辟若掘井掘井

者甘食渴者甘飲是未得飲食之正也飢渴之害人心亦皆有害

豈惟口腹有飢渴之害人心亦皆有害口腹飢渴之害不甚害人心故人不知其害不甚害

○孟子曰飢

不及人不爲憂矣人能不以飢渴之害爲心害則故而

○孟子曰柳下惠

不以三公易其介介有介

九軔而不及泉猶爲棄井也

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

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

○孟子曰有爲者辟若掘井掘井

大悅太甲賢又反之民大悅

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簒也

丑曰詩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孟子曰

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

○公孫丑曰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順放太甲于桐民

○孟子曰飢

者甘食渴者甘飲是未得飲食之正也飢渴害之也

豈惟口腹有飢渴之害人心亦皆有害口腹飢渴之害不甚害人心故人不知其害不甚害

則孝弟忠信不素餐兮孰大於是 ○王子墊問曰士何事 孟子曰尚志 曰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 曰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 孟子自范之齊望見齊王之子

之齊國而弗受人皆信之是舍簞食豆羹之義也人莫大焉亡親戚君臣上下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奚可哉 ○孟子曰仲子不義與 桃應問曰舜爲天子皐陶爲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 孟子曰執之而已矣 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 然則舜不禁與 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 然則舜如之

何 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蹝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 ○王子墊問曰士何事 孟子曰尚志 曰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 曰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 孟子自范之齊望見齊王之子

若彼者其居使之然也況居天下之廣居者乎 魯君之宋呼於垤澤之門守者曰此非吾君也何其聲之似我君也此無他居相似也 ○孟子曰仲子不義與 王子宮室車馬衣服多與人同而王子

故獸畜之也 恭敬者幣之未將者 恭敬而無實君子不可虛拘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 人之有形有色無人各

猶愈於已乎 孟子曰是猶或紾其兄之臂子謂之
姑徐徐云爾亦教之孝弟而已矣 紾之忍反○紾戾也教之
孝弟之道而已則雖加一日愈於已胥夫莫之禁
而弗爲者也 夫音扶○胥須也夫衆也言須臾之間衆皆
可以教而不爲也 曰是
欲終之而不可得也 曰是
王子有其母死者其傅爲之請數月之喪公孫
丑曰若此者何如也 傅師傅也○王子齊王之子
也 王子有其母死者其傅爲之請數月之喪公孫丑曰是猶或紾其兄之臂子謂之姑徐徐云爾亦教之孝弟而已矣 紾之忍反○紾戾也教之孝弟之道而已則雖加一日愈於已胥夫莫之禁而弗爲者也 夫音扶○胥須也夫衆也言須臾之間衆皆可以教而不爲也 曰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 曰是王子有其母死者其傅爲之請數月之喪公孫丑曰若此者何如也 傅師傅也○王子齊王之子也 王子有其母死者其傅爲之請數月之喪公孫丑曰若此者何如也 孟子曰是猶或紾其兄之臂子謂之姑徐徐云爾亦教之孝弟而已矣 紾之忍反○紾戾也教之孝弟之道而已則雖加一日愈於已胥夫莫之禁而弗爲者也 夫音扶○胥須也夫衆也言須臾之間衆皆可以教而不爲也 曰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 曰是

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門也若在所禮而不答何也孟子曰挾貴而問挾賢而問挾長而問挾有勳勞而問挾故而問皆所不答也滕更有二焉

無所不已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也孟子曰於不可已而已者已之其進銳者其退速○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

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為急仁者無不愛也急親賢之為務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

盡心章句下　凡三十八章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公孫丑曰何謂也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之大敗將復之恐不能勝故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是之謂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也

糜爛其民而復之也及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公孫丑曰何謂也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之大敗將復之恐不能勝故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是之謂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也

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

此孟子之言也

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

征所以正人也當守其分而已　征討而正之也春秋之比

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

杵舂杵也成作周楯也武成周書篇名武王伐紂歸而記事之書也策竹簡也取其二三策之簡不可盡信也程子曰取其本文大義而已　仁人無敵於天下言武王伐紂正己而已此救人之事當時天下之人皆以為敵者皆助紂之人非周人也孟子不之信何哉蓋下以此疑彼也程子以為孟子設為是言以發明之非謂武王伐紂為不然也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為陳我善為戰大罪也

陳去聲　行伍也

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南面而征北狄怨東面而征西夷怨曰奚為後我

此引湯事也　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

革車兵車也　虎賁勇士若虎賁也　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

崩壞也　厥其也　角額也　稽首頓首至地也

征之為言正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戰焉於虐民之君所當誅也

尹氏曰視征伐如刑殺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雖大至不足以為言正也

孟子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

梓匠輪輿皆作車者　規所以為圓　矩所以為方　巧則存乎其人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為用戰

為用兵之法

富於貨曰善為聚斂

聚斂厚取於民

為君辟土地充府庫曰善為富君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

辟開闢也　充實也　府庫藏財貨之處

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富之

鄉與嚮同　志謂心之所之也

桀紂之富而以為桀紂

桀紂之富謂有天下也　桀紂之為桀紂謂為天下之所棄而亡也

孟子曰吾今而後知殺人親之重也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然則非自殺之也一間耳

間去聲　一間猶言一轉也　言我殺人之父人殺我之父我殺人之兄人殺我之兄雖曰非我殺之然其實與自殺之無異但一轉耳

孟子曰古之為關也將以禦暴

禦止也　古者為關以譏異服識奇器行旅出入之稅此以禦暴也後世為關以征商旅出入貨財之稅此以為暴也

今之為關也將以為暴

孟子曰身不行道

不行於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於妻子
道不行也使人不以道者以事言之不能行者心不行也不行於妻子自事言之不可行仁可使亦在其中矣不行於妻子自事言之不可行仁可使亦在其中矣
朱子曰

世不能亂周定也治亂也○孟子曰周于利者凶年不能殺周于德者邪
之間十日所得十日所得之善也周于利者凶年不能殺周于德者邪

之間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好衆之人施捨不擇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好衆之人施捨不擇其人
發見於外者本如此

國空虛人衆無禮義則上下亂無政事
則財用不足生不以道取之也

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未之
有也不仁之人則其私智足以蔽其大公之心而不仁而得天下者有之矣不仁之人則其私智足以蔽其大公之心而
如代商之類

孟子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是故得乎丘民而
建國曰立社以祀其神后土能生百穀故祭以配社稷謂之社稷故亦以名其國丘衆也民爲本社稷次之爲民
而立社稷故變置之君不善則變置之故其輕如此

爲天子得乎天子爲諸侯得乎諸侯爲大夫
此之謂得人之道也

諸侯危社稷則變置之

犧牲既成粢盛既潔祭祀以時

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
雖天時如此然不脩成法不順民心亦是社稷變置之事

○孟子曰孔子之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去齊接淅而行去他國之道也孟子曰君子之戾於陳蔡之間無上下之交也

○貉稽曰稽大不理於口

孟子曰無傷也士憎茲多口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孔子也聖不殆慍亦不殆厥問文王也

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孟子曰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昏昏使人昭昭

高子曰禹之聲尚文王之聲

孟子曰

何以言之曰以追蠡

曰是奚足哉城門之軌

兩馬之力與

曰是奚足哉城門之軌

發棠發不可復

○齊饑陳臻曰國人皆以夫子將復爲

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

性也仁之於父子也義

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

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

笑之

辛爲善士則之野有衆逐虎負嵎莫之敢撄望見

馮婦趨而迎之馮婦攘臂下車衆皆悅之其爲士者

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何謂善何謂信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樂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

張子曰大而化則在我之德已美聖人之能則又在乎人之所及樂正子有一於此人皆能之聖人之一神人也

程子曰其有諸己者謂實有善於己也充實則積中而發外矣

於楊逃楊必歸於儒歸斯受之而已矣楊氏爲我墨氏兼愛楊子取爲我是無君也墨子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楊墨之道不息則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吾爲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也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

滕既入其荳又從而招之

荳足也言滕既服於齊而又追召其臣欲留之也○此章見聖賢之於世人知彼說之爲邪待之如敵故不知道之可反仁之生生而難行故孟子之言曰如此非人情可取也○孟子

曰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緩

之征則民不相妨而難行故孟子之言曰如此非人情可取也○孟子

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

之征則民不相妨而難行故孟子之言曰如此非人情可取也○孟子

○孟子曰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寶珠玉者殃

必及身

○盆成括仕於齊孟子曰死矣

盆成括見殺門人問曰夫子何以知其將見

殺曰其爲人也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則足以

殺其軀而已矣

○孟子之滕館於上宮有業屨於牖上館人求之

弗得

或問之曰若是乎從者之廢也曰子以是爲竊屨來與曰殆非也夫子之設科也往者不追來者不距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

○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君子之言也不下帶而道存焉

○孟子曰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於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輕

其身而天下平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爲達之於其所爲義也

反之也　其性如此至於聖人復之亦然○孟子曰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而已矣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而已矣智者之心其大無外其理無不通其行水也因其自然之勢而導之於海則四海之水皆我之水也中流而注之則中流之水皆我之水也其行無不利其智豈不大乎○孟子曰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　天之高星辰之遠其運行之度皆有自然之數而不可易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孟子曰冬至之日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　冬至陽生之日天理之端萌也君子知之則靜以養其端動以順其理而已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智之實知此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此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此二者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　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發則為惻隱羞惡辭讓是非而其實則事親從兄節文斯二者而已樂則樂此而已樂之實生則不可已不可已則自然欣戴而不知手足之舞蹈也○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天下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　離婁公輸子皆古之巧人師曠晉之樂師六律十二律之陽聲堯舜古帝王之有天下者仁政謂不忍人之政行先王之道謂法古而行之○孟子曰為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　巨室世臣大家也為政者所恃以為治而其勢重一國之所觀望者也

孟子集註十四　十二　通志堂

人也實欲雖有不存焉者實矣其為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　欲如耳目口鼻之欲人皆有之雖聖人不能無焉但其為人寡欲則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為人多欲則雖有存焉者寡矣寡猶少也蓋人之所以為人者天理而已人欲雖不可無然人之為人天理常多而人欲常少故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為人多欲則人欲常多而天理常少故雖有存焉者寡矣寡猶無也○孟子曰堯舜性之湯武身之五霸假之久而不反者惡能辨　堯舜聖人之德出於性湯武賢君之德反身而誠五霸則假仁以求之而已久假而不歸則以為己有而不復知其性之本然矣惡能辨猶言不能辨也○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　幾希少也庶民不能存此心而日與禽獸近者也君子存此心而日與天地合者也○孟子曰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　庶物事物之理人倫事物之則仁義行乃行仁義之實也蓋仁義根於心其發則為惻隱羞惡辭讓是非而其實則事親從兄節文斯二者而已舜之所以明於庶物察於人倫者以其有是心也故其發見於外者皆仁義之實而無一毫人欲之私非行仁義以為美也

孟子集註十四　十三

湯執中立賢無方　湯之聖德見於執中之一事而其大公至正之心又見於立賢之一言蓋賢者天下之公賢而立之者天下之公心也無方者不拘於一國之內不限於一人之親疏貴賤之間也○孟子曰文王視民如傷　文王之心仁民而已視民如傷者言其憂民之深而愛民之至也○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問其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而未嘗有顯者來吾將瞯良人之所之也蚤起施從良人之所之遍國中無與立談者卒之東郭墦間之祭者乞其餘不足又顧而之他此其為饜足之道也其妻不知良人之所之羞與良人處而相泣於中庭而良人未之知也自良人出而驕其妾以為不若是其甚者也　此章之意蓋以深譏夫世之人不擇所以為富貴之道而苟為無恥以求之也○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為達之於其所為義也人能充無穿踰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而無所往而不為義也士能推所為於鄰壤之閒而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以兵車矣如以是心也各以其所愛及其所敬則仁覆天下矣　人皆有所不忍不為而能充之則仁不可勝用矣人皆有所不為而能充之則義不可勝用矣士能推所為於鄰壤之閒而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以兵車矣如以是心也各以其所愛及其所敬則仁覆天下矣　士能推所為而充之則其仁之及人者多矣不以兵車言其不為威力之強也各以其所愛及其所敬言其不為私愛之偏也仁覆天下言其仁之大無外也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　幾希少也庶民不能存此心而日與禽獸近者也君子存此心而日與天地合者也○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諸馮負夏鳴條岐周畢郢皆地名舜東夷之人文王西夷之人揆度也言其心之所度一於仁而已蓋仁者天下之公理聖人之心天地之心也故其揆一如此○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雖無文王猶興　豪傑才德過人者也○孟子曰五霸桓公為盛桓公正而帥諸侯以尊周室　五霸桓公為盛而桓公之正又為五霸之盛也○孟子曰今之諸侯五罪之中又有一焉曰上無道以危其下者　五罪之中又有一焉謂上無道以危其下者蓋五罪之中此罪為大○孟子曰今之事君者曰我能為君辟土地充府庫　辟土地充府庫皆為君聚斂之事○孟子曰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未有仁心而又導之以富其君此謂富桀也　導之以富其君謂為之聚斂以富其君也○孟子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　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之事君必盡其心如腹心之於人身之不可離也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之事君必盡其力如犬馬之為人用也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之事君必盡其誠如寇讎之不可不誠也○孟子曰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　此章之意蓋以深譏夫世之人不擇所以為富貴之道而苟為無恥以求之也○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為達之於其所為義也人能充無穿踰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而無所往而不為義也士能推所為於鄰壤之閒而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以兵車矣如以是心也各以其所愛及其所敬則仁覆天下矣　人皆有所不忍不為而能充之則仁不可勝用矣人皆有所不為而能充之則義不可勝用矣士能推所為而充之則其仁之及人者多矣不以兵車言其不為威力之強也各以其所愛及其所敬言其不為私愛之偏也仁覆天下言其仁之大無外也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　幾希少也庶民不能存此心而日與禽獸近者也君子存此心而日與天地合者也○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諸馮負夏鳴條岐周畢郢皆地名舜東夷之人文王西夷之人揆度也言其心之所度一於仁而已蓋仁者天下之公理聖人之心天地之心也故其揆一如此○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雖無文王猶興　豪傑才德過人者也○孟子曰五霸桓公為盛桓公正而帥諸侯以尊周室　五霸桓公為盛而桓公之正又為五霸之盛也○孟子曰今之諸侯五罪之中又有一焉曰上無道以危其下者　五罪之中又有一焉謂上無道以危其下者蓋五罪之中此罪為大○孟子曰今之事君者曰我能為君辟土地充府庫　辟土地充府庫皆為君聚斂之事○孟子曰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未有仁心而又導之以富其君此謂富桀也　導之以富其君謂為之聚斂以富其君也○孟子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　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之事君必盡其心如腹心之於人身之不可離也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之事君必盡其力如犬馬之為人用也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之事君必盡其誠如寇讎之不可不誠也○孟子曰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　此章之意蓋以深譏夫世之人不擇所以為富貴之道而苟為無恥以求之也○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為達之於其所為義也人能充無穿踰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而無所往而不為義也士能推所為於鄰壤之閒而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以兵車矣如以是心也各以其所愛及其所敬則仁覆天下矣　人皆有所不忍不為而能充之則仁不可勝用矣人皆有所不為而能充之則義不可勝用矣士能推所為而充之則其仁之及人者多矣不以兵車言其不為威力之強也各以其所愛及其所敬言其不為私愛之偏也仁覆天下言其仁之大無外也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　幾希少也庶民不能存此心而日與禽獸近者也君子存此心而日與天地合者也○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諸馮負夏鳴條岐周畢郢皆地名舜東夷之人文王西夷之人揆度也言其心之所度一於仁而已蓋仁者天下之公理聖人之心天地之心也故其揆一如此○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雖無文王猶興　豪傑才德過人者也○孟子曰五霸桓公為盛桓公正而帥諸侯以尊周室　五霸桓公為盛而桓公之正又為五霸之盛也○孟子曰今之諸侯五罪之中又有一焉曰上無道以危其下者　五罪之中又有一焉謂上無道以危其下者蓋五罪之中此罪為大○孟子曰今之事君者曰我能為君辟土地充府庫　辟土地充府庫皆為君聚斂之事○孟子曰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未有仁心而又導之以富其君此謂富桀也　導之以富其君謂為之聚斂以富其君也○孟子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　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之事君必盡其心如腹心之於人身之不可離也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之事君必盡其力如犬馬之為人用也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之事君必盡其誠如寇讎之不可不誠也○孟子曰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　此章之意蓋以深譏夫世之人不擇所以為富貴之道而苟為無恥以求之也

如所同也名所獨也○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士狂簡進取不忘其初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獧乎狂者進取獧者有所不爲也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曰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何以謂之狂也曰其志嘐嘐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狷者有所不爲也孔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獧乎狂獧進取也又其次也

曰何以是嘐嘐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爲踽踽涼涼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閹然媚於世也者是鄉原也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鄉原德之賊也曰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矣曰何以是嘐嘐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爲踽踽涼涼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閹然媚於世也者是鄉原也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慊焉者其惟鄉原乎鄉原德之賊也曰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矣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衆皆悅之自以爲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德也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

孟子集註卷第十四　後學　成德　校訂

孟子二書

抗　聞之　先師曰論孟二書

孔門傳授心法也古之學者其始即此以爲學其卒非離此以爲道窮理盡性修己治人內外一致蓋取諸此而已噫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聖人盛德大業日新而富有其存神過化固有在言語之外者　子貢所謂　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者此也至若語之而不情於吾言無所不說非　顏氏子其誰能之故自曾子之徒會集以爲論語　孟氏傳得其宗著書七篇有以廣其所未發以此見　聖人之精蘊與

天地相爲無窮非大賢成德何足以蠡測而管窺之哉自漢以來及我有
宋訓釋論孟凡幾家求其得　聖賢之意蓋鮮矣天不愛道　濂溪周子生焉爲民先覺絶學賴以
復續再傳而得　河南二程子然後
孔　孟之教復明其書稍稍尊信於世迨及　紫陽朱子泝流泝源集諸儒之大成洞四書之蘊奥
天下學者翕然宗之若論孟二書則有集義以發其所疑有或問以別其所異於是盡平生之力兼
衆說之長而集註出焉蓋至於今家傳人誦學者所以會集之意抗聞

有所標的其羽翼斯文之功顧不大歟噫　朱子
之心即　周　程之心
孔　孟之心能言者不可復加矣抗之王父西山
府君在師門最久　朱子固以老友稱之嘗引以
自匹則曰翁季二書之會粹也取舍決擇與有聞
焉　先伯父節齋府君克世
師學易簀不離左右得於問辨講明爲尤詳　先
君子謂抗兄弟曰學二書者求諸集註固也集註
氣象涵蓄語意精密至引而不發尤未易讀嘗欲
取集義或問及　張　呂諸賢門人高第往復問

答語如　朱子所謂蒐輯條流附益諸說者類聚
縷析期於語脉分明宗旨端的而已不幸賫志以
往　嘉熙己亥抗需次家食　伯氏覺軒相與語
及過庭舊聞慨然旁搜博取以就　先志越明年
重罹陟屺之戚廬墓東原對牀讀禮之暇益繙閱
諸書參伍考訂至忘寢食　伯氏不以抗無似俾
共商確焉朝夕玩味稽合蓋亦有年抗以隨牒四
方不獲執筆硯從　伯氏卒業歲在丙午備員冊
府　伯氏以書諗抗曰集疏成編今九年矣吾未
敢脫葉尚冀有進試爲我序所以會集之意抗聞

伯氏究心於是也參質問以見同異采集義以備
缺遺文集則以剖決而無隱語録則以講辨而益
精以至兩世之所見聞門人之所敷繹有足以發
越朱子言外之意及推廣其餘說者會而通之間
以評論附焉故觀集疏者集註之意易見觀集註
者論孟之指益明恍如侍席於竹林精舍間雖千
載猶一日也然則集疏之作有助於學者不既多
乎抑　先君子有言書之成也不易讀其書者可
以易而得之乎不敢僭書篇端姑述其槩于後與
同志共之是年九月朝旦弟宣教郎秘書省校書

郎兼樞密院編修官兼諸王宮大小學教授臣謹
識

後學　成德　校訂

通上堂藏

經097-538